

大江健三郎 作品集



个人的体验



[日] 大江健三郎

个人的体验

译者 王中忱

目 录

编前的话：偶然与必然

叶渭渠

1

译序：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

王中忱

9

个人的体验

王中忱译

1

新人呵，醒来吧

虞欣 史国瑞译

201

附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获奖演说）

大江健三郎

313

颁奖辞

歇尔·耶思普玛基

336

答谢辞

大江健三郎

341

大江健三郎年表简编

王中忱

343

编前的话

偶然与必然

叶渭渠

1994年10月13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正在东京作学术访问，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纷纷抢购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时没有注目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文采。

回国后，国内文坛也就大江健三郎获奖一事议论沸腾。大多觉得突然，主要话题自然是大江得此殊荣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世界大奖？我还听到一种议论，似乎大江乃至1968年度川端康成获此奖，主要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甚至以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对非西方文学的一种恩赐。《南京周末报》记者袁亦同志特地就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编者。

读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我们日本文学工作者努力不够，翻译介绍大江文学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大

家不太了解。

但是,在日本文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批评眼”里,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学成就的川端康成认为:“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权威的《战后日本文学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现,在战后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由此可见,大江早已在当今日本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不能否认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获奖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的、内在的文学因素。首先,从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至1965年以来,获此奖的西方作家60人,占获奖者总人数的98.4%,而亚非拉获奖者仅印度诗圣泰戈尔1人,只占1.6%。这固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客观分析的时候,

也不能忽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处在上升期，并且日益发达。相反，亚非拉文学，包括有着悠久传统的东方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主要是西方对它们推行殖民主义的原因，致使它们的文化和文学渐渐失去应有的光泽。但是，随着亚非拉民族的觉醒，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们的文化和文学肯定会再度辉煌。正如东方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所预言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中将再领风骚。”文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从1966年至1994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共30人，其中西方作家20人，占66.7%；亚非拉作家10人，占33.3%。亚非拉作家获奖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亚非拉文学的自觉和提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文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是亚非拉作家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恩赐。

其次，从亚非拉作家获奖的理由来看，尽管因人而异，但

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技法，因而获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东方获奖者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为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诺贝尔奖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泰戈尔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与探索精神。”对川端康成的评语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川端康成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对马哈福兹的评价是：“马哈福兹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的艺术才能”，“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他们的经验证明，文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民族的文学传统，这是民族文学美的根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确立其价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文学又存在一个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学，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不

仅在一民族、一地域内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在两者的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异采。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1）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执著传统，其次是热烈憧憬外来文化，有消化外来文化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环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东方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的。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就不会是偶然的了。（2）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学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并且经常强调他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我们从他经常反映的两个主题——核威胁和残疾问题——就可以

看出这一点。(3) 大江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同时，非常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还提及，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且，他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运用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它们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使用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

总之，大江文学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我与月梅、中忱和徐晓等同志策划主编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翻译介绍大江文学工作的不足，同时向读者提供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学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承蒙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总编辑张胜友

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并且荣幸地获得大江健三郎先生亲授版权和北海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担任顾问，倾以巨大的热情，促成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译者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上述诸先生和同仁一并鸣谢。

译
序

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

王中忱

1994年12月7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静。获奖确实使他喜悦，但也打破了书斋的安宁。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坏电话。不过，从东京到斯德哥尔摩，总有许多仪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杰出前辈一样，他要在这里发表受奖演说。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离讲坛遥遥万里的故乡。于是，四国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大濑村（现名内子町大濑），就成了《我在暧昧的日本》这篇著名演说的开场白。大江并非突然泛起

参见大江健三郎 1994年10月17日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京都会议”上的讲演。

了乡愁，至少在两个月前，获奖消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来时，他便开始酝酿这篇讲演辞。而比这稍早一些时间，大江曾经“在北欧谈日本文学”，那时，他也说起自己的故乡。显然，故乡的土地始终牵系着大江的心，与大江的文学世界丝缕相连。

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峡谷里的村庄”。大濑确实藏在山谷里，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大江在这里长到 15 岁，“峡谷村庄”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代的经验。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会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诚如大江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我也毫无异议。但“峡谷村庄”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它还时时跃入大江

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 年 10 月；此文和大江的另一篇讲演《不再封闭的日本人》（1993 年 5 月）谈到的内容，与《我在暧昧的日本》多有重合，几乎可以视为后者的雏形。

参见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占梦师》。

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而虚构文本（text）里的“峡谷村庄”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在文本内的各种语境（contest）里，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从这样的意义说，森林-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key word）。

“峡谷村庄”作为虚构的空间，最初出现在中篇小说《饲育》里。《饲育》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甚至有敌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一切非但构不成恐惧和危险，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最后，导致乌托邦解体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那个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而是村庄里大人們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在小说结尾，当“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我”的父亲打碎的时候，也

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这是“我”获得的启示，也是小说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峡谷村庄”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

《饲育》里关于“成熟”的启示，从某种意义可以看做是大江创作本身的隐喻。《饲育》以前，大江已经以《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华》（1957）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尤其是《死者的奢华》，甚至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确实非《饲育》莫属。这篇小说发表当年（1958）即没有争议地获得了芥川奖，从而促成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地转为职业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满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饲育》以后，大江仍然探索“成熟”与“失乐”这一母题。《感化院的少年》（1958）和《迟到的青年》（1960）等作品里，仍然泛着童年乐园失去的忧伤，但山村青年渴望的，显然是远方都市的冒险，他们希望在那里验证自

己的成熟。“峡谷村庄”的隐喻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始自大江于1967年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峡谷村庄”首先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而登场。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鹰四都是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开端，两兄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中。鹰四曾积极参与1960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美国放浪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

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根所兄弟的“寻找”由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1860）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identify）。而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坚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练、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收养了鹰四的孩子；从鹰四的人生终点，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峡谷村庄”就这样成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间。

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森林”与“峡谷村庄”几乎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意象。作家曾说，他所理想的乌托邦，就是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据作家说，这一姓氏是根据冲绳语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

“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和“峡谷村庄”一样，“森林”在大江的作品里，常常作为人物的“再生”之地（如《同时代的游戏》，1979年），或者核时代的隐蔽所（《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年）而出现。在“森林”的延长线上，无疑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大江的作品里关于树的描述俯拾皆是，几乎达到偏爱程度。他的“雨树”系列之所以把“树”作为“死与再生”的象征，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之所以仍然以树为题（《燃烧的绿树》），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说，树是帮助他跃入想象领域的旅行器械，是他“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

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 寻访故事》。

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

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1992年5月。

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

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mo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1978年，岩波书店。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1975），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入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1964）、《个人的体验》（1964）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

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步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恋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

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

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国文学》杂志第35卷第8号。

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

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1994年10月16日。

个人的 体验

——

鸟俯视着野鹿般昂然而优雅地摆在陈列架上的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克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书店店员们从制服外衣里探出来的脖颈和手腕，星星点点凸起了鸡皮疙瘩。对于鸟的叹息，她们没有给予特别注意。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一个死去的巨人的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全然脱落。人们都在幽暗的潜意识里摸摸索索地追寻白天残存在皮肤上的温暖记忆，最终只能无奈地吐出含混暧昧的叹息。六月，午后六时半，街市上已经没有流汗的行人；但鸟的妻子，可能正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眼皮硬硬地阖着，身体所有的毛孔都不停地沁出数量惊人的汗珠，同时发出痛苦、不安而又含着期待的呻吟。

鸟瑟瑟战栗，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部。环绕着非洲的海宛如冬日黎明时分的晴空，那天蓝色令人感动不已。经度和纬度，也没有用规尺刻画的机械线条表示，粗粗的笔道，使人感觉到画家个人内心的不安与从容。笔道都呈浅淡的黑色。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位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位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活动着考拉、鸭嘴兽、袋鼠的澳大利亚大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颇似刚

刚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则是一个剥掉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受伤的头颅。而这一切，都唤起一种血淋淋的暴死于非命的印象。

“从架上拿下来给您看看吧。”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米雪兰公司的西亚地图和中亚、南亚地图。”鸟说。

店员弯着腰，忙乱地在摆满了各种各样米雪兰公司汽车旅行用图的书架上寻找。鸟以一个非洲通的口吻说：“顺序编号是 182 和 155。”

他刚才叹息着凝视的是一部世界全图里的一页。这部世界全图，皮面精装，沉甸甸，像一件装饰品。几周以前，他已经询问过这部豪华精装本的价格，大体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如果加上当临时翻译的所得，鸟用三个月的收入，似乎是可以买得起的。但是鸟必须养活自己和妻子，还有那个将要成为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他是一家之主。

书店店员选出两种红色封面的地图，放在陈列架上。她的手掌小而且脏，手指像缠绕在灌木丛里的变色蜥蜴的四肢一样粗鄙。鸟的目光停留在女店员手指触及的地图标签，标签上一个青蛙似的橡皮人推着（米雪兰出产的）橡胶轮胎奔跑，鸟感到自己买了件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用地图。鸟现在并不打算买那部摆在陈列架中央的华贵的地图，但却留恋不舍地问：

“那部世界全图，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

书店店员不由得警惕起来，默然不语。

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鸟开始自问自答。可能是书店店主认为这本书里非洲这一页最美吧。然而，像非洲这样变幻缭乱的大陆，它的地图陈旧过时得也快；而陈旧又由这里侵蚀蔓延到世界全图整体。因此，大概可以说，展开非洲这一页，是为了明显显示这部世界全图的古旧吧。那么，如果说到政治关系固定而又决不会陈旧的大陆图，应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陆，还是北美大陆？鸟中途结束了自己的自问自答，买下那两份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然后，低头穿过肥胖的裸妇铜像和巨大的盆栽花木夹峙的通道，走下楼阶。铜像的下腹部，沾满那些欲望无法满足的家伙们的手掌油垢，像狗的鼻子似的闪着湿润的光。学生时代，鸟也是向那里染指的家伙，但现在，他连直视铜像的勇气都没有。他曾经在医院里窥视到，在自己妻子赤裸的躯体旁，医生和护士们袖口挽到肘部，一个个用消毒液唰唰地洗着手臂。那医生的手臂上，长满了浓密的毛。

通过一层嘈杂的杂志贩卖处，鸟把包着地图的纸包插入西装外面的口袋里，很小心地用手腕按住。这是鸟第一次买的实用非洲地图。可是，我实实在在地踏上非洲大地，戴着太阳镜仰望非洲长空的日子真的会来吗？鸟惶惑不安地思索着。此刻这一瞬间，难道不可说，我向非洲出发的可能正在决定性地丧失吗？难道不可说，我现在正无可奈何地与自己青春时代唯一的最后一个充满激动、紧张的机会告别吗？倘若果真如此，那也……但这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鸟愤然而粗暴地推开外文书店的门，走到初夏暮色里的柏油路上，空气污浊，光线暗淡，柏油路仿佛被雾锁住。在

排列着硬壳精装外文新书的装饰橱窗里修理荧光灯的电工，耸身跳到鸟的面前，鸟惊恐地向后退了一步。于是，他看到了宽大而暗淡的玻璃窗里映现出来的自己，看到了正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衰老下去的自己。鸟，他二十七岁零四个月。他被人们叫作“鸟”，是十五岁时的事。从那以后，他一直是鸟；现在，在装饰橱窗玻璃暗黑如墨的湖水里死尸般漂浮的他，也仍然形状如鸟。鸟矮小瘦削。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就职以后，大都开始发胖；即使有几个就职后仍然保持瘦体型的，一结婚也便发福。只有鸟，虽然腹部略有些凸起，但基本羸瘦如故。他走起路来总是耸肩前屈，站立的时候也持同样姿势。这是运动型的瘦削老人的感觉。他耸起的双肩像收敛的鸟翼，他的容貌也让人联想到鸟：光滑无皱的淡褐色鼻梁，像鸟喙一样强有力地弯曲着；眼睛溢满胶液般迟钝的光，几乎没有表情流露，但偶尔却会惊讶地猛然睁开。嘴唇总是紧绷着，薄而且硬，从脸颊到下颚则尖尖的。红褐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挺挺地直指天空。鸟十五岁就是这副模样，长到二十岁，仍然如此。他这副鸟样子会延续多久呢？他是那种从十五岁到六十岁都容颜不变、身姿不改的人吗？倘若如此，那么，现在鸟从装饰橱窗玻璃看到的，就是凝缩了整个生涯的自己。鸟切切实实地觉到一种令人作呕的厌恶感袭来，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感觉自己获得了一个启示：疲惫老朽、备受子女拖累的鸟呵……

这时，一位让人觉得有些味道蹊跷的女子，涉过玻璃窗深处昏暗的湖水，向鸟的身旁逼近。这是一位肩幅宽阔的女人，在玻璃窗里她的脸部从鸟的头顶映出，个头有这么高。鸟

感到身后有怪物袭来，他不由得摆开架势，同时回头张望。女人在鸟的近前停住，以一种调查研究似的严肃表情，屡次三番地打量着鸟；神情紧张的鸟也回望这女人。一瞬间，鸟发现，女人眼里流动的是无动于衷的忧伤。女人并不清楚鸟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人，并且不管怎么说，在尚未寻觅到两者之间利害关系的纽带的当儿，女人已无意中发现，鸟不是与那纽带相称的对象。这时，鸟也看出了女人被浓密卷曲茂密的头发包裹的、犹如受胎告知图里的天使似的脸部，颇有些异常；特别是看到他的上嘴唇上残留的几根硬髭，穿过惊人浓厚的胭脂，脱颖而出，鸟浑身陡地一震。

“啊！”高大女人忍耐不住自己轻率的失败，用豁达的年轻男子的声音打招呼。那感觉不坏。

“啊！”鸟急忙微笑，用多少有些嘶哑的声音大声地回应。

男娼的高跟鞋来了个原地半回转，鸟目送他心情舒畅地转踵远去，然后，自己踏上相反的方向。鸟穿过狭窄的小巷，小心翼翼地越过电车穿行的柏油路。鸟时时激烈痉挛般神经过敏式的谨慎，让人想起胆怯的小鸟。“鸟”这个绰号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鸟想，刚才那家伙，看到我顾影自怜，又像在等待着谁，一准把我当作性倒错者了。这是有损我名誉的误解！但看到转首回顾的他，男娼立刻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这便是为他恢复了名誉。因此，现在鸟只是不无快乐地体味一种滑稽感。“啊”的一声，不正是那一时候最合适的招呼么？那家伙肯定是个相当有理性的人。鸟突然对那个扮成女人的年轻男子生发出了一种友情。今天晚上，这个年轻人能够顺利地发现性

倒错者，并勾引成功吗？也许我应该鼓起勇气跟着他去吧？如果我跟那男娼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奇怪角落会怎么样呢？鸟这样想象着：横过柏油马路，走进一条小酒店快餐店鳞次栉比的繁华街。大概我会和他像兄弟一样赤裸地躺在一起，亲切地交谈吧？我之所以也要赤身裸体，是为了把他从憋闷的情绪里救出来。要提起妻子正临产的事吧？还有，也要说说我很早以前就计划的非洲之行，以及旅行后出版一册冒险记“非洲的天空”这一梦想的梦想吧？随后，也许还该和他聊聊，一旦妻子生产，我被关闭到家庭的牢笼里（事实上自结婚以来，我就置身在牢笼里了，但笼盖还开着。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将把笼盖严丝合缝地盖上），我独自一人的非洲之旅就彻底告吹。那个男子肯定会细心收拾那些威胁我健康的神经病的种子，给予充分理解。为什么如此深信不疑？我想，这位努力忠实表现自己扭曲的心灵、以至于女装打扮上街寻找性倒错同伴的青年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对于深深植根于无意识底层的不安与恐怖感，他肯定具有感应敏锐的眼睛、耳朵和心灵。

明天一早，也许那家伙和我会一边听着广播新闻，一边相互映对着剃胡须，共用一个肥皂膏瓶。那家伙虽然年纪尚轻，胡须似乎倒很浓密。想到这里，鸟切断了自己一味凭空幻想的锁链，微微笑了起来，即使和那家伙一起过夜不大可能，总该喊他一起喝一杯吧。一条轩檐整洁小酒店密布的街道上，鸟挤在杂乱的人群里；几个醉汉也在人群里挤着。鸟觉得喉咙很干，即使独自一人，也想喝一杯。他灵活敏捷地转动瘦长的脖子，在街道两侧的酒店里物色目标。然而事实

上，鸟哪一家酒店也不想进。如果他满身酒气走到妻子和新生婴儿身旁，他的岳母会做出怎样反应？不仅是岳母，包括岳父在内，鸟不想让他们再一次看到自己沉湎酒里的模样。已经退休了的岳父，曾是鸟毕业的那所公立大学英文学科的主任教授，现在在一家私立大学担任讲座课程。鸟年纪轻轻就获得预备学校英语教师的职位，与其说是自己运气好，不如说是岳父的恩赐。鸟对岳父既敬又畏。他是鸟面前一个巨大的存在，鸟不想使他再度失望。

鸟是二十五岁那年五月结的婚，那年夏天，整整四周时间，他连续不断地嗜饮威士忌。突然间，他漂流在酒精的海洋里；他是烂醉如泥的鲁宾逊。鸟放弃了一个研究生全部应尽的义务，打工、学习等等统统置之脑后。夜晚自不必说，甚至大白天里，也蹲在与厨房连在一起的昏暗卧室里，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嗜饮不止。而今回首往事，鸟觉得自己当时除了听音乐，便沉醉不醒，几乎形同死人。四周以后，他从持续了七百个小时的苦涩的酒醉里苏醒，看到了一个战后都市废墟般荒芜、凄惨地醒来的自己。作为略有一丝复活希望的精神无力自理者，鸟需要重新开拓心灵的旷野，这自不待言，他还必须重新开拓外部环境的旷野。

鸟向研究生院递交了退学申请，又请岳父帮助谋到补习学校教师的席位。两年以后的今天，鸟正面临着妻子的出产。如果鸟再一次被酒精污染了血液，然后出现在妻子的病室，岳母一定会领着女儿和外孙发狂似的死命奔逃。

鸟自己也很警惕隐约残存在内心并且颇为根深蒂固的酒精诱惑。自从那整整四周的威士忌地狱以后，他回头追问过，

为什么自己会连续沉醉七百个小时呢？但最终也没有探究出确实可信的理由。正因为自己没有弄明白当时身陷威士忌深渊的原因，所以，不意间重返旧地的危险便时时存在。乌在未能理解那周围的真实意义的时候，从那凄惨的周围里获得的防御性的护身手段，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本领。

在乌日常耽读的与非洲有关的书籍里，一册探险史上，曾有这样一节：“所有的探险家都叙述过的村人们的酗酒闹事习俗，至今犹存。这表明，这个现在仍然美丽的国度的生活，还是有所欠缺的；表明这里存在着驱使人走向绝望的自暴自弃的本源性的不满。”这是叙说关于苏丹荒野上部落村民的话，而乌读后感到，自己也是在回避彻底思考自身生活内存在的缺失和本源性的不满。但这些是确实存在的，因此，乌现在总是深怀戒心地拒绝酒类饮料。

乌走到相当于这放射状的繁华街的焦点——街市深处的广场。广场正面大剧场上的电光表正好指到七点，这正是向在医院护理的岳母打电话询问产妇安否的时间。从午后三点开始，他每隔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乌扫视了一下四周，广场周围有好多台公用电话，但都被人占着。乌焦躁不安。这与其说是想急于了解妻子的生产情况，不如说主要担心的是守候在住院患者专用电话前的岳母的神经承受能力。自从女儿住进那所医院，岳母一直认为自己在那里受到了侮辱性待遇；她固执地这样想。那台专用电话如果现在正被别的患者家属占着就好了，乌哀切地希望。随后，他转回刚才的街道上，在酒店、茶店、中华拉面馆、炸猪排店、洋品店等店铺里选择。只要走进其中一家，总有办法借到电话。不过，酒

店想尽量避开，饭也早吃过了。去买点儿胃药什么的吧？

鸟边走边找药店，走到一个临着十字路口造型奇异的店铺前。店檐上悬挂一块巨大的彩色广告板，广告板上，一位手持短枪的西部牛仔端坐着，一副扳机待发的架势。从牛仔那带马刺的长靴踏着的印第安人的头颅上，鸟读到“枪支专卖”的字样。店内满布万国国旗和黄黄绿绿的饰带，旗和饰带下面，满满排开一面色彩艳丽的箱型装置，一些远比鸟年轻的家伙们不断地来来往往。鸟透过镶着红蓝胶带的玻璃窗往店里张望，看到深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红色的电话。

鸟从喊叫着过时了的摇摆舞曲的投币留声机和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中间穿过，走进铺板沾着泥污的店里，突然，他感到耳底里鞭炮轰鸣。店里满是电子游戏机，飞盘，来福枪瞄准箱里风景模型的设施（林荫模型的小传送带载着茶色的鹿、白色的兔子和绿色的大青蛙，不停地转动。鸟从旁走过的时候，一位被一群兴高采烈的女友围住的高中生刚好击中一只青蛙，机器前的分数显示器加上了五分）等等，以及围绕着这些的一群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鸟像探迷宫一样艰辛地左弯右转，终于走到电话机旁。鸟塞进硬币，拨动已经背诵下来了医院的电话号码。他的一只耳朵听到了远方的电话长音，另一只耳朵灌满了摇摆舞曲和万蟹爬行的足音。那是那些沉醉在游戏玩具里的年轻人不停地把手提袋般柔软的果汁盒往地板上摩擦时发出的声响。岳母可能会对这嘈杂喧哗疑惑不解吧？似乎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电话打晚了，还有这些噪音。

电话长音响过四遍后，岳母的声音回答了，她的声音比

妻子还年轻。鸟终于什么都没解释，立刻就打听妻子的情况。

“没呢，还没生呢。她疼得要死要活，但还没生，还没生出来。”

鸟一时语塞，凝视着胶木话筒上那数十个蚁穴，那一片缀满黑色星星的夜空，随着鸟的呼吸时阴时晴。

“那么，八点钟再打电话。再见。”停顿了一分钟后，鸟说，然后放下话筒，叹了口气。

鸟的近旁是一台模型汽车兜风设施，一个菲律宾人模样的少年坐在驾驶台上操纵方向盘。汽车的E型车驾由设施中央的一个圆筒支撑着，那下面不停转动着一条绘饰着田园风景的传送带；车驾便一直奔驰在郊外秀美如画的道路上。道路蜿蜒回转，绵绵无尽，牛呀羊呀，牵着孩子的女人等等，障碍物不断出现，车驾不时遇到危险。一点儿一点儿转动方向盘，启动汽缸，把车驾从险情里救出来，这就是游戏者的工作。那少年浅黑色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专心致志地蜷缩在方向盘上。少年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传送带的循环运动会结束，他的E型车架可以到达目的地。他锐利的犬齿咬在薄薄的嘴唇上，齿唇间咻咻地吐出声音和唾液，不停地驱车前行。然而，满布障碍物的道路始终在小小的汽车前延伸，绵绵不绝。有时，传送带的转动速度缓了下来，少年便急急地从裤袋里掏出硬币，丢到游戏设施上铁制眼睑似的孔穴里。鸟立在少年的斜背后，看了一会。随后，鸟觉得一种难以忍受的徒劳感从脚底产生。鸟像踏在灼热的铁板上一样急匆匆地奔向里侧的出口。接着，他与一对异样的设施猝然相遇。

右侧的机器，被一群身着迎合美国人口味镶金镂银的香

港土产绣龙绸缎运动服的年轻人团团围住，发出来路不明的打击音响。鸟奔向左侧那个没人光顾的机器。那是欧洲中世纪的拷问刑具铁处女的二十世纪版。这位足足一人高大身上涂印着红黑条纹的钢铁美女，双臂紧紧抱起，护住赤裸的胸部。掰开两腕，窥视她的铁乳房，是要拼上全身力气的，而铁美女两只眼睛里的计数器，是用来测试运动员握力与拉力的数字显示系统。在美女的头顶部，则标示着握力和拉力年龄差的平均值。

鸟往铁美女的嘴唇塞进一枚硬币，然后开始掰她护在乳部的双腕。铁腕顽强抵抗，鸟不断运劲儿。鸟的脸庞渐渐贴近铁美女。美女脸上的色彩令人联想到极其苦闷的表情，鸟觉得自己是在凌辱这姑娘。他拼命用劲儿，全身筋肉都感觉到了疼痛。突然间，“玻，玻”，姑娘胸内齿轮转动的声音响起，她的眼睛显示出淡淡血色的文字盘。鸟全身筋肉立即松弛，粗粗地吐了口气，随即便把自己获得的数字和那个平均数值表做了比照。不清楚数值的单位是什么，鸟获得的握力数值是 70，拉力是 75。平均数值表上二十七岁栏里，握力 110，拉力 110。鸟上下看过那张表，他难以相信，但自己的数值，确确实实是已经四十岁人的平均值。四十岁！鸟的胃部受到强烈冲击，打了一个嗝。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子，鸟，只具有四十岁的人的握力和拉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肩和肋部腹部的肌肉也像针扎似的疼了起来，很让人担心会变成久治不愈的讨厌的肌肉痛。鸟应该努力恢复名誉，他转身走向右边的机器。他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拿这体力检测游戏这么当真。

鸟分开人群挤了进去，身着绣龙运动装的年轻人像自己的地盘被侵犯了的野兽一样，一齐敏感地停住了各自的动作，闪着挑战似的目光围住鸟。鸟颇有些踟蹰，但仍然若无其事地望着被年轻人团团围在中间的那台机器。那机器的结构，颇令人想到西部电影里的断头台。不过在那应该吊着倒霉的犯人的位置上，吊着一个类似斯拉夫骑士的头盔似的东西，从头盔里露出一个黑色鹿皮沙袋。如果把硬币塞进头盔中央那只巨人眼睛般的孔穴里，就可以把沙袋拽下来，同时，装在支柱上的计数器指针也就指到零的位置。计数器中央印着机器鼠的漫画，机器鼠张着黄色的嘴叫着：“喂！量量你的拳击力吧！”

鸟一直望着那机器不动，绣龙运动装青年群里的一位，半带着羞色，而又满怀自信，像运动员表演似地进到机器面前，往头盔孔里塞进硬币，拉下沙袋。然后，那年轻人倒退一步，跳舞似的全身跃起，向沙袋猛力一击。撞击声，还有牵引沙袋的铁环碰撞头盔咔嚓咔嚓的声音。指针越过了计数器盘上的最大限度，徒然无劳地在那里颤动。运动装青年们一起哄堂大笑。因为拳击力超过了计数器的容量，测量机器仿佛麻木了，无法恢复旧态。那位满面春风的青年这回摆出拳术架势，轻轻踢了沙袋一脚。计数器的指针终于转回到150处停住，而那沙袋则像疲惫的螃蟹一样慢吞吞地缩回到头盔里。年轻人中再次响起笑声。

鸟突然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他为了不弄皱刚买的非洲地图，小心翼翼地脱下上衣，放在冰格游戏台上；随后，鸟把准备给妻子的医院打电话的硬币投到头盔里。身着绣龙

运动装的青年们认真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鸟拉下沙袋，退后一步，摆开架势。鸟在一座地方城市的高中受到退学处分后，在准备参加取得考大学资格的考试时，几乎每周都和同一城市的一群不良少年斗殴。大家都惧怕他，平日总有一批少年崇拜者围着他。鸟很相信自己的拳击力。他没有像刚才那个年轻人那样笨拙地跳跃，可能是正统的姿势给了他灵感吧，鸟轻轻踏出一步，随即挥右拳直直地向沙袋一击。他的拳击力，将突破计数器的最高限 2500，让计数器半身不遂吧？但并非如此，结果是 300。一瞬间，鸟茫然无措，击沙袋的拳头就那样在胸前弯着，凝视着计数器。一股热血涌上他的脸庞。他的背后，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寂静无声，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数器和鸟的身上，则是确切无疑的。拳击力如此孱弱的人出现，大概让他们深感意外。

鸟似乎完全无视青年们的存在，他振作起来，再一次走近装沙袋的头盔，又塞进一枚硬币，拉下沙袋。这次他不再顾忌什么正统姿势，把全身重量都运到拳头上，猛力一击。鸟的右臂从肱骨到手腕都痛得发麻，而计数器只显示出 500。

鸟匆匆弯腰拾起上衣，对着冰格游戏台穿好。然后他回身张望那些沉默地注视着自己的青年们。鸟本想微微一笑，像已经引退了的上届冠军，把包含理解与惊讶的微笑送给年轻冠军。但那些身着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脸上冷硬而全无表情，只是像看一只狗一样盯住他。鸟的脸一直红到耳后，耷拉着脑袋匆匆走出店门。他的身后，故意显示活力的响亮笑声涌了过来。鸟像受了侮辱的孩子，头晕目眩，大步穿过广场，匆匆走进剧场旁边的昏暗小巷；他已经失去挤进繁华街上杂沓

的人群里的勇气。暗淡的小巷里有妓女站立，鸟凶暴的神情吓得她们不敢近前搭讪。一会儿，鸟走入一条连妓女也不来此藏身的小路，突然一道高高的堤坝竖立在面前。暗影里散发着草叶的味道，他因此知道堤坝的斜面上生长着茂密的夏草。堤坝上面是铁道。鸟向堤坝的两侧望去，看看有没有火车开过来，结果什么也看不清。鸟仰望漆黑的天空，但见红晕低垂，那是繁华街上霓虹灯光反射的结果。突然有雨滴落在鸟朝天仰望的脸颊上，风雨欲来，草的味道也愈发浓了。鸟低着头，颇为无聊地撒起尿来。

这当儿，鸟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从身后由远而近，撒完尿回头看时，自己已经被那些绣龙运动装青年紧紧包围。他们背对剧场那边照来过的微弱的光，黑影幢幢，无法窥见他们是怎样的表情。但在这一瞬间，鸟也想起来，刚才在那店铺里他们所呈现的毫无表情的神态，其中就潜藏着对自己彻底而冷酷的拒绝。一个极其孱弱的存在映入他们的眼帘，唤醒了他们猛兽的本能。遇见软弱可欺的家伙就一定要欺侮。他们浑身躁动着暴力少年的可怕欲望，追赶这只拳击力 500、应该袭击的可怜的羊。鸟极为恐怖，惊惶地寻找逃走的路。朝明亮的繁华街跑，必须正面冲破包围圈最稠密的部分，以他刚才测定的体力（四十岁人的握力与拉力！），毫无可能，大概立刻就会被推挡回来。鸟的右边，是被板障遮住的死胡同；左边，铁道路堤和工地高高的铁网围栏中间有一条细细的昏暗小路，和远方的柏油马路相通。如果能冲过一百米左右，不被捉住，那可能就有希望了。

鸟决心已定。他猛然转身，做出向右边死胡同奔的样子，

然后一个回转，向左边突进。但敌人都是进行此类袭击的老手，和鸟二十岁时在地方城市夜晚世界里的行径一样，他们已经看穿对手的战略，当鸟身向右转的时候，他们便向左移动，严密封住。鸟转换身形向左突进的那一瞬间，恰恰与那位挺胸运劲儿、用刚才打沙袋的姿势击来的黑脸青年正面相遇。他已经没有转身的余地。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凶狠有力的一击，身子后仰，跳到路坝的草丛里。鸟呻吟着吐出血和唾液。跟刚才打得沙袋计数器全身麻木时一样，青年们发出响亮的笑声，随即再度沉默，包围圈缩成比刚才更小的半圆形，他们俯视着倒在地上的鸟，待机而动。

鸟想，压在自己身体和路坝中间的非洲地图，肯定弄得折皱不堪了。随后，现在自己的孩子将要出生这一念头，第一次切切实实地跃上鸟的意识的最前线。无名的怒火和粗暴的绝望感笼罩着鸟。这之前，鸟惊愕、困惑之余，一心想的是如何逃跑，但现在，鸟不再想逃。如果现在不投入战斗，那么，我去非洲旅行的机会就永远地失去了；不，不只如此，我的孩子可能也将因此而度过苦难的一生。鸟仿佛获得了某种谕示，他对此坚信不疑。雨滴滴在他干裂的嘴唇上。他抬起头，呻吟着慢慢挺起身。青年人围住的半圆形从容退后，引诱他向前。也有一个非常倔强的家伙，充满自信地踏前一步。鸟两臂无力地垂着，颞部前突，做出一副夜市上被随意踢在一边的木偶似的呆样子，立了起来。那个年轻人从容地瞄着目标，像棒球投手的动作似的，一只脚高高提起，上身后仰，手臂后伸，然后开始进袭。鸟低头，探腰，对着年轻人的腹部牛似的冲撞过去。年轻人大叫一声，噢地吐出胃液，随即

突然沉默无语，颓然倒下。他已经窒息。鸟立即昂起头，与其他那些年轻人对峙。斗争的喜悦在鸟的身上复苏。这已经是多年不曾有的事情了。鸟和青年们相互对视着不动，双方都清楚碰上了强健的对手。时间流逝。

突然，一个年轻人向同伴们叫：

“住手吧，住手！这家伙不是我们的敌手呀，他是个老叔叔哟！”

青年们的紧张立时全部解除，他们无视仍然保持着原来架势的鸟，颇为沮丧地拥着拉着向剧场方向撤去。鸟孤独地淋在雨中，奇妙而啼笑皆非的滑稽感油然而生；过了一会，鸟竟无声地笑了起来。他的上衣沾染了血污，如果在雨中走走，可能会和雨迹水痕混在一起。鸟感到这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被击中的颞部不消说了，眼睛四周，手臂，背部，都感到疼痛，但自妻子开始产前阵痛以来，鸟现在的心情最好。他拖着跛腿，沿着路坝和工地之间的小路，向柏油马路走去。一辆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气机车正喷着烟灰，在路坝上行进。机车从鸟的头顶通过时，它简直是一头挂在黑暗夜空上的巨大黑犀。走到柏油路，鸟一边等着出租车，一边把一颗被打断的牙齿从舌与齿茎中间抠了出来，吐到地上。



西部非洲地图沾满泥土，鼻息和胃液的污迹，用图钉钉在墙上。墙壁下，鸟像受惊的潮虫一样蜷屈着身子睡着。这里是鸟夫妇的卧室。鸟睡着的床和妻子空荡荡的床中间，放着一张大鸟笼似的白色婴儿床，婴儿床上罩着的塑料包装尚未拆去。鸟仿佛对凌晨的寒气怀着不满，哼哼呻吟着做了一个痛苦的梦。

鸟立于尼日尔之东、乍得海西岸的高原上。他究竟是在那里等待什么机会呢？他突然被弗科赫尔盯上了。这个凶暴的野兽腾越沙丘飞驰而来。这绝非坏事。鸟来非洲，本来就是为了通过冒险、遇难、与新的种族相会，窥视到远在现今安稳、平庸的日常生活彼岸的东西。但鸟没有能与弗科赫尔搏斗的武器。我既无准备，也未受过训练，就这样来到了非洲。鸟极为恐慌地想。而猛兽已经逼近。鸟想起自己少年时代在异地城市裤角插着弹簧刀放浪的往事。不过，那条裤子他早就扔掉了。说来也滑稽可笑，他甚至想不起弗科赫尔用日语该怎么说。他听到那些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在安全地带喊：危险！快逃！弗科赫尔来了！暴怒的弗科赫尔已经逼到对面仅距十米左右的低浅的灌木丛，鸟似乎很难逃脱。这时，

他发现，北边有一处被水色斜线围起来的地方，那斜线肯定是铁丝网。往这里边儿跑，跑进来就没事了！那些把他丢下不管的家伙在那里边儿喊着。鸟开始向那儿奔。然而，实在太晚了！弗科赫尔已经逼近他的身后。我毫无准备，也没经过训练，就这样来到非洲的。避开弗科赫尔的攻击看来已经绝无可能，鸟完全绝望了；但恐惧驱使他狂奔不止。水色斜线里，无数“安全的人们”眺望着奔逃的鸟。弗科赫尔锐利的牙齿凶狠地咬进了鸟的脚踝……

电话铃响了起来，鸟突然惊醒。天已黎明，而窗外雨声依旧。鸟纵身跃起，光着脚踏着冰冷潮湿的地板，像兔子一样蹦到电话机旁。鸟拿起话筒，一个男子的声音，没有客套寒暄，确认了他的名字后便说：“请即刻到医院来！婴儿出现异常，有事需要商量！”

鸟突然孤立无援。他感到自己想要退回尼日尔高原，品尝刚才梦境的余味，尽管那梦就像栽在恐怖的荆棘里浑身棘皮的海胆一样。随后，鸟努力抵抗着自己总是沉湎于往事的行为，用意志坚定的语气，像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问：“孩子的妈妈没事吧？”他感到，这样的声音，可能曾千百次和这种背台词式的情境相遇。

“孩子妈妈还好。事情紧急，务请快来！”

鸟像缩回巢穴的螃蟹一样匆忙跑回卧室，眼睛硬硬地阖着，他想钻进温暖的被窝；仿佛用这样的办法拒绝现实，现实的一切就会像梦中的尼日尔高原一样突然消失。随后，鸟摇晃了一下脑袋，清醒了过来，弯腰捡起扔在床旁的衬衫和裤子。弯腰的时候，身上一阵疼痛，使鸟想起昨夜的战斗。他

想炫耀一下自己仍然经得住殴斗的体力，但不必说，现在不可能唤起那样的情绪了。鸟一边扣着衫衬扣子，一边抬头望那张西部非洲地图。从地图上看，他在梦里驻足的高原是迪伊法。那里画着奔跑的疣猪。弗科赫尔就是疣猪。疣猪的上方水色斜线部分意味着那里是禁猎区。刚才鸟在梦中即使逃到了那里，也不可能获救。鸟又一次晃了晃脑袋，边扣着上衣边走出卧室，然后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如果住在一层的房东老太婆醒了，应该怎样回答她那被善意和好奇的砥石擦磨得非常锋利的发问呢？鸟会告诉她：现在还一无所知，医院方面只通知说婴儿出现异常。但事态可能相当可怕吧？鸟想。鸟在门口摸摸索索找到鞋子，尽可能不出声响地开开门锁，然后便走进黎明的微光里。

鸟的自行车倒在矮树篱笆下的碎石上，被小雨淋得精湿。他搁起自行车，用上衣袖擦了擦固执地停在朽烂了的车座皮上的水滴。但还没有擦净，鸟便一屁股坐上去，像一匹发怒的烈马，蹄下砂土翻腾，从树篱间穿过，奔向柏油马路。屁股的皮肤被濡得冰凉难受。雨仍然在下。风劈面吹来，他满脸雨水淋漓。鸟为了不让车轮掉进路面的坑洼里，他大睁着眼睛，使劲蹬着车子疾奔，雨珠直直地打到眼球上。不一会儿，鸟驶到更为宽阔的柏油路上，拐到左侧。风挟着雨从他的右前方吹来，这样多少可以躲开一点儿。鸟上身右倾，顶着风，平衡着自行车。柏油路面上薄薄地积着的一层水，快速转动的车轮激起细碎的波浪，水珠腾落如雾，鸟斜着身子，低头看着水雾起落，两脚上下猛蹬。这当儿，他感到头晕。鸟仰起头，视线所及，柏油路上空空荡荡，连个人影都没有。列

在路两旁的银杏树叶子又浓又厚，茂密的叶片上吸满了水滴，显得笨重而臃肿。黑黑的树干，其实是支撑着一块块深绿色的海。如果这些海一齐冲决，鸟和自行车大概都要淹到味道清香的洪水里。鸟感觉到了这些树木对自己的威胁。高高的树梢上摇曳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鸟透过树梢的夹隙眺望东边的天空，那里灰黑一片，但深底里似乎渗出淡淡的桃红。天空一副卑微而羞涩的神态，乱云却像猛犬一样粗野地奔腾。几只长尾蓝鸟像野猫似的从鸟的眼前大摇大摆地穿过，惊得他慌乱无措；鸟发现，蓝鸟淡青色的尾巴上，聚集着银色虱子似的水滴。鸟觉得自己太容易受惊了，而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感觉又过于敏锐了。他茫然不知所以地想：这是不吉之兆。他沉醉不醒的那段时间里就曾经是这样的。

鸟探身伸腰，头深深伏下，把全部体重都压到自行车脚踏上，加速前进。梦中那种无路可逃的情绪油然复生。但鸟是在疾速前行。他的肩膀碰断了银杏树细细的树枝，断碴儿像弹条一样弹过来，刮伤了他的耳朵。然而，鸟没有放慢速度。雨滴簌簌，从阵阵作痛的耳边掠过。驶进医院的停车棚，鸟把制动手闸捏得直响，如同自己发出的叫声。他浑身淋得像一只落水狗。鸟抖动身子，甩去身上的水滴，同时陷入一种错觉：他感到自己跑了相当遥远的路。

在诊疗室前，鸟喘了喘气，走进光线暗淡的室内，对着几张在这里等着他的眉目不清的面孔，声音嘶哑地说：“我是孩子的父亲。”鸟内心则颇觉奇怪：为什么不开灯呢？

随后，鸟看到，岳母用衣袖掩着嘴巴坐在那里，像要止住呕吐一样。鸟走到她的身边，在近旁的椅子上坐下。透湿

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脊背和屁股的皮肤上。和刚才闯进车棚时的粗野相完全不同，现在，鸟浑身瑟瑟战抖，像一只伶仃孤苦的小鸡雏。

鸟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室内的光线，他看到，三个审问官似的医生绷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审慎地盯着自己。如果说，法庭审问官的头顶都悬挂着象征法律权威的国旗，那么，对于诊疗室里的审问官们来说，身后的彩色人体解剖图就是象征他们的法律权威的旗帜。

“我是孩子的父亲。”鸟焦躁地重复说，声音里明显流露出受到了威吓的不安。

“哎，哎。”坐在中间的那个男子（他是医院院长，鸟曾经看见他在呻吟的妻子身旁洗手）似乎从鸟的话音里嗅出某种进攻的味道，他带有几分防御的准备，这样应答。

鸟直盯着院长，等待他继续说下去。可是院长没有立即说明情况，而是从脏皱皱的白大褂衣袋里摸出烟斗，往里填起了烟草。他是一个粗胖如桶的矮个子，因肥胖过度而不堪重负。从敞开的白大衣可以看到他的胸部像骆驼背一样须毛浓密，唇和腮部已无须说，他的颌下搭拉的肥肉上也长满了胡碴。今天早上，他连刮胡子的工夫都没腾出来，也就是说，从昨天午后开始，他一直在为鸟的孩子而奋力工作。鸟满怀感激地想。但他发现这位多毛的男子神态诡秘，形迹可疑，因此更觉得放心不下。吸着烟斗的院长毛烘烘的皮肤下面一耸一耸地鼓动着，让人觉得其中深深地压抑着某种不可等闲视之的东西。

院长的烟斗终于从湿渍渍的厚嘴唇移到圆鼓如球的胖手

掌上，随即猝然转睛盯住鸟，拉开和当时的气氛颇不相宜的大嗓门问：

“先看看实物吗？”

“已经死了吗？”鸟焦急地问。

院长一副惊讶的神情，他不明白鸟为什么会这样理解。接着，他的脸上浮现出暧昧的微笑，抵消了刚才的惊讶。

“没有，现在正哭得来劲，浑身动得也很有劲呢。”

鸟听到了岳母的一声极其庄重含着某种暗示的叹息。如果她不是用袖口掩住了嘴，那叹息会像一个喝过量的男人打的嗝，回声震荡，说不定鸟和医生都会撞得趔趔趄趄。岳母是真的喘不上气呢，还是为了让鸟预想到他们夫妇所陷入的泥沼而有意递个信儿呢？

“那么，看看实物吧。”

院长又重复说，坐在他右侧的年轻医生立刻站立起来。他是一个瘦高个儿，颧骨突出的脸部，左右两眼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平衡。一只眼睛焦躁而谨慎，另一只则温和而静谧。鸟随着年轻医生的动作抬起屁股，又吃惊地重新坐下，他发现，年轻医生那只温静好看的眼睛是玻璃的。

“不，在看之前，请您先给说明一下。”鸟念念不忘反驳医生“实物”的用语，用深受惊吓的声音说。

“是啊，猛的一看，肯定会吃惊的啊。当时我也吃了一惊。”

院长说完，厚厚的眼睑意外地闪出一丝孩子般羞涩的笑。而正是这丝窃笑，重新唤起了鸟刚才的印象：医生多毛的皮肤下深藏着形迹可疑的东西；他悄然渗出来的窃笑正是刚才暧昧的微笑的变形。一刹间，鸟愤愤难捺，怒视浑身毛烘烘

且仍然窃笑不止的院长；但鸟随即感觉到院长的笑里含有羞耻的味道。他从人家妻子的两腿中间取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可能是头像猫、身子像风船一样鼓胀的怪物吧？他是因为接生出这样的怪物，自己觉得羞辱，所以才窃笑不止。他的行为，与其说和经验丰富的妇产医院院长的职业威严相般配，勿宁说更像闹剧里庸医的演技。他现在正被惊恐、困惑、羞耻痛苦地折磨着。鸟丝纹不动，等待院长恢复常态。怪物，究竟是什么怪物？院长所使用的“实物”一词，让鸟想到了“怪物”，而“怪物”这一词汇上的棘刺，深深地刺伤了鸟的心。鸟刚才自我介绍说：“我是孩子的父亲。”鸟记得那时医生们都惶恐不安，在他们的耳边，可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吧：“我是怪物的父亲！”

院长很快克制住了自己的笑，恢复了忧伤而威严的神情，但他眼睑和脸颊上蔷薇般的红色却没有褪去。鸟把自己的视线从院长脸部移开，压制住内心怒火和恐惧交相激荡的旋流，问：

“你说吃了一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外观上看吗？好像长了两个脑袋呀。记得瓦格纳有一首《双头鹫的旗下》吧，那太让人吃惊了。”院长说着又要偷笑，但这次他终于克制住了。

“像联体双胞胎？”鸟的声音胆怯而畏葸。

“不，只是脑袋看起来像两个。实物，看看吗？”

鸟仍然疑惑不解：“从医学上看……”

“脑疝。因为头盖骨缺损，脑里的东西就溢出来了。从打我结婚后开设这座医院以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例，实在

罕见，当然也实在吓人呀！”

脑疝。鸟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病症的具体模样。他茫然无措没头没脑地问：

“那么，患了脑疝的孩子有正常成长的希望吗？”

“正常成长的希望！”院长似乎突然愤怒了起来，声音粗暴震耳，“这是脑疝呀！即使切开头骨，把溢出部分推回去，最后变成植物人，这已经是最运气的了。正常成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院长冲着两旁的年轻医生摇晃着脑袋，表示很惊讶鸟如此缺乏常识。假眼医生，还有一位一脸褐色没有表情，寡言少语的医生，他们都连连点头，像主持口试的主考官责怪答错了题的学生似的，严厉地注视着鸟。

“那么说，很快就会死吗？鸟问。

“现在还不会吧。到明天，也许还要更长时间。是个生命力很强的孩子呀。”院长相当客观地回答。“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鸟像挨了重重一击似的矮了下去，狼狈不堪地沉默着。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院长颇似一个心地险恶的西洋象棋棋手，把鸟逼上绝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啊，怎么办，跪地长哭吗？

“如果您有这样的愿望，我可以介绍去N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当然，要看您的愿望！”院长的语调，颇似是在提出一个隐藏着某种阴谋的问题。

“要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话……”鸟想努力看穿对方鬼鬼祟祟的迷雾，但结果只是枉然提防了一番，什么线索也没抓住。

院长斩截明了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他又接了一句：“总而言之，该尽的力尽到了，也就没遗憾了。”

“可不可以仍然放在这儿呢？”鸟的岳母说。

不只是鸟，三个医生也都吓了一跳，他们的目光都转向这位唐突的发问者。岳母一动也不动，宛如天底下最阴沉的口技表演师。院长盯着鸟的岳母，像在对她进行评估，然后，他颇失体面地进行自我保护，露骨地说：

“那不可能。因为是脑疝，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呀。”

岳母听了这话，仍然用袖口掩着嘴，一动不动。

“送到大学医院去吧。”鸟下了决心。

毛烘烘的院长立刻接着鸟的话头，进行了精采的发挥。他指示身旁的两位医生立刻和大学医院联系，安排急救车，动作利落，像个颇有能力的实干家。

“我们会有一个医生跟着急救车，这中间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两个医生按院长的指令分头走后，院长似乎卸去了什么重负，很安心地拿起烟斗，再次往里填起了烟草。

“谢谢。”

“你妈妈还请陪着产妇吧，你呢，是不是该换换湿衣服？急救车得准备二十分钟左右呢。”

“好吧。”鸟说。

院长把身子挨近鸟，像要开什么猥亵的玩笑似的，表示出过分的亲昵，他窃窃地说：

“当然，你是可以拒绝手术的！”

可怜而凄惨的婴孩呵！鸟想。我的孩子在现实世界最初遇到的，就是这个肥胖过度毛毛烘烘的矮男人。但鸟仍旧漠

然一片，愤怒与悲伤的感情都结成了晶体，然后又很快像泡沫一样消散了。

鸟、岳母和院长各自扭着脸，一齐沉默着走到玄关前外来患者候诊室。鸟回头望了望岳母，准备在这里告别。岳母和妻子的眼睛像姐妹般相似，她看着他，像有什么话要说。鸟等待着。但岳母只是用暗淡无神的眼睛看着他，一言不发。鸟觉得岳母好像赤身裸体站在公众面前那样羞耻不堪。她的眼神，她脸上的皮肤都麻木而无感觉，那么，她到底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呢？鸟在岳母垂下眼帘，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时向院长发问：

“是男孩还是女孩？”

院长疲惫的脸上不由得又露出一丝匿笑，他用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生口吻回答：

“可是呢，全都忘了呀。好像看到了，对，看到了，小鸡子。”

鸟独自走进存车棚。雨刚停，风也弱了，天空飘动的云明朗而干爽。流光溢彩的清晨，已经从黎明时分昏淡的萤壳里脱跳而出。初夏季节空气的味道很好，人的全部筋肉，以至五脏六腑，都觉得倦倦的。在鸟的眼瞳上，车棚里残留的夜色温柔地流动着，而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和茂茂密密的街树反射出的晨光，则像又白又硬的霜柱迎头扑来。鸟逆着晨光，准备翻身上车，但他突然觉得自己像站在跳水台上。确实是脱离地面后头眼昏花的感觉。他宛如被蜘蛛捕住的小虫，全身都麻木了。他听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天启的声音：你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去，然后，泡在酒里，泡

它几百天。沐浴着晨光，坐在歪歪斜斜的自行车摇晃着，鸟继续等待，但那声音再也没有响起。鸟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像一个懒汉，慢吞吞地蹬起了自行车。

……光着身子站在屋中央，耸身伸手去取放在电视上的内衣的时候，鸟看到自己光光的手臂，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赤身裸体。随后，他像搜索一只匿逃的小老鼠似的，瞥了一眼自己的生殖器，心里羞耻不堪。鸟像锅里的炒豆儿，蹦、蹦跳着穿好内衣，套上裤子，扣上上衣。现在，鸟和院长、岳母锁在同一条羞耻心的链环上。人的残损的肉体，满蕴危险而又一触即坏，是多么让人感到羞耻的东西啊！鸟像混进足球场更衣室的处女，垂着脑袋，哆哆嗦嗦地逃离那个连带厨房的房间，逃离楼梯，逃离门口的玄关，跨上自行车，逃离了身后的一切。如果可能，鸟希望能从自己的肉体逃离。和步行相比，骑自行车多多少少有一点儿从自身肉体逃离的感觉……

蹬着自行车，鸟看到，一个白衣男子，抱着干草篮子似的的东西，从医院门口一路小跑过来，分开人群，钻进急救车敞开的后门。鸟内心里软弱怯懦的部分，一直想着逃走，眼前的情景仿佛发生在万米以外，是遥远的地方的事情。鸟像一个清晨早起的散步者，与那情景没什么关系。然而，鸟又颇似一只在架空的土壁掘进的鼯鼠，尽管被又粘又重的抵抗情绪拖着，却终究不能不向那边靠近。

鸟从人群背后绕过去，停住自行车。随后，他跳下来，弯腰用链条锁把沾着湿泥巴的车轮锁上。这时，一个充满责难意味的声音从身后冲撞过来：“往那放自行车不太好吧？”

鸟惊恐地回头，恰巧和责怪他的那位毛烘烘的院长的目光相遇。于是，鸟把自行车扛起来，藏到旁边的灌木丛里。八角金盘的叶子上积聚的水滴唰唰溅落，从鸟的脖颈流了进来；平日里鸟暴躁易怒，现在，对这些琐细的倒霉事情，却一点也不反抗，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他已经连皱眉咂嘴的愤怒都没有了。

鸟从树丛走出来，鞋子弄得脏兮兮的。院长似乎后悔刚才那样蛮横地叱责鸟，他短粗的手腕拍拍鸟的背，一边指挥急救车，一边像报告一个很了不起的秘密似的，满怀自信地对鸟说：

“是个男孩呀，我想起来了，看到了小鸡子。”

急救车上坐着假眼医生和一位身着白衣，皮肤浅黑的救护员。假眼医生身边围着篮子和氧气瓶。篮里的东西，被救护员的背挡住，看不清楚。但装满了水的瓶子里氧气泡的破裂声却悄然可闻。他们占据的长凳对面，还有一条长凳；鸟坐了上去。坐垫很不安稳，鸟是坐到了放在长凳上的帆布担架上。他的屁股咕容咕容地摇动着，他透过玻璃车窗向外张望，猛然间浑身震颤了一下。医院二层的窗口，从窗口到阳台，都站满了孕妇。她们可能刚刚起身洗过脸，白白的肌肤浴着晨光，一齐朝这边俯望。她们都穿着柔软的睡衣，睡衣颜色有红有蓝，还有淡蓝。特别是那些走到阳台上的孕妇，长垂到踝的睡衣被微风拂起，宛如一群空中起舞的天使。鸟看得出，她们的表情里含着不安与期待、甚至欢欣；他垂下了头。警报笛响，急救车启动出发。鸟被车的震动弹起来，差点儿从长凳上滑落，他运足浑身气力，站稳脚跟；都是这警

笛！他想。至今为止，对于鸟来说，警笛都是由远处传来，又从身边掠过，向远处传去，但现在警笛将像他体内的病疾一样固执地纠缠他，坚决不肯远离。

假眼医生转过脸来说：“现在还没什么问题。”

“谢谢！”

鸟浑身像糖一样，融化在医生那虽然细微但却明显的权威式热情里，鸟像丧家犬似的惶惶谦卑的态度，拂去了医生眼神里的踌躇和疑虑。医生对自己的权威充满了自信，并把这种自信明显地表露了出来。

“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病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医生神情专注，边说边自己点头，并灵敏地利用车身摇晃的间隙，把身子移到鸟的近旁。他不介意放帆布担架的长凳坐垫不稳。

“您是脑科专家吗？”鸟问。

“不，不是。我是妇产科医生。”假眼医生订正说，但鸟的问话并不足以损伤他的威严。“我们医院没有脑科医生，但这症状再明了不过了！脑疝，确定无疑。要是往那个从脑里溢出的瘤上刺一针，抽出脊髓液检查一下，就更清楚了。但说得难听一点，脑部针刺，稍一不慎就不得了，所以就这样原封不动地送大学医院去。我是个妇产科医生，遇见脑疝婴儿这样的病例，实在太侥幸了。我很想能亲眼看看解剖手术。你肯定是赞成解剖的吧？现在这时候，这么直率地谈论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不愉快吧？哎，但是，这样的经验积累起来，才会促进医学进步。你的孩子的解剖，很可能会帮助下一个患脑疝的孩子获治！更坦率一点儿说，为了这个孩子，为了你们夫妇，我想，这个孩子早点儿死了的好。当然，

对患这种病症的婴儿，也有人莫名其妙地持乐观态度，不过，我还是觉得早点儿死了是幸福的。这可能是年龄代不同的缘故吧。我一九三五年出生的，你呢？”

“我也是那年代。”突然之间，鸟来不及把自己的生年准确换算成公历。“那么，是很痛苦的吧？”

“我们这一代？”

“不，我是说孩子的事情。”

“问题在于痛苦一词的含义呀。这孩子视觉、听觉、嗅觉等等，还都没有吧。用院长的话说，你想想看，就是像一棵植物似的。你认为植物有痛苦吗？”

鸟默然思索着。我曾经考虑过植物的痛苦吗？我想过被山羊啃食的圆白菜的痛苦吗？

“怎么样，你想，植物似的婴儿会痛苦吗？”医生满有兴致地重复追问。

鸟坦率地摇头，表示这问题超出了他现在火烧火燎般的头脑所具有的判断能力，尽管他本来不是那种与人一见面就低头服输的人。

“吸进了氧气，但情况好像不太好。”救护员回头报告说。医生赶快站起来去察看输氧管。

就在这一瞬间，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很难看的婴儿，赤红的小脸上满是皱纹，眼睛像贝壳接口的缝，硬硬地阖着，鼻孔插着橡胶管儿，而闪着珍珠光泽的桃红色的小嘴，则发着无声的呼喊。鸟不禁抬起屁股，探着头，他看到了孩子包着绷带的头。绷带后面，血渍点点的脱脂棉里埋着的，很明显，是一个异形的存在。

鸟几乎不敢正视，转脸坐下，脸贴在车窗窗框，望着匆匆向身后退去的街市。警笛惊吓着路上的行人，行人们和鸟刚才看到的那群孕妇一样，怀着好奇和莫名其妙的期待，注视着急救车。像突然定格的电影画面，他们的动作突然不自然地静止。这正是他们看到平淡的日常生活细微的裂纹的时刻。同时，他们也表示出一种天真的虔敬之情。我的儿子，像在战场负伤的阿波利奈尔一样，头上缠着绷带。鸟这样想。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我的儿子负了伤，然后，他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发出了无声的呼喊……

鸟突然流下了眼泪。阿波利奈尔头缠绷带的形象，一下使鸟的感情纯净化。鸟感到多愁善感、软弱无力的自己已被理解，可以容许；他甚至品出了自己泪水里的甜味。我的儿子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他孤独地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我只能像埋葬战死者那样，埋葬我的儿子。鸟热泪流淌不止。

三

鸟坐在特别儿童诊室前的台阶上，脏兮兮的两手抱住膝盖，流过泪后，睡意袭来，执拗地缠住不去。鸟努力挣扎着。假眼医生一副失落的神情，从诊室走了出来。鸟站起身，医

生的声音里透露出不安，与刚才在急救车时截然不同。他说：

“这个医院真官僚，连护士都不理你的茬。我本来带着这医院里和我们院长很熟识的一位教授的名片，可她们连那位教授是谁都不知道！”

于是，鸟清楚了医生为什么突然间形容憔悴。在这里，他被人轻视，这位假眼青年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威威严。

“孩子呢？”鸟未假思索地问，声音温和，似乎想安慰一下医生。

“孩子？啊，如果脑外科的教授来察诊，情况会立刻明朗。当然，这是说，孩子要活到那时候。如果万一挺不到那时候呢，解剖以后，会调查得更清楚。可能挺不到明天吧？明天下午三点左右，请你来这里看看，怎么样？但我得事先跟你说，这医院可是挺官僚的，甚至连护士在内！”

医生似乎决意拒绝鸟提另外的问题，把那只健康的好眼，也和那只假眼一样闲置起来，两眼都暗淡无神地向前走。而鸟则像个浣衣女，端起空荡荡的婴儿睡篮紧紧跟上。他们走出住院患者楼，走到连着医院本部的长廊时，抽着烟等。在这里的两个救护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假眼医生在前，救护员和端着篮子的鸟随后，一行人沿着长廊向本部走。

两个救护员，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负责输氧的。他们似乎立刻都感觉到假眼医生情绪不佳。这两个人，平日里常常煞有介事地鸣响警笛，根本无视约束一般良民的红绿灯，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越野吉普一样，在大都市的中心穿行。但现在，支撑他们的那斯多葛派信徒式的刻板僵硬制服的威严已经失去，神采也减弱好多。鸟从背后望着救护员拔了顶的

头，觉得这两人很像双胞胎；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拔顶的秃头模样都很相似。

负责输氧的救护员大声说：“每天的工作，要是开头是需要氧气瓶的，一直到深夜，这一天的工作准都是需要氧气瓶的”。

“啊，你呀，总是这么说。”司机救护员也用同样的声音说。

假眼医生根本没有理会他们闲琐的谈话，鸟也没有受到什么感动，但他能够理解，这两个救护员是悄悄地在努力恢复情绪。鸟冲管氧气瓶的那位点点头，救护员以为鸟要问什么，非常紧张地“啊”了一声，追问鸟的话。

鸟颇有些狼狈，说：“这急救车，回程的时候，也可以不管交通信号，响着警笛走吗？”

“急救车回程的时候？”两个救护员齐声问，像合唱的搭档一样，他们随即同时闭口不语，互相看着对方涨红的脸，不禁噗嗤喷出了笑声。

自己提问的愚蠢，和救护员们的反应，使鸟颇感恼火。而这怒火，是和黎明时分以来一直积压、凝聚在他心里巨大而阴郁的愤怒脉络相连的。但是，两位救护员似乎很后悔刚才不慎取笑了这位不幸的年轻父亲，都可怜兮兮地缩着头。鸟喷发怒火的阀门也由此关闭，甚或不如说，他觉得该责备的是自己。最开初提出那样反高潮的滑稽问题的不是我自己吗？而那问题，不是趁自己因悲伤、睡眠不足而糊涂的脑袋迟钝之机冒出来的吗？鸟看了一眼身旁的婴儿睡篮，那里给他的印象，是挖掘一空的洼地。篮底只留了一条叠成几层的毛毯，

和一束纱布裹着的脱脂棉。纱布和脱脂棉上沾着的血迹还没有褪色，鸟已经记不起孩子的形象。他那头缠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微弱地吸着氧气的孩子。甚至孩子头部的异样形状，孩子红红的皮肤上粘着的脂肪膜，鸟都不能清晰准确地记起了。现在，孩子正开足马力离鸟远去。鸟的心里，负疚的安定与无尽的恐怖交集在一起。我很快就会忘记这孩子的事情吧？他从无边的黑暗里露头，经过十个月的胚胎状态，来到人世间品味了几十小时难以忍受的痛苦，然后，再一次无可复返地再归黑暗。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也许，并于这些，我很快都会置之脑后吧。也许，当我将死的时候，我会重新想起这些一切。那时，我的死的痛苦和恐怖如果成倍增加，那么，我多少也算尽了一点做父亲的义务。

鸟等一行人到达了医院本部的正门门口。两个救护员向停车场跑去。他们的职业就是和异常事件打交道，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可能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救护员们摆动着手臂，像鬼追屁股一样，横着阳光灿烂的阔大的广场。这期间，假眼医生借用公用电话，向他的院长汇报。医生很简短地说明了情况，因为没有什么新内容需要多说。随后，鸟的岳母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医生转过身对鸟说：

“您的岳母。关于孩子的处置情况，已经说过了，你来接吗？”

不，鸟不想接。从昨天晚上以来，屡次三番的电话联系，话筒里传来的岳母的声音，纠缠得鸟心神不宁。岳母的声音很像妻子，但其实更像小小的蚊子的哀鸣。但鸟终于把婴儿的睡篮放在水泥台上，一脸忧伤地接过话筒，说：

“明天午后还要再来这里一趟，听脑外科专家的诊断结果。”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岳母传来的，恰恰是鸟最不想听的声音。她的问话，似乎是在直接责备鸟。

“如果说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孩子现在还活着吧。”鸟说完，怀着厌恶的预感，等待着岳母的话。但岳母一直沉默着，只听得见痛苦而短促的呼吸声音回响。于是，鸟又说：“我马上回去，见面再细说吧。”鸟说着，要放下电话。

“啊，你不要回到这儿来！”岳母连声咳嗽着制止鸟说，“我对女儿说，你送孩子入心脏病专科医院了，你若是赶回来，她不是要起疑心吗？等她多少平静下来以后，你再回来，就说孩子是因为心脏病死的，这最顺理成章了。现在还是只用电话联系吧！”

鸟体谅岳母的心情。他说，他这就去向岳父讲一下。鸟正说着，听到对方咔嚓一声放下了电话。看来岳母也一直强捺着厌恶情绪。鸟放下话筒，拎起婴儿睡篮。急救车从停车场开了过来，假眼医生已经乘了上去。鸟把婴儿睡篮放到来时自己坐的位置上，向医生和两个救护员致谢说：

“多谢你们帮忙，我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医生问。

“嗯。”鸟答应说。其实他是想说：我自己出去。必须去岳父那儿报告妻子的生产情况，但那以后，就完全是鸟的自由时间了。鸟觉得，比起回到岳母和妻子那儿，去看望岳父，简直可以说是使自己获得了拯救。

假眼医生从车厢里面关上了门，急救车出发了，警笛不

鸣，速度迟缓，像一个软塌塌的怪物。鸟和司机席上的救护员迎面相向，透过车窗，他看到医生和管氧气的救护员东歪西斜地靠在一起；一小时以前，他曾从那窗口流着泪水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行人。但鸟并不顾虑现在车里的三个人怎样议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鸟的头脑里集中转动着的新念头，是由岳母的电话不意带来的空闲，是独自一人的自由时间。鸟尾随着急救车穿过医院前足球场般宽阔的广场，走到广场中央，他转过身，抬头仰望刚刚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濒死的婴儿丢在里面的那座建筑。那是一座伟岸如城寨的庞大建筑。初夏的阳光闪耀，婴儿不知在建筑物的哪个角落，张着珍珠般光泽的小嘴，细细地哭叫着；这座庞大的建筑，使婴儿显得像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砂。明天，即使我重来此地，与孩子相逢，孩子也许正在这座近代城寨般的迷宫里彷徨无路，也许已经不在人间，或者正在濒死的边缘吧。鸟这样想。这样的构想把鸟从刚才陷入的不幸里拉出了一步。鸟迈开大步，穿过医院的大门，走到柏油马路上。

鸟向前走着。初夏的上午清爽而凉快，微风拂在鸟因睡眠不足而有些发热的脸颊和耳垂上，使他忆起当年小学校的远足旅行，使他微微体味到一种快感。他的肌肤感觉和神经细胞，都远远脱离了意识的控制，充分舒展地感受到了这季节的美好，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解放。而这感觉，又渐次扩散到意识的表层。

鸟想去见岳父之前，应该刮刮胡子，洗洗脸！鸟看到了一家理发店的招牌，便径直走进去。略上了年纪的理发师像对待一般顾客一样，让鸟坐在椅子上。他没有看出鸟身陷不

幸的迹象。现在，鸟因为成了理发师、亦即“他人”眼里的自己，因而能把自己从悲伤与不安中解放出来。鸟闭上了眼睛。他的脸颊和下颚，都被消毒液气味浓重的热毛巾捂住了。孩提时代，鸟曾在理发店看过滑稽的“落语”节目。那时，店里的小伙计给顾客送热毛巾，毛巾太热，等不及放在手上凉一凉，就赶紧往顾客的脸上放，打那以来，每当热毛巾贴到脸上，鸟就发笑。现在，鸟感觉到自己又微微笑了。但这次未免太过分了。鸟战栗着驱走自己脸上的微笑，又开始思考起自己孩子的不幸。他从刚才微笑的自己的身上，发现了罪证。

植物似的婴儿的死，鸟从尖锐剖析自己的角度，分析婴儿的不幸。婴儿和植物一样，死时没有痛苦相随，但即便如此，这婴儿的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他的生意味着什么呢？横亘数亿年的“空无”的旷野上，一粒生命的种籽发芽、生长，经过十个月的孕育。当然，胎儿可能毫无意识、感觉，他蜷曲在温暖、柔和、暗黑的世界里。然后，他冒险探头来到外部世界。这里冷嗖嗖硬梆梆，干燥，光线明亮刺眼。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独自安宁的藏身之地，他和数量众多的陌生人住在一起。然而，对于植物婴儿来说，置身外部世界，可能只不过是几个小时莫名其妙的微痛罢了。随后，便在呼吸窒息的瞬间，成为横亘数亿年“空无”旷野上一粒“空无”的细砂。就算真有所谓末日的审判，那么，出生之后不久猝然而死的植物婴儿，能作为怎样的死者被传讯、检诉和判决呢？他张着珍珠般光泽的小嘴，舌头一舐舐地，哭泣着在世间停留了几个钟头。这无论对怎样的审判官来说，都

是证据不足吧？完全是证据不足。鸟屏住呼吸思考，越发感到恐怖。在那场合，如果我作为证人被传讯，要是没有头上的瘤当线索，我不是连自己孩子的面孔都不能确认吗？鸟的上唇喇地感到痛。

“别动，看，给刮破了吧。”理发师把剃刀停在鸟的鼻子上，使劲地看了一眼，低声说。声音严厉，且含有一种威胁味道。

鸟用指尖往上唇抹了一下，伸到眼前看。一块血迹染到他的指尖。鸟凝视指尖上的血污，胃里感觉有些恶心。他和妻子的血型都是A型，濒死的可怜的婴儿体内流动的那一公升血液，应该也是A型吧。鸟把沾着血污的手指收到白色罩衣里面，抑制着胃里的反应，阖上了眼睛。理发师在刮刚才那小伤口周围的胡须时，下刀滞涩；然后，可能是想挽回迟误的时间，刀法粗放地匆匆刮完了从脸颊到下颔的须髥。

“洗洗头吗？”

“不，这样就可以了。”

“头发里面可落了不少灰土呀。”理发师不甘心地说。

“昨晚滑倒了。”鸟说着，从椅子上下来，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刮过的脸宛如正午的海滨那样阳光灿烂。头发确实乱蓬蓬的像团枯草，但尖尖的脸颊和下颔却像红鲟鱼肚子一样红扑扑地闪着光泽。凝滞如胶的眼睛里目光炯炯，僵硬的眼睑变得柔软而有弹性，甚至一向痉挛的薄嘴唇也不抖动了。与昨天晚上在书店装饰橱窗里看到的肖像相比，这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鸟。鸟想，去见岳父之前，先来理发店，还是对了。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不管怎么说，鸟自黎明以

来一直向负面倾斜的心理天平，现在终于可以加上一点儿正面因素。鸟检查了一下鼻子右下方三角形痣一样的血斑，走出理发店。等到了岳父的大学，理发店剃刀和热毛巾造就的鲜润光泽会褪掉吧？但那时鼻下的血痣也可以抠掉了，鸟凄惨滑稽的丧家犬模样，不会映到岳父的眼里。鸟大步在这一带转着，寻找公共汽车站，转着转着，他想起昨晚以来口袋里一直备有零钱，于是，向刚巧向这边开来的出租车举起了手。

大学正门，午休的学生熙熙攘攘。鸟在嘈杂的人群里下了出租车，时间是十二点五分。鸟走进校园，喊住一个大块头学生，向他问英文系的研究室在哪。但那学生脸上浮出亲切的微笑，像唱歌似的叫起来：“啊，老师，好久不见啊！”鸟楞了一下。“在补习学校，多蒙您关照。公立大学都没考上，老爸给这捐了钱，就从后门进来了。老师！”

“啊，你已经成了这里的学生啦？”鸟想起这个学生了，情绪镇静了下来。这个学生眼睛鼻子都圆鼓鼓的，像古丽姆兄弟童话插图里的德意志农民，但模样并不难看。鸟说：“那么，补习学校不是白上了吗？”

“不，老师，学习总不会没用的吧，即使什么也没记住，但总是学习过！”

鸟感觉受到了嘲弄，目光严峻地回头盯住那学生。但这个大块头似乎从上到下都在向鸟表示好意，鸟清晰地想起来，在满员百人的班级里，这小子蠢笨出名。正因为是这样的学生，现在才能如此单纯爽朗地向鸟报告自己走后门进了二流私立大学，并感谢毫无作用的补习学校。如果另外的九十九

人，见到补习学校的教师鸟，恐怕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吧。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补习学校的学费很贵的。”鸟说。

“不，不。老师，你是来我们大学工作吗？”

鸟摇摇头。

“啊，是么。”大块头学生机敏地把话题扯开：“我给您当向导，一起去研究室吧。请，走这边。实实在在，补习学校的学习不是没用的，作为一种养分，贮存在脑子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起作用。我等待那样的时候。所谓学习，最终不就是这样么？老师！”

鸟被这位旧日的学生，带有启蒙主义味道的乐天派领着，穿过树木掩映的校园小路，来到一座深赭色的砖瓦建筑前。

“英文系研究室在三层最里边，老师。虽说是这样的大学，能进来也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学校着实勘察过一番。现在，我对校园里所有的建筑物都了如指掌。”大块头学生自我炫耀说。随后，突然间，他的脸上闪现出让鸟怀疑自己眼睛的极老练的自嘲式微笑，“这些话都太单纯了吧？”“不，不，我想不那么单纯呀。”鸟说。

“您这样说，我很高兴，老师，那么，祝您健康，脸色好像不太好呀，老师！”

鸟一阶一阶地爬着楼梯，一边琢磨刚刚分手的这位旧日学生。这家伙现实生活的能力，可能要比我强个百倍千倍的吧，至少，他决不会让婴儿因脑疝而死的。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我教过的一个奇怪的道德主义者。

鸟扒着英文系研究室的门缝看岳父在不在。只见房间对面客厅一样的地方，美国大总统宝座似的橡木转椅上，岳父

身体深深陷在那里，眼睛望着开在屋顶正中的天窗。比起鸟的母校的教授研究室，这里的房间又宽敞又明亮，像会议室一样。以前，岳父曾说过，退休后转往私立大学，得到的待遇，和公立大学比较起来，好得没法说（这是岳父众多带有某种自虐式得意的笑话之一）。现在鸟看到了这里的设备，包括橡木转椅在内，知道岳父的话确实不单单是笑话。但是，如果日照再强一点儿，那就需要把摇椅向后移，或者把客厅全都挂上窗帘吧。靠房门这侧，摆着一个大桌子，三个年轻的副教授在围着桌子喝咖啡。似乎刚刚吃完饭，额头上油光闪亮。鸟和这三个人都见过面，他们都是鸟前几届校友中的佼佼者。如果鸟没有那连续几周的泥醉，如果他不是中途掉队而是留在研究生院继续读书，他的人生道路，当然是步他们的后尘了。

鸟敲了敲本来开着的门，走进研究室，和三位上届校友点头打了招呼。橡木转椅上的岳父保持着身体平衡，向后仰着头看着鸟，鸟向他身旁走去。三位上届校友微笑着注视着鸟，但他们的笑里并不包含什么特殊的含义。对他们来说，鸟是个比较异常的存在，同时又是个不值得特别注意的局外人。一连几周毫无理由地滥饮不止，以至研究生院中途退学，就是这样一个希奇古怪的家伙。

看到鸟走到近前，岳父欠起身，把橡木椅子转向他。转椅的转轴发出咯咯的声音。鸟按着和教授女儿结婚之前当学生时的习惯叫：“先生”。

“孩子出生了吗？”教授一边指着长扶手转椅，对鸟说。

“嗯，生了，生是生了。”鸟感到自己的声音羞怯惶恐，极

不好听。他立刻闭紧了嘴。不过，随后鸟还是强制自己一气把该说的话说完：“孩子先天脑疝，医生说，可能过不了明后天，妻子还平安。”

教授的橡木转椅背后倚着墙，不能完全转过来，因此教授是斜对着鸟。他那一头白发掩映的米黄色脸庞，狮子一般，大而风度翩翩，现在眼看着便染上了红色。皮肤松弛垂下眼袋的下眼脸上，像沁出了血似的鲜红。鸟感觉自己脸上也涌上了红潮，并且，他也再一次了解到，从今天凌晨以来，自己实际上一直孤立无援。

“脑疝，你看见孩子了吗？”教授的声音嘶哑而尖细，在这声音的回响里，鸟听出了自己妻子声音里潜隐的迹象。无须说，这很让鸟感到亲切。

“看见了。孩子头缠绷带，像阿波利奈尔一样。”鸟说。

“像阿波利奈尔，头缠绷带。”教授像听笑话似的，回味着鸟的话，然后，对着鸟，其实主要是对那三个副教授说：“唉，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出生好呢，还是没生出来好，搞不清楚了。”

鸟听到了那三位前届校友的笑声，那是努力控制着，但最后还是发出来了的笑。鸟回过头去看他们。他们也在望着鸟。在他们眼里，鸟本来就是稀奇古怪的人，出现这样异常事情，决不使他们感到意外，始终都平静如常。由此，鸟的强烈反拨情绪被激起来了。鸟低头看自己粘着泥巴的靴子，说：“等一切都结束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来。”

教授沉默不语，稍稍摇动了一下橡木转椅。鸟想，教授可能开始觉得每日里橡木转椅上的满足有些无聊了吧。鸟也

很无聊地沉默着。他觉得需要说的话已经和岳父全部说完。等到和妻子说明情况时，也能这样单纯明快地了结吗？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眼泪，数百次的质问，口舌无力，咽喉疼痛，脑袋火烧火燎，然后，鸟夫妇便被神经病症俘获。

“医院还有一些手续要办，我这就告辞了。”鸟说。

教授在橡木转椅上身都没欠，说：“那你辛苦了。”鸟侥幸没被留下，赶紧站起来，教授又对鸟说：

“侧桌里有瓶威士忌，拿去吧。”

鸟紧张起来，并且，他感到那三位校友也紧张起来，很认真地注视事态的发展。教授自不必说，三位校友都清楚鸟沉醉数周的往事。鸟犹豫着，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在补习学校讲述的教科书里的一句话，那是一位愤怒的美国青年的台词：

Are you kidding me, kidding me?

你嘲弄我吗？你找碴打架吗？

但鸟弯腰打开教授侧桌的盖，发现了一瓶尊尼获加，立刻用双手拎了出来。鸟眼睛都红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涌起了一阵恶意的欣喜。这是检测我的手段，但我不会畏缩不前的。

“谢谢了。”鸟说。

一直注视着鸟的三位副教授的紧张神情松弛下来，教授仍然涨红的脸，严肃而缓慢地转向转椅的正前方。鸟向三位校友飞快地一瞥，打了招呼，便走出屋门。

鸟像握手榴弹似的慎重地握着酒瓶，回到铺着石头的校园。从现在起，独自一人自由行动的时间，和一瓶威士忌联

在一起，鸟的头脑里涨满了危险的陶醉感。明天，或者后天，如果可能，延缓到一周以后，那时，知道了婴儿惨状和死讯的妻子和我，就要关进残酷的神经官能症的地牢里了。因此，今天，这一瓶威士忌和自由解放的时间，就是我的正当权利。鸟说服了自己心里水泡般涌起的恐惧的声音。水泡轻而易举地平静了下来。好，开始喝吧！但是，现在刚刚十二点半。鸟想回到自己的书房去喝，但那无疑是最差的方案。一回到家，房东老太太和朋友们的盘问打听，或直接，或电话，肯定会接踵而至；而朝卧室看看，那白色的婴儿床，则可能会鲨鱼利齿般地刺疼他的神经。鸟使劲摇了摇头，拂去刚才的想法。那么，躲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小旅店里去喝吧。但鸟对自己醉在旅店的单人房间里不无恐怖。他颇为羡慕地望着威士忌酒瓶商标上画着的那个白人，他穿着红色上衣，兴高采烈地大步向前走着。这家伙是在往哪儿去的路上呢？突然间，鸟想到了一位女友。无论冬夏，这位女友总是躺在光线暗淡的卧室里，思考一些极为神秘的事情。房间里人工烟雾笼罩，她几乎不停顿地吞烟吐雾。她每天出门，总在黄昏以后。

鸟在学校正门前等待出租汽车。路对面的饮茶店里，宽大的玻璃窗对面一侧，坐着他那位旧日的学生和一群朋友。学生立刻认出了鸟，他像一只亲昵可人的小狗，真诚但并不得体地向鸟致意。他的那些朋友也都望着鸟，显示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那家伙怎么对他的同伴们讲究我呢？沉醉数周，以至研究生院退学，最后当了补习学校的老师；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和恐怖情绪里的家伙。他可能这样说吧。但不管怎么想，直到鸟钻进出租车，那位学生始终望着他，执

拗地送来微笑，出租车开动以后，鸟感觉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受人怜悯的情绪里。并且，竟然是直到离开补习学校也没明白现在分词和动名词的区别、蠢笨如猫的学生的怜悯。

鸟向出租车司机说明了女友居住的地方。过了那条巨大的高架桥，桥对面是被一片寺庙和墓地围住的高台，那地方是高台的一部分。女友独身一人，住在街巷深处一座住宅里。鸟是刚上大学的那年五月，在班级联欢会上和她认识的。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给同学出了个题，希望有人能猜到她的名字“火见子”的出典。鸟说，这是从《风土记》的逸文“肥后国”取来的。回答正确。“天皇勅曰：棹人行前见火，直往勿回顾”。那以后，鸟和这位来自九州的女学生火见子成了朋友。

鸟的母校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们，尤其是从外地来的文学部学生，就鸟所知，临近毕业的时候，都变得希奇古怪。她们细胞里的一部分因素渐渐发达过分，开始扭曲，因此，她们的动作变得迟缓。表情变得迟钝而忧郁。结果呢，毕业以后，适应日常生活都不及格。她们有的结婚了，但很快就离了婚；有的就职了，但很快就被解雇。也有的人无所事事，只是到处去旅行，却偏偏碰上滑稽而阴惨的交通事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满校全是女生的女子大学，那里的毕业生都能精神抖擞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成为骨干，而唯独鸟的大学的女生们是另一番模样。火见子在临近毕业时，和研究生院的一位研究生结婚了。她倒是没离婚，但实际比离婚更糟，结婚一年，她的丈夫自杀了。丈夫的父亲让她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并且每月还支付她的生活费。丈夫的父亲希望她

再婚。可是她呢，白日里一直沉湎于神秘的冥想，到了晚上，就驾上体育赛车满街彷徨。鸟听到过非常裸露的流言，说火见子是属于超常规型的性冒险家。甚至还有有的说，她丈夫的自杀也与此有关。鸟曾和火见子睡过一次，但那时两人都酩酊大醉，甚至连当时是否真的进行了性交也不清楚，后来也不曾重复过类似行为。这是在火见子不幸的结婚大以前的事，那时候的火见子，虽然欲望强烈，主动追求享乐，但还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学生。

鸟在火见子住地的一个巷口下了出租车。他快速计算了一下钱包里剩下的钱。明天课后，提前预支本月工资，还过得去吧。鸟用手掌盖住从上衣口袋露出的酒瓶，快步走进巷里。火见子的古怪生活，在这一带尽人皆知，毫无疑问，来探望火见子的客人，不可能不成为各家窗口的观赏对象。

鸟按了一下门口玄关上的门铃，没有反应。他摇晃了两三下玄关门，小声喊：火见子，火见子！这是礼节性手续。随后，鸟绕到房子背后，看到火见子卧室的窗下，停着一辆半旧的箱型MG赛车。纯红色MG的空荡荡的座席露在外面，车身有些脏，好像被弃置在那里很久了。但它也是火见子现在在家的表示。鸟把自己泥巴巴的鞋子放到坑坑洼洼的汽缸上，全身体重都压在了上面。MG摇摇晃晃，像只颠簸的小船。鸟仰望垂着窗帘的卧室窗口，又开始呼唤。窗帘的接缝处从屋内被捏起来，从那里形成的一个狭长的窥视孔，有一只眼睛，正从孔里向下俯视着鸟。鸟停止摇晃MG，微微笑了。在这位女友面前，鸟的举止始终可以自由而自然，没有拘束，不须做作。

“啊，鸟……”那声音被窗帘和玻璃遮住，听起来像是一声柔弱无力的叹息。

鸟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大白天喝酒的最佳场所；在今天心理意义上的收支对照表上，写上了一个（仅只一个）正数。怀着这样的心情，鸟返回玄关门口。

四

“是睡着了吧？”鸟对给他开门的火见子问。

“睡觉，这时候？”女友嘲笑似地轻声说。

正午的阳光，从鸟的背后一泻而入，粗野地袭上火见子肩头。火见子举起手掌，歪着脖颈，想挡住光线，肩膀就从厚厚的绛紫色的木绵便衣里露出来。肩头浑圆结实，正与火见子现在的年龄相称。火见子的祖父，九州的一位渔民，是和一个可能从乌拉吉奥斯特克诱拐来的俄罗斯姑娘结婚的。因此，火见子的皮肤，白皙得有些过分，看起来毛细血管都在上面漂浮起来了似的。而她的言行举止，也总是张皇失措的，让人感觉像是一个不适应这片土地的外国人。火见子有些害怕遇到近前的阳光，像个母鸡一样，慌慌张张地退到半开半掩的门后。现在，火见子已经失去了年轻少女的天真之美，而又没有到达丰满充实的阶段。她正处于最为乏味的状

态中。她必须度过特别漫长的不稳定时期，她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型。鸟赶紧钻进狭窄的门口换鞋间，随手把门关上，为的不让外面的光线照到女友。接下来的瞬间，鸟眼前一团黑，他感到换鞋间这块狭仄的空间像是运送动物用的栅栏笼子。鸟脱鞋的当儿，为了让眼睛适应昏暗，使劲儿地眨巴了几下，而他的女友，则一直站在昏暗的深处，沉默地看着他。

“我睡觉的时候，可不想让人给吵醒呀。”鸟说。

“今天情绪一点儿都不振作，但是呢，鸟，我又睡不着呀。白天要是睡了，晚上就绝对睡不着了。我刚才是在思考多元化的宇宙问题呢。”

多元化宇宙？太好了！鸟想，我们就一边讨论这个问题，一边喝威士忌吧。鸟像猎犬一样探着头四处巡视，一边随女友走进客厅。房间里像薄暮黄昏一样暗淡，且散发着温热、潮湿，陈霉的味道，宛似病家躺卧的圈棚。鸟寻找着坐位，眼睛盯在一把陈旧但却结实的藤椅。他把椅子上的一些杂志挪开，颇为小心地坐上去。从火见子冲澡，穿衣服，再加上化妆，这段时间里，不必说拉开窗帘，连室内的灯都不会打开吧。客人必须在黑暗里耐心等待。一年以前，鸟造访这里时，室内也是这样暗淡，他一脚踩在地板上的玻璃器具，脚拇指根都被切裂了。想起当时的疼痛和狼狈，鸟不寒而栗。

火见子的房间里，无论地板上、桌子上，还是贴窗摆着的矮书架上，甚至连录像机、电视机上，到处堆放着书、杂志、空盒子、瓶子、贝壳、小刀、剪子、昆虫标本，在经冬灌木林里采集的枯花、旧信封、新寄来的信，杂乱无章，泛滥成灾。鸟犹豫着，不知把酒瓶放在什么地方。后来，他用

脚哗啦哗啦拨出一个空儿，把酒瓶夹在自己的两脚之间。

“还是老毛病，还没养成整理房间的习惯呢。鸟，你以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吧？”火见子注视着鸟的动作，像宣喧似的说。

“当然是这样。我的脚指头都割破了。”

“那么说，那时血糊拉的红了一片呢，”火见子颇为眷念地回忆说。“好久没见了，鸟，我呢，确实一切如故，你怎么样，鸟？”

“我这边儿出了事故。”

“事故？”

鸟踌躇不语。他并没想立刻述说自己的不幸。为了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鸟把事情简单化了，他说：

“孩子生出来了，但出生就死了。”

“鸟也遇到了这样的事呀 我的朋友那儿也遇到了同样事情哟。并且不只一个朋友，而是两个。现在加上鸟，三个了呀。大概是被核污染的雨影响的吧？”

鸟在脑子里，想把自己那个像长了两个头的孩子，和曾经见过的因放射能致残的儿童病例照片试着比较一下。但是，对于鸟来说，不要说和别人一起议论孩子的异常病症，就是自己重新思考一下，一种极为羞耻的感情也会热辣辣地涌到喉头。这是鸟个人独有的不幸，他觉得，这不可能是与地球上其他所有的人共通的、与人类全体相关的问题。

“像我孩子这种情况，似乎只是一个意外事故。”鸟说。

“一次痛苦的经验呀，鸟。”女友说着，目光温和地看着鸟。她的眼睑里，似乎全被黑眼珠充满了，表情暧昧不清。

鸟不想探究那眼睛里的含义，他从自己两脚中间取出酒瓶，说：

“我想，来到你这儿，即使是大白天，也可以喝威士忌的。怎么样，一起喝吧！”

鸟感到，对女友，自己颇像一个撒娇放肆的年轻情夫。但火见子的男友们大都这样，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比起鸟这些男友们更甚，像一个弟弟那样依赖她。在一早上，他突然自缢身亡。

“孩子的不幸事件刚刚发生，你说还没有恢复过来呢，我不向你问这事儿。”

“啊，那太感谢了。你就是问，我也没什么可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喝吗。”

“好！”

“我去洗个澡，你把杯子和水壶拿来，自己先喝吧，鸟。”

火见子走向浴室的身影消失以后，鸟站了起来。火见子的卧室像卧铺车厢一个包间那么狭窄，从客厅穿过卧室，顶头的地方并列着厨房和浴室。这座小房子尾部歪斜的空间，就这样被浴室和厨房分割开了。火见子脱下的便服和内衣，像只猫似的蹲在那里。鸟跳过那只猫，走进厨房。

鸟在厨房里把水壶灌满，往衣口袋里分别塞了两只玻璃酒杯和两只小杯。返回来的时候，无意之间，从拉门的缝隙，看到在昏暗的浴室角落里冲澡的女友的背、臀部和腿。火见子左手高高举着，像要挡住从头上倾泻下来的黑色水滴，右手撑在腹部上，偏着头俯视自己的臀和右腿胫。鸟寒毛竖立，无法抑制的厌恶感强烈地涌起。他战战兢兢地穿过卧室，甚

或可以说，鸟是从隐伏着幽灵的黑影里往外奔逃。回到那把旧藤椅上，心仍然砰砰跳动。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才镇定下来。总之，恐惧裸体的稚气的厌恶感在鸟的身上复苏了。他刚刚生产的妻子，现在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着婴儿，而婴儿“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被他爸爸带到别的医院去了。”即使是面对妻子的裸体，鸟也同样，感觉像是章鱼触爪张开那样令人厌恶。这种感觉还将继续下去吧？并且，也可能会愈发强烈吧？鸟剥去酒瓶盖上的封印，起开软塞，把威士忌倒进自己的玻璃杯。因为他的手腕不停抖动，玻璃杯像被发怒的老鼠啃了似的，发出刺耳的声响。鸟很像一个挑剔、固执的老人，皱着眉头把威士忌倒进喉咙。喉咙火烧火燎，鸟咳嗽不止，眼泪都沁了出来。但灼热的快感贯通了鸟的胃，他从战抖恢复了正常。鸟孩子气地打了个嗝，嗝里带有野草莓味；他用手指擦了擦被酒濡湿的嘴唇，然后，又往杯里倒满了酒。战抖已经止住，这回，握酒瓶的手腕平平稳稳。我躲避着酒，已经有多少千个小时了吧？鸟想，颇有遗恨无穷之憾，接着，像山雀啄谷一般，把第二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喉咙不疼了，也没有咳嗽、眼泪。鸟举起酒瓶，凝视瓶上的商标，发出不无陶醉的叹息，又喝干了第三杯。

火见子返回客厅时，鸟已经醉意朦胧。敏锐嗅出她的肉体存在并由此升起厌恶感的机能，也被酒精麻痹了。并且，火见子穿着的黑色针织连衣裙，让人感觉毛茸茸胖乎乎的，像漫画上憨态可掬的熊，这也使得遮盖在里面的肉体印象稀薄，不引人注意了。火见子把手插进头发里，打开室内的灯。鸟把桌子稍微收拾了一下，放好给火见子准备的玻璃酒杯和水

杯，往里倒进威士忌和水。火见子细心地用裙子包紧刚才洗过的皮肤，坐到一把雕镂的大木椅上。对鸟来说，这是值得感谢的事情。他对女性肉体的厌恶感觉虽然有所克服，但还不可能连根驱尽。

“管他怎么样！”鸟说着，把自己杯中的酒一口喝尽。

“管他怎么样！”火见子也说。然后，她像猩猩似地嘬起下唇，轻轻地啜了一小口威士忌，品品味道。

鸟和女友静静地呼出的温热气息，使酒精气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同时，他们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刚刚出浴的火见子焕然一新，与刚才在门口阳光里的她几乎有母女之别。鸟深深感到欣慰。按她的年龄也该有这种青春复苏的时刻到来。

“刚才洗澡时想起来的，你还记得这样的诗句吧？”火见子说着，像诵读咒文似的，喃喃地读出一节英文诗。鸟听过以后，又恳求火见子再读一遍。

Sooner murder an infant in it's cradle than
nurse unacted desires.....

“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好，比起培育出尚未萌发的欲望来。是这么一节呐。”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婴儿都扼杀在摇篮里呀！”鸟说，“这是谁的诗？”

“维廉·布莱克。我的毕业论文不就写的布莱克么？”

“是啊，你是布莱克呀。”鸟说着，转动脑袋四处张望，看到在客厅和卧室中间的板壁上挂着布莱克的画的复制品。鸟曾多次看过这幅画，却从没有留神观赏。现在认真观看，才

感到这确实是一幅颇奇妙的画。画面呈现出石版效果，但毫无疑问实际是水彩画。原画可能是有色彩的，现在嵌在厚木框里装饰在那儿的，则是一片淡墨色。被中东风格的建筑群围住的广场。远景浮现出一对程式化的金字塔，可能是埃及吧。不知是傍晚还是黎明，整个画面笼罩着微茫的光。广场上躺着年轻死者，像肚子鼓胀的鱼。一位极其悲伤的母亲的四周，则是挑着灯的老人和一些抱着婴儿的女人。而画面上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人的头顶，伸张两臂跳跃着，似乎要横跃广场的一个巨大的存在。那是个人吗？他的肌肉均匀发达的身体上，长着一层鳞。充满不祥的狂热、悲痛的忧伤的眼睛、下陷的鼻子和深深洼下去的嘴，都让人联想到山椒鱼。他是恶魔，还是神？这男子鳞光炎炎，像要朝暗黑的夜空飞翔……

“他在干什么呢？他身上那一层东西，大概不是鳞，而是中世纪士兵的连环铠甲吧。”

“我想是鳞，这幅画的有色版上，那是绿色的，看上去特别像鳞。他就是想把埃及人的长子们都杀死的贝斯特呀。”

鸟对《圣经》基本一无所知，他想，这可能出自于“出埃及记”吧。若说这个长鳞男子的眼睛和异形怪状的嘴，那应该用激烈来描述。悲痛、恐怖、惊愕、疲劳、孤独，还有笑，都从那暗黑的眼睛与山椒鱼似的嘴里无尽地涌出来。

“怎么样，他很迷人吧。”

“你喜欢这个长鳞的男人？”

“喜欢啊。”火见子说。“并且，还特别喜欢想，如果自己是贝斯特精灵，会怎么样呢。”

“如果自己是贝斯特精灵,那可能会觉得自己也长了副怪模怪样的嘴脸,像这个长鳞男人一样。”鸟望着火见子的嘴角说。

“可怕呐。”

“啊,是吓人呀。”

“我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时,常常这样想,如果反过来,我让别人遇到可怕的事情,那一定更可怕吧;这是从心理上获得的补偿呀。你呢,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怎么说呢?”鸟说:“必须细细想一想呢。”

“这未必是想一想就能明白的事情啊。”

“那么,我好像还不曾有过让别人遭遇可怕事情的经历吧。”

“是,肯定是这样的。你还没这样做过。不过,难道在将来什么时候,你不会经历一次吗?”火见子谨慎地用预言者的口气说。

“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这可能会是使自他两方都惊恐的经验吧。”鸟说。

说完,鸟往自己和火见子面前两只空酒杯里倒满威士忌,把自己的一杯一口喝尽,又满上了一杯。火见子没有像他喝得这么急。

“你是在有意控制自己吧?”

“因为要开车,”火见子说,“我带过你吧,鸟?”

“没,还没有。倒是想什么时候让你带着兜兜风。”

“你要是深夜来,我就能带你。白天路上人太多,危险。并且,我的运动神经是夜间型的,白天不能充分活动起来。”

“所以白天你就闭门静思。哲学家的生活呐。一到深夜就开上红色赛车转圈儿的哲学家吧。你现在思考的多元宇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鸟怀着淡淡的满足感望着火见子，他看到火见子高兴而又紧张起来。鸟贸然跑到火见子的家里来喝威士忌，现在他在为自己的冒失无礼支付代价。非常认真地倾听火见子的梦想的人，除了鸟，可能不会再有别人了吧。火见子开始解释了，“我们现在是在这儿交谈呢，鸟。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存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鸟把新倒满威士忌的玻璃酒杯像玩具一样放在手掌上，在一旁充当听众。“可是呢，我和你，又被包含在完全异样的存在中。那是与我们现在的置身之所不同的另一个宇宙，数不清的宇宙，鸟。在过去的各种时刻，我们都曾有这样的记忆，自己生呢，还是死。就说我吧，我小时候，有一次发疹子，差一点儿死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生与死交叉路口上的那一瞬间。后来，我选择了生，因此现在和你在同一宇宙里。可是在那一瞬间，另一个我是选择了死的呀。于是，在我那满是红疹的幼小尸体四周，应该有那些多少记得我的死的人们的宇宙在行进着。是吧，鸟？人站在死和生的交叉路口的時候，就是站在两个宇宙前面呀。一个是与他无关的他死去的宇宙，另一是与他的继续生存保持着关系的宇宙。然后，他就像甩掉件衣服一样，把自己作为死者存在的宇宙扔到身后，他继续活下去的宇宙随即赶来。因此，围绕着一个人，恰恰像离开树干的枝叶一样，跳跃着各种各样的宇宙呀。我丈夫自杀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宇宙细胞分裂。我一方面留在了死去的丈夫的宇宙里，而另一方面

呢，在丈夫仍然活着的宇宙里，另一个我仍在和他一起生活着呢。一个人年轻猝死，他死后置身的宇宙，和他仍然活着的宇宙，构成我们周围的世界，而这世界则不断地增殖运动着。我所说的多元宇宙，就是这样的意思呀。我想，你对婴儿的死，也还是不要太悲伤。因为在以婴儿为轴心分开的另一个宇宙里，婴儿生存的世界在运动着。在那里，陶醉于幸福的年轻父亲，也就是你，正在和听到喜讯的我举杯祝贺呢。这样好吗，鸟？”

鸟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和解地微笑着。现在，酒精已经深入到他体内的毛细血管末梢，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鸟内心里浅红色暗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压力关系，正好达到平衡。尽管鸟完全清楚，这样的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即使你还不能充分理解，大体轮廓总想象得出吧？鸟。在你的二十七年生活当中，可能有过站在生和死混沌不清的分歧点上的瞬间吧。在那一瞬间，作为留存在现在这个宇宙上的你的替代者，你的死尸一个个地留在另一个宇宙上啊，鸟。你想起了这样一些瞬间了吗？”

“想起来了。我确实有好几次差点儿没死了。可是，那就是像你说，那时候，就是我把自己的尸体遗留在身后，然后逃入现在这个宇宙吗？”

“正是如此啊，鸟。”

“这么说来，也曾有过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好好地活到现在这样最坏的一瞬间吧。”鸟被很遥远的呼唤所吸引，仿佛现在这时刻就要入睡似的，用含含糊糊的声音确认道。是这样吧。在那危险时刻，另一个我，就那样变成死尸留在后边

了吗？在与现在置身之地不同的各种宇宙里，我曾是个孱弱的小学生，又曾是个头脑简单但身体比现在还健壮的高中生，我应该拥有无数个死去的自己吧？现今宇宙里的我，无疑不够理想，但是，究竟哪一位死者，是最为理想的我的自身呢？

“如果我最终无法逃往另一个宇宙，现在这个宇宙里的我的死，成了我的全部宇宙之死，也就是我的最后之死，究竟有呢，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最后之死，你就必须在一个宇宙里无限期生存下去啊，那么就算有吧。”火见子说。“那可能是九十岁以后，衰老而死吧。所有的人，在他老死于最后一个宇宙之前，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宇宙之死，然后转到另一个宇宙里生存下去的啊。如果我们把所的人的结局都看作是老死在最后的宇宙里，那不是可以说是很公平的吗？鸟。”

鸟突然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他打断火见子说：“你现在还在为丈夫的自杀而感到愧疚不安，因此，为了不把死看成是绝对无可挽回的东西，你设计了这样一个心理骗术。难道不是这样么？”

“不管怎么说，残留在这个宇宙的我，一直都没法忘记自杀的他，一直承受着痛苦啊。”火见子说。她的眼睛已经开始疲倦，浅黑色的眼圈突然泛起红潮，让人觉得愈发难看。“至少，我没有回避我在这个宇宙里的责任”。火见子又说。”

“我并不想责怪你，但事情就是这样呀，火见子。”鸟再一次微笑着说。他尽量减轻自己言辞的刻毒，但同时又表现得很固执。他继续说：“你设想在彼岸宇宙里他仍然活着，从而使在此岸宇宙已死的他这一无法挽回的绝对事实相对化。

但是，不管怎样使用心理层面上的修辞手段，也没法动摇一个人的死这一绝对性内容，使之相对化吧？”

“也可能是这样的吧。鸟，能再给我倒杯威士忌吗？”火见子突然对自己的多元宇宙论失去了兴趣，兴味索然地说。

鸟给火见子，也给自己重新斟满威士忌，他希望火见子能烂醉如泥，完全忘掉自己对她的批评，明天酒醒，仍然继续做她的多元宇宙之梦。鸟很像一位乘坐时间飞船寻访万年之前的世界的旅行者，深恐自己的影响会给现实世界招来异变。这是他获得自己的孩子头部异常消息以来，心里不断升腾的情绪。鸟像从连续倒运的扑克牌游戏里走出来一样，渐渐地回到了这个世界里。鸟和火见子都沉默着，不知不觉，双方互相致以宽容的微笑，然后，又像甲虫喝树液一样，非常严肃地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初夏午后遥远的街道上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鸟都置若罔闻。他伸腰打了个哈欠，懵然落下一滴像唾液一样的眼泪，他又啜了一口新倒进杯里的酒。他感到自己在从这边的世界顺利地往下落……

“哎，鸟。”

鸟用手指夹住威士忌酒杯，已经跌入香甜的睡梦中，火见子的喊，让他肩头一哆嗦，威士忌洒到了膝盖上，他很不高兴地睁开了眼睛。他感到自己已经进入酒醉的第二个层次。

“啊？”

“你大伯给你的那件鹿皮外套，现在哪去了？”火见子也醉了，又圆又红的脸像个大西红柿，她特别用力地转动舌头，尽量让自己的发音准确。

“是啊，哪儿去了呢，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穿的呢。”

“一直穿到二年级的冬天呀，鸟。”

冬天这个词，在鸟那被酒精麻醉的记忆的湖水里，强烈地激起了波纹。

“是呵，我俩睡觉那次，我把那件外套就那样直接铺在地上，是刚刚下过雨的储材场的地上。第二天早上一看，粘满了泥和碎木屑，什么辙也没有，那时候，洗衣房还不肯收鹿皮外套呢。只好就那么扔到壁橱里，什么时候把它扔掉的呢？”鸟说，说起那年隆冬深夜，他像回忆起一件非常遥远的往事。

那天夜里忘记是由什么契机引发的，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鸟和火见子都喝得酩酊大醉。鸟送火见子回寄宿的木材店，在那座二层店铺后面储材场的暗影里，鸟抱住了火见子。开初，两人不过是因为感觉冷而相互拥抱着爱抚，不一会，鸟的手像是很偶然地碰到了火见子的性器。于是，鸟兴奋起来，他把火见子按在贴板壁立着的方木上，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性器往里插。火见子也积极配合，但竟不自觉地悄然笑了起来。他们兴奋激昂，但终于未超出游戏的领域。不过，当明白了这样站着是不可能插进去的时候，鸟感到自己被当成了未成熟的孩子，他愈发执拗地不肯退却。他把鹿皮外套铺在地面上，然后把仍然笑嘻嘻的火见子横放到上面。火见子个儿高，头和膝盖以下，都直接挨着地，垫不着鹿皮外套。不一会儿，火见子停止了笑声，鸟以为她快达到了高潮。又过了一会儿，他问火见子，想证实自己的想法，但火见子回答说自己只是感觉冷。于是，鸟中止了性交。

“那时候，我是个野蛮的家伙。”鸟像一个百岁老人回顾往事似的说。

“我也同样野蛮呀。”

“为什么我们没有重来一次呢？那以后，我们就没来过第二次。”

“贮材场那件事儿，让人感觉完全是一次偶发事件，第二天回顾一下，无法想象会重来第二次的。”

“是啊，那确实像是一次不正常的事件，好像是强奸事件。”鸟惶恐羞愧地说。

“那就是强奸事件呀！”火见子订正说。

“可是，你真的一点儿快感也没有吗？离高潮还很远吗？”鸟不无遗憾地问。

“那是不可能的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性交。”

鸟吃惊地盯着火见子。鸟知道火见子不是那种撒谎或信口开玩笑的人。鸟心里一片茫然，随后，他被恐怖感和责怪他的滑稽感强制着，发出短促的笑声。这笑声也感染了火见子。

“人生确实很奇怪，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情啊。”鸟的脸全涨红了，但却不只是因为酒醉。

“不要说这些伤心的话了，鸟。那次性交，如果对我来说意味着第一次，那也只和我自己有关，和你是没关系的。”火见子说。

鸟用水杯代替酒杯，倒上威士忌，一饮而尽。他感到必须准确地回忆一下当时在贮材场发生的事件。确实，那时，他的生殖器遭到了一个硬硬缩紧如尖唇似的东西的反复抵抗和阻挡。他以为那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火见子冻得浑身拘挛的缘故。但第二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衬衫边上有血污。我

那时为什么没想想那是什么呢？鸟这样想着，一股躁动的欲望涌了上来，他咬住牙，紧紧握住装酒的水杯，像在忍受着一种痛苦。混合着剧烈痛疼与不安的肿瘤似的东西，在他体内的中心部位生长出来，那是欲望，名副其实的欲望，那是与缠绕在心肌梗塞病患者肋下的疼痛和不安极为相似的欲望；并且，那欲望又与所谓家庭式的欲望全然不同。家庭式的欲望，和辉映在鸟意识天空里的非洲旅行之梦截然相反，不过是疲惫而安稳的日常生活中凸起的一个小疙瘩，是每周和妻子性交几次即可消解的平实的欲望；是伴随着猥亵的叫声、沾满悲哀而疲劳的泥水的欲望。而鸟现在涌起的，却是数千次性交都无法消解的欲望；这欲望，丝毫不像环行电车用过的车票；欲望中最激烈的欲望，严格说不容重复，因此，当它实现的瞬间，让人惶恐地感到，这是极其危险的欲望；在沁满汗珠的裸体背后，死不正在悄然走近吗？或许，这可以认为是鸟完全了解了自己几年前在冬夜贮材场上强奸了一个处女之后，而被注满的欲望。

鸟被威士忌烧得燥热，他用力凝住眼珠，偷看了像鼬鼠一样灵活敏捷的火见子一眼。他的脑袋发胀像鼓起的气球。香烟的烟雾沙丁鱼群似的在房间里游来游去，找不到出口，而火见子就飘浮在雾里，她现在已经醉得昏昏沉沉，脸上浮现着单纯得可疑的微笑，她注视着鸟。但事实上她的眼睛里什么也没看到。一直沉湎于梦想的火见子感到自己浑身发软，变圆，特别是灼热的脸庞，尤其如此。

如果能和火见子重演一次那个冬夜里的强奸剧，那会怎样呢？鸟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想。但那已经不可能。从今

往后，即使能有机会与火见子性交，那么，这性交则将和鸟今天早晨换衣服时偶然瞥见的自己瘦弱如雀的生殖器，和他妻子出产之时急剧扩张而后又缓慢收缩的生殖器连系在一起；将和濒死的婴儿连系在一起；还将和被称作人道主义的人的猥杂的悲惨连系在一起。这种人道主义偏离现实世界的所有期待，相互默契共同对此佯作不知，不必说这不是欲望的升华，而是欲望的分解。鸟呷了一口威士忌，微微暖热起来的内脏被自己的一个念头吓得战栗不已。和火见子干，如果那年冬夜的紧张劲儿再上来，最终还是干不成，那该怎么办？那就只能把她勒死吧？屠杀，奸尸！在他心灵深处的欲望之窠里，振翅飞腾起这样的声音。但是鸟清楚，自己现在不可能这样冒险。我知道了火见子在那个夜晚还是处女，现在只有悔恨。鸟很看不起自己内心的混乱念头并努力排拒思绪混乱的自己。然而，那黑红色欲望与不安，却像海胆似的棘刺蓬蓬，不能彻底消溶。不能去屠杀奸尸，那么，设法挑起一个同样紧张并具爆炸性的戏剧吧。然而，对异常而危险的事件，鸟束手无策，茫然无知。他像一个因屡屡失误而被替换下来，返回赛场边侧长凳坐着喝水的篮球运动员，精疲力竭而又焦躁不安，颇带着一些自我嘲弄的心情，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威士忌已经不烈也不香，甚至苦味儿都没有了。

“鸟，你喝威士忌，一直是喝得这么快，这么多吗？简直像喝红茶一样，就是红茶，烫的时候也不能这么喝呀。”

“是呀，一直是这样的，喝的时候。”鸟颇有些害羞地回答。

“和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喝？”

“为什么不能这么喝？”

“像你这么喝，你没法让女人满足吧。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始终都达不到高潮的。像一个长距离游泳运动员，疲惫劳顿，心脏律动失常，在女人的脑袋旁架起酒精的彩虹！”

“你现在想和我睡吗？”

“你醉得一塌糊涂我才不想和你一块睡呢，因为那对我们俩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鸟把手指伸到裤兜深处的角落，去摸自己那个热乎柔软的东西；那是一只无聊地睡在那里的一只小老鼠。和鸟心里燃起的欲望正相反，它无精打彩地萎缩着。

“看，不行吧，鸟。”火见子敏锐地打量着鸟的动作，不无夸耀地说。

“就算我达不到高潮，但我可以像孙悟空那样挺拔活跃起来，让你达到高潮呀。”

“没那么简单呀，我的高潮！你好像没有好好记住那年深冬我们在贮材场上的事情，那虽然也没什么，但那是我一个生活阶段开始的仪式。又冷又脏，滑稽而惨痛的仪式呐。打那以后，我苦战苦斗，跑起了长途赛呀。鸟。”

“莫不是我让你得了性感缺乏症？”

“要说一般的高潮，那倒是常能达到啊。那次，我的指甲里还残留着贮材场地面上的泥土的时候，得到一位同年级同学的帮助，就达到了。不过，就像爬楼梯一样，我老想追求更好更强烈的高潮呀，鸟。”

“大学毕业以后，你一直干着的，大概就只是这件事吧？”

“准确地说，不是大学毕业以后，而是从在学期间开始，

现在回头看看，那就是我的工作呀。”

“可能已经厌烦了吧！”

“不，不，没有呀，鸟。什么时候我想让你好好理解理解，如果你不想在自己的性记忆里，只记住贮材场事件里的我的话，鸟。”

“那样的话，我也想把我长途赛跑中获得的经验教给你呐。”鸟说。“我们不要像两个欲求不满的小雏似的用嘴巴试来探去了，我们一块睡吧！”

“你喝得太多了，鸟。”

“你以为只有那东西才是性器官吗？追求最佳性高潮的专家，竟这样朴素地考虑问题呀。”

“用手指？用唇？或者用别的什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像阑尾一样的东西？我讨厌那样呀。因为感觉那好像是手淫。”

“不管怎么说，我是坦率的，伪恶般的坦率。”鸟退后一步说。

“并且，鸟，我看你今天一点儿性的欲望都没有，或者不如说，今天你很嫌恶性交一类的事情。即使我们一起睡了，你顶多不过是跪在我的两腿中间呕吐而已。你耐不住厌恶的情绪，把我的肚子弄得满是黑乎乎的威士忌和黄乎乎的胃液。鸟，我曾经遇到过那样可怕的事情哟。”

“经验曾经教给了人们一些什么啊，你的观察确实是正确的。”鸟悄然动容地说。

火见子安慰他说：“这不是着急的事情啊。”

“嗯，不是着急的事情。我感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到急如星火的事情了。孩子的时候，我一年到头都是火急火燎

的。那是为什么呢？”

“大概因为很快就告别了孩提时代了吧？”

“确实，我很快就长大了呀。然后就到了现在做父亲的年龄。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所以没能生出正常健康的孩子。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孩子的父亲呢？我没有自信哪。”鸟很感伤。

“在这样的事情上，无论是谁都不会有自信呀，鸟。等到下一个孩子出生，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那时候，也就能确认自己是一个正常合格的父亲了。然后，你再回顾一下过去，自己是有自信的。”

鸟受到了鼓励，他说：“你真是个充满人生智慧的人啊，我想问你……”

鸟感到睡意像海葵的触须一样涌来，自己至多只能抵抗一分钟。他仔细打量自己四周摇摇晃晃的空间里那只空杯子，摇摇脑袋，考虑是不是应该再喝一杯。结果，他承认，自己的肚子已经不容许再多添一毫升东西了。杯子从鸟的手里掉下来，碰到膝盖上，然后滚到乱糟糟的地板上。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孩子的时候就死了，他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鸟踏了踏脚，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站起来，同时提出了问题。

“如果确实有死后的世界，那他的肯定是非常单纯的世界呀，鸟。不过，你不肯相信我的多元宇宙说吗？在最后一个宇宙里，你的孩子也会活到九十岁的呀。”

“嗯，嗯，”鸟应着，“那么，我睡觉了，火见子。已经是晚上了吧？你能看看窗帘外面吗？”

“还是中午呀，鸟。想睡的话，就睡我的床吧，傍晚我要出门的。”

“你就这样扔下可怜的朋友，驾着红赛车出去？”

“可怜的朋友醉了的时候，最好就把他一个人扔下。不然的话，将来两个人都比较难堪呀。”

“正是这样！你集中了人类所有的聪明智慧，那么，你开着车一直转到天亮？”

“有时候是这样啊，鸟，很像是四处巡查睡不着觉的孩子的‘砂男’呢。”

鸟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绵软而沉重的身体从藤椅上拉下来，像拉别人的身体似的，然后立刻把手臂缠绕在火见子结实有力的肩膀上，向卧室走去。太阳一般灼热而通红的脑袋里，矮小滑稽的小人浑身闪着光奔跑着，像在迪斯尼电影里看到的彼得·潘似的小精灵。鸟被这一幻觉逗得笑了。

“你像一个亲切的老大妈。”鸟倒在床上的时候，终于还喊出了一句感谢的话。

鸟睡了。一个全身绿鳞的男子，眼睛暗淡而悲伤，嘴像山椒鱼似的惊恐地张开着，横卧在鸟的梦境里的暮色广场上；不一会儿，这一切又都卷入夜色的漩涡中。赛车启动的声音，然后，他深深地睡着了。夜里，鸟曾醒过两次，火见子始终没有回来。鸟两次都是被窗外的喊声吵醒的。那喊声，都很谨慎、克制，但又非常执拗而有耐性：

“火见子，火见子！”

第一次的喊声似乎还带有一些孩子腔，第二次鸟醒来的时候，那喊声是中年男人的声音。鸟抬起身，学着火见子向

外看他的样子，扯起窗帘的夹缝，向外窥视来访者。鸟看到，在微暗的月光里呼喊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绅士模样的人。缩头缩脑，非常拘谨，但麻制夜礼服却穿得整整齐齐，鸡蛋似的圆脑袋向上仰着，他似乎既很羞涩，又带有一种自我嫌恶感，表情很不舒畅。鸟放下窗帘，走到旁边的房间，找到剩下的威士忌，一口喝光，然后又回到女友的床上睡了过去。

五

呻吟声反复袭来，鸟很厌烦地睁开眼睛。开始他以为那是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在他睁开眼的那一瞬间，从他胃里涌出的无数小鬼，正在那里哧哧地敲啄着。让他禁不住叫唤了一声。但是，鸟的耳边再一次响起呻吟声，那不是他自己的叫声。他保持着刚醒来时的姿势，轻轻地稍稍抬起头，向床的旁侧俯看。床和电视中间狭窄的地板上，火见子睡在那里。是她，发出野兽般的响亮有力的叫唤。像通信电波一样，火见子从梦的世界里传送来呻吟声。而且，那是很恐怖的呻吟。透过室内暗淡的空气网络，鸟看到，火见子稚气、溜圆、未经化妆因而暗浊而少血色的脸，时而痛苦地紧张起来，时而蠢笨地松弛下去。

每当呻吟声升高的时候，火见子就扭动身子，用胖胖的

手指挠自己的喉部和胸。鸟仔细地望着火见子那从被子露出的乳房和侧腹。乳房是画得很正确的半球型，不太自然地偏向两侧，相互对应着。两乳之间，是一片让人觉得反应迟钝的宽阔平坦地带。鸟记得自己曾经见过火见子这长得不成熟的胸。可能是在那年冬夜的贮材场上见过的吧。但是，火见子的侧腹和被子下面隆起的肚子，却一点儿也引不起鸟的怀念之情。那些地方，让人感觉积蓄着年龄的脂肪，属于鸟所不了解的火见子生活的新侧面。脂肪的根须大概很快就会蔓延到火见子皮肤下的各个角落，改变她的体形吧？并且，她的乳房上残留的这点儿清新也将失去吧。

火见子又高声叫唤起来，像突然受到了什么威胁似的，猛地睁开了眼睛。鸟马上阖目佯睡。一分钟后，鸟睁开眼一看，火见子又睡了。这回，她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到咽喉，一副木乃伊的样子，像既不叫唤也没痛苦的虫子一样睡在那里。她可能在梦里和恐怖的妖怪达成了什么协议了吧。鸟放下心来，闭上眼睛，来对付自己胃里的问题。威吓、动荡的胃的问题。眼看着胃突然间膨胀起来，充满了鸟的身体和整个意识世界。火见子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像伤兵阿波利奈尔那样头缠绷带，被搬上解剖台？今天在补习学校的课果真能上好吗？这些互不连贯的念头，顶着胃的压力，企图潜入鸟的大脑中心位置，但都分别被击退。鸟想，我好像马上就要吐。一种恐怖的心情使他脸皮发凉。如果我把这床吐得一塌糊涂，过后火见子将怎么看我？当年我烂醉如泥，隆冬之际，竟在户外强奸般夺去一位处女的贞洁，却毫不知晓；几年以后，又一次在这个女子的房间里过夜，大醉不睡，一

味恶心欲吐。我确实是一个专干坏事的家伙了。鸟一连打了十几个满是酒气的哈欠，脑袋嗡嗡作痛，但还是坐起身，向床外迈出极为艰难的一步，慢慢地向浴室方向走。不知什么时候，鸟除了一条裤衩，浑身都脱得精光。他拉开关合不严的拉门，虽然一路几乎喘不上气来，但最终还是平安地把自己关进了浴室里。意料之外的喜悦涌上鸟的心，如果自己像蟋蟀那样安详地呕吐，或许可以完全不让火见子察觉到了。

鸟跪下来，两臂放在洋式马桶的靠背上，垂下头，像虔诚祈祷一样等待着胃紧张到爆发点。已经冰凉的面庞又奇怪地热了起来，微微沁出了汗珠。随后，热气和汗珠又都突然消失。马桶在鸟这样一种姿势的窥视者眼里，很像是一个粗大的白色喉咙；包括那狭窄的底口汪着的清水，都应该说是喉咙。第一次恶心翻腾上来。鸟发出狗叫似的声音，伸长的脖颈绷得紧紧的，猛然吐了出来。鼻腔里充满了强烈刺激味道的水。鸟呼哧喘着。眼泪滴到脸颊，一直流到粘在嘴唇四周的脏东西上。鸟虚弱无力地把残存在食管里的东西又吐出来，只觉得脑袋里烟花火星缭绕。随后，是一个小休止。鸟像一个水管修理工完成了一件工作似的，抬起身，用放置在浴室里的纸擦了擦脸，响亮地擤了几下鼻子，唉地长叹了一口气。然而呕吐至此并未完结，这是鸟的惯例：一旦开始了呕吐，至少要吐两次。并且，第二次呕吐又不能凭借胃自身的力量。鸟必须用脏手指去抠弄，把呕吐引出来。鸟是预想到这样做的痛苦才叹气的。他再次垂下头，现在，马桶肮脏而荒凉。鸟厌恶得闭上了眼睛，手伸到头顶去拉水箱的绳纽。水哗哗地流淌，鸟的额前掠过一阵小小的旋风。他再次睁开眼

睛，眼前仍是清冽地大张着的白色喉咙。鸟把手指伸到自己细小的红色喉咙里，开始强制性呕吐起来。接下来是呻吟声，无意义的眼泪，脑袋里闪烁的烟花火星，鼻孔粘膜火辣辣地疼痛。吐完了，鸟擦了擦脏脏的手指和嘴边，还有沾满眼泪的脸颊，便精疲力竭地坐到马桶上。我这样，多少能补偿一点儿婴儿的痛苦吧。这样一想，鸟的脸一下红了。恰恰是这连醉两天的痛苦，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不能抵偿任何别的痛苦。鸟像一个道德主义者一样弹劾着自己：即使可以说这念头不过只在我脑子里一闪而已，我也不该如此厚颜无耻，容许如此虚假的补偿。然而，呕吐过后的安定感，和胃里那些捣乱鬼的沉默——尽管这决不会长久——还是给了鸟醒来以后最好过的一段时间。鸟想，我今天必须去补习学校上课，还必须到医院给可能已经死了的婴儿办理各种手续，然后，要和岳母联系，商量什么时候向妻子提起孩子死了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可是，他连着醉了两天，呕吐之后，浑身无力，正在久别重逢的女友的浴室里，靠着马桶茫然无措。这不是毫无办法的吗？但是，鸟陷入这样的境况，并没有感到可怕，恰恰相反，在现在这完全放弃责任、一切都束手无策的几十分钟里，鸟体味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感觉。要说现在的我的感觉，那就只是精疲力竭，鼻子咽喉的粘膜火辣辣地疼，很像是濒死的婴儿的兄弟。我的优点，只在于没有像婴儿那样哭叫，而事实上，我比哭叫的婴儿糟糕得多……

如果可能，鸟大概真想把自己扔到冲水马桶里，拉一下绳儿，冲到水声哗哗作响的下水道地狱里去。然而，鸟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吐了口唾液，便告别了马桶，拉开拉门，准

备返回卧室。那时，鸟已经完全忘记了火见子的存在，而当他光着脚踏进卧室的时候，便立刻明白了，火见子已经完全醒了，他呕吐的样子，以及呕吐之后很奇怪的沉默，无疑都被她看得一清二楚。火见子仍然像刚才睡觉时那样躺着，鸟看到，从窗帘透过的暗淡光线里，火见子的额头、眼睑、鼻梁以及上唇的轮廓，都明显抹着一圈淡淡的黄色，她的眼睛，虽然所有的角落都黑而且暗淡，却大大地睁开着。鸟像个小老鼠似的，从她的脚旁一溜小跑，去取放在床边的裤子和衬衫。这中间，火见子那犹如开着快门的相机镜头颜色的眼睛，可能也一直在盯着鸟那青筋暴突满是黑毛的腿和略略鼓起的肚子。

“你听到了我像狗一样地呕吐了吧？”鸟羞怯地问。

“像狗？那可是条音量很大的狗呐。”火见子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重新平静地打量着鸟，但说话的声音里却仍然带着睡意。

“是啊，是条牛一样大的圣保罗犬呀。”鸟有气无力地说。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哪，已经吐完了吗？”

“嗯，现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这么说吧。”鸟说。随后，鸟勉强支撑着摇摇晃晃的身子，踉踉跄跄地踩在火见子的被子上，甚至踩到了她的脚；最后，他终于摸摸索索找到了自己的裤子，一边慌乱地伸进裤腿，一边说：“可是，我想上午还可能再吐一次呢。一直是这样的。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喝酒，离连醉两天这类事情也很远了，也许可以说，隔了这么久，这次的两天大醉，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坏的事件。现在回头想想，我之所以曾经一连数周，滥饮不止，开头就是因为醉了两天，

自己想收拾残局，再喝一点儿压一压，结果却因此而走了漫漫无边的滥饮之路。”鸟夸张地以一种忧伤的调子说，本想引发一种滑稽的效果，没想到最终却陷入了很别扭的自我反省。

“这次要是还这样的话怎么办？”

“今天我不能再醉了。”

“喝点儿柠檬，多少会好一些。已经买了，放在厨房里呢。”

鸟柔顺地向厨房看去，法兰德尔派似的光线，透过错位的拉门射进厨房，十几个散乱丢在那里的柠檬，在流动的光线里闪烁着新鲜的黄色光泽，简直让鸟虚弱的胃神经有些受不了。

“你常常买这么多柠檬吗？”鸟问。他穿好了裤子，把衬衫扣全部扣好，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从容。

“看需要呀，鸟。”火见子极为冷淡地回答，似乎想让鸟知道自己的提问多么无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开车一直跑到天亮吗？”鸟失去了从容，又找话说，但火见子只是颇带嘲弄意味的回头看着他，他赶紧像汇报重要问题似的补充说：“昨天深夜，你的两个朋友来了。一个好像是个孩子，另一个呢，我从窗帘缝看到了，是个脑袋像鸡蛋似的中年绅士。但我没打招呼。”

“打招呼？当然还是不打的好。”火见子毫不动感情地说。

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一下时间，九点。他上课的时间是十点。如果说有敢于不请假就停课或迟到的补习学校教师，那他就是这类人物。但鸟以前并不是这么勇敢果断、感觉迟钝的教师。他摸索着系好了领带。

“我和他们睡过几次，所以他们以为自己深夜来访的权

利。那个孩子可是个奇怪的类型呢，他对光是我们俩儿在一块睡没多少兴趣，却总梦想看我和别的男人睡，他在一旁帮忙。他一直瞄着有人到我这儿的时候来，就是这样一个怪癖、忌妒的人！”

“你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没有！”火见子非常干脆地说答，然后又说：“那孩子特别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成年人，所以，什么时候能一起来，我给你留着心呢。鸟，你肯定接受过不少这类服务吧？在大学，低年级同学里肯定会有你的崇拜者，在补习学校，也肯定有愿意为你献身的学生吧？我想，在那样的小圈子里，你准是孩子们的英雄典型。”

鸟摇头否认，然后向厨房走去。脚心结结实实地踩到冰凉的地板上，鸟才发觉自己没穿袜子，他懊恼地想，这可够辛苦了，要是弯腰去找袜子，说不定又得窝吐了。但是光着脚板走在地板上心情并不坏，水龙头迸溅出的水激到手指上，湿手指抓住柠檬，这一切都让鸟心情略感愉快。鸟挑了一个大柠檬，一切两半，绞出汁来喝了。一种亲切的感觉伴随着柠檬汁，冷冰冰而又火辣辣地从鸟的咽喉落到受尽了虐待的胃。

鸟回头望着卧室，很小心地挺直上身，一边找袜子，一边满怀感谢地对火见子说：“柠檬好像特别有效。”

“要是再吐的话，这回该是柠檬的味道，感觉会稍好一些的。”

“你呀，毁坏了我的一个可怜的希望。”鸟说，他眼看着柠檬汁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突然间云清雾散。

“你找什么呢？像转圈儿摸河蟹的熊似的。”

“袜子啊。”鸟小声说，他觉得自己光着的脚很蠢。

“在鞋子里边放着呢，出门时和鞋一起穿。”

鸟略略低着头，望着裹着被子躺在那里的火见子，颇怀疑问地猜想，这可能是她的情人们钻到这个床上时的习惯吧？他们可能是防备比自己强壮的男人来了的时候，可以拎着鞋袜光脚逃掉，才这样事先放好的吧？

“那么，我走了。上午必须上两个小时课。从昨晚到今早，实在打搅得够多了，非常感谢！”鸟说。

“你还来吗？鸟。我们或许能成为互相都很需要的人呢。”

鸟像听到哑巴开口说话似的吃了一惊；火见子抬头看着鸟，厚而圆的眼睑紧拧着，眉根处聚起了皱纹。

鸟说：“可能会这样吧，我们或许能成为相互需要的人。”

随后，鸟像在沼泽地勘察的探险队员似的，光着脚战战兢兢地穿过光线暗淡的客厅，脚底下觉得不时踩到草刺和残断的铁丝上；在门口换鞋处弯下腰的时候，胃里又开始往上涌，他赶紧匆忙把鞋和袜子穿好。

“好，再见了，好好睡吧。”鸟冲屋内喊。

他的女友默然无声。鸟走出门外，这是一个光线酸酸刺眼的夏日早晨。鸟想从那辆红色赛车旁走过，一下看到钥匙还插在发动机的匙孔上。不一会儿，可能就会有小偷来把车轻轻松松地偷走吧。鸟很难过地想。这位曾经非常勤奋、细心、聪明的女学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性格呢？并且，她一结婚就遭遇到年轻丈夫的自杀，深夜开车乱跑，发泄了一番之后，又在恶梦里惊叫。

鸟想把车钥匙拔下来。但是，如果现在自己回到暗淡的光线里皱眉闭目的女友身边，就很难再走出来了，鸟把触着钥匙的手指收回来，扫视了一下四周，又放心了，至少现在这里似乎还不会被偷车贼看到。车轮外侧有一截短短的雪茄烟，那可能是昨晚那个鸡蛋脑袋的中年绅士丢下的吧。毫无疑问，有很多人比鸟更愿意贴身照料火见子。鸟摇了摇脑袋，深深呼吸，努力摆脱身上紧箍着的虾壳似的束缚，但终于未能振作起来，耷拉着头踏上铺满阳光的马路。

然而，这样的状态仅仅维持到鸟走进补习校门的时候，马路，站台，电车。鸟的喉咙干渴得冒烟，一路忍受着车的震动和周围的人们散发出的味道，真是糟透了。车厢里面的乘客们，只有鸟一个人不停地流汗，似乎只是他周围的一平方米提早进入了盛夏季节。挤碰到鸟的人，都奇怪地回头看他。鸟像头吃了一筐柠檬的猪，为呼出的柠檬味而可怜兮兮地羞愧不已。并且，他瞪着眼睛打量四周，物色万一控制不住时能跑去呕吐的地方。走到补习学校门口时，努力控制呕吐的鸟，完全是一个长途败逃的老兵的心情。而从现在开始则更为艰难，因为敌人在前边埋伏着。

鸟从专用柜橱里拿出教科书和粉笔盒，又看了一眼架子上面的COD辞典，不过今天鸟觉得这东西太重了，不想把它拿到教室去。鸟教的这班学生里，很有几个人，在词义和文法规则方面，远比当老师的鸟能力强。如果遇到生僻的单词，难解的句子，只要从中叫起一个，就足可以解决问题。他这个班的年轻学生的头脑，都像菊石亚纲类的海贝一样，细屑知识方面过于发达，一旦综合把握学习对象时，就转动不起

来了。因此，鸟的主要任务就是综合概括文章的整体意思。但是，自己的课对学生们的大学考试究竟有用没用，鸟一直心存疑问。

走出摆列着柜橱的房间，鸟因为怕和外国语专业的主任搭话，故意不去利用教员室里边的电梯，而从里面的门口走出来，去爬贴在楼墙壁上的螺旋式楼梯。外国语专业主任毕业于美国的密西根，完全是一副日侨领袖的样子，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爬着爬着，鸟对眼底下的街市风景渐渐视而不见；从后面攀上来的学生们把螺旋楼梯弄得像船一样东摇西晃，鸟好不容易挺住这摇晃，脸色苍白，汗珠直滴，气喘吁吁，时不时还打个嗝，声音像呻吟叫唤一样。因为鸟的步履太缓慢了，追过他的学生都禁不住停顿一下，控制自己的速度，看看鸟的脸色，不觉得便打个趔趄，然后，迈开大步向上跑去，把楼梯踩得摇摇晃晃。鸟头晕目眩，叹息着，紧紧抓住楼梯扶手……。

好不容易爬到顶头，鸟松了口气，却听到等在这里的一位朋友的招呼声，马上又紧张起来。这位朋友，是鸟和一些做临时翻译的同伴组织起来的斯拉夫语研究会的负责人。鸟正在和醉酒后遗症纠缠得难解难分，和一位完全不曾预料到的人相遇，他觉得是非常尴尬的。鸟像一只遭到攻击的海贝似的，马上自我封闭起来。

“喂，鸟！”友人叫。鸟这个外号，不管什么场合，哪类朋友之间，都是通用的。“从昨天开始，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都联系不上，所以只好来这儿等。”

“嗯。”鸟很不友善地回答。

“戴尔契夫先生的消息，听说了吧？”

“什么消息？”鸟漠然而不安地反问。戴尔契夫是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很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驻日公馆的馆员，鸟们的研究会讲师。

“听说戴尔契夫先生泡在一位日本小妞的宿舍里，不肯回公使馆，说是已经一周了呀。公使馆想内部协商解决，把戴尔契夫领回来，但公使馆本来刚刚设立不久，人手不够呀，地点是在新宿最杂乱地段的紧里边，公使馆里，没有能去寻找迷路孩子的人。因此，他们请我们研究会帮忙。本来我们多少也有一些责任的。”

“责任？”

“戴尔契夫就是和我们每次研究会后带他去喝酒的那家酒店的小妞在一起呀，那把‘椅子’上，”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有一个脸色不好、身材矮小而性情古怪的家伙吧。”

鸟也立刻想起了那个脸色不好、矮小而性情古怪的人。

“但是，那孩子不会英语，也不会斯拉夫语，哪种外语都不会吧？戴尔契夫日语也不行，他们怎么过呢？”

“就是呢，他们这一周是怎么过的呢，完全默不作声吗？”友人说着，渐渐又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戴尔契夫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公使馆，那会怎样？就变成流亡或亡命事件了吗？”

“正是如此。”

“真难办哪，戴尔契夫先生。”鸟神情忧虑地说。

“我们的研究会想集中起来想想办法。你今晚有空吧？”

“今晚吗……”鸟很为难，“今晚我不行啊。”

“戴尔契夫先生和你最亲近吧。如果我们研究会派出一个使者的话，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

“使者吗，不管怎么说，今晚是没办法的。”鸟说，随即下了决心，把话完全说透：“我的孩子出生了，但先天异常，现在是死了，还是快要死了，正是这当儿口。”

朋友吃惊地“啊”地叫出了声。上课的铃声在他们头上响了起来。

“这不得了，确实不得了。今晚的会议，我们来开，你忙你的。孩子的事情，希望能振作起来，夫人还好吧？”

“嗯，还好，谢谢！”

“关于戴尔契夫事件的对策如果能确定下来，我再和你联系。不过，我觉得你身体很虚弱呀，要注意。”

“谢谢！”

鸟自责刚才隐瞒了连醉两天这段内容，一边目送着朋友摇动着肩膀逃跑似的慌张沿楼梯走下去。然后，鸟走进教室，那一刹那，他和一百多学生苍蝇似的头、丑陋的面孔正面相对。鸟条件反射似的低下头，随后再抬起来，尽量守住一个不正面看学生的警戒点，像举着自卫武器似的，把教科书和粉笔盒放到讲台上。

上课了。鸟打开教科书夹着书签那页，毫无成见地从上周结束的那段下面开始朗读。刚一读，鸟立刻感觉到这篇文章是从海明威的作品节选下来的。教科书是外语专业主任凭自己兴趣从美国现代文学作品节选的短小章节的集成，章节之间在文法方面环环相关。海明威，鸟用力思索着。他很喜欢海明威，尤其爱读海明威的《非洲绿丘》。教科书收用的段

落选自《太阳明天升起》，是靠近结尾主人公洗海水浴那一部分。“我”游着，身下波涛汹涌，时而有浪劈头打来，而一游到海上波平浪静的地方，“我”便仰浮着随意漂流。只有碧空一片，浪涛一会涌起，一会落下……

鸟感到自己体内开始出现难以抑制的危机。喉咙干涸，舌头肿起，他整个浸泡在恐怖的羊水里。即便如此，鸟仍然朗读不止，同时，像一个病黄鼠狼一样，狡猾而孱弱地窥视着门口。如果急速冲过去，应该来得及吧？但是，如果能不这样，能坚持把课上下去，这是最好的了。为了分散紧张情绪，鸟一边朗读，一边回忆节选下来的这一段落的前后文。“我”在沙滩上休息了一会，又跳进水里游。后来，返回宾馆，接到了撇开他与年轻斗牛士私奔的恋人打来的电报。鸟想背出那电报的文字。

could you come hotel montana madrid
am rather in trouble brett

非常顺利地记起来了。这是好兆头，这个电报，是我读过的东西里，最有魅力的电报。鸟祈祷似地拚着力气想，大概可以忍住恶心吧。然后，鸟又想，“我”睁着眼睛潜到海水里，看见了蓝色的东西丝丝地流着。在教科书引用的范围里，如果出现这一段，我就能止住呕吐了吧。这是咒文。鸟继续读下去，“我”上了岸，回到宾馆，接到了电报。那电报和鸟的记忆完全相同。

could you come hotel montana madrid
am rather in trouble brett

但是，“我”洗完了海水浴，睁着眼睛潜到水里的场面却

没有跟着出现。鸟吃了一惊，不禁疑惑起来，这是海明威的另一篇小说呢，还是完全是另一位小说家的文章？咒文失灵。紧跟着，鸟哑然失声。咽喉干裂出千万条龟纹，舌头肿胀得塞满整个口腔，似乎时时夺唇欲出。鸟面对上百只蝇头，瞪着眼睛微笑，就这样滑稽而又无可奈何地沉默了五秒钟。然后，鸟颓然跪下来，在满是泥土的地板上，像青蛙似的两掌并拢，一边呻吟着一边开始呕吐。他脖子直直向前伸出，宛如一只呕吐的猫。内脏拧绞得剧烈疼痛，他徒劳地挣扎的样子，活像被身材巨大的哼哈二将踏在脚下的小鬼。更痛苦的是，鸟本想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呕吐，但实际做法却完全相反。而当吐出来的东西从舌根逆流回来的时候，确实如火见子所说，是柠檬的味道，因此，鸟努力把它想象成地牢墙上开着的紫罗兰，希望藉此恢复平静。然而，在呕吐高潮到来之前，这一心理诡计也像奶油蛋糕一样软脆。鸟发出可怕的呻吟声，大张的嘴，身体僵直；马眼圈似的黑色唾溜溜地从脸的两边伸展过来，锁住他的眼睛。鸟热切地希望自己能这样钻到一个更黑更暗的地方，能跳到与这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宇宙里！

瞬间过去，不必说，鸟仍然残留在现在的宇宙里。他涕泪交流，可怜兮兮地低着头看着自己吐出的一汪东西。一汪淡淡的土红色里，散乱着鲜黄色的柠檬渣。在荒凉枯淡的季节，坐着美国萨斯那牌轻型飞机低空飞行，非洲大草原可能就是这种颜色吧。在柠檬渣的阴影下，应该潜伏着犀牛，食蚁兽和黄羊。像击球手一样，张着降落伞，紧抱着枪，纷纷跑了下来……

“没办法，请允许我中途结束今天的课吧。”鸟气息奄奄

地挣扎着说。

他觉得那百余个蝇头都同意了，便想拿起教科书和粉笔盒撒身。但是，突然其中的一只蝇头立起，大声叫起了什么。他像是个农民的儿子，女性化的圆脸上红光焕发，蔷薇色的嘴唇一闪一闪地嚷着，但他的声音都窝在口腔里，又口吃，所以，听不清他说什么，不过，渐渐地鸟还是明白了他所主张的内容。他首先批评鸟的教学态度，认为补习学校教师不应该这样。因为鸟听到这批评时表示出惊讶不解的神情，他的批评立刻转化为刻毒攻击。什么补习学校的学费贵了，离考试时间很近了，还有对补习学校的期待破灭的愤怒，等等，简直无休无止。鸟刚才的困惑，现在转化成了恐怖，像酒变成醋一样。而恐怖的红晕又都凝聚在眼圈，鸟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只戴着恐怖眼镜的猴子。很快，那九十九只蝇头，也将被这家伙的愤激感染，我将陷入上百名愤怒浪人的围攻的困境吧。鸟再一次感到自己对作为每周上课对象的这百余名学生毫不理解；鸟看到了一个被上百名不知根底的敌人包围着的、被连续呕吐折腾得精疲力竭的自己。抗议者的情绪渐渐昂扬起来，鸟现在只有流泪的份儿。他即便想回答那个年轻学生，呕吐后的口腔干涸得连一滴唾液也分泌不出，似乎只能发出一声鸟叫似的声音。啊，我该怎么办啊？鸟发出无声的悲鸣。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藏着这样凶险的陷阱，等着我往里掉。凶险中更为凶险的事情，与我应该在非洲冒险生活里遭遇的危险不同，我即使掉进这样的陷阱，也不能神志不清，不能一下摔死，只能漫无期限地茫然望着陷阱的墙壁发呆。恰恰是我应该发个电报，am rather in trouble，

可是，我发给谁呢？

这时，教室中央的座位上，一个模样很机敏的年轻学生站了起来，用一种缓慢的渐降式的口吻说：“哎，你别哭呀，啊！”

突然间，教室里高涨起来的不友善情绪消融了，幽默的气氛随之涌起，学生们发出了笑声。这是一个机会。鸟把教科书和粉笔盒擦在一起，拿着走向门口。

鸟打开门的时候，听到背后又一声喊，回头一看，刚才攻击他的那个学生，像他刚才呕吐时那样匍匐着，一边闻着他吐出的东西，一边喊：

“酒精的味道。你这家伙，宿酒还没醒。直告理事长，炒你的鱿鱼！”

“直告？”鸟想：什么意思？啊，直接报告吧，他猜到了的时候，那个情绪愉快的学生又用忧伤的调子喊：“哎，你别吃那套！”教室里又腾起了笑声。

鸟从那个匍匐爬地的告发者的攻击下解放了出来，走下了螺旋楼梯。他正如火见子所说，陷入了困境，或许会得到相当于自己弟弟年龄的掩护狙击手的帮助吧。鸟走下螺旋楼梯的几分钟里，舌头底下和咽喉里边开始感觉到呕吐物残渣的酸味，他频频皱起眉头，但是一种很幸福的神情。

六

在通往小儿科诊疗室和特儿室的岔路口，鸟踌躇不前，一位摇着轮椅迎面而来的青年患者很不高兴她盯着他，要他让路。轮椅上本该放脚的地方放着一台大型旧式收音机，而其它地方也看不见这位患者的两只脚。鸟害怕地把身子贴到墙边儿上，患者又一次威吓似的盯着用脚支撑上身的这类人的代表——鸟，然后飞快地冲进走廊。鸟屏住呼吸，目送他远去。鸟的孩子现在如果仍然活着，鸟应该直奔特儿室；可是如果死了呢，那必须去诊疗室商量解剖和火化的手续。这是一赌。鸟迈步向诊疗室走去。在意识表层，他很清楚地把赌压在孩子死了这一边儿。他现在是他自己孩子的真正敌人，孩子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敌人。鸟颇感疚愧，并且想到，如果真的存在永恒的生命，存在审判的神，那么，我是有罪的。但是，这种罪孽感，和在急救车上他用“像阿波利奈尔似的头缠绷带”形容婴儿时袭来的悲哀一样，更多的是蜜似的甜味。鸟像去会情人一样加快了脚步，他想去听到报告孩子已死的声音。听到死的报告，履行各种手续（医院方面对解剖肯定积极，那手续一定很简单，麻烦的是火葬手续吧。鸟心里盘算着）；然后，今天我一个人给孩子送葬，明天再去向妻

子报告不幸。我大概要对妻子说，因为脑病而死的孩子，是我们身体的纽带。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能重新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吧。然后，仍然是不满，仍然是不充实的希望，仍然是遥远的非洲……

鸟斜着头，向诊疗室低低的窗口里张望，对从里边角落向外看他的护士报上自己的名字，说明了昨天把孩子运送到这儿的情形。

“嗯，如果是那个脑疝的孩子。”这位唇边稀疏地长着黑毛的中年女人表情温和，轻声说：“请直接去特儿室吧，特儿室，您知道吗？”

“哎，知道。可是，”鸟的声音沙哑而细弱，“那么，孩子还没死吧？”

“当然还活着呀！牛奶挺能喝，手脚也都很有劲儿呀，祝贺你！”

“可是，脑疝……”

“嗯，是脑疝呢。”护士完全没有在意鸟的踌躇，微笑着说。“第一个孩子吧？”

鸟只点点头，没有出声，便匆匆返回走廊，向特儿室方向走去。鸟赌输了。鸟该付多少赌金呢？摇轮椅的患者又与鸟在拐角相遇，这回，鸟目不斜视地一直向前奔，两人快要撞上的时候，轮椅患者慌张让开了路。鸟现在不要说顾虑他，连他的残废也忘记了。如果说，坐在轮椅上不满地目送着鸟的背影的患者没有两腿，那么，鸟的内心则像刚刚出货后的仓库，处于空虚状态。鸟的胃囊和脑袋里，醉意仍然恋恋不舍地恶毒放歌。鸟的呼吸短促，味道难闻。从医院本部到住

院部的长廊呈吊桥似的弧形，更刺激了鸟的不安情绪。而住院部那两边排满病房的走廊，则像一条通向远方一点暗淡灯火的暗渠。面色苍白的鸟走着走着，渐渐小跑起来。

特儿室的门像冷冻室的外扉一样包着白铁皮。鸟很害羞地轻声向门内的护士报上自己的名字。鸟又一次陷入昨天刚刚知道自己的孩子先天异常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耻辱的感情。护士神气十足地开门让鸟进来。护士在身后关门的当儿，鸟在挂在门口柱子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额头和鼻子上都浮着油汗，嘴半阖半张着喘气，还有自我封闭式昏暗的眼睛，完全一副色情狂模样。鸟厌恶地移开自己的目光，但这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眼睛里。我将不断受这一面孔记忆的折磨吧。鸟灼热的脑袋里，掠过这样的预感。

“知道哪个是您的孩子么？”

护士走到鸟的身旁问，语气像是对这座医院里最健康漂亮的婴儿的父亲发问似的。但她既不微笑，也不是出自特别关心的好意，因此，鸟认为她的提问是特儿室规定的智力竞赛题。刹时间，不光是发问的护士，在这间竖长形房子角落里，巨大的快速热水器下，两位洗着大堆哺乳瓶的年轻护士，她们旁边一位称量奶粉的中年护士，一位面对紧贴着乱七八糟挂着黑板贴着纸的墙壁摆着的狭长桌子翻阅病历的医生，在他旁边还有一位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男人（看起来这男人和鸟一样，也是收容到这里的一颗灾厄的种子的父亲）交谈的医生，都停止了工作，把目光集中到鸟的身上，默默地期待着他回答。

鸟向玻璃隔板对面的婴儿病室看去，一时间，医生和护

士们在他内心意识里都不复存在。鸟像一匹站在高处严峻地凝视草原、寻找弱小动物的美洲狮子，远远眺望那些婴儿。

屋内充满明亮且几近暴烈的阳光。这里已不是初夏，这里处于夏的心脏。鸟的额头被那光的反射烫了一下。二十台婴儿床和五台电动管风琴式的保育器，躺在保育器里的婴儿像掩在雾里，模模糊糊看不清。相反，躺在床上的婴儿却裸露无遗，被明晃晃的光晒得发蔫。这是一群世上最驯顺的家畜似的婴儿，也有的手脚轻轻挣动着，但他们的白色棉衬衫和襁褓布也都像潜水服一样沉重。所有的孩子都给人一种受限制者的印象。还有的孩子手腕被系在床框（即使这是怕他们抓破自己的嫩皮肤），或者脚脖被用纱布固定了起来（即使这是为了保护他们因输血而切了一下的脚脖），这些孩子更是弱小无力的囚徒。他们都沉默着。鸟想，是玻璃隔板遮断了他们的声音吗？可是，婴儿们都像没有食欲的金钱龟似的忧郁地紧闭嘴唇。鸟的眼睛从一个个孩子的头顶掠过。他虽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孩子的模样，但他的孩子有明显的标志。那个医院院长说过的：外观上看吗？好像长了两个脑袋呀，瓦格纳有一首曲子《双头鸢的旗下》。那家伙大概是个被埋没的古典音乐通吧。

但是鸟没有看到那种模样的孩子。他很焦躁地重新搜索婴儿床群。这中间，突然间所有的婴儿都张开牛肝色的嘴，毫无缘由地叫着哭着，活跃了起来。鸟有些害怕，然后转身向护士投去询问的目光；为什么他们会一起醒来呢？可是，她对婴儿们的哭叫毫不在意，她与那些意味深长地默默盯着鸟的护士、医生们的智力游戏还在继续。

“不知道？在保育器里。第三个保育器就是你孩子的家吧。”

鸟非常顺从地弯下腰，皱着眉，去看离自己身边最近的一个保育器，像看水族馆里满是水碱和浮游生物的浑浊的水槽一样。鸟看到了一个皮肤干燥黝黑像拔了毛的小鸡似的孩子。他赤身裸体，蚕蛹般的小鸡儿套着维尼纶袋，肚脐包着纱布。他一副消遣漫画故事里很成熟的小孩子的面孔，睁眼望着鸟，似乎他也参加到护士们的智力游戏里了。毫无疑问，他不是鸟的孩子，但鸟对这个老成、衰弱、像个寂寞老人似的婴儿，却怀有对成年同事似的友好感情。鸟努力让自己的目光从这婴儿黑而湿润、安详平静的眼睛移开，抬起上身，回头看着护士，似乎在表示决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游戏。从他立足的角度和室内的光线看，他无法看清其它的保育器里边的内容。

“还不清楚吗？就是窗边最里头的那个保育器呀！我给你移到从这儿能看清的地方来吧。”护士说。

这一瞬间，鸟感到非常愤慨，可是，由此为契机，护士和医生们对鸟的关心都解除了，他们都恢复了手头的工作和会话。很清楚，这游戏是特儿室接受鸟的一种仪式。鸟耐住性子，向护士指示的保育器看。自从进入特儿室以来，鸟就处于护士的支配之下，一步步丧失了抵触和反抗的情绪。他似乎也和这些软弱、老成、突然莫名其妙地一齐哭叫起来的孩子们一样，被纱布牵系束缚着。鸟喘着热气，把湿湿的汗手在裤腿上擦了擦，然后又用这手掌去擦前额、眼睑和脸颊。如果用双手按住眼球，就会腾起黑红黑红的火苗，然后眼球

从头上掉到深渊里去。鸟迷迷糊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

等到鸟睁开眼睛，护士已经走进玻璃隔板里，像在镜子里行走的人一样，在挪动紧靠窗边的那台保育器。鸟挺直身子攥紧拳头摆着架式等在那里。随后，他看到了他的孩子。婴儿现在没有像负伤的阿波利奈尔那样头缠绷带，他和特儿室里其他的孩子都不相同，像煮过的虾一样红得鲜亮，脸上也像伤愈刚刚脱痂似的油光焕发。他闭着眼睛，鸟觉得他似乎在忍耐着剧烈的病疼。婴儿的病疼，毫无疑问，是他后脑部突出出来的瘤。鸟凝视着那紫红色的瘤，那很像是被人硬绑在那里的那个沉重的锤子。婴儿的头又尖又长，可能是和瘤一起通过产道时被挤压的吧。孩子的脑袋，比瘤更厉害地把冲击的楔子楔入鸟的内心，引起与他的存在根源密切相关的恐惧的恶心，而这恶心与连醉两天后的恶心很不一样。鸟对在身后察看自己神情的护士点点头，像是说，已经可以了；又像是对一个不明原委的存在表示彻底屈服。这孩子将和他的脑瘤一起长到什么时候呢？孩子并没有濒临死亡，他不是可以被几颗哀悼的眼泪轻易融化的果冻。他还活着，甚至已经开始了对鸟的压迫和攻击。像煮虾一样红、伤疤一样光亮的皮肤，婴儿拖曳着锤子般沉重的瘤，猛地活了起来。植物似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仙人掌类的危险的植物。护士看清了鸟的反应，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把保育器推回窗边。婴儿们哭叫的旋风再度刮起，像沸腾的炉火，把玻璃隔板里面震得颤抖不已。鸟垂头丧气，耷拉的脑袋里，塞满了婴儿的哭叫，像枪筒里填满了火药。鸟很想要一台婴儿床，或者保育器。特别是保育器，充满了雾似的蒸气的保育器，鸟想

躲在那里，像愚蠢的鱼一样，用鳃呼吸。

“请尽快办理住院手续吧，保证金三万日元。”护士返回鸟的身边，说。

鸟点头。

“喝牛奶特别起劲，手脚运动得也挺来劲呢。”

鸟一脸怨气，他想问：究竟为什么要喝牛奶，要运动呢？但鸟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讨厌这样没完没了地发牢骚的自己。

“请您稍等一下，负责小儿科的医生来了。”

随后，鸟便被放置在那时，没人光顾。运送哺乳瓶和襁褓布的护士们的胳膊，不时碰到鸟的身子，但她们对鸟看都不看，而鸟不停地低声道歉。这期间，玻璃隔板这边占支配地位的，是那位像对医生挑战似的矮小男人的大嗓门。

“确实是没有肝脏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您已经解释快一百遍了，但还是不能让人信服呀。说是个没有肝脏的孩子，真的吗，医生？”

鸟低着头，边看自己汗津津的手掌边想，总得想办法找个不碍这些匆匆忙忙的护士们走路的地方。他觉得自己的手像湿漉漉的素色皮手套。而这时，鸟想起了他的儿子举在耳边的两只手。那手和他的手一样，很大，手指很长。鸟把自己的手藏到裤袋里，然后，他向固执地和医生争论的矮小男人那边看。那男人骨架贴着肉干似的身体上，上身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开襟衫，开襟衫的第一个扣子敞开，袖子挽着；他的下身穿着一条灯笼裤。从衫衬露出的脖子、手腕，被阳光晒成浅黑色，并呈露着几根青筋。身体素质不好，长期劳累

过度的体力劳动者常见的皮肤和肌肉。油腻蜷曲的头发，猥杂地粘在上宽下窄的钵盂型大脑袋上；宽宽的额头和迟钝的眼睛，与脸庞上半部很不均衡的小小嘴唇和下颚。他应该不是一个纯粹的体力劳动者，他无疑是中小企业劳心费神的负责人，同时又兼干一些体力劳动。他扎着一条腹带那么宽的皮裤带，腕上则围着足以与裤带匹敌的鳄鱼表带。他努力贴到他高二十厘米的医生身旁。那个矮个子男人让人感觉非常好胜逞强，对言辞表情都像小官僚似的医生，他一定要让他莫名其妙的权威落地，从而一个劲儿地把事情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推动。然而，有时他回头看一下护士和鸟，那敏捷的眼神，又给人一种失败主义者的印象，自认最终无法挽回颓势的印象。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为什么这样，不清楚。意外事件吧。但作为事实来说，你的孩子没有肝脏呀。大便是白的吧？大便是很白很白的吧？见到过别的这样大便的孩子吗？”医生居高临下，想把矮个子男人的挑战轻轻驳回。

“小鸡雏呢，见到过拉白色粪便的。医生，鸡一般来说也有肝吧，吃烧鸡的时候，肝儿，医生。这么说的话，小鸡雏是常有拉白屎的呀。”

“不是鸡雏，这是人，是孩子，你呀。”

“可是，拉白便的孩子真的那么少见吗？医生。”

“请你不要用‘白便’这个词，这会造成混乱的。”医生愤愤地打断他，“‘绿便’这样的说法是有的，但‘白便’什么的，是你随意编造的词，会引起混乱呀！”

“那么，我就说是白色的大便吧。没有肝脏的人都拉白色

的大便，这我已经明白了。可是，凡是拉白色大便的孩子都一定要被判定为没有肝脏吗，医生。”

“这已经解释一百遍了吧。”医生激愤的声音听起来像悲鸣。他本想冲矮个子男人冷笑，但他架着粗框厚眼睛的长脸僵硬硬的，最终只是嘴唇颤动着。

“我想再请教一次，医生”，矮个子男人情绪稳定了下来，声音很温和，“没有肝脏，这对我的孩子，对我，都不是桩小事，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这样吧？医生。”

结果，医生屈服了，他让矮个子男人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取出病历，开始给他解释。现在，医生的声音，还有时尔提出疑问的矮个子男人的声音，都专心致志地在他们之间来往，鸟无法听到其中的意思。

于是，鸟把脑袋向他们那边斜了斜侧耳倾听，这时，门哐噹开了，一个和鸟年龄相仿的白衣男人慌慌张张地来到他的身后。

“谁？脑疝婴儿的家长”。他问，声音又尖又细，像金属的笛音一样。

“是我，我是孩子的父亲。”鸟回头回答。

医生反复打量鸟。他的眼睛让鸟联想到乌龟。并且不只是眼睛，箱子形状的颞，耷拉着皱纹的咽喉，都让人联想到乌龟。并且还不是天真的龟，而是粗暴凶恶的龟。但他黑眼珠只是不动表情的小小一点儿，所以，在看起来近于一片白的眼睛里，还让人觉得蕴藏着单纯和善良。

“你第一个孩子吗？那可真够糟心的了。”医生又以怪讶的眼神看了看鸟，说。

“嗯。”鸟说。

今天基本没什么事儿，最近四五天内，脑外科医生会来看看吧，我们医院的副院长是这方面的权威。即使手术的话，不先让他养好体力也不行。我们医院脑外科患者非常多，所以，要尽量避免浪费做手术的时间。”

“要做手术吗？”

“如果体力能经得住，就会给他动手术的吧。”医生这样理解鸟的犹豫。

“手术后，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成长吗？昨天接生的医院说，即使动了手术，孩子也只能像植物人似的活着。”鸟说。

“植物人……”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说了半截话就缄口不语。鸟看着医生等着他下面的话，随即鸟确实感到了自己的可耻的热望被对方感觉到了。那是刚才在医院小儿科窗口听到孩子还活着的时候，犹如可恶的水稻害虫浮尘子猥集在鸟的心灵阴暗处，强健旺盛地增殖并渐渐意涵明晰化了的热望。我和妻子将被这个植物人似的怪物纠缠着度过一生，这将意味着什么？这念头再一次浮现到鸟的表层意识里。我无论如何，也必须逃离这个怪物！如果不这样，我的非洲之旅将会怎样？鸟被自我防卫的激情驱使，像是被婴儿保育器里那个怪物透过玻璃窗格盯住了似的浑身紧张。同时鸟又像自己肚中的蛔虫一样，羞耻而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深陷于极端利己主义之中。不禁全身渗汗，面庞赤红。他的一只耳朵全部麻木，只能听到自己热血流动的声音，他的眼睛倒还清澈，又像被巨大的拳头打击了似的充满血色。啊，我呀……鸟的耻辱感越来越强

烈，脸色也就愈发红，他眼噙泪水，祈望着能守护住自己的非洲旅行的梦想，能逃脱植物似的怪物婴儿带来的重负。但是，把这倾诉给医生，鸟又产生了让人捉住了丑陋动机的极其沉重的羞耻感。鸟绝望地垂下了像西红柿一样红的脸庞。

“你不希望让孩子手术，恢复正常吗？当然，大体恢复正常。”

鸟的身子一震，像自己身体最丑陋难看但快感敏锐的地方，比如说睾丸的皱褶被一个温柔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他脸色涨得更红了，用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卑怯声音说：“即使手术，恐怕长成正常孩子的希望也很微茫吧……”

鸟感到现在自己向卑劣的堕落之路跨出了第一步，感到卑劣的雪球已经开始滚动。并且毫无疑问他将沿着卑劣的堕落之路一往直前，他的卑劣的雪球也将越滚越丰满。鸟预感到这将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再次全身战栗。但即便在这一瞬间，他的热切而含泪的眼睛也仍然在恳求着医生。

“直接下手弄死婴儿，这是不可以的呀。”医生傲慢地反复打量鸟，说。

“那当然……”鸟不禁打了个冷战，像听到什么意外的话一样急急忙忙地回答，但随后他就觉察到，自己现在筹划的心理骗局，一点也未蒙骗住医生。这是双重羞辱，不过鸟并不想反驳医生，不想改变自己的形象。

“你也是位年轻的父亲了，你和我年龄差不多吧？”医生龟似的头向后转动，瞥了一眼玻璃窗格这边的其他几位医生、护士。鸟怀疑这医生是不是在嘲弄自己，深感恐怖。他昏头昏脑，喉咙里嚅囁着空洞而硬逞强的话：如果他嘲弄我，我

就宰了他。但医生其实是支持鸟的可耻却热切的愿望的。他唯恐别人听到，用低低的声音说：

“调整一下给婴儿喂奶的量，试试看。有时也可以用糖水代替牛奶吧。这样过几天再看吧，如果婴儿并不因此衰弱，也就只能手术了。”

“谢谢了！”鸟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说。

“不客气。”医生用让鸟觉得是嘲弄自己的语调说，然后又转回原来的语气：“四、五天后请来看看，再怎么着急，也别指望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说完，便像吃了苍蝇的青蛙一样绷紧了坚硬的嘴唇。

鸟移开目光，低头向医生道谢，然后便奔向门口。护士的喊声紧追过来：

“尽量快办呀，入院手续！”

鸟像逃离犯罪现场似的，慌慌张张地在昏淡的走廊里走着。走廊很热。鸟这才感觉到特儿室是开着冷气的。这是鸟今年夏天第一次遇到的冷气。鸟边走边悄悄擦拭羞耻的热泪，可是，他的脑袋比周围的空气，比眼泪都要热得多。鸟的身子不停地颤抖着，像病愈不久的人那样脚底发虚。集体病房的窗子敞开着，牲口一般脏兮兮的患者，或躺或卧，无动于衷地目送着热泪纵横的鸟。走到与单人病房相连的拐角，鸟的眼泪发作停止了，但羞耻的感觉，却像内障的硬结似的凝滞在他的眼底。并且，不只是眼底，在他体内的各个地方，都结着这样的硬结。羞耻感觉的癌。鸟感觉到了体内这些异样物的存在，却未能更多考虑。鸟的脑力已消耗殆尽。一个单人病房的房门开着，鸟看到一位身材小巧的年轻姑娘赤身裸

体地叉着双腿站在那里。姑娘的身子晕染着蓝黑色的阴影，给人一种未发育成熟的印象。姑娘闪烁的目光调逗似地望着鸟，同时用左手抱着隆起小小乳房的狭仄的胸，右手则来加抚摩着平板的下腹，然后停留在自己的阴部，扯起阴毛，两脚一点儿一点儿挪开，身后的光从叉开的腿间透过来，一瞬间，阴部浮现在光线里，而她的手指，便非常优雅地沉到自己阴部的金色纤毛里。鸟没有时间等待这位色情狂姑娘达到高潮，就从门前走了过去，但他对她颇有一点儿近似喜爱的怜悯。不过，在鸟羞耻的感觉四周，除他自己以外，不可能对其他的存在持续关心。当鸟快要走出回廊的时候，那个宽皮腰带和锃皮表带的矮个子辩论家追了上来。他对鸟也一副昂然威慑的态度，一蹦一蹦地，似乎是想补偿上身高的差距，与鸟并肩走着。然后，他仰起头，望着鸟，扯着嗓子喊：

“你不斗争是不行的呀！不斗争的话，要斗争，斗争！”

鸟只是默默听着。

“斗争，和医院方面的斗争呀！特别要和医生斗争！我今天一直都在斗争，你听见了吧？”

鸟想起了这位矮个子男人的新造词“白便”，点了点头。矮个子是想把斗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推进才虚张声势，故意造出“白便”一类的词的。

“我的孩子没有肝脏，我要是不和医院战斗，免不了被解剖的呀，哎呀，千真万确！在大医院，你要想事情顺利，必须做好斗争的准备！老实巴交，老想讨人喜欢，那是不行的哟。是这样吧，陷于死境的病人像死人那么老实，我们这些亲人不能也那样老实呀。斗争，斗争。就在这以前吧，我说

过，如果孩子没肝脏，请给加上人造肝吧。要斗争，就必须研究战术，所以我学了一些知识。事实上，因为听说没有直肠的孩子装了人造肛门，所以我说，不可以考虑装个人工肝脏吗？比起肛门，肝脏不是更高尚吗？我说。”

鸟们走到了医院本部的正门门口。鸟感觉到了矮个子男人是想逗他笑，但不必说，他毫无发笑的心情。为了辩解自己的满脸忧伤，他问：

“到了秋天能恢复吗？”

“恢复？不可能，因为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肝脏！我只是为了斗争，只是为了把这座大医院的两千名职员当作敌人，挨个斗争。”矮个子男人脸上闪现着独特的哀伤与弱者的威严神情，让鸟颇受刺激。

矮个子说用自己的三轮摩托送鸟到附近的电车站，鸟谢绝了。顶着毒辣辣的阳光，他独自向医院前面的广场上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现在鸟开始考虑入院手续需要的三万日元，鸟已经决定从哪儿挤出这笔钱。而当这计划浮现在脑海的那一瞬间，一种并非对哪一个具体人物而发的绝望式的愤怒，替代刚才的羞耻感升腾上来，令鸟战抖不已。鸟是有三万日元零一点儿储蓄的，但那是他为了到非洲旅行而积攒起来的最初一笔资金。现在看来，这三万多日元不过是一种情绪标志而已。但眼看着这标志也要拔掉了。对鸟来说，除去两种地图，与非洲之旅直截相联的东西，已经一无所有了。身上的汗珠被吹干了，鸟的嘴唇、耳朵、指尖，却感觉又湿又凉。站在等车的人们行列末尾，鸟像蚊子哀叫似地咒骂：什么非洲，简直是笑柄。站在他前边的一位老头想回头的样子，秃顶的

大脑袋转到途中，又慢慢转了回去。所有的人都被突然过早地笼罩这座城市的暑热打垮了。

鸟懈怠无力地闭着眼睛，一边打着冷战一边流汗。不一会，他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的一股难闻的味道。公共汽车一直不来。天气炎热。鸟的脑袋里翻卷着羞耻的感觉与毫无目标的愤怒，红红的暗影向四周扩散。他完全感觉不到身外的光线和声响。随后，在鸟的脑海的暗影里，性欲的萌芽萌生了，并像小橡树一样很快就长了起来。鸟仍然闭着眼睛，手拨弄着裤子，摸到了硬硬勃起的生殖器。他怀着卑微而凄惨的渴盼，希望那种有悖社会规范的性交，把侵蚀到内心的羞耻感完全裸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性交。鸟离开等车的队列，一边看着广场的风景，一边寻找出租车。强烈的阳光直射到他睁开的眼睛上，眼睛像照片底片似的黑白反转。鸟准备去火见子那白日里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房间。如果火见子拒绝我，那该怎么办？鸟像鞭答自己似的焦躁地想，那我就把她揍个神志昏迷，然后再干。

七

鸟面色苍白，身心交瘁，听他把话说完，火见子叹息着说：

“你想和我一块睡的时候，总是状态最坏的时候，鸟。现在的你，是我看到的最糟糕的鸟啊。”

鸟顽固地沉默着。

“即便如此，我也和你睡，鸟。因为从打他自杀以来，对于我来说，道德纯洁的兴趣没有了，并且，即便你想和我用最讨厌的方式干，在我这方面，也能在那性交发现 genuine 式的东西。”

genuine，纯种的，地道的，真正的，纯正的，诚实的，严正的，真挚的，补习学校的英语讲师鸟，就这样在脑子里排列开对应的译词。他想，现在的自己，离这个词的这些意思都太远了。

“你先上床吧，鸟，我要洗洗。”

鸟慢腾腾地把汗渍渍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仰脸朝天地躺在半旧的毯子上。他的后脑勺垫着自己握起的两拳，眼睛向下瞥着自己略略蓄着一些脂肪的肚子和稍稍勃起来的白白的生殖器。卧室和浴室之间的拉门敞开着，火见子就那样背对着西式马桶弯下腰，用力裂开两膝，提一只大水壶，一只手咋咋呼呼地洗自己的生殖器。鸟盯着看了一会，并且想，这可能是她从外国男人那里学来的智慧吧。然后，鸟又平静地看自己的肚子和生殖器，耐心等待着。

“鸟，今天可有怀孕的危险，不过，准备好了吗？”火见子洗完了身子，用一条大浴巾擦拭着溅到身上胸前的水，一边问。

“不，还没准备。”

“怀孕”这一词语所燃起的棘刺深深地扎到了鸟软弱的心

上。鸟“啊”地发出一声低低的悲哀的叫声。棘刺深潜到鸟的内脏，并不断地燃烧。

“那么，来想个办法吧，鸟。”火见子说着，把水壶丢到床下，发出像打桩子似的声响。她一边用浴巾擦拭身子，一边爬到鸟的身旁。鸟赶紧用一只手把自己萎缩下来的黑乎乎的生殖器罩住，说：

“突然就不行了，火见子，完全不行了呀。”

火见子的呼吸健康而有力量，她反复打量着鸟，一边继续用浴巾在侧腹和乳房间来回擦，像是在推测鸟的话背后隐藏的意思。火见子身体上的味道，唤起了鸟学生时代酷夏时节的各种记忆，几乎让他窒息。被水濡湿又晒在阳光里的皮肤的味道。火见子像只小狗崽似的皱着鼻子，发出单纯而爽朗的笑声，鸟一下子涨红了脸。

“只是那样一种感觉吧，鸟？”火见子没事似地说。然后，她把浴巾往脚下一扔，把自己小小的乳房像牙似地挺过来，要压到鸟的身上。鸟立刻孩子气地变成了一个出自本能反应而拼命防守的武术选手。他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护住生殖器，另一只手则直直地向火见子的腹部击去。鸟的手掌一下子软绵绵地陷到火见子的肚子上，他顿觉毛骨悚然。

鸟赶快辩解说：“刚才你嚷嚷怀孕，这个词不该说的。”

“我没嚷呀！”火见子愤愤地打断他。

“对我来说，反应太强烈了，怀孕这个词不能说呀。”

赤身裸体的火见子可能是受了鸟的影响吧，鸟热衷于盖住自己的生殖器，她也用两手捂住胸和下腹。他们像古代赤身裸体的角斗士，首先护住自己最弱的部位，然后再竖起眼

睛窥伺对手的举动，一步也不肯退让。

“怎么了，鸟？”火见子渐渐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改变了音调。

“中了怀孕这个词的毒了。”

火见子两膝合拢，向鸟的腿旁挪了挪身子。鸟在狭仄的床上扭身躲开，给火见子让开一块地方。火见子抽开一直捂在乳房上的手，指尖温柔地放在鸟遮住自己生殖器的手掌上。火见子安宁而充满信心地鼓励鸟说：

“鸟，我能让你绷绷地硬起来。从贮材场那天到现在，时间可不短了啊！”

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阴郁情感里，默默地忍受着火见子的指尖在自己手上痒痒地运动。我能解释清楚自己的事情吗？鸟很怀疑，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做出解释，打破僵局。

“并不是技术的问题呀，”鸟说，他把目光从火见子那充满严肃与忧伤的乳房移开，“是恐惧心理的问题呵。”

“恐惧心理？”火见子说，她好像费了一番心思，想努力找出可以开玩笑的话题。

“我是害怕那又深又暗、创造出那样一个怪孩子的地方。”鸟也想用半开玩笑语气说，但最终结果，他的解释还是沉重而阴郁：“最初看到头缠绷带的孩子，我想到了阿波利奈尔。说起来够多愁善感的了，但我确实觉得孩子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部在战场负了伤。在我完全陌生的坑坑洼洼的黑暗战场上，他孤身奋战，身负重伤（鸟说着，想起了自己在急救车里流下的甜甜的泪水，那是可能获得拯救的泪水；但是，今天，我在医院走廊流下的耻辱的泪水，那已经是不可救药

了)，我的软弱无力的生殖器，无法面对那样的战场。”

“可是，那只限于你和鸟夫人之间吧？这难道不是她身体恢复以后，你和她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你应该感到的恐惧吗？”

“如果我和妻子重新开始的话，”鸟感到数周以后的困惑提早压过来了。“那时候，这样的恐惧感，再加上和自己的孩子近亲相奸的感情，毫无疑问，会让我苦恼不堪。那样的话，我的这家伙就算是钢铁做的，也得弯吧。”

“可怜，鸟。要是肯花点时间，你能列出一百条自己的自卑心理问题，来维护自己的阳痿。”

火见子嘲笑说，横趴在鸟身旁窄窄的空间。在因为支撑着两个人重量而像吊床似的凹下去的床上，鸟不断地缩着身子，耳边则不断受到火见子压抑的呼吸声威胁。如果她的欲望开关已经打开，那我不能不为她做点什么吧。可是，我的生殖器，他鼯鼠仔一样，又瞎又软，无法伸到那阴湿、皱褶复杂莫辨、紧紧闭锁的暗渠深处。默默横卧在那里的火见子的耳垂热乎乎地挨到鸟的太阳穴，似乎有数千只欲望的牛虻袭上她疲惫的身体。鸟打算用手指，或者嘴唇，舌头，给火见子解消欲望之火的焦灼，但昨晚火见子说过那像手淫，讨厌，现在如果说出自己的想法，被火见子以同样的言辞拒绝了，那我们之间将会产生怎样的轻蔑情绪！突然，鸟想，要是火见子属于那种有性虐待兴趣的女人，那我们总会有办法干得好。只要不和那灾厄之源的凹坑牵连上，我什么都可以干。即使被打，被踢，被踩，我也能心平气和地忍受；即使喝她的尿，我可能也不会犹豫。在至今为止的生涯中，鸟第

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性受虐狂意识。他刚刚踏进羞耻感觉的深沼里，因此，他甚至在这些小小的耻辱里，感到了自虐的诱惑。人就是这样倾向受虐狂的吧。鸟想。也许应该更直率地把“人”说成“我”更合适。将来，我这个受虐狂四十岁的时候，回顾今天这一切，也许会把今天作为信仰受虐主义的纪念日。鸟极力驱赶自己的自我中心式的颓废妄想。

“哎，鸟。”

“啊，什么？”鸟回答。他决心接着便开始进攻。

“你呀，必须尽早破除自己制造的性禁忌。不然，你的性世界就会歪斜扭曲了呀。”

“是这样。现在我就正在想着性受虐狂的事情呢。”鸟故意试探说。可以说是够卑劣的，鸟期待着火见子能上性受虐狂这个词的钩，也伸出同样卑劣的试探之手，回答说，我也常常想到施虐狂的事呀。鸟连性道错者那种舍身忘死不顾一切的正直也不具备，他刚好是立足于颓废情绪的一端；这颓废是羞耻感毒害的结果。

火见子惊讶地沉默了一会，并没有深究鸟的话里的词语之谜，她说：

“鸟，为了克服恐惧心理，必须正确限定对象，孤立恐惧心理。”

鸟沉默不语，一时不能理解火见子的意图。

“你感到恐惧的，是阴道、子宫这些局部部位，还是女性的整体，比如说像我这样一个女性的整体存在？”

“我想是阴道和子宫吧，”鸟略一思忖，说，“你这样一个存在，和我陷入的灾厄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之所以在你的

裸体前感到胆怯，是因为你有阴道和子宫，只是因为这个。”

“姑且就算这样，那么，只要把阴道和子宫排除在外，不就可以了吗，鸟？”火见子认真而冷静地说。“如果你恐惧的对象只限于阴道和子宫，那么，你必须打击的敌人就只能住在阴道和子宫之国里，鸟。还有，你害怕阴道和子宫的什么呢？”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我感觉，那深深的隧洞里，用你喜欢的词儿说，存在着另一个宇宙。我觉得那是一个黑暗、漠漠无际、聚积着所有反人性的东西的奇怪的宇宙。一进到那里，便陷入了另一个层次的时间体系，无法回归，所以，我的恐惧感，有的地方很像宇宙飞行员的恐高症呢。”

鸟预感到在火见子的理论面前，自己的羞耻心将遭刺激，便企图用韬晦策略把它甩掉，而火见子却直截了当地追击：

“除了阴道和子宫，你觉得对女性的肉体没有什么恐惧吗？”

鸟踌躇了一下，脸又涨红了，他说：“也算不上多么重要，乳房……”

“如果你从我背后来，应该不会引起恐惧感的。”火见子说。

“可是……”鸟想打断她。

“鸟，”火见子完全不理睬鸟的抗议，“我想你是容易获得小男孩们好感的类型，可是，你没和那样一类的男孩睡过？”

随后，火见子向鸟谈起足以彻底毁坏他“性道德的纯洁趣味”的计划。鸟受到了强烈冲击。我的感觉如何，即使可以另当别论，仅只这一瞬间，鸟从自我执迷中超脱出来，他

想，火见子大概不能不忍受相当的苦疼，身体也可能迸裂流血。也许两人浑身都要粘满污垢脏物。可是，突然间，鸟感到嫌恶感和绳子般打绞在一起的新的欲望涌了上来。

“从身后来，你不感到屈辱吗？”鸟喃喃地说，充满欲望的声音低而嘶哑，表明他最后仍在犹豫。

“那年冬夜，贮材场上，浑身粘满血和泥土、木屑，我也没有感到屈辱啊。”火见子给鸟鼓劲。

“那么，”鸟说，“你也快乐吗？”

“我现在只想为你做件什么事呀，鸟”。火见子反拨说，但她又怕鸟听了感觉不好，赶快温柔地补充说：“可是，我说过吧，不管什么样的性交，不知为什么，我总能从中发现 genuine 式的东西。”

鸟缄口沉默。然后，他躺在床上，一声不响地看着火见子一会从梳妆台的一排小瓶里选出一只，一会儿走进浴室，一会儿又从壁柜里拿出一条大浴巾，不安的潮水缓缓地涌了上来，仿佛要吞没鸟。鸟突然抬起身，拾起一直倒在床边的威士忌，对着瓶嘴喝了一口。在阳光暴烈的医院门前广场的公共汽车站，我曾向往最坏的充满污辱的性交，而现在，这是可能的。鸟想。他又喝了一口，随后躺下。生殖器坚硬挺起，脉搏剧烈跳动。火见子返回床上，她神情忧郁，几乎不忍正视鸟的脸。鸟想：火见子是不是也被什么欲望纠缠着呢？鸟满足地感觉到，一丝微笑从自己的唇边延展到脸颊。我已经越过了最初也是最大的羞耻之墙，我好像是在无限的时间里跳栏赛跑，将不断地跳越一个个羞耻的横栏吧。然而，火见子却从鸟的身上，发现了与他意识相反的兆头，她说：

“鸟，没什么不放心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开始，鸟还感觉到火见子的存在，但在反复失败的过程中，鸟觉得自己似乎是被一种低低的滑稽声响和奇怪的味道嘲弄了，他起而反驳，渐渐地，除了极端利己的自我执迷，他感觉不到其他的存在。他已经忘记了火见子，一旦感觉到了自己的成功，他立刻匆忙地全身心投入。那软绵绵的乳房，野兽般粗野的生殖器、我都讨厌。我渴望独自一人达到高潮，我不愿意在女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性交时的面孔。鸟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这样一些片断念头。这是达到欢乐高峰前的混乱。留心女人的高潮。注册好怀孕责任的性交，那是故意给自己套上枷锁晃动光屁股的奋斗。我现在是用最污辱女人的干法蹂躏着女人，在鸟烈烈燃烧的头脑里，响起了这样的喊声。我是干尽最卑鄙事情的人，我是最可耻的人，我的生殖器所感觉到的那热热的东西，正是我自己。鸟想着，紧接着，几乎让他头眼昏花的性高潮猛烈地袭了过来。

正当鸟快乐得发抖的时候，火见子发出了尖锐的苦痛悲叫。鸟在半昏迷状态中听到了这叫声，突然间，像憎恶得无法忍受似地咬住了火见子的膀根。火见子悲叫更烈。鸟睁开眼，看到一粒鲜艳的血滴，从火见子贫血的耳垂滴落到脸颊。鸟又开始了呻吟。

高潮过去，鸟发现了自己所干的极其恶劣的事情，立时呆若木鸡。如此非人性的结合之后，火见子和自己之间，还能恢复正常的人的关系吗？鸟惶恐不安。他爬在床上，大喘着粗气，想就这样自消自灭。可是，火见子的喃喃絮语，却像平日一样静谧、安详：

“鸟，就那样，别用手摸，请到浴室来，我帮你好好洗干净。”

鸟深感吃惊，同时也感到获救了，被解放了。火见子像服侍半身不遂的病人一样服侍侧着身子红着脸的鸟。惊异的情绪沉潜到鸟的心，并凝结在那里。确实，他遇到了性问题的行家。从那年冬夜起，他的这位女友，又走了多么遥远的路呵！鸟为了多少报答一下火见子，用消毒液给她洗肩膀上的伤，那是他自己咬出来的三处不规则伤口，他洗得很细心，但动作像孩子似的笨拙。火见子的脸颊和眼睑都恢复了血色，鸟这才放下心。

鸟和女友重新躺在换过床单的床上，他们的呼吸均匀而协调。鸟觉得火见子的沉默有些令人担心，但即使如此，她安详的呼吸，和温和宁静地凝视着暗淡的空气中的眼神，都给鸟以安慰。并且，鸟自身也远离了心理探究的兴趣，而深深沉浸在平安的感情里。鸟心怀感激。而这并不仅仅限于对火见子，更多的还是对他在满是残酷捕网的漩涡中发现的、决不会持久的平安的感谢。不必说，现在，环锁在鸟四周的羞耻感还在扩展，羞耻的标志还刻在远方的特儿室里，但是，鸟现在是躺在温暖的平安之中，随后，鸟觉得自己已经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这回再正常来一次怎么样？我好像已经把恐惧感赶跑了。”鸟说。

“谢谢，鸟，如果需要安眠药，吃了，可以一直睡到深夜呢。那以后，如果仍然是脱离恐惧感的自由轻松的话。”

鸟同意火见子的说法，他感觉自己现在不需要安眠药。鸟

直率地说：

“你安慰我呢。”

“是这样呀，鸟。你从打遭遇到那件不幸的事情起，不是还没有得到谁的安慰么？这不好啊，鸟。这时刻，没有得到一次近乎于过分的安慰，却必须振作起勇猛的心，脱出浑噩混沌状态，那会像掉了魂似的懵懂啊。”

“勇猛心？”鸟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这其中的意思。“我什么时候必须振作起勇猛心呢？”

“你当然必须振作起勇猛心呀。鸟，从现在起，要经常地。”火见子若无其事而又充满一本正经的威严。

鸟再一次感到，火见子像一位日常生活里的老战士，积累了自己无法比拟的丰富经验。毫无疑问，火见子不仅仅是性方面的行家，在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她都是行家。鸟承认自己受了火见子的影响。现在，正是他在火见子的帮助下，越过了恐惧感的时刻。鸟想，过去自己曾经有过性交之后，以如此纯真的心情与女人谈话的经历吗？性交以后，包括和妻子的性交，鸟常常要和自我怜悯和厌恶感搏斗。鸟把这对火见子说了，不过没有直接涉及自己的妻子。

“自我怜悯，厌恶感？鸟，你莫不是性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吧？也许和你睡的那些女人也有这种自我怜悯和厌恶的感觉呢。总之，这不是愉快舒服的性交呀，鸟。”

鸟羡慕而嫉妒。毫无疑问，昨天深夜在窗外喊火见子的那位少年和鸡蛋脑袋的矮个子绅士，都曾和火见子进行过愉快舒服的性交。鸟想，并因此而沉默不语。火见子仍然无动于衷，然而，又要让鸟继续忍受不痛快的事情，她说：“和别

人发生性关系，那以后，又陷入自我怜悯，没有比这更没用的人了，鸟。如果是厌恶感，那还算好。”

“是这样。可是，性交以后，陷入自我怜悯的家伙，大多得不到你这样的性专家帮助的机会，因而失去了自信。”鸟说。

鸟像躺在精神分析医生的长椅上似的，面对主治医生火见子，毫无羞涩地撒娇饶舌。说完，他一边渐渐沉入睡乡，一边奇怪地思考着：有这样黄金般的女人做妻子，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自杀呢？莫不是火见子把给那个死了的青年的赔偿，都给了鸟、少年孩子和那个鸡蛋脑袋的绅士了吧？鸟那被睡意侵入因而迟钝空虚、像蓄着温水似的脑袋里，浮现出这样的构想。那个青年，就是在这房间，并且，就是蹬着这张床缢死的，和现在躺在这里的鸟一样赤身裸体。那天，鸟被火见子电话叫来，像在肉店巨大的冰柜结实的挂钩上卸下半条牛肉似的，帮忙从挂在房梁的绳套上卸下那位死了的青年。在刚入睡时浅淡的梦境里，鸟把死去的青年和自己视为一体。他意识清醒的部分，感觉得到火见子轻轻在自己身上擦汗的手，而在梦里，他则断定，火见子给那青年净身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轻移动。我就是那死去的青年。鸟想，从现在起，真正的夏天就开始了，很快就茂盛起来了吧。因为那个死去的青年自己的身体像冬天的树一样冰冷！随后，鸟抖动身躯，想走出梦境之外。可是，我没有自杀。他喃喃地说，然后沉入浓黑的睡梦中。

……醒来之前，和刚入睡时的纯真梦境刚好相反，鸟陷入密密麻麻的栗壳铠甲包裹起来的痛苦的梦中。他的睡梦呈漏斗形状，从宽敞的入口进去，却必须从狭仄的出口出来。鸟

的身体，像齐伯林硬式飞船似的膨胀起来，在微明的无限空间里缓慢地向前移动。鸟是被昏淡的彼岸世界的审判官传讯来的，他苦苦思虑，怎样才能瞒过审判官的眼睛，逃避婴儿之死的责任？鸟感到，自己最终似乎无法逃避审判官的眼睛，同时，他也想向审判官上诉说，那是医院那帮家伙干的。不管怎么说，我难以逃脱刑罚吧？鸟渐渐体味到卑劣的痛苦，宛如小小的一只硬式飞船在空中漂浮着。

鸟醒了过来。在与他身体结构完全不同的兽巢似的床上，他的肌肉都凝结成硬块了。他感觉浑身上下打了好几层石膏绑扎。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样重要的时刻！鸟悄声自语。在意识暧昧朦胧的过程中，他唯有警惕的触角敏锐地张开着。在这样的重要时刻，与怪物般的婴儿格斗的时刻。随后，鸟想起了在医院特儿室里和医生的对话。危险的感觉转换为羞耻的感觉，但危险感觉当然没有完全消除，而是凝结在羞耻感的里侧。鸟再一次高声叫：“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他听到，这声音完全浸泡在恐惧感里。接下来，鸟突然被震撼了，头像疾病发作似的摇晃，四处伸着鼻子去嗅缠绕在他四周的黑暗的圈套。他完全赤身裸体。而在他身旁，又躺着一个同样赤裸的人。妻子吗？我是和刚刚生产过的妻子光着身子睡在一起吗？我还没向她报告那畸形婴儿的情况呢。啊，这是怎么回事！鸟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指尖触到身旁光着身子女人的头上。然后，鸟的另一只手又从女人的肩滑向腹部（高大丰满而又像动物一样柔软的身体，和他的妻子完全相反），这时，光身子的女人舒缓地、然而结结实实地缠住了鸟的身子。鸟完全清醒了，他看到了情人，也看

到了自己对女性的一切都毫无禁忌的欲望。鸟已经不顾忌火见子手臂和肩上的伤口，像熊搂抱敌人似的抱起火见子。仍然沉睡着的火见子又大又重，鸟两臂缓缓运上了劲儿。火见子的上身一贴上鸟的胸和腹，便向后仰去，头搭在鸟的两腕上。鸟目光深深地俯视火见子的脸，他感到从黑暗浮现出的这张白白的脸幼稚得令人心疼。不一会儿，火见子突然醒了，冲鸟微微一笑，稍稍挺起头，嘴唇便贴在了鸟干燥发热的唇上。他们就这样顺畅地移向了性交行为。

“鸟，我高潮的时候，能忍住吗？”火见子的声音里睡意朦胧。火见子应该是有怀孕危险的，面对自己性冲动的瞬间，她已踏出了一步，无法后退。

“啊。”鸟仿佛接到靠近风暴报告的船长，雄壮而紧张地回答。然后，鸟一边严加警戒，一边努力调整情绪，这回，鸟想补偿那年冬夜贮材场上悲惨的性交。

“鸟！”暗影里火见子凄哀的叫声，和她使劲抬起来的稚气面孔正相协调。在火见子体味这次性交中她所独有的 genuine 的东西这几秒间，鸟像配合僚友战斗的战士，自我克制地等待着。而当性冲动的那一瞬间过去，火见子还长时间全身发抖。然后，软绵绵地倒下，像吃饱了肚子的小动物，嘴里咕哝咕哝地呼吸着，沉沉睡去。鸟觉得自己像是只护雏的母鸡。他一边嗅着藏在自己胸下的火见子头上散发出的健康的汗味，一边用胳膊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以免压着火见子。欲望的昂扬兴奋劲儿已经过去，但鸟不想妨碍火见子的正常睡眠。他已经全部放弃了数小时前占据他头脑的对女性咒诅，完全充许了最具女性味儿的现在的火见子。并且，他感到这是

他敏锐的性伙伴。不一会儿，鸟听到了火见子安宁的鼾声。鸟小心翼翼地想躲开一点，但他感到自己的生殖器被温柔地握在手上。火见子睡梦里还在设法挽留客人。鸟体味到了虽然细微但很纯粹的性满足。鸟愉快地微笑，很快就睡着了。鸟睡着了。他的睡梦再次呈现漏斗状。他笑眯眯地游入睡眠的海，但是，当他回归陆地的时候，又被令人窒息的梦纠缠住了。鸟流着泪逃出梦境。鸟醒来的时候，火见子也已经睁开眼睛，正不安地望着他的眼泪。

八

当鸟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抱着装了五个葡萄柚子的纸袋，登上他妻子的病房所在的三层楼阶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假眼医生正往下走。他们在楼梯中间相遇。鸟从停在上面楼梯阶上说话的假眼医生那里感到了深不可测的威严，但医生不过问了句：“怎么样了？”

“还活着。”鸟答。

“那么，动手术？”

“说是在等手术，但可能这中间就衰弱死了。”鸟感到自己向上仰着的脸一阵红。

“那很好呀。”假眼医生说。

鸟的脸渐渐红成一片，嘴唇痉挛般抖动不已。鸟的极端反应，使假眼医生的脸也红了。他的目光直盯着鸟头上的半空，喋喋地说：

“婴儿的脑病，我还没对您夫人说，只说是内脏不好。本来脑也是内脏的，所以不是撒谎。完全撒谎，可以应付一时之急，一旦谎言败露，就必须再编另一个谎言了。”

鸟说：“啊。”

“那么，再见。如果有什么事儿，别客气。”

鸟和假眼医生相互端端正正地鞠躬致礼，然后侧肩走过。鸟回味刚才医生的寒暄：那很好呀！等待手术的过程中衰弱而死，也就是说，既避免了抱回一个手术后变成植物人的孩子，也避免了亲手弄死自己的孩子，只是站在一旁等待孩子在现代化的病房里洁净地衰弱死去。并且，在这期间，忘掉孩子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是鸟的工作。那很好呀！深暗的羞耻感又复苏了，他觉得身体僵硬了起来。他和身旁来来往往的那些穿着各式颜色合成纤维睡衣的孕妇和刚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们，也就是肚子鼓鼓蠕动着的人们和仍未脱离类似记忆和习惯的人们一样，错着小步向前走着。鸟的大脑里的子宫，仍然包孕着一个不停蠕动的羞耻感觉的硬块。与鸟擦肩而过的女人们，傲然地盯着鸟，每当这样时刻，鸟总是懦弱地低下头。这就是目送鸟和奇怪的婴儿乘急救车出发的宛如天使似的那群女人。一个荒唐的念头突然袭来，那以后，鸟的孩子的一切，可能她们都知道。也许，她们像巫婆一样，在喉咙里这样咕哝：现在，那孩子被收容在高效率流水作业的婴儿屠宰工场，正安详地衰弱下去，很快就会死的。那很

好呀！

众多婴儿的哭声，旋风似地卷起，袭来，鸟慌慌张张扫视四周的眼睛，与婴儿室并排排列的婴儿床上的孩子相遇。鸟逃似的一溜小跑。那些婴儿好像都回头盯着鸟。

在妻子病房的门前，鸟认真地闻了闻自己的手、胳膊、肩，然后是胸。如果妻子在病床上把嗅觉锻炼得很敏锐，闻出了火见子的味道，那鸟陷入的纠纷将会多么复杂呢？鸟回头看看，想要准备好逃路的样子。而那些身着睡衣的女人，伫立在走廊的暗淡角落里，皱着眉，正盯着鸟。鸟想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但最终只是无力地摇摇头，转过身，怯怯地敲门。鸟是在扮演突然倒霉的年轻丈夫的角色。

鸟一走进病房，背对着绿叶茂盛的窗子站着的岳母，支着的两腿盖着毛毯，头抬着，黄鼠狼似的向这边窥视的妻子，在闪闪辉映的绿色中，都一副受到了惊吓的神情。鸟想，这两个女人惊恐悲伤的时候，脸形和体形的角角落落，都明显显现出血统相承的关系。

“对不起，惊了你们了。我敲了门，但敲得很轻。”

鸟这样向岳母解释着，走近妻子的床边，妻子叹息似的说：“啊，鸟”，渐渐溢满泪水的疲倦的眼睛凝视着他。现在，他的妻子一点儿妆也没化，皮肤黑黑的，鸟觉得和数年前第一次与这位男孩打扮健壮的网球选手相遇时的感觉很像。鸟感到自己暴露在妻子的视线里，简直无处躲藏，于是，便把装葡萄柚的袋子放在毛毯边，弓着腰像要躺起来似的，把鞋贴床边放下。然后，他颇怀怨恨地想，要是能这样像螃蟹一样，边爬边说话就好了。接下来，鸟勉强露出一丝微笑，直

起身子，故意做出唱歌般轻松的调子说，“哎，疼痛已经完全止住了吧？”

“周期性疼痛还有啊，时不时的还出现痉挛性的收缩。不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情绪也不好，要是一笑，立刻就疼起来。”

“最糟糕的时候呢。”

“嗯，最糟糕的时候呀，鸟。”他的妻子说，“孩子怎么样？”

“怎么样，那个假眼医生解释过了吧？”鸟还是想保持唱歌似的语调，同时又像没有自信而一劲儿回头看教练员的拳击手似的，把目光溜向岳母。

岳母站在他的妻子对面，床和窗狭仄的空隙间，她向鸟发送秘密信号。鸟不清楚信号的具体含义，但要他对妻子什么也不要说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孩子究竟怎么样了？”妻子说，声音里满含着自我封闭的孤独气氛。

鸟明白了，满腹疑团的妻子，用同样的调子，同样的言词，已经孤独无依地喃喃自语了数百次。

“是内脏不好啊。医生没有给详细解释。可能还在研究吧，那座大学附属医院，实际上也够官僚的了。”鸟说，同时他闻到了自己的谎言的恶臭味。

“需要那么认真检查，我想是心脏吧。可是，为什么会心脏不好呢？”妻子无可奈何地说。鸟觉得自己又想学蟹爬行。

于是，鸟故意用一种少年气盛的粗暴语气对妻子和岳母说：“因为是专家在调查，目前，只能相信他们。我们纵或怎么猜测，也无济于事。”

说完，鸟毫无自信的不安的视线移向床的方向，原来妻子一直闭着眼睛。鸟俯望着妻子的脸，只见她眼睑肌肉松弛，鼻翼隆起，还有大得不匀称的嘴唇。他不安地想，还能够重新恢复平素的均衡吧？妻子仍然闭着眼睛，身子一动也不动，像是睡过去了。然后，突然从紧闭的眼睑涌出了一汪泪水。

“孩子生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护士啊地叫了一声哟。因此，当时我想，可能出现了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了。可是，接下来那院长先生好像很高兴地笑了起来，所以我也不清楚那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麻醉剂效力过后，我睁开眼睛时，孩子已经坐上急救车出发了。”妻眼睛闭着，说。

那个毛烘烘的院长！鸟的怒火直冲喉咙。这家伙竟在麻醉了的患者耳旁窃笑骚扰，如果这是他吃惊时的习惯动作，我就提根棍子在黑影里等着，想法让他发出更尖更高的笑声。但是，鸟不过是一时逞孩子气而已，他知道自己手上什么棍棒也没有，也不会在任何暗影里埋伏。鸟必须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纠弹别人的必要依凭，为了求得妻子谅解，鸟说：“我带来了葡萄柚子。”

“为什么要带葡萄柚子？”妻子寻衅吵架般地说。鸟立刻明白自己失策了。

“啊，是呀，你讨厌葡萄柚子的味道呢。”鸟自我谴责说：“为什么我要故意去买柚子呢？”

“我，孩子，你从没有放在心上，是不是？鸟。你最上心考虑的，不就只是你自己么？在商量我们结婚仪式的甜点、水果时，为了这个柚子，我们吵了一架，你都忘了吗？”

鸟无力地摇了摇头，然后，他渐渐逃离歇斯底里式的妻

子的眼睛，躲到妻子枕边狭窄的角落里，注视着仍在准备发送秘密信号的岳母。鸟可怜兮兮地恳求岳母援助。

“在食品店挑选水果的时候，我觉得葡萄柚子什么地方有些特别。而它怎么特别，却没细想，就买了。这柚子怎么处理呢？”

鸟是和火见子一块走进食品店的。他所感觉到的柚子的特别之处，无疑投下了火见子的影子。他想：从现在开始，我的生活细部里，火见子的影子将越来越浓吧？

“屋里只要有一个葡萄柚子，我就会对那味道焦躁不安呀。”妻子仍然紧追不舍，鸟惶恐地想，妻子是不是马上就要嗅出火见子的影子了？

“那就把柚子送到护士们那儿去吧。”岳母说着，向鸟发出了新的信号。阳光穿过窗外茂密的绿叶映了进来，岳母深深凹陷的眼睛，瘦削的鼻梁两侧，都流动着绿色的光晕。终于，鸟读懂了岳母的信号，是让他给护士送柚子回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等着。

“我去，护士室是在楼下吧？”

“外来患者候诊室的旁边就是。”岳母凝视着鸟，说。

鸟抱着装柚子的纸袋走到昏淡的走廊。走着走着，柚子的味道散发了出来，鸟的胸，脸，好像都染上了柚子香味的粒子。鸟想，肯定有一闻柚子味就上喘的家伙。随后，他又想，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妻子，眼圈染着绿晕，发送歌舞伎舞蹈似的信号的岳母，还有正在考虑柚子和喘气关系的自己，无论谁，大家做的事情都像在演戏。是在演戏，演戏。只有头上长着瘤子，被用糖水换走了牛奶因而不断衰弱下去的孩

子不是演戏。即使如此，为什么不用白水，而用糖水呢？越不给牛奶，不就越渗透出往冒牌货里掺点什么调料的卑鄙策略吗？鸟把柚子口袋递给闲班的护士，本想寒暄几句，但像小学时代的口吃病又犯了似的，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鸟狼狈地沉默着，点了一下头，便匆忙拔腿往回返。身后响起了护士们响亮的笑声。演戏，演戏。无论什么，都像在演戏，都不是真的。这是为什么呢？鸟歪着头，屏住呼吸，一步三阶地往上走，通过婴儿室时，他提醒自己留心不要向里张望。

岳母拎着药罐，在患者家属和陪护人共同使用的炊事室前，非常昂扬地挺着上身，伫立着。鸟走近岳母身旁，看到岳母的眼睛四周绿叶返照的光晕已经褪去，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的空虚感。鸟吓了一跳，他感觉到，说岳母昂然挺立，不如说是她身体的自然柔软消失过程中的疲劳和绝望。鸟和岳母一边张望着对面仅距五米之远的妻子病房的房门，一边简略地相互问答。当岳母听到鸟说孩子还没死，便责怪说：

“不能早点处理吗？要是她看到了孩子，非发疯不可。”

鸟被威吓得默不做声。

“要有亲戚是医生就方便了，可惜！”岳母孤独地叹息着说。

我们是贱民的同盟，是卑鄙的自我保护者同盟。鸟想。然而鸟担心，在走廊两侧关闭着的一个个房门后，或许就立着默不出声、把充满好奇的耳朵贴在门上的患者。他一边警戒着，一边报告说：

“喂的牛奶量减少了，还用糖水代替牛奶给他，主治医生说，这几天可能会有结果的。”

这时，鸟看到，环绕岳母身体四周瘴气似的东西都消失了，灌满了水的药罐像沉重的锤子挂在她的手臂上。岳母慢慢点点头，充满睡意似的细声说：“啊，是么，是么？”随后又补充说：“一切结束以后，孩子的异常事件就只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吧。”

“嗯。”鸟同意这一约定，他没有说已经和岳父讲过了。

“如果不这样，她不会再生第二个的，鸟。”

鸟点头赞同，但对岳母生理反应似的排斥却渐渐高涨了起来。岳母走进炊事室，鸟独自返回妻子的病房。这样简单的策略，妻子看不破吗？所有的一切都像演戏，并且这是登场人物只会背诵欺瞒人的台词的戏。鸟想。

鸟走向妻子近前，妻子已经忘记了刚才围绕柚子而发作的歇斯底里，鸟在妻子床边坐下，妻子突然伸出手，充满爱怜地摸着鸟的脸颊，说：“太憔悴了。”

“嗯嗯。”

“像阴沟里的水耗子一样寒碜呢，鸟。”妻子趁鸟不注意来了个突然袭击，“像只鬼鬼祟祟想往洞里跑的水耗子呀，鸟。”

“是么，我像个想逃跑的水耗子么？”鸟苦涩地说。

“妈妈担心你是不是又开始喝上了，鸟。你那无休无止的喝法，白天晚上，喝起来没完。”

鸟记起了自己整日整夜沉醉不醒的感觉：火烧火燎的脑袋，干得冒烟的喉咙，疼痛的胃，沉重的身体，失去知觉的手指，酒精麻痹的大脑。那一连数周闭锁在威士忌墙壁里的地窖生活。

“如果你又开始喝上了，我们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会醉得人事不醒的，鸟。”

“我，不再那样没完没了地喝了。”鸟说。

确实，他曾连醉两日，但终于未再求助酒精，就逃了出来。不过，如果没有火见子帮助，那会怎样呢？他难道能不重蹈复辙，再来一次一连几十小时的黑暗痛苦的漂流吗？因此，鸟既然不能说出火见子，就实在很难说服妻子和岳母，让她们相信他对酒的抵抗力。

“真的，我希望没事呀，鸟。我有时这样想，在非常关键的时候，你却酩酊大醉，或者陷到奇怪的梦里，真的像只鸟似的飘飘地飞了起来。”

“都结婚这么久了，你还对自己的丈夫这样不放心啊？”鸟像开玩笑似的亲切地说。但妻子并没有上他的甜蜜圈套，反而这样摇撼着鸟：

“你常常在梦里用斯瓦希里语喊着去非洲，对此我一直沉默，你确实确实是不想和自己的妻子、孩子一起生活呀，鸟。”

鸟凝视着妻子放在他膝上的瘦削的左手，一言不发。然后，他像一个孩子，既承认自己淘气，又试着对别人的批评进行无力的抗议，他说：

“你说是斯瓦希里语，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斯瓦希里语呢？”

“不记得了，我当时也半睡半醒，并且我也不懂斯瓦希里语。”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喊出来的是斯瓦希里语呢？”

“你那像野兽叫声一样的语言，当然不可能是文明人的语言呀。”

鸟对妻子认定他的喊声是斯瓦希里语的误解深感悲哀，他沉默不语。

“前天和昨天，妈妈说你住在了那边的医院里，那时我就怀疑，你又酩酊大醉了，还是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吧，鸟。”

“我没有想这类事情的空闲哟。”

“看，脸全红了吧？”

“那是因为生气呀。”鸟激烈地说：“我为什么要往什么地方逃呢，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当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你不是被各种蚂蚁群似的念头纠缠着走不出来吗？你真的盼望孩子吗？”

“不管怎样，这都应该是孩子恢复健康以后再谈的事。不是么？”鸟试探着摆脱窘境。

“是呀，鸟。可孩子能不能恢复健康，和你选择的医院，和你的努力大有关系呀。我自己下不了床，所以连孩子的病究竟在内脏的什么部位也不清楚。我只能相信你呀，鸟。”

“哎，请相信我吧。”

“我在考虑孩子的事情相信你行不行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完全了解你。你是那种即或牺牲自己，也要为孩子负责的类型吗？”妻子说，“哎，鸟，你是责任感强、勇敢的类型么？”

如果我曾经参加过战争，那我可以明确回答，我勇敢还是不勇敢。鸟屡屡这样想。在和人吵架斗殴之前，在参加考试之前，他都想过，结婚之前也考虑过。而他为自己一直不能准确回答而深感遗憾。他之所以想在非洲反日常生活的风土里考验自己，也是因为他觉得那可能是专为自己而设的一

场战争。不过，鸟觉得现在没有必要考虑战争，也没有必要考虑非洲之旅了，他已经清楚自己是一个不足信赖的卑怯的类型。

妻子对鸟的沉默很不满，她把放在他膝盖上的脏兮兮的手攥了起来。鸟犹豫着是不是该把自己的手握在上面，他觉得妻子的拳头充满灼热的敌意，几乎碰上就会被烫伤。

“鸟，当一个弱者最关键的时候，你抛弃他。你不就是这样类型的人吗？你抛弃过一个叫菊比古的朋友吧。”妻子说，并像监视鸟的反应似的，大大睁开了疲惫迟钝的眼睛。

菊比古？鸟想。当鸟是地方城市的不良少年的时候，菊比古是一直跟着他的朋友。鸟曾带着菊比古，到邻近的一座城市去体验一种奇怪的生活。他们接受了寻找一位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的工作，整夜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年轻的菊比古渐渐对这个工作讨厌起来，最后甚至把从医院借来的自行车也弄丢了。而鸟，却耐心地向市民们打听疯子的情况，后来又十分着迷地调查疯子的人格，一直热心地寻找。据说疯子恐惧地把这现实世界看作地狱，把狗看作乔装的鬼。因此，天快亮的时候，本应放出医院的狼狗群来搜索，但不论谁都说，如果被狼狗围住，疯子会吓死的吧。于是，鸟一刻也不休息，一直搜索到天亮。当菊比古没完没了地说不干了，要回家的时候，鸟怒火升腾，狠狠地把菊比古羞辱了一顿。他把菊比古是美国占领军一个文化情报员的同性恋情人公之于众。菊比古乘末班火车回家途中，看到鸟仍然骑着自行车在寻找着，便从车窗探出头，拖着哭腔喊：

“鸟，我害怕呀！”

然而，鸟把可怜的菊比古置于脑后，仍然去搜寻他的疯子。结果，仅仅是在市中心的山上发现了吊死的疯子。但这一经验促成了鸟的一个转换期到来。那天早上，在装着疯子死尸的三轮摩托车上，鸟坐在驾驶员的身旁，像他自己预感到的那样，宣告了与孩提时代彻底告别。翌年春，他进了东京的一所大学。后来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鸟当年那些在地方城市游手好闲的伙伴，都被强制征入警察预备队送到朝鲜去了。我那天夜晚断交的菊比古后来怎么样了呢？鸟想。从他已经逝去的时光暗影里，旧日友人的小小亡灵浮现了出来，好像是在寒暄招呼。

“可是，你为什么想起用菊比古的故事来攻击我呢，我连曾经跟你说过菊比古的事都忘记了呀。”鸟说。

“因为我想过，要是生个男孩，就给他取个名字叫菊比古。”妻子说。

名字，那奇怪的孩子要是名字的话，鸟怯怯担心地想。

“对我们的孩子，你要是见死不救，我想，我可能会和你离婚吧，鸟。”妻子说。毫无疑问，这是她支着腿躺在床上，眺望着窗外绿叶时深思熟虑的话。

“离婚？我们不离婚哪。”

“即便不离，我们也会没完没了地议论这个话题的呀，鸟。”

而那结果，就是认定我是卑怯而不足信赖的人，然后与这样一位不合适的忧郁的丈夫过日子吧。鸟想。现在，孩子正在那非常明亮的病室里一天天地衰弱下去，而我，只是在这里等待他死亡。但妻子却拿我们的未来生活打赌，来考验

我究竟是否对孩子的健康恢复尽了责任，我似乎是在玩一场败局已定的游戏。即便如此，在现在的时刻，鸟也只能尽他的责任。他极为遗憾地想，嘴上则说：“孩子不会死的。”

岳母这时端着红茶回来了。她想掩饰刚才和鸟在走廊里内容深刻的谈话，妻子也不想让母亲感觉到自己与鸟之间的紧张，因此，三个人边喝红茶边聊天的时候，便开始出现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氛围。鸟努力想掺和一点幽默，讲起了那个没有肝脏的孩子和那孩子父亲的故事。

为了慎重起见，鸟回头看了看对面医院街树叶茂密的窗口，确认那里已经完全被绿叶遮掩住了，这才转身走向那辆红色的赛车。火见子像裹着睡袋似的，身子横在方向盘下，头枕在低低的安全带上，睡着了。鸟弯下腰摇晃火见子，同时产生了一种逃离外人的围困、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的心情。他又回头看了微风摇动的茂密的银杏树树梢。火见子像美国女学生似的招呼了一声“哎，鸟，”抬起身给鸟打开车门，鸟急急地钻了进去。

“能先开到我的家吗？然后想去孩子住院的医院，顺路去一下银行。”

火见子把车启动起来后，立即哧哧地急快加速，鸟的身体一下失去平衡，就那样倾在安全带上，向火见子说明去他们夫妇租借的房子那儿的路线。火见子的粗野开车方式，让鸟充分体味到了晕船似的味道。

“你还没有完全睡醒吧？你是不是想在梦境里的高速公路上飞？”

“当然睡醒了！鸟，刚才在梦里我和你性交了呀。”

鸟惊讶地问：“你的脑袋里，就一直只想着性交吗？”

“像昨天那么少见的好的性交之后，就是这样呀。那确实是少有的，我不知道和你那样的紧张能持续多久，鸟。我很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让那样难得的性交长久持续下去。鸟，我们相互之间，面对对方的裸体哈欠不止的厌倦时刻很快就会出现的呀。”

鸟想说，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但火见子开得飞快的赛车已经冲过他的家门前的篱笆，溅起地面的碎石，驶进了院子里。

“五分钟后下来，这回请你别睡，五分钟里大概也做不成什么重要的性交的梦吧。”鸟说。

鸟走进自己的房间，收拾准备住在火见子那儿的必需用品，婴儿床摆在那里，鸟觉得像一个小小的白色棺材，他转过身，把东西塞到手提包里。最后，鸟又把一本非洲人用英语写的小说也放进手提包，从墙上揭下那张非洲地图，仔细叠好，插到自己的上衣口袋。

鸟重新坐到车里向银行赶去的时候，火见子敏锐地发现了她衣袋里的地图，她问：

“那是行车交通图吗？”

“嗯，是啊，是实用地图。”

“你进银行的时候，我来找找去你孩子住的医院有什么近路，鸟。”

“不行啊，这是非洲地图。”鸟说，“非洲以外的地方的实用地图，我都没有。”

“你在祈望真正使用这张实用地图的日子到来呢。”火见

子不无嘲笑地说。

在大学附属医院前面的广场，鸟把钻到方向盘底下睡觉的火见子丢在那里，自己去给孩子办入院手续。围绕鸟的孩子没有名字的问题，鸟和窗口的女办事员发生了纠纷，争吵一番后，鸟终于郑重其事地说：“我的孩子眼看着就要死了，也许现在已经死了，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取名字呢？”

女办事员狼狈不堪地表示让步，那时，鸟毫无理由地感到孩子已经衰弱而死，因此，他甚至向女办事员打听了解剖和火葬的手续。

可是，接待鸟的特儿室医生，却立即粉碎了鸟的幻觉。他说：“什么？你那么着急地盼望自己的孩子死吗？这里的住院费并不贵呀，你没有健康保险证吗？不管怎么说，你的孩子虽然身体很弱，但还好好地活着呀，你好好地拿出个当父亲的样子，啊！”

鸟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写上火见子家里的电话号码，交给医生说：如果孩子出现了什么重要情况，请往这儿打电话。鸟感觉得到，特儿室的所有成员，包括护士们在内，都觉得自己是个很讨厌的家伙。因此，鸟连保育室的孩子也没看看，就直接返回停在广场上的赛车旁。鸟虽然从医院的背阴处跑回来，浑身的汗却一点不比睡在车里的火见子少。他们把生腥的汗味和汽车排出的废气一起抛到身后，为了在盛暑的午后，赤裸地躺在床上等待婴儿的死讯而出发了。

整个下午，他们都一直在注意电话机的动静。傍晚出去买菜的时候，因为担心会有电话来，鸟就留了下来。晚饭后，他们一起听收音机里播送的苏联一位著名钢琴家的音乐，但

仍神经紧张地关注电话铃，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得低低的。入睡以后，鸟也几次在睡梦里听到电话铃响，睁开眼睛，溜下床去确认。放下话筒后，他还曾经梦见医生通知他说孩子已经死了。几次醒来的时候，鸟都感到自己是处于被判缓期执行的悬空状态。但鸟现在不是独自一人，他是和火见子一起度过漫漫的夜晚，他从这一事实里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而强烈的鼓舞力量。成年以来，鸟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他人的重要。

九

第二天早上，鸟去补习学校的时候，借了火见子的体育赛车。在补习学校学生成群结伙的校园里，纯红色的赛车总是散发着丑闻的气息；鸟把车钥匙放到口袋里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一点。他感到，自从孩子的异常事件发生以来，自己意识的皱褶里就出现了一些欠缺。鸟绷着脸，从围在赛车四周的补习学校的学生中间穿过。在教员室里，那个总是日侨派头、穿着花哨短外套的矮个子外语专业主任告诉他说，学校的理事长要见他。但主任的通报恰巧潜入了鸟的意识里被腐蚀的部分，因此，他的反应非常平静。

“鸟，该怎么说你呢，人不可貌相，胆量惊人，或者傲慢

自大？你很果断呐。”主任像开玩笑似的快活地说，同时用锐利的目光研究鸟。

走进上课的大教室时，鸟不能不胆怯。今天上课的学生和前天的学生不是一个班，而在补习学校，班与班之间没有横向联系，今天的学生，大都不会知道我那丢人的事件吧。鸟这样给自己打气。上课的时候，鸟确实看到了几个似乎知道自己底细的学生，但他们是从东京都的高中来的都市浮浪少年，他们把鸟的行为滑稽地理解为英勇的举动，当他们的目光与鸟的目光相遇时，甚至送来充满亲爱情感的揶揄的微笑。而鸟彻底地无视他们的表示。

下课后，鸟走出教室，在螺旋楼梯口，一个学生在等他。他就是前天为鸟辩护，把鸟从学生暴动中救出来的那位。这位学生放弃了别的教室的课，特意来到阳光暴烈的螺旋楼梯等待鸟。他鼻翼上沁出的汗珠闪耀着光，贴着楼梯坐着的蓝色劳动布裤子上带着干泥巴。学生微笑着打招呼：

“啊！”

“啊。”鸟回报了一声。

“被理事长传唤了吧 那个坏蛋，真的直告到理事长了呀。你呕吐的证据，他也用小型照相机拍了去！”学生有些羞涩地微笑，露出了很整齐颗粒很大的牙齿。

鸟也微微笑了。那家伙大概平时总是带着小型相机，以便抓住我的缺点去告发吧。

“他向理事长告密说，老师宿醉未醒，上不了课了。我们有五六个同学想证明说，不是酒醉，而是食物中毒。我们想和老师统一一下口径。”学生狡猾地说。

“那天确实是宿醉未醒啊，你们错了，事情确实和那个正义派人士告发的一样。”鸟说着，从学生身旁擦过，沿螺旋楼梯往下走。

学生紧跟了上来，一定要说服鸟：

“可是，老师，你要是坦白了的话，会被解雇的呀。学样理事长是禁酒同盟文京区的支部负责人哪。”

“瞎说！”

“现在正是这样季节，就说是食物中毒，怎么样？工资低，自然要吃一些不太新鲜的食物。”

“是宿醉未醒，我不想骗人，也没要你们做伪证呀。”

“嗯，嗯，”学生说：“这儿的工作不干了，你去别的地方工作吗，老师？”

鸟决定不理睬这个学生。他现在没有认真研究所谓新策略的情绪。他现在变得极其保守。这也与他出现欠缺的意识皱褶有关。

“那么说，你是没必要干补习学校老师的工作了吧。我看见那辆红色赛车了。理事长想辞退开这样车子的老师，也总有些不好下手呀。哈哈！”

鸟目不旁视地走进教员室，并没有再回头看看那个放声大笑的学生。当他把粉笔盒和教科书放到文件柜里的时候，看到了一封寄给自己的信。这是那位斯拉夫语研究会负责人的信。研究会的紧急会议上，关于戴尔契夫的对策已经决定了。鸟本想拆开信封读信，但他猛然记起学生时代一个盖然率的迷信说法：两件内容不明的紧要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如果一件包含着不幸，另一件就应该包含着幸福。想到这里，鸟

把未拆封的信放进衣袋，就向理事长室走去。如果和理事长的谈话非常糟糕，鸟就有理由对衣袋里的信寄予最高期待。鸟向写字台对面理事长仰起的脸看了一眼，立刻预感到这次会见将产生最坏的结果。鸟想，无论如何，在会见理事长的这段时间内要保持好情绪。

“出了麻烦呀，鸟，其实我也很为难。”理事长说。像企业题材小说里的精明的经营者似的，他的态度既实际又庄重。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把遍地可见的学习塾转换为大规模的综合补习学校，现在又在筹划建立短期大学。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大而难看的脑袋剃得精光，戴着一副特制的、厚厚的、悬着檐滴水型圆轮的眼镜，相貌的特征由此得到了突出强调。然而，那虚张声势的眼镜里面的眼睛，一直对鸟流露着淡淡的好意。

“明白了，那是我的责任。”

“来告密的学生，其实是一个经常给考试杂志投稿的家伙，很讨厌的家伙。如果引起大骚乱就麻烦了。”

“哎，哎，”鸟答应着，他想要让理事长的情绪立刻放松，抢先说：“暑假的特别讲座，秋季开始的讲座，都辞掉吧。”

理事长仰头叹息，脸上浮现出悲愤交集似的表情。

“对教授很不好呢，但是，”理事长说，这大概是让鸟对岳父解释一下的意思吧。

鸟点了点头。他感到，自己如果不立即起身告辞，可能马上就会表现出焦躁神情。

“可是，鸟，听说也有些人说你是食物中毒，威胁那个告密者。那告密学生说是你煽动的，不会吧！”

鸟严肃地摇头否认，说：“那么，我告辞了。”

“辛苦了，鸟。”理事长眼镜后面的鼓胀眼睛里满含着感情，声音也蕴含着真实的情绪。“我很喜欢你的性格啊，实在遗憾。那么说，你确实连醉了两天？”

“嗯，是的。”鸟说着退出理事长室。

鸟没有再经过教员室，而打算从杂役室前到内院去。此时的他，完全像是遭受了无端侮辱似的，觉得阴郁而激奋。老杂役工已经听到了关于鸟的消息，打招呼说：“老师，辞了工作了呀？真让人舍不得呢。”鸟是杂役室里名声很好的讲师。

“这学期里还请多关照。”鸟说。他觉得如果对老杂役工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的表情掉头不顾，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走到停在内院的赛车门前，鸟弯下腰，那位一直援助鸟的学生，顶着灼热的阳光，正愁眉苦脸地等在那里。因为鸟是从杂役室里门突然出来的，学生慌慌张张地站起身。鸟钻进了车内。

“怎么样？咬定说是食物中毒了吗？老师。”

“那是喝醉了呀。”鸟说。

“你看，你看！”学生很不高兴地嘲笑鸟，“老师会被解雇的呀！”

鸟插上车钥匙，引擎开始发动。突然间，鸟的下肢像洗蒸汽浴似的汗流不止。方向盘热得发烫，鸟的手指一挨上，马上缩了回来。

“这畜生！”鸟骂道。

“被解雇后，您干什么去，老师？”

我被解雇后，准备干什么去呢？鸟想，还有孩子和妻子

的住院费问题。但是，他那暴晒在太阳里的脑袋，一个有效的办法也想不出来，只是大量地往外沁汗。鸟再一次茫然而不安地发现了自己的极度保守状态。

“去当导游怎么样？不挣应考学生那点儿小钱儿，可以大赚国外旅客的美金呀！”学生愉快地边笑边说。

“你知道导游介绍所一类的东西吗？”鸟产生了兴趣。

“马上可以调查清楚，到哪儿给你报告呢？”

“下周上课的时候，拜托了。”

“放心吧！”学生高兴而昂扬地喊。

鸟审慎地把赛车开上马路。摆脱那个学生的麻烦，鸟想拆开那封信看。然而，车加速跑起来后，他又感到自己很感谢那个孩子气的学生。如果没有这学生带来的开玩笑似的气氛，那对于开着一辆半新不旧脏兮兮的红赛车从被解雇的学校出来的鸟来说，该多么凄惨啊！像他弟弟一样年轻的小伙伴确实救了他的急。鸟想着，把车开进一座加油站。略一思索，他说要高辛烷汽油，然后拆开信来读。按他学生时代的那个盖然率玩笑，这封信百分之百有希望带来好消息。

朋友的信这样写道：戴尔契夫先生毫不理会公使馆的招唤，仍在新宿和那位不良少女同居。但戴尔契夫既不是从政治方面对他的祖国不满，也不是想做间谍，更没有亡命避难的意图。他只是离不开那个日本姑娘。当然，公使馆方面最担心的，是戴尔契夫事件被政治利用。如果西方势力把戴尔契夫的隐遁生活当材料进行宣传，那肯定要引起很大的风波。因此，公使馆想尽快把戴尔契夫收容回馆，然后遣送回国。但是，如果请日本警察出面，事情就会公开化；如果公使馆馆

员自己动手呢，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抵抗运动的斗士，戴尔契夫肯定要拚命抵抗，最终还是要诉诸警察。左右为难的公使馆因此请托戴尔契夫信任的日本人团体——鸟们的斯拉夫语研究会，希望他们秘密劝说戴尔契夫。

星期六，下午一点，在鸟的母校前面的西餐厅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请与戴尔契夫最亲近的鸟一定出席。鸟想，星期六，也就是后天，我去参加吧。他把信又放回衣袋，向加油站的青年工作人员付了油钱。像蜜蜂浑身散发着蜂蜜的味道一样，那青年浑身满是刺鼻的汽油味。不要说今天，就算明天，后天医院方面报告孩子死讯的电话不来，能够充填那空虚烦躁时间的事情来了，这真是够幸运的。鸟想，这封信确实是一封吸引人的好信。赛车发出猛烈的排气声，开出了加油站。

在食品店，鸟买了鲑鱼罐头和麦酒。回到火见子的家前，停好车，抱着装东西的纸袋正要登上玄关，发现房门锁着。鸟想，火见子外出了吧？他的脑海里立刻鲜明地浮现出电话铃长时间空响的情景。鸟立时窜起一股自私的怒火。即便如此，鸟还是慎重地把纸袋倚放在门旁，绕到卧室窗下，他一呼叫，火见子的眼睛便出现在窗帘的缝隙间。鸟喘着气，流着汗，又返回玄关口。

“医院来电话了？”鸟神情僵硬地问。

“没有啊，鸟。”

鸟感到，他驾着红色赛车绕着夏日的东京奔驰，是一个半径庞大的徒劳行为，他极度疲劳。似乎如果医院方面孩子的死讯来了，他这天的全部行为就被赋予了意义和正确的位

置。鸟抱怨说：

“你为什么大白天也锁门呢？”

“总觉得害怕呐，觉得会有倒霉不幸的鬼推门进来。”

“鬼来吓你？”鸟惊讶地说：“现在任何不幸都不会来纠缠你了吧。”

“我丈夫自杀的时间并不长呀，鸟。你是不是想自豪地说，被不幸的鬼纠缠的人只有你一个？”

鸟受了猛烈的一击。可是，火见子并没有再次出手，而是迅速转身返回了卧室，鸟因此幸免被击出界外。鸟注视着火见子裸露的丰满的肩膀，同时穿过客厅。客厅光线暗淡，且凝聚着猫肚子似的温热而沉滞的空气。鸟本想直接走进卧室，但途中狼狈地停住。室内弥漫的香烟的雾蔼里，一位和火见子同样不很年轻的大块头女人，裸露着肩膀和胳膊，坐在床上。

“好久不见了，鸟。”那女人沙哑的声音从容不迫地打招呼。

“啊，”鸟无法掩饰自己的疑惑，随口漫应着。

“不想一个人在家等医院的电话。所以请她来了，鸟。”

鸟问：“今天广播电台休息？”

这个女人也是鸟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她懒懒散散地玩了两年。和鸟的母校的多数女生一样，她觉得自己的才能很高，把可以就职的单位都拒绝了。结果，碌碌无为的两年之后，她成了一个传播范围有限的三流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我负责的是深夜节目，鸟，你听到过几个家伙在一起交

媸似的讨厌的絮语声吧？”火见子的好友故意郑重地说。

由此，鸟记起这个女人所在的倒霉电视台发生的种种丑闻，并且进而清晰地想起大学时代，自己对教室里这位又高又胖、鼻子和眼睛像獠子似的同学的厌恶。鸟把装罐头和麦酒的纸袋放在电视上，不无顾虑地对两位尼古丁中毒的女人说：

“这些烟还是放一下吧。”

火见子去厨房开换气扇，但她的女友却根本不在意烟薰疼了鸟的眼睛，染着银指甲的粗俗的手又点上了一支烟，虽然她垂下的头发掩住了前额，但在镀银打火机燃起的深橙色火光中，鸟还是看到她过于宽阔的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和显露出青筋的上眼睑时不时的痉挛。鸟感觉到她和自己心存隔阂，不由得警惕起来。

“你们俩都是耐热体质吗？”

“都怕热呀，像要热晕过去似的呀。”火见子的好友忧郁地回答，“不过，和好朋友慢慢聊天的时候，屋子里空气流动太多，会不愉快的。”

火见子从电视上的纸袋取出麦酒，放进冰箱制冰盘的格层里，又看了看是什么罐头，动作非常麻利。深夜节目的主持人用批判的眼光看着她。鸟想，这个女人将大张旗鼓地宣扬我和火见子的最新新闻吧，说不定会借助深夜电台的电波来传播呢。

火见子把鸟的非洲实用地图用图钉钉在了卧室的墙上。而他塞到提包里的那本非洲人写的小说，则像一只死老鼠一样躺在床上。肯定是火见子躺在床上读的时候，她的好友来

了，于是，火见子扔下书去开门，直到现在，书仍然扔在那里。鸟恨恨地想：我的与非洲有关的宝贝，就这样被轻慢地对待，这是不吉之兆。我这一生大概无缘看到非洲的天空了。不要说积攒非洲之行的资金，现在，连挣每天的口粮的工作也丢了。

“我在补习学校被解雇了，从夏季的特别讲座开始。”鸟对火见子说。

“又怎么了，鸟？”

鸟不得已讲起了自己的酒醉和呕吐，以及那个正义派的告密。话越说越不愉快，鸟厌烦地早早打住。

“你本来是可以和理事长抗辩的 如果有肯作伪证说你是食物中毒的学生，请他们帮忙决不是坏事！鸟，为什么那么简单地认可校方解雇？”火见子情绪昂扬地说。

是呀，为什么我那么简单地接受校方的处理？鸟想，并且，鸟现在开始感到补习学校讲师的椅子是那么值得留恋。那不是随便开开玩笑就可以丢掉的工作。还有，应该怎样向岳父汇报呢？先天异常的孩子出生当天，我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宿醉未醒，因而导致被解雇。我就这样向教授说吗？还要说明，那威士忌，就是教授给我的尊尼乔加……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能够正当要求的权利已经全部失去了，所以，和理事长见面，只想尽可能快点结束，管它三七二十一，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点头认可了。”

“鸟，现在你全神贯注地等待自己的孩子衰弱而死，所以感觉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利，是这样吧？”女节目主持人插嘴说。

看来火见子已经把鸟遭遇的不幸全部讲给了自己的女友。

“我想可能是这样吧。”鸟说，他很厌烦火见子的轻率和女节目主持人强加于人的口吻。鸟完全可以预想得到，在广泛传播的丑闻中自己是什么模样。

“像这样开始感觉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毫无权利的人都会自杀的，鸟。不要自杀啊。”火见子说。

“自杀，还太突然了！”鸟说，他从心里感到了威吓。

“我丈夫就是这样，产生了那样的感觉，立刻就自杀了。”火见子说，“要是你也在这卧室里上吊了，我会觉得我自己真像个魔女了，鸟。”

“我从没有想过自杀。”鸟打起精神说。

“你父亲不就是自杀的吗，鸟？”

“你怎么知道的？”鸟吃惊地问。

“我丈夫自杀的那天晚上，你安慰我，讲给我听的呀，鸟，你想让我产生错觉，认为自杀是很普通的事情。”

“我当时也很惊慌吧。”鸟疲倦地说

“你还告诉我，你父亲自杀之前，打过你。”

“怎么回事？”女节目制作人问，她的好奇心也燃烧起来了。

鸟沉默不语，火见子只好做一次转手买卖，她说，鸟六岁的时候，曾经这样问他的父亲：

“爸爸，出生前的一百年，我在什么地方？死后一百年，我又在什么地方？爸爸，死了以后，我会变成什么呢？”

“年轻的父亲一语不答，立刻狠狠揍了他一顿，连牙都打

断了两颗。那结果，便是他忘记了死的恐怖。然而，三个月后，他的父亲却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人使用过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了。

“我的孩子如果现在死了，我至少可以逃掉一个恐惧，”鸟一边回忆父亲一边说，“要是我的孩子六岁的时候向我提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也下不了手那么狠地打自己的孩子，让他一时忘记死的恐怖。”

“无论如何，不要自杀啊，鸟。”

“没完没了了。”鸟说，并把自己感觉有些异样的目光，从火见子鼓胀而充满血色的眼睛那里移开。

于是，火见子沉默了起来。女节目主持人像等待到了时机似的对鸟说：

“只是呆呆等待自己的孩子在远方的那家医院喝着糖水慢慢衰弱死去，这不是最不可取的状态么？鸟，自我欺骗，不可靠，不安宁！你不就是因为这些而日渐憔悴么？不只是你，火见子也瘦下来了呀！”

“但是，取回来自己动手弄死，这样的事情我干不了。”鸟反驳说。

“我以为，莫不如说这样做更好，清清楚楚自己的手是肮脏的，也不要自我欺骗，鸟。不管怎么做，都不能不是个恶人；为什么非是恶人不可呢，那是因为你们想摆脱先天异常的婴儿，保持甜蜜的夫妇生活。按利己主义逻辑是说得通的。把血腥味的事情全交给医院里的别人干，本人躲在远处，装出一副突遇不幸的善人面孔，老实巴交的受害者的形象；这从精神卫生方面说是很坏的呀，鸟，你自己知道吧，这就叫

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确实，如果躲在一旁焦急地等待孩子死讯的我以为自己的手纯洁无瑕，那我真的是自我欺骗了。”鸟否认说，“可是，我知道我对孩子的死是负有责任的。”

“真的是那样么，鸟？”女节目主持人完全不相信，她说，“我想，从孩子死的那一瞬间开始，你的头脑里里外外都会涌现出很多麻烦事，而在我看来，那是自我欺骗的报应。正是在那时候，火见子要为了阻止你自杀，紧张地照看你；但最终呢，鸟还是要回到受了创伤的鸟夫人那里去吧。”

“我妻子说，要是我见死不救，让孩子死了，她考虑过和我离婚哪。”鸟自嘲地说。

“已经中了自我欺骗的毒的人，不可能如此明快地决定自己的立场，鸟。”火见子继续她的极端恶毒的预言，“鸟，你不会离婚，而会拚命为自己辩解，极力抹平问题，重建你们夫妇的生活。离婚这样的决断，不是你这样自我欺骗中毒者所能做出的，鸟。并且，你最终也不会得到鸟夫人的信任，自己也会从自身的私生活中发现欺骗的阴影，然后便会自我崩溃呀。鸟，不是已经出现自我崩溃的兆头了吗？”

“这不是绝路吗？你给我描画了一个完全绝望的未来呀。”鸟开玩笑似的说。

而那位肥胖的大块头同学认为鸟故意恶作剧，是和火见子针锋相对。她说：

“你现在确实是在绝路上呀，鸟。”

“可是，我妻子生了个先天异常婴儿，这只是个意外事件，我们没有责任。并且，我既不是那种可以立刻把婴儿捏死的

铁石心肠的恶汉子，也不是百折不挠的善人；这类善人，不管孩子的病残如何严重，都会动员所有能动员的医生，细心照料，尽最大努力让他活下去；这两类人我哪类也做不成，我只能把孩子放在大学医院，等待他自然衰弱下去，直至死掉。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染上了自我欺骗症，像吃了耗子药的阴沟里的水耗子似的，走上了绝境；我也无可奈何，别无他策呀。”

“并非如此，鸟，铁石心肠的恶汉，百折不挠的善人，二者之间你必须选择一个呀。”

鸟闻到屋内略带酸味的空气掺和着酒精的味道。透过屋内淡淡的暗影，鸟看到火见子的女友大得出奇的脸，已经通红通红的了，像患了面部神经疼似的，到处都一抖一跳地痉挛着。

“你醉了吧，现在我明白了呀。”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聊到现在，你不可能无病无伤地逃走吧？”火见子的朋友夸耀地说，然后，毫无顾忌地大口呼出热乎乎带酒味的气息，“即使这么说，但毫无疑问，鸟，孩子死后遗留下来的自我欺骗的问题，现在还没来到你的眼前。鸟眼下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孩子不死，不是要努着劲儿养活他吗？”

鸟的心都提了起来，汗又流出来，他感到自己像个咬败了的狗，他长时间的沉默不语。然而，鸟又沉默地去冰箱拿麦酒。麦酒瓶挨着制冰格的一边冰冷冰冷，其它的部分还温乎的。立时鸟想喝麦酒的情绪全都消散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麦酒和三个杯子拿回卧室，这时，女节目主持人已经

打开客厅里的电灯，在那里梳头、化妆，并想换衣服。鸟背对客厅给自己和火见子的杯子倒上了麦酒，麦酒呈混浊的褐色，看起来似乎很脏。火见子招呼客厅里的女友，女友冷淡地回答：“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去电台了。”

“等会儿好吗？”火见子表现出了女性的过分媚态。

“鸟已经回来了，已经不需要我了？”女节目主持人要引诱鸟上套，然后，又干脆直截了当地对鸟挑明：“我是我们一起毕业的女大学生们的守护神，鸟。谁要是失意落魄，就需要我这个守护神了。谁要遇到什么麻烦，我就会来帮忙。鸟，不要让火见子陷到你们夫妇纠纷里陷得太深了呀。我个人对你的不幸还是很同情的。”

火见子和女友一起出门，准备把她送到可以叫到出租车的地方；鸟留在屋内，把温乎乎的麦酒倒在厨房的水池里冲掉，又冲起了冷水澡。冰凉的水滴把鸟激得浑身发抖，鸟想起了小学时代的远足，自己掉了队，又遭了急雨，他想起了那时候感觉到的孤独感和无力。现在的我，宛如刚刚脱壳的蟹，不管遭到怎样卑小的对手的攻击，都立即屈伏。鸟想，现在的情形最恶劣不过了。孩子出生的那天夜晚，我与那些少年恶棍们搏斗，能够显示出相当的抵抗力，那真是现在回头想想还有些后怕的不敢相信的奇迹。洗完澡，不知为什么，鸟竟然性欲昂扬起来，就那样赤身裸体地仰在床上。外来者的味道消失，屋子里的角角落落又重新弥漫了独特的陈腐味道。这是火见子的窝。火见子像一个患臆病的小动物，不在房间里染上自己身体的味道，就难免情绪不安。鸟已经习惯了这个家的味道，有时甚至嗅到这里边也有自己的味道。火见子

一直未归。冷水浴洗得净爽的皮肤又流出了许多汗水，鸟缓慢地站起来，他想再找一瓶冰镇的麦酒。

过了一小时，火见子才回来，她不高兴地对鸟辨解说：

“那个人忌妒了呀。”

“忌妒？”

“她是我们中间最可怜的人啊，所以，我们中间的某某人，就陪她一起睡过，鸟，她呢，就由此一直自以为成了我们的守护神了！”

自打把孩子扔在医院，鸟就丧失了道德感。火见子和女友的关系，并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刺激。

“即使那些话是因为忌妒而说出来的，”鸟说，“我不可能从她所讲的事情里无病无伤地逃出来。”

十

鸟趴在床上，像河马似的仰着头，和双手抱膝坐在地板上的火见子一起看深夜里最后一次电视新闻。暑气已经消去，鸟们像生活在远古洞窟中的原始人，赤裸地感受那令肌肤爽快的清凉。他们担心听不到电话铃响，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小，就像蜜蜂发出嗡嗡声。鸟觉得那是有意义和情感的人的声音，在电视显像管的闪烁和影像的叠印上判别不出任何

意义。他意识的屏幕上，现在无法从外界选取一个能记忆下来的实在映像。他就像一台光有话筒的通讯机，等着远方的模糊信号，直到现在那呼唤还没有到，不知信号传递进来了没有。鸟就像处于待机状态的通讯机进入了假死状态。突然，火见子把膝盖上放着的非洲作家艾伊曼斯·丘丘奥拉的小说《我在幽鬼森林里的生活》扔到地板上，探起身子，伸手把电视的音量调大。即便如此，鸟对自己眼睛看到的画面和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也没有特别的反应。他只是茫然地望着电视，等待电话铃响。又过了一会，火见子把电视闭上了。屏幕上银白色的雪花点，唰地一下从画面上消失了。这纯粹是一种被抽象化的死的形式。鸟望着画面，那尖锐的印象使他禁不住“啊”地短促惊叫了一声。他想，这时候我那奇怪的婴儿也许死了。从早晨直到深夜，他只是一味地等着电话，除了吃点儿面包、火腿、喝点儿啤酒外，就是和火见子一遍遍地性交。（就连看看非洲的地图，读读非洲人的小说也没兴趣，现在，鸟的非洲热已经转移到火见子身上，火见子却对非洲地图和小说十分着迷）。如果说他现在考虑什么的话，那就是他的孩子的死。他正处在明显持续的退化之中。

火见子跪在地板上回过头来，眼里闪着灼热的光和鸟搭讪。鸟无法捕捉她说的意思。皱着眉头问道：“啊？”

“鸟，也许会爆发彻底毁灭世界的核战争呢。”

“又怎么啦？你说的话常常东一嘴西一嘴的。”鸟惊讶地说。

“东一嘴西一嘴？”这回是火见子惊讶地反问：“刚才的新闻，你不也受到刺激了吗？”

“什么新闻？没注意看，我受的刺激另有原因。”

火见子一时火起，刚想责备鸟，可是立刻发现鸟即不是铺设开玩笑的伏笔，也不是神情恍惚。火见子闪烁着紧张神情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影。

“振作起来呀，鸟。”

“什么新闻？”

“赫鲁晓夫又重新开始核试验了。这次的规模是至今为止的氢弹没法比的。”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鸟说。

“你好像没留下什么印象，鸟。”

“嗯。”鸟应道。

“好奇怪呀！”

这时，鸟才和火见子一样，也觉得自己对苏联又开始进行核试验的新闻竟没一点儿印象这事有些奇怪。不要说赫鲁晓夫重新开始核试验的新闻，即使听到核战争爆发的消息，我现在也会完全无动于衷吧……

“怎么回事呢，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啊。”鸟说。

“你最近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

鸟必须沉默地想一会儿。

过了一会，鸟说。

“你呀，你对国际情势和政治的态度也不像当年和你丈夫屡次参加游行的学生时代那么敏感了吧。不过，对核武器我是一直很关心的。我和朋友们搞的斯拉夫语研究会，唯一的政治活动就是参加废止核武器。如果赫鲁晓夫再进行核试验的话，那么对我也是一种刺激，是应该谴责的。我一直看着

电视，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鸟……”火见子欲言又止。

“我的神经已经深深陷入婴儿的问题不能自拔。对外界的一切都没有反应。”鸟漠然不安地说。

“是啊，鸟。今天这十五个小时里，你只是一劲儿絮叨着婴儿死没死的事情。”

“确实，我的脑袋现在已经被婴儿的幻影占领了。我就像潜伏在婴儿印象的泉水里。”

“不正常啊，鸟。婴儿如果不能很快就死，这一状态持续上一百天的话，你就会发疯了吧，鸟。”

鸟目光凶险地望着火见子，好像火见子的话是给只喝点白糖水和少量奶粉的婴儿吃菠菜增添能量似的。啊，一百天，二千四百个小时！

“鸟，你这样被婴儿的幻影缠住的话，婴儿死了以后，你也逃脱不掉吧？你现在对婴儿的这种心理态度是不行的，对吗？”火见子说。并引用麦克白斯的台词用英语说，“你那么考虑是不行的，鸟，你那样做的话就要发疯了。”

“可现在我不可能不考虑婴儿的事，婴儿死了以后，也许就这样，那也是没办法的。”鸟说道：“确实，对我来说最坏的事也许是婴儿衰弱死之后。”

“现在也可以呀，给病院打个电话，让他们给牛奶加浓一点儿就好了。”火见子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鸟悲鸣般的可怜叫声打断火见子的话。“你要是看到了孩子头上的瘤子，就知道那样做为什么不行啦！”

火见子注视着激动的鸟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忧郁的神情。

俩个人都扭过头去不理对方。结果还是火见子闭了房间里的灯，钻到鸟的身边。夜静而清凉，即使俩个人并肩挤在一张本来就很窄小的床上，也不再为暑热而烦恼了。俩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火见子没有像平常那么拿手在行，而是笨拙地活动着身体抱住了鸟。鸟感觉到大腿的外侧有一团干爽的绒毛在撩动。但一种讨厌的情绪出乎意料地朝他袭来。鸟期待着火见子就那样不再动，她会一点点地进入她自己的女性梦乡的。他真切地期望，当他一觉醒来时她还没醒。时间就那么过去了。鸟和火见子都知道对方醒着，又都装成不觉的样子。终于火见子像个忍受不住这种假死状态的狐狸，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声问：“鸟，昨晚上你梦见婴儿了吧？”

“嗯，梦见了啊。怎么？”鸟说。

“什么样的梦？”

“好像是在月球的火箭基地上，荒凉的岩石中间放着婴儿的摇篮。别的什么也没有，一个单纯的梦。”

“你像婴儿似的蜷缩着身子睡在那里，紧紧地攥着拳头，张着嘴哇哇地哭。”

“真是怪谈，你是不是有点不正常。”鸟像被一股奔涌的耻辱泉水淹没了，愤激地说。

“吓死人了。我还担心你无法返回原样了呢。”

鸟静默地坐在黑暗中，脸颊像着了火。火见子也一动不动地坐着。

“喂，鸟。你不要把这事只当成个人的事，也看成和我相

关的共同问题，那样我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你呀。”火见子对她刚才说鸟被梦魇住了的话有些后悔，语调低沉地说。

“这的确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鸟说：“不过，在个人的体验之中，一个人渐渐地深入进他体验的洞穴，最终也一定会走到能够展望人类普遍真实的出口。按理说会有这样的体验吧？不管怎么说，痛苦的个人得到痛苦之后的果实。就像汤姆·索亚似的，在黑暗的洞穴里，虽然有痛楚的回忆，但一旦走出地表，同时，也得到一口袋的金币。然而，现在我的个人体验的苦役，却是处在绝望地向深处掘进的孤独一人与世隔绝的竖井洞里。即使在同样黑暗的坑洞里流淌下痛苦的汗水，从我的体验中也无法产生一点点儿人的意义。只是毫无所获地一边感到羞耻一边挖洞罢了。我这个汤姆·索亚，在深深的竖井洞底瞎挖，也许会发疯的。”

“从我的经验来说，只要是和人有关的，就决不能称为毫无结果的痛苦，鸟。他自杀不久我就被梅毒恐怖症纠缠上了。我和一个可能带有梅毒菌男人一起睡，又没有什么预防措施。所以，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恐怖症所苦恼着。在痛苦时，我就想我不会只收获这个毫无成果的无所作为的神经官能症吧。所以，好了以后也有效果。鸟，那之后，不管和多么危险的人睡，也没有再犯那持续了好久的梅毒恐怖症！”

火见子把它作为滑稽有趣的心里话讲给鸟，说完还莞尔一笑。鸟觉得火见子的话有点做作，但不管怎么说是为了使他振作起来。于是他故意摆出一幅嘲弄人的口吻说：

“如果妻子下次生出来的还是个畸形儿的话，那我也不会痛苦好久的。”

“我说的并不是那意思，鸟。”火见子轻声说：“哎，鸟。我觉得你的这次体验能从竖井式的洞穴变成有出口通道的洞穴。”

“那办不到吧？”鸟说。

“我去取啤酒和安眠药，鸟，你也要吧？”火见子终于说。

要是想要，但鸟不能漏过电话。鸟有些留恋地冰冷冷地说：“我不要。早晨一起来，满嘴都是安眠药味，怪讨厌的。”其实，他只说我不要就足够了，但鸟为了挫败喉咙对安眠药和啤酒火烧火燎的欲望，必须多说几句才行。

“是吗？”火见子把安眠药的药片用啤酒喝下去，一面残忍地说：“这么说，那是掉牙时的味吧。”

过了一会，火见子睡着了，鸟仍睁着眼睛，靠着火见子那侧的肩膀、手腕、肋骨和肚子像得了硬皮病似的发硬。鸟感到和别人的肉体躺在一个床上，自己的肉体就好像不合理地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想起了结婚第一年和妻子睡在一个床上的事，不过竟好像记忆出了差错，有点模糊起来。鸟终于决心直接睡到地板上去，他活动了一下身子，沉睡中的火见子突然发出了一声动物似的呻吟，咬着牙将他紧紧搂住，把鸟吓了一跳。鸟又感到贴着的大腿一团绒毛。火见子嘴唇半张的黑暗的口腔里有一股呛人的金属锈味飘来。

鸟动弹不得，只好就那么躺着，一边忍受着越来越发麻的身体，一边徒然地睁着眼睛，不久，鸟就被酸溜溜的心情笼罩住了。突然一种令人窒息的疑惑朝他袭来，说不定那个医生和护士每隔一个小时就喂婴儿一次浓牛奶。我在等着婴儿的死，然而却又怀疑现在那里是否隐藏着一个缓期的单人

牢房呢。鸟仿佛看到了婴儿两个头上张着两张红红的嘴，正在咕嘟咕嘟地喝浓牛奶的情景。鸟浑身的皮肤布满了热乎乎细密的疙瘩。让婴儿衰弱而死的那种羞耻感觉的秤砣变轻，秤的另一端，感到奇怪婴儿带来的危害的受害者意识的秤砣变重，围绕着鸟的迟缓的心理平衡动摇起来。鸟被利己的不安谴责得出了一头汗。他既看不到浮现在昏暗中的家具，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包括奔驰而过的汽车声；只能感觉到体内发出的燥热和汗珠流淌下来时痒得慌的感觉。就像被喷洒上了农药的孛虫，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体内不断地渗出带青草气息的体液。那个医生和护士一定给我那奇怪的婴儿 10 升浓奶粉喝了……

即使天亮了，鸟也不会和火见子讲这羞耻的妄想吧。因为那就好像在说深夜电视里的女节目主持人斥责了他一样，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鸟忍受不住干等电话，一清早恐怕就该去附属病院的特儿室吧。直到天亮电话铃也没响，鸟一夜未眠地迎来了黎明。夏天清晨的阳光从窗帘缝隙照射进来，而一直好像沉浸在不安的水槽里沁着汗的鸟，耳边除了幻听之外，听不到有铃声响起。

医生和鸟双方都不很愉快地默默地并肩站在玻璃窗前，就像在水族馆里观察章鱼似的朝里面的小床望着。鸟的婴儿好像没有被秘密处置的样子，从保育器取出后就放到普通的小床上了，和做豁嘴儿手术的婴儿一样，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里。对鸟来说，煮虾似的通红的婴儿看不出衰弱的样子。婴儿有点长大了。同样他头上的瘤也好像变大了。婴儿为了和

自己头上的瘤子的重量取得平衡，使劲地仰着身，两只小手遮在耳后，用手指不断地擦搓着脑袋。半个脸都皱巴巴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大概婴儿也想挠脑瘤，只是手指还够不到那儿。

“脑袋上的那个瘤也痒痒吗？”

“唔，怎么说呢。瘤下面的皮肤现在有点要磨破了，也许因为溃烂而发痒吧。注射过一次抗菌素，现在已经停止注射了。也许最近那块儿就能破。破了的话，新生儿就会陷入呼吸困难的状态。

鸟注视着医生，想说什么又没说，结果只是咽了口唾沫。鸟想确认一下医生是否已经忘了作为父亲的自己期待着婴儿的死。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还会被今晚还有昨晚那样的疑惑所践踏吧。不过，鸟也只能是咽口唾沫。

“这一两天最关键啊。”医生说。

鸟注视着用粉红肥胖的小手在耳后挠脑袋的婴儿。婴儿的耳朵和鸟一模一样，僵硬地朝外翻着。鸟似乎害怕自己的声音传过去，轻声地说了一句：

“请您多关照。”

说完，鸟红着脸朝医生鞠了一躬走出特儿室。背后的门关上时，鸟很快地就有点后悔没有和医生再次强调一下他的希望。鸟在走廊里边走边把两手罩在耳后，手指根隆起的部分不停地蹭着发际。他一边蹭，一边觉得他脑袋后面就像被重重的秤砣坠住一般渐渐地向后仰去。不一会，当鸟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着脑袋上长着瘤的婴儿的姿势和动作时，马上站住了，匆匆地向四周望了望。走廊拐角处站在饮水处

的两个孕妇神情呆板地朝这里眺望。鸟感到有点恶心，马上穿了过去，朝通往正门的走廊跑去。

鸟在大学的餐厅前将车速减慢下来，正想找一个能停车的空位，突然发现了他的朋友从餐厅里走了出来。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位，把车停了下来。他扫了一眼手表，迟到了三十分钟。朝鸟下车的地方走过来的朋友脸上浮现着焦躁的神情。“借朋友的车。”鸟有点不好意思地指着鲜红的赛车解释道：“我迟到了，真对不起，大家都来了吧？”

“没有，只有你和我。其他人都去日比谷公园参加这次抗议赫鲁晓夫重新进行核试验的集会去了。”

“啊，是吗。”鸟说。于是他想起了早上火见子读有关这事报道的报纸时，一点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他现在已经完全被奇怪的婴儿缠在个人的困境之中，与这个现实的世界隔绝了。不过这么说，正是因为那帮肩负着地球的命运，参加抗议集会的家伙没有被头上长着瘤的婴儿缠住。有些烦躁的朋友，朝只是哼哈应了一声的鸟投过责备的一瞥。

“别的成员都想避开和戴尔契夫打交道，都去抗议赫鲁晓夫了。在日比谷的野外音乐堂，几万人同时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难道不能给赫鲁晓夫惹起一场麻烦吗？”

鸟把斯拉夫语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各自的事都想了一遍。确实，他们如果和已陷入泥沼的戴尔契夫牵扯太深，很难办。他们有的在一流商社的贸易科工作，有的是外务省的官僚，有的是大学研究室的助教。如果戴尔契夫事件被报纸作为丑闻大肆报道，不管怎么说，和他有关联，这事如果被上司觉察

到了，肯定不利。像鸟这样的补习学校老师，而且，不久就将被解雇的自由人是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鸟追问道。

“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我们这个会只能原封不动地把说服戴尔契夫的任务还给公使馆啊。”

“你也不想和戴尔契夫打交道吗？”

对于鸟来说别无他意，仅仅是引起兴趣的发问，然而，朋友突然像是受了侮辱，眼里充血，回看了鸟一眼。朋友是期待他马上对还回说服戴尔契夫这一任务之举表示赞成，鸟醒悟过来后感到很震惊。

“不过”鸟对赌气沉默不语的朋友温和地反驳道：“对戴尔契夫来说，能接受我们的说服大概是最后一个机会吧？如果他拒绝的话，只能公开了吧。我们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将任务还回去，良心的谴责会使我们寝食不安的。”

“当然，戴尔契夫如果接受我们的劝说，那就成大团圆的结局了。不过，弄得不好，戴尔契夫事件成为丑闻，我们就被卷入国际问题了。我对现在和戴尔契夫接触也是有抵触的。”朋友将视线从鸟的身上移开，朝像从羊肚子里掏出的内脏似的赛车的驾驶席望着说道。

鸟感觉到朋友在明显地暗示他，不要再反驳，希望他能理解，那样子显得很可怜。可是，鸟对丑闻啦国际问题啦这类吓人的字眼毫无反应。鸟的脑袋已经被奇怪的婴儿的丑闻浸满了。围绕着婴儿的家庭问题比任何国际问题来都更具体、沉重，实实在在扼住了他的喉咙。鸟感到从摆脱了戴尔契夫潜藏在他身旁的一切陷井恐怖中获得了自由。自从婴儿事件

发端以来，鸟第一次感觉到和别人相比他的确有着广阔的日常生活闲暇，觉得有点好笑。

“斯拉夫语研究会如果把说服戴尔契夫的任务退还了的话，我个人想去见戴尔契夫。我和戴尔契夫很好，而且假如戴尔契夫事件表面化了，我被卷入丑闻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鸟说。他想找一个能充填由医生的话带来新的缓期的这一、两天的内容，也真想去看看戴尔契夫的隐遁生活。

朋友马上见缝插针，那样子令鸟都有点难为情。

“你想去就去吧 那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朋友用力地说：“说实在的，我内心觉得你能接受就好，其他成员听到有关戴尔契夫的传闻，立即慌了神，只有你态度沉着超然。我佩服你。”朋友的声音很热情。

鸟不想让突然变得饶起舌来的朋友伤心，便朝他温和地一笑。他知道现在自己对婴儿以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冷静而且超然。鸟痛苦地想，没有被套上枷锁的整个东京大概不会有人羡慕我吧。

“午饭我请客，鸟。”朋友兴冲冲地说。“先去喝点啤酒吧。鸟！”鸟点点头。他们并肩朝饭店走去。在鸟对面坐下来心情不错的朋友要了啤酒后说：

“鸟，用两手指擦头是你大学时代就开始的习惯吧？”

鸟侧身走进了酒店和朝鲜饭店之间裂开的一条窄得只有五十厘米左右的小胡同，边走边想这迷宫似的胡同是否隐藏着另外一个出口呢 朋友给他的地图上面画的是条死胡同，现在鸟正是走进了这条死胡同的入口。这胡同的形状就像个胃

袋，而且是一个没有通往肠子出口的胃袋。在这闭锁场所逃亡生活者和逃亡生活志愿者潜藏在那里，不会感到不安吧？戴尔契夫隐藏的家，只能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是否有一种被追捕的气氛呢？恐怕戴尔契夫已经不在这个小胡同了吧。鸟这么一想就觉得心情轻松起来，他来到胡同尽头的一幢公寓，站在那就像到达山寨的隐秘近路的入口，擦着满脸的汗，他觉得那整条胡同都置在阴影之中，可是，抬头仰望夏日晌午那强烈的阳光像白晃晃的炽热的白金网一样，覆盖在胡同狭长的小路上。鸟一动不动地仰望晴空，闭上眼睛用拇指肚擦着痒痒的头。鸟像被反弹回来似的放下了两臂，直起了仰着的头。远处的一个女孩发疯似的叫了一声。

鸟脱了鞋，用一只手拎着，上了正门外满是灰尘的粗糙的楼梯，进了公寓。走廊的左侧一个个单人房间的门并列着，右侧是墙壁，墙上胡乱涂着各种各样的字和图。鸟边确认着门牌号边往里走。各家门后的人似乎都替别人着想似的把门关上。住在这个公寓的人们是怎样避暑的呢？火见子说过，先辈们什么时候繁殖了这么多在这个大都市里大白天也锁上房间闭门不出的种族呢？结果，鸟一直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发现了那里像衣服内兜似的隐藏着一条狭窄陡峭的楼梯。鸟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一眼，在公寓门口金刚般立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注视着他，身材高大女人的高大身影将公寓外的一切光线都遮住了，走廊和她都笼罩在漆黑的阴影里。

“你要干什么？”那女人摆出一幅撵狗似的姿势问道。

“我想找一位外国朋友。”鸟声音发颤地回答。

“美国人？”

“他和一位年轻的日本姑娘住在一起……。”

“啊，那个美国人啊，他住在二楼的第一个门。”那女人说完后就消失了。

如果，那个“美国人”说的是戴尔契夫的话，他大概给这个女人留下了好感。不过，鸟走在白木板的楼梯时还有些半信半疑。可是，鸟在那极狭窄的楼梯转弯处刚要往上去，突然看见露出惊讶的目光、举着两臂迎面走出来的戴尔契夫。鸟被这意外的喜悦所感动。这个公寓里只有戴尔契夫开着门，用通风来降暑气，这是个有着健全生活感觉的人。

鸟把自己的鞋立在走廊的墙壁下，和从房间里探出上半身微笑的戴尔契夫握手。戴尔契夫像马拉松选手似的只穿了件蔚蓝色的短裤和运动背心。他的红头发剃得短短的，可是红胡髭却留得很长，从他身上，鸟一点也看不出一个过着逃亡生活的人的模样。只是自从潜藏到了这个公寓以来，恐怕就没有机会乘公共汽车了。小个子的戴尔契夫象个大狗熊似的散发着强烈的腋臭。鸟和戴尔契夫互相用简单的英语问候。戴尔契夫说他的女朋友去烫头去了，他说本想让鸟进屋，可是又借口说怕草席弄脏了鸟的脚而做罢。他想就那么站着把话说完。鸟也害怕在戴尔契夫的房间呆得时间太久。鸟往戴尔契夫房间里探望一眼，那里面一件家具也没有，房间的最里面一扇窗户敞开着，可是那只有二十英寸的对面，严密的板条遮住了窗户。照理说大概对面也有一个从这里探望不到的个人私生活的场所吧。

“戴尔契夫，你们国家的公使馆希望你赶快回去。”鸟单刀直入地开始劝说。

“我不回去了。女朋友也希望我在这里住下去。”戴尔契夫微笑着回答。

鸟和戴尔契夫的对话语汇的贫乏，生硬的英语使他们的回答留下了游戏似的印象。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必要使事态伴随一种紧迫的感情，可以直接了当地回答。

“我是最后的使者。我之后恐怕是你们国家公使馆的人啦，如果情况更糟的话，日本的警察也会来。”

“日本的警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因为我是外交官啊。”

“是啊，不过，公使馆的人要想把你带走的话，只能把你送回去吧？”

“是的，那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我惹了麻烦，可能被降职，或是失去外交官这一工作吧。”

“所以，戴尔契夫，趁还没有变成丑闻之前返回公使馆怎么样呢？”

“我不回去。女朋友希望我留下来。”戴尔契夫笑容可掬地说。

“你真的不是因为政治的理由，而只是因为和女朋友感情上分不开，才潜藏在这儿的吗？”

“是的。”

“你真是个怪人，戴尔契夫。”

“为什么，怪吗？”

“你的女朋友不会说英语吧？”

“我们常常是沉默着理解的。”

鸟渐渐地感到内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那么，我如果去报告的话，马上公使馆的人们就会来把

你带回去的。”

“违反我个人的意愿，强行把我带走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女朋友也能理解吧。”

鸟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戴尔契夫的红胡须的周围，金红色的纤细的汗毛上挂着一粒粒汗珠，光闪闪地摇动着。鸟突然发现触目所及之处，戴尔契夫的汗毛上都湿漉漉地挂满了汗珠。

“那么，我就这么报告了。”鸟说着弯下腰拎起了鞋。

“鸟，你的孩子出生了吧？”戴尔契夫问。

“生了，可是，是个畸形儿。我现在正等着婴儿衰弱而死呢。”鸟不知为什么竟有一种想诉说心境的冲动。“好像长了两个脑袋似的，有着严重的脑残疾。”

“你为什么不动手术而干等着他死呢？”戴尔契夫抑制住笑容，脸上充满了男子汉勇猛剽悍的表情。

“我的婴儿，即使手术的话，像正常人那样生长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鸟退缩着说。

“卡夫卡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对于孩子，父母所能做到的只是迎接婴儿的到来。你不迎接他，相反却要拒绝他吗？因为你是父亲，就利己主义拒绝别人的生命，是说不过去的吧？”

“鸟默默地听着，眼睛、脸颊都涨满了红晕，这成了他近来的一个新习惯。现在，戴尔契夫已经不是那位陷入深刻的窘境而又不失日常生活的幽默感的古怪的红胡髭外国人了。鸟觉得就像突然遭到了袭击。鸟强迫自己硬性地反驳几句可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所有回答戴尔契夫的话都丧失了，一

脸沮丧的表情。

“啊，可怜的小家伙！”戴尔契夫喃喃地说。鸟吃惊地颤抖地抬起脸，戴尔契夫说的不是婴儿的事，而是鸟自己。鸟一直沉默地等待着戴尔契夫解放他的那一刻。

终于鸟和戴尔契夫告别了，分手时戴尔契夫送给鸟一本小辞典。鸟请戴尔契夫在辞典的扉页上签名。戴尔契夫先写上一个巴尔干半岛的短语，然后在那下面签上名，说。

“这个词是希望的意思。”

从公寓出来的鸟，在胡同最窄处和一个身材不太高的年轻姑娘走了个碰头，两人身体笨拙地相擦而过。鸟闻到了一股刚烫过发的香气，他看着格外苍白的姑娘低着的脖颈，没有打招呼。可怜的小家伙。鸟走进眩目的阳光下，一会就热汗淋漓了。他像个逃亡者似的朝停放火见子汽车的百货店停车场跑去。那一刻，在街上跑着的男人只有鸟一个人。

十一

星期天，鸟一睁开眼睛，他的周围已充满了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风从卧室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和阳光一起朝客厅里旋去。从客厅里传来除尘器发出的嗡嗡声响。已经习惯了房间昏暗光线的鸟在明亮之中，忽然为自己毯子下面的身体感

到害羞。鸟趁火见子还没有进卧室来嘲笑他的赤身裸体，立刻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匆匆地穿上裤子和衬衣进了客厅。

“早上好，鸟。”头上带着头巾的火见子拽着吸尘器，那样子就像用棒子压着一个四处转动的老鼠，她转过身子，脸上泛着红潮，天真快活地说道：“我公爹来了，鸟。我扫除这功夫，你先去那儿打个招呼。”

“那么，我走吧。”

“为什么要逃呢？鸟。”火见子厉声地反驳道。

“我在这儿仿佛过着逃亡者的生活。在隐藏之处将我介绍给一个陌生人，总觉得很奇妙。”

“我公爹知道我时常留男朋友住的，而且，他对这事儿并不很介意的。只是，如果男朋友中的一个，一大早就慌慌张张地逃跑的话，反而会使他疑惑。”火见子表情僵硬不满地说。

“OK，那我刮一下胡子吧。”鸟说完返回到卧室。

鸟对火见子的不满感到惊讶。鸟自从到火见子家来后，总是固执地以自我为中心来行动，感觉火见子也只是他自己意识世界的一个细胞存在。我为什么毫无理由地确定自己有那样绝对的权利呢？我成了个人不幸的蚕蛹，眼中只看到不幸的蚕蛹的内心活动，连蚕蛹自身的特权都没有怀疑……

鸟剃完了胡须，扫了一眼蒙上一层水汽的镜子中那个不幸的蚕蛹那苍白而又认真的面孔。鸟发现自己的脸缩小了。让人觉得似乎并不是单单瘦了点的缘故。

“我突然插进你家，居然这样专横，还没有觉得那是不自然的。”鸟走进客厅对火见子说。

“你道歉吗？”火见子完全恢复了柔和的表情，嘲笑着鸟

说。

“想一想，我在你的床上睡，吃你做的饭，并没有任何拘束你的正当理由，在你家我的心情无拘无束相当舒畅。”

“你要走？鸟。”火见子不安地说。

鸟注视着火见子，一种有如宿命感的东西使他震惊。如此和自己能合得来的外人，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遇到吧。鸟品尝到一种依恋的痛苦。

“你即使最终要离开的话，现在不还没有走吗，鸟。”

鸟返回卧室仰面躺在床上，两手掌交叉在一起托着后脑勺，闭上了眼睛。他从心里感谢火见子。

不一会儿，鸟和火见子还有火见子的公爹就围坐在干净的客厅桌子前，聊起了非洲新兴国家领导者的谣传和斯瓦希里语的语法等话题。火见子还把卧室墙上的地图摘下来，摊在桌子上给公爹看。

“和火见子一起去非洲看看不是挺好吗。把这个房子和地卖了，费用就出来了。”火见子的公爹说。

“是啊，这主意不错吗。”火见子试探着望着鸟说：“去非洲旅行这段时间里，还可以忘掉婴儿的不幸，鸟。我也可以忘掉自杀了的丈夫啊。”

“是啊，是啊，那太应该了。”火见子的公爹极力怂恿说：“你们两人一起去非洲吧。”

鸟被这一提案强烈地撼动了，显得有点窝囊和狼狈，喘出一口不安的叹息说：那不行，那怎么能行呢。”

“为什么不行？”火见子挑战似地问。

“在非洲会自然地忘掉婴儿的衰弱死，那话有点太过份了

吧。我做不到。”鸟面红耳赤地结结巴巴地说。

“鸟真是个道德严肃的青年呀。”火见子嘲弄地说。

鸟的脸越来越红了，脸上浮现出责备火见子的表情。实际上他内心是这样想的。火见子的公爹这么说不是基于道德的目的，而是为了把火见子从自杀的丈夫的幻影中救出来，而让我和她一起去非洲旅行吧？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像被热水浇注的固体的汤料似的融化了吧。我就会在这甜蜜的欺骗性旅行中兴冲冲地解放了自己吧。鸟惧怕火见子公爹的话，同时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突然，鸟在火见子的眼里明显地看到了醒悟的光亮。

“再过一个星期，鸟就要回到夫人那儿去了。”火见子说。

“是吗，真对不起。”火见子的公爹说：“不过，瞧火见子那么生气勃勃的样子，自打我儿子死后还是第一次，所以才想起了这事，您别生气啊。”

鸟用怀疑的目光望着火见子的公爹，他的脑袋很短，几乎完全秃顶了。后脑勺晒黑了的皮肤一直延续到肩膀，几乎分不出哪是脑袋哪是脖子，在那让人想到海驴的脑袋上，一对微暗混浊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火见子的公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鸟没有找到一点点可把握的线索。鸟沉默而警惕地暧昧微笑着，忍着看不透的羞耻和失望感，从胸部到嗓子堵的喘不过气来。

子夜时分，在暑热蒸腾的黑暗里，鸟和火见子，非常懒惰地以相互都不沉重的姿势，持续性交一小时。像交尾作爱的野兽，他们一直沉默无声。最初间隔短暂，随后经过一段酝酿，火见子飞跃到性快感的高潮。每当这时刻，鸟就会忆

起一个暮色苍茫时分，在外地城市的一所小学校操场上，操纵装着汽油引擎的模型飞机飞行时的感情。以鸟的身体为轴心，火见子在她性欲高潮的天空划着圆弧，像不胜引擎重负的模型飞机似的痛苦地飞翔着，一边浑身颤抖发出低低的叫声。然后，火见子再次降落在鸟站立的操场上，重返那种静默而坚忍的重复运动时间。鸟们的性交已经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的静谧而有秩序的感觉里，鸟觉得自己和火见子的性交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对于鸟来说，火见子的性器官单纯而实在，没有隐藏一点儿恐怖的胚芽。这不是“完全不知其究竟的东西”，而仿佛是用柔软的合成树脂制成的衣袋似的单纯的物件。这里应该没有妖怪一类的东西突然追来，鸟心里踏踏实实。这或许是因为火见子把他们的性交限定在彻底追求赤裸的性享乐吧。鸟想起了自己和妻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性交。结婚以后，过了这么多年，直到现在，鸟夫妇在性交的时候，仍不断被忧郁的情绪纠缠着。鸟用笨拙的手脚触摸像极力克服厌恶心理，硬硬地蜷在那里的妻子的身体时，她总感到像被殴打了一样，因而总是怒气冲冲地想对鸟回敬几拳。结局自然是陷入小小的口角，性交中止，然后或者就这样让稍稍燃起的欲望触角断断续续地纠缠到深夜，或者最终像接受慈善恩赐似的凄凉地草草收兵。鸟把改变夫妇性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妻子这次生产以后……

火见子在性欲高潮的上空盘旋，像挤牛奶似的反复压迫鸟的生殖器，而鸟则任意选择火见子的某一次高潮，和自己的高潮重合，使自己达到了高潮。但因为鸟畏惧性交后的长夜，高潮过后，不久又重开战阵。鸟就这样，在平稳地达到

高潮的途中，进入最为甜美的梦乡。

火见子从高潮的上空缓慢下降，尔后，又像与地面上升的气流相遇的风筝，突然逆转，直直地冲向高空。已经醒了但有意抑制自己的鸟，听到不远的黑暗处响起了电话的铃声。鸟想起身去接，后背却被火见子光滑的胳膊紧紧搂住了。

“鸟，好了。”一分钟后，火见子松开了胳膊。

鸟匆忙地调整了一下呼吸，快步跳进客厅，抓起电话。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想找在大学附属医院的特儿室住院婴儿的父亲。鸟紧张的应答了一声，声音像蚊子般的细小。打来电话的是实习学生，传达了鸟孩子的担当医生的话。

“这么晚打电话真对不起，因为这里也忙到现在。”电话里传来遥远的声音。“明天上午十一点请到脑外科教授房间来一趟，副院长室。照理说，应该由大夫直接给你打电话，可他太疲劳了，真对不起。这么晚，杂事太多。”

鸟深深地呼了口气，他想婴儿死了，也许脑外科要解剖吧。

“知道了。我直接去副院长室，谢谢！”

婴儿死了。放下了话筒，鸟再次想到。之所以说担当的医师精疲力尽一直工作到很晚，大概是说死神怎样降临在婴儿身上吧。鸟的舌头涌上来胃液的苦味。眼前黑暗之中，巨大的令人恐惧的东西在敌视着鸟。鸟就像一个掉进了爬满蝎子的洞窟里的动物标本采集家，浑身哆嗦着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那里是安全的窝，鸟默不作声，身体发出轻微的颤抖，然后，鸟像往洞穴深处钻似地钻进火见子的怀里，因性急而失败了多次不能勃起的鸟，在火见子手指的导引下，终于安

定下来。鸟的忙碌马上使两人的快感都进入了高潮。突然，鸟拙笨地蹦跳着，就象手淫似的孤独地射精了。鸟感到胸腔内一阵激烈的抽动。他横卧在火见子身边，没有脉搏，他相信自己最终肯定会死于心脏麻痺。

“干了很坏的事呢。”火见子透过黑暗疑惧地注视着鸟，说，像是责备，其实更像的叹息。

“嗯，是我不好。”

“孩子怎么样，鸟？”

“这么晚才来电话，好像是因为他们忙到现在。”鸟被新的畏惧摄住了似的说。

“副院长室怎么回事？”

“明天早晨让到那儿去。”

“用威士忌吃两片安眠药睡觉吧，没必要再等电话了。”火见子无限温柔地说道。

火见子扭开床头的台灯去了厨房。鸟像是怕刺眼睛似地双目紧闭，两只手掌交叉着遮盖着眼睛，茫然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像尖锐的果核似的东西在里面盘旋，衰弱而死的婴儿为什么折腾医生到这么晚呢？可是，很快鸟们就被突然激起恐怖念头吓得后退了。鸟微微睁开眼，从火见子手里接过小半杯的威士忌和远远超过规定量的药片，一口气喝了下去，呛得他直咳嗽。之后，他又闭上了眼睛。

“你把我的那份也喝了？”火见子说。

“啊，对不起。”鸟连连道歉，脸上浮现着愚蠢的表情。

“哎，鸟。”躺在鸟身旁的火见子说。不管怎么说，俩人之间好像多少保留了点礼节上的距离。

“嗯？”

“威士忌和安眠药开始起作用之前，我给你讲段非洲小说里的笑话。鸟，你读那本小说里强盗幽鬼一章了吗？”

鸟在黑暗中摇了摇头。

“有一个人怀了孕，强盗幽鬼，就是那帮街上的幽鬼们，在伙伴中选了一个派到那女人家。被派去的那个幽鬼夜晚把真的胎儿赶了出去，他自己钻到了子宫里，到了出产那天，幽鬼就变成善良的胎儿出生了。”

鸟一声不响地听着。那婴儿不久就得了病，为了治病母亲献了贡品，幽鬼就悄悄地把她们关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婴儿的病是决不会治好的。不久死亡的婴儿被埋葬的时候，幽鬼又变回原来的模样，从墓地逃掉回到那个从秘密的地方往外运财产的强盗幽鬼的街上去了。

“幽鬼变的婴儿，为了独占母爱，让母亲毫不吝惜地献出贡品，所以生出来的都是相当漂亮的婴儿呀。非洲人是为了让这样的婴儿死掉才生出好的婴儿，那是幽鬼的婴儿，是非常美丽的，鸟能想象得出吗？”

我让妻子听听这话吧，鸟想着，妻子大概很难把我们夫妇简单地为了生而生出的婴儿想成是美丽的婴儿吧。我也许还要渐渐地修正自己的记忆吧。那一定是这一生最大的欺骗吧。我那奇怪的孩子不用修正丑陋的双脑就死掉了。他是经过死后那无限的时间的奇怪的双头婴儿。如果把那无限的时间规整为秩序的巨大存在的话，他的眼里就可以看到双头的婴儿和他的父亲吧。鸟像要呕吐似的难受了好半天，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一下子坠落下去似地进入了梦乡。在任何光亮也

照射不进来的密封的闷罐里睡去。即使如此，鸟在意识最后反射的光亮之中，听到他的守护神轻微地说“干了很坏的事呢，鸟。”鸟的脑袋上像吊了个称砣似的向后仰着，举着两手用手指拇指擦着耳后，胳膊肘猛地撞在火见子的嘴唇上。火见子疼得流下眼泪，一面透过黑暗，望着鸟不自然地蜷缩的痛苦的睡态。火见子怀疑鸟误解了病院打来的电话，婴儿并没有死，而是用定量的奶粉恢复过来了吧，让鸟去医院是不是要和他商量给婴儿做手术的事呢？火见子感到睡在身边的这位男朋友，像关在牢笼里的大猩猩蜷着身体，喘气里飘出火辣辣的威士忌的气息。可是，现在这段睡眠大概是明天骚乱前的短暂的休息吧。火见子从床上下来，她把鸟的胳膊和脚摊开，让他能舒服地伸张身体好好地睡上一觉。鸟就像中了魔法似的沉沉地睡去。然后，火见子用希腊的圣人之风把床单裹在身上去了客厅。她准备直到天亮都望着那张非洲地图。

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误解，像是受了无情嘲弄似的，愤怒的脸涨得通红。他进了脑外科的副院长室。里面包括担当婴儿主治医师和好几位年轻的医生们，围着威严的一位壮年教授正等着他到来。鸟发觉自己误解了，脸涨的通红，茫然不知所措。然后，鸟在一把被一圈医生们围住的黄色皮椅子上坐下来。鸟觉得自己的样子就像企图从监狱里逃走而失败又被带进看守所的犯人。这些看守们共同商量好了，从高高的了望塔上颇有兴致地观望鸟的逃走和失败。昨天晚上电话的说法那么暧昧，不是设了秘密的圈套了吗？

鸟沉默着。

“这位是新生儿的父亲。”小儿科的医生介绍说。于是他害羞地笑了笑，退到旁听人的坐位上。大概脑外科教授在巡诊的时候，曾查问婴儿的营养状况，而那位年轻的医生背叛了鸟吧。鸟这样想着，便用仇恨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小儿科医生。

“昨天和今天看了你的婴儿，再增长一点体力就能手术了。”脑外科教授说。

这样的话，我不能不对抗，不能不和这帮家伙战斗，从那个奇怪的婴儿的纠缠中自我防卫，鸟给自己陷入恐慌的脑袋发出了号令。鸟从发觉自己轻易的误解的瞬间开始逃走，一边逃走，一边不时地回顾着自我防御，此外什么也不想。我必须拒绝手术，如果不那样的话，我的世界就被奇怪的婴儿占领了。“如果动手术的话，有正常成长的可能吗？”鸟心不在焉地问道。

“目前还说不准。”副院长直率地答道。

鸟真想说我也不是滴水不漏那种人，他眼光凶狠地望着。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烈焰闪闪的火圈。鸟宛如马戏团的老虎在寻找跳火圈的时机。

“正常成长的可能和与之相反的可能性，哪一种更强一些呢？”

“不手术的话，正确的结论谈不上。”

于是，鸟脸不再发红，他已从羞耻感觉的火圈中跳出来了。

“我想拒绝手术。”

那一瞬间，好像所有的医生都望着鸟，咽了一口气。鸟感到自己已经能大声地说出不管多么厚颜无耻的话了。不过还好，鸟没有行使那无耻的自由。脑外科教授很快地就充分理解了。

“这么说，你要把婴儿带走？”教授明显地生气了，焦躁地问。

“带走。”鸟也快速地应道。

“那就请吧！”鸟在病院遇到的唯一一个他认为最有魅力的医生说。他的语气中流露出对鸟的厌恶。

鸟和围坐在一圈的医生们同时站了起来。就像比赛结束了一般。鸟想我从怪胎婴儿的自我防卫结束了。

“你真的把婴儿带走吗？”鸟走到走廊上时，小儿科的医生走到鸟的身旁踌躇了一下问道。

“今天下午我来取。”鸟说。

“出院的时候别忘了带婴儿服来。”医生说完就把视线从鸟脸上移向别处。

鸟快步地朝病院前火见子停车的广场走去。那天在阴沉的天空下，鲜红的小汽车和带着太阳镜的火见子也都褪了色，显得丑陋不堪。鸟快步跑了过去，歪着头气喘喘地解释道。

“弄错了，都成笑话了。”

“我想大概不会像你预想的那样吧。”

“为什么？”鸟厉声地问。

“没什么理由，鸟。”火见子怯怯地说。

“我决定把孩子带回来。”

“带到夫人所在的病院去，还是你家？”

鸟突然又陷入了沉重的困惑。鸟发现自己只是在医生们要给婴儿手术，也就是不容分说地让他在后半生承担起头上有个窟窿的婴儿时贸然反抗了一下，那以后的计划连想都没有想。他妻子所在的病院不会再接受这个甩出去的累赘吧。假使鸟在他卧室也继续那直到昨天在医院的特儿室还采用的危险的食疗法，饥饿的双头婴儿的哭叫，一定会引起他所在的街上几百条狗的吠叫。最后婴儿衰弱死去，哪个医生能给写死亡诊断书呢。鸟的脑海里描画出杀死婴儿而被捕的自己和报道那一事件的讨厌的新闻报道。

“是的，我能把婴儿运哪儿去呢。”鸟吐了一口酸气，少气无力地说。

“如果你什么计划也没有的话，鸟。”

“怎么？”

“我想交给我的一个医生的朋友怎么样？鸟，他可以帮助想拒绝婴儿的人，本来，我就是人工流产时认识他的。”

鸟又一次品尝到被怪物婴儿击溃的军团里一个弱兵由恐怖而埋头自身防御的感情。鸟脸色苍白，又钻跳过去一个火圈。

“如果那个医生能接受的话，就那么办吧。”

“拜托给他，只有这样才能不弄脏我们的手而杀死婴儿呢，鸟。”火见子用异常缓慢的语调说。

“不是我们的手，而是弄脏我的手。”鸟说。于是，鸟想至少现在我从欺骗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了。不过，他却高兴不起来，而只是感到朝忧郁的地上监牢降了一个台阶。

“还是我们的手哇，鸟”火见子说。

“换一下好吗，我来开。”

鸟觉察到火见子说话过于缓慢是由于她太紧张。鸟从车前面绕过去坐到驾驶坐席上。鸟从车内反光镜上看到火见子苍白的脸，嘴唇周围像是喷出白粉似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自己的脸肯定也像她那样寒碜吧。鸟想往车外吐口唾沫，可是口腔里干得只发出干咳声。鸟像火见子一样粗暴地把车开了出去。

“我说的那个医生，鸟，就是你最初上我家的那个晚上，你说有一个鸡蛋脑袋的中年男人喊我，就是那个朋友。鸟，你还记得吗？”

“记得。”鸟边说边想这种类型的人最好一辈子不跟他来往。

“我给他打个电话商量一下，然后准备一下去接婴儿的东西，鸟。”

“小儿科的医生说不要忘了带婴儿穿的衣物。”

“到你家取不就行了吗。放在哪了，你知道吧？鸟。”

“那不太好办。”鸟的眼前又鲜明生动地浮现出了怀孕的妻子每天热心地准备出产用的婴儿物品的情景。他感到婴儿那白色的小床，乳白色的厚光纸地镶着苹果形状的把手的婴儿衣物柜等都在拒绝他。“我无法从那里给孩子选衣物。”

“是啊。如果知道你是怀着这个目的取婴儿服的话，夫人是不会允许的。”

鸟想事情会是那样的。可是，即使不从家里拿那些衣物的话，只要妻子知道了从这个病院把婴儿转到别的病院，因而致死的话，也不会原谅我吧。而且既然事情已发展到这地

步，对我来说在暧昧的怀疑之中，把妻子揉成团塞入糊里糊涂之中的结婚生活就该结束了，我忍受这内心欺骗的痛痒，不管怎样恶战苦斗，那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鸟还咀嚼着欺骗的糖块下隐藏着的痛苦的真实。

鸟们的汽车来到宽阔的十字路口，被信号挡住了。

这是环绕着这个大都市的巨大的环行线之一。鸟忙碌地环视着他应该拐弯的方向。天空黑云密布，裹挟着雨气的风不停地吹着街树上沾满尘埃的树梢。信号变成了绿信号，在阴云的天空显得特别清晰，鸟觉得就像被它吸引住了似的。鸟和那些在自己一生中一次也没有杀害他人意识的人们同样被信号所保护着，他对此有点不舒服感。

“你去哪儿打电话？”鸟像个逃犯似地问。

“到最近的食品店打电话吧，然后，顺便买点香肠什么的，必须吃点东西。”

“行。”鸟发现食欲或胃都有点讨厌的抵抗感。他直截了当地问“不过，你的朋友能接受吗？”

“那人长着鸡蛋型的脑袋，看上去挺善良，可是干的坏事不少，比如……”火见子没说完就不自然地沉默起来，隐约可见她的舌尖舔着干燥的嘴唇。鸟想那个家伙一定是干过令火见子难以启口的残忍的事，又恶心了，实际上还不是吃香肠午饭的时候。

“打完电话，买香肠之前还是给婴儿买衣物吧，还有婴儿篮。去百货店买的话还是快吧。我不想去卖婴儿用品的地方。”鸟说。

“我去买吧，鸟，你在车里等着就行了。”

“妻子刚怀孕时一块去那买过东西，可那块儿尽是孕妇、婴儿，有一种野兽的气氛。”

鸟瞥了一眼火见子渐渐失去血色的脸，她也感到恶心的吧。鸟和火见子两人都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并排坐在车里，车在公路上疾驰。过了一会，鸟突然自我嘲弄地说。

“孩子死了，妻子恢复以后，大概我们就得离婚了。补习学校也把我解雇了，只有那样，我才能称作是自由的男人了。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不过却高兴不起来。”

强风从鸟这边朝火见子那个方向吹，火见子必须顶着风大声地喊。“鸟。”她叫道：“你如果成了自由的男人，那就像我公爹提议的那样，把房子和地卖了，一块去非洲怎么样？”

现在，在眼前就有个非洲！鸟想，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只是荒凉的唤不起热情的非洲。在他内心非洲如此黯然失色，是打他对非洲怀着最初热情的少年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寂寞地伫立在灰色的撒哈拉沙漠的那个自由的男人，他在东经一百四十度的蜻蜓型的岛上杀死婴儿逃亡到这里。他在整个非洲转来转去，就像一匹野猪捉不住一匹愚蠢的地鼠，茫然地站在撒哈拉大沙漠上发呆。

“非洲啊。”鸟无动于衷地说。

“你现在就像缩在壳里的蜗牛，只是沉思，鸟。当你的双脚踏上非洲土地的那一瞬间，你的热情就会恢复。”火见子说。”

鸟忧郁地沉默不语。

“我对你的非洲地图很入迷。鸟，我和离婚后成了自由男子汉的鸟一起到非洲去，就用那个地图来找路。我昨天，你

睡着以后，我一直在看那个非洲地图，都有点感冒了。鸟，我需要你，需要自由男子汉的鸟。我说弄脏了我们的手时，你说不是我们的手，可是，还是我们的手啊。鸟，我们两人去非洲吧？”

鸟好像吐出一口苦涩的痰似地说：“如果你希望那样的话。”

“我和你的关系，开始不过是单纯的性的结合，我不过是在你被不安和耻辱感痛苦折磨的那段时间的性的应急措施。然后，昨天晚上我对去非洲旅行的热情忽然高涨起来。现在，我们以非洲的实用地图为媒介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了。鸟。我们已经从单纯的性交往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一直寄望于此，现在真的感觉到了热情。鸟，我把你介绍给那位医生朋友，自己的手也弄脏了，就是这么回事。鸟。”

赛车的低矮的挡风玻璃，好像一下子都裂开了，雾粒般大小的浓郁的白色雨滴随风猛烈地刮进来。同时，鸟和火见子的额头和眼睛都感到了雨滴。就像意想不到的黄昏到来一般。四周变得昏暗，凶猛可怕的旅风刮了起来。

“这车能不能装个车篷？不然的话，婴儿就要淋湿了。”鸟像个忧郁的白痴似的说。

十二

鸟支完小汽车顶部的黑色敞篷时，从厨房的窗口飘出的大蒜和香肠烧焦的气味，宛如受惊的鸡被胡同里转来转去的阵风吹散了。这是用牛油炒切得薄薄的蒜片，香肠炒好后放里边，再加上水一起蒸，是鸟跟戴尔契夫学的一道菜。鸟想着戴尔契夫的事。戴尔契夫已经被迫离开了那位皮肤苍白的小姑娘，被带回公使馆了吧。或许在小死胡同里和他的情人的巢里拼命地抵抗着吧。他的那位情人用不仅戴尔契夫不懂，就连来抓戴尔契夫的公使馆员也难以理解的日语哭喊着。不过，最终戴尔契夫和他那位情人也都得断念吧。

鸟望着支起了黑敞篷的小汽车。鲜红的车体上装着黑色的敞篷。小汽车就像伤口撒裂开的肉和周围的疮痍。鸟感到有点说不出的恶心。天空黑沉沉地阴云密布，空气湿漉漉的充满了水气，风也刮个不停，雨下了一阵，又像雾似地充满了空间，马上又随着疾风不知飘洒到哪个远方去了。过了一会儿，想不到那雨又随风飘了回来。鸟看到一棵房子之间的郁郁葱葱的繁茂的大树，阴沉沉的阵雨把它洗得碧绿。那绿色和在环线公路的十字路口看到的信号一样，使鸟着迷。鸟呆然若失地想，我在临死的床上或许也能看到如此鲜艳夺目

的绿色吧。鸟觉得现在要送到那个可疑坠胎医那儿杀掉的，仿佛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自己。鸟折回到门口，把放在那儿的婴儿的小摇篮和内衣、袜子毛衣、毛裤还有帽了装在一起，塞到汽车座席后的空挡里。那些都是火见子花了不少时间挑选买来的。鸟等了足有一个小时，甚至令他担心火见子是不是逃掉了。火见子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挑选马上就要死了的婴儿衣物呢？女人的感受性常常是不可思议的。

“鸟，饭做好了。”从卧室的窗口传来火见子的喊声。

鸟进来时，火见子正站在厨房吃香肠。鸟瞧了一眼炒锅，扑面而来的蒜味将他击退，不由地缩回手指，朝惊讶地望着他的火见子微微地摇了摇头。火见子用水杯漱了漱那热心地咀嚼，被融化的牛油濡湿的舌头，呼出蒜味的气息说。

“没有食欲的话，先洗洗淋浴怎么样？”

“先洗吧。”满身灰汗的鸟轻声地说。

鸟缩着肩恭恭敬敬地洗着身体。以往他每次用温水冲洗脑袋时总感到性欲越来越强烈，现在却只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心悸亢进。鸟在淋浴的温雨下，有意识地紧紧地闭上眼睛，仰着头，用两手掌的拇指根擦着耳后。一会儿，火见子头上戴着象西瓜花纹的塑料帽匆匆忙忙地钻到了鸟的身边，象是挠身子似地洗了起来。鸟中止了游戏从浴室里出来。鸟用浴巾擦身子时，听到胡同里传来东西落到地面的沉重声音。鸟走到卧室隔着窗户望下看，看见他们鲜红的汽车像要沉没的船似的倾斜着。前面右车轮不见了！鸟顾不得好好擦擦后背，穿上裤子和衬衫出去看车。有人朝胡同口那跑去，一闪就不见了。鸟没想去追，检查被破坏的车，卸下的车轮踪影全无。由

于倾斜落到地面那侧的前照灯受了冲击已经坏了，那家伙可能是用起重器把车抬起来，卸掉车轮后站在汽车挡泥板上，猛地车一倾斜，车灯损坏了。现在起重器像断了的手腕似地倒在车低下。鸟招呼还在洗淋浴的火见子：“车轮被偷走了。前照灯也撞坏了。真是个奇怪的小偷。如果有备用车轮的话还好。

“车后面放东西的尾箱里面有。”

“可是，这车轮是谁偷走的呢？”

“我朋友中不是有个像小孩子似的人吗？鸟，是他捣的鬼。一定抱着车轮藏到附近哪块儿了，然后注视着我们。”火见子若无其事地大声应道。“我们要是摆出一幅毫不在乎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出发的话，那小子就会在躲藏的地方委屈地哭起来了。就这么办吧。”

“说的是，如果车没被搞坏的话，不管怎么说，先把备用车轮换上吧。”鸟说。

鸟两手沾满了油泥把车轮换上了。干这活的时候，他比淋浴前出的汗还多。之后，鸟小心翼翼地发动起发动机，似乎没有特别异常。鸟想，即使晚了一些，到黄昏之前一切都会结束吧，前照灯没必要换了。鸟想再冲一次淋浴，可是火见子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他焦躁不安的感情，已经再也找不到一点点时间的余暇。鸟们出发了。他们的车离开胡同时，有谁从后面扔来一块小瓦片。

到了病院，火见子把车停了下来，鸟在车里就恳请她说：“你也来吧。”

于是鸟拎着婴儿篮，火见子抱着婴儿的衣物等，急匆匆地穿过长长的走廊朝特儿室走去。

今天他们和来来往往的入院患者，都让人感到紧张，感到疏远。那是随着狂风吹来的，被追赶的，突然又远去了的雨和远方沉闷的雷鸣的影响。鸟抱着婴儿篮，边走边翻来复去地想着如何和护士开口说让婴儿退院而又无可非议的话，越来越感到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可是当他进特儿室时，护士们已经知道他要把婴儿领走了，鸟放心了。鸟保持着不愿搭理人的僵硬的表情，垂下眼睛，只办必要的事务上的手续，最大限度地回答几句，尽量不给那些好奇心旺盛的护士们提问的机会，像为什么不手术就给婴儿领走啦，打算把他领到哪儿去啦？

“请把这个卡片送到事务室去交款就可以了，去那儿之前我先叫一下担当的医生。”护士说。

鸟接过了令人淫乱迷思的粉红色的大卡片。

“婴儿的衣物什么的都带来了。”

“当然需要。请拿这儿来。”护士直到刚才还一直暧昧地隐藏着的尖锐责难开始流露出来，她毫无善意的眼睛瞪着鸟。

鸟把所有的衣物都递给了护士，护士逐一点检，只把帽子挑出来，还给鸟。鸟狼狈地把帽子团成团儿塞到裤兜里。鸟埋怨地回过头望着站在身后什么都没有察觉到的火见子。

“怎么了？”火见子问。

“没什么。”鸟回答。“我去一趟事务室。”

“我也去。”火见子怕一个人被撇在那儿，急忙说。鸟和火见子在特儿室里和护士交涉着，一边扭着身子不让玻璃窗

对面的婴儿们进入视线之内。

事务室窗口的年轻女护士接过粉红色的卡片，又催鸟把印章给她后说：“是退院吧，祝贺你。”

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点了点头。

“孩子叫什么名字？”女护士接着问。

“还没有起呢。”

“现在只是填上了婴儿是你的孩子，为整理方便，如果能告诉我们婴儿的名字，那可太感谢了。”

他在妻子的病房里考虑名字时也曾深深地陷入困惑。鸟想，那个怪物还要给他起个人的名字，恐怕从起名那一瞬间开始，那家伙就会提出了更有人味，更有了正常的人的主张吧。不管是不起名的死和起名后的死，对我来说，那家伙存在本身就是错的。

“说起名，先暂时起个假名也可以。”那女护士愉快的语调里悄悄地流露出性格固执的一面。

“起个名字有什么不好的？鸟。”火见子有些焦躁地插嘴道。

“就叫菊比古吧。”鸟想起妻子的话，说明是哪几个汉字。

结算完了，事务室的女护士给鸟还回了大部分的保证金。他的孩子在病院这段期间，每顿只给吃点稀薄的奶粉和白糖水，连抗菌素也尽量控制使用，此外就没什么了，因而费用也少花了不少。鸟们返回了特儿室。

“这钱本来是从准备去非洲旅行积攒的钱里提取出来的。那钱，现在在决定了杀死婴儿和你一起去非洲旅行时，又返回口袋。”鸟觉得头脑里乱成一团麻，也不知自己想说什么。

“那样的话，就真的上非洲去花吧。”火见子漫不经心地说。

“喂，鸟。你起的这个菊比古的名，我就知道一个也是这几个字，叫菊比古的同性恋酒吧。那儿的老板的名字就叫菊比古。”

“他多大年龄？”

“那种人实际的年龄很难知道，大概比鸟年轻四、五岁吧。”

“那一定是我在县城时认识的男子，他被美国占领军负责文化情报的一个人当成同性恋的情人，结果就跑到东京去了。”

“真是偶然，鸟。那么，过后我们去那儿吧。”

过后，就是到那个令人可疑的坠胎医那儿把婴儿处理后，鸟想。于是，鸟又想起了在县城时自己抛弃一个少年友人的那个深夜的事。我现在又把那个要扔掉的婴儿起了个和被遗弃的少年相同的名字。结果，起名字这事就被可疑的圈套包围了。鸟突然想返回去把名字改过来，一会儿那念头又被无力的毒所腐蚀掉了。鸟有点自暴自弃地说：“今天晚上去同性恋酒吧‘菊比古’喝酒，喝上个通宵。”

在特儿室，已经从玻璃隔板那边抱过来的鸟的婴儿——菊比古穿着火见子选的暄软的衣服，躺在婴儿篮里。鸟感到看着睡篮里的婴儿的火见子受到了冲击。婴儿长大了一圈，睁开了斜视的眼睛，很像是褐色的皮肤上刻的一道深深的皱纹，而且脑袋上的瘤子好像越发发育起来了，它比脸色还好，发出红亮的光泽。刚睁开眼睛这会儿，婴儿就像那南画上的老

寿星，不过实在还缺点儿人的印象。那大概是因为比起脑袋上的瘤来，额头显得过于窄小。婴儿频频地微微挥动着握得坚硬的小拳头，好像要从小篮里逃出去。

“不像鸟啊。”火见子兴奋地用难听的声音嘀咕着。

“他谁也不像，本来就不像人吗。”鸟说。

“哪有那事啊。”小儿科的医生声音微弱地责备鸟说。

鸟往玻璃隔板的对面望了一眼。婴儿床上的那些婴儿们一下子都活动了起来。鸟怀疑他们是不在那议论着被领走的伙伴的事呢。婴儿们好像都一样地兴奋了。在保育器里的那个几乎可以装到衣服口袋里的瘦小的眯着冥想的眼睛的婴儿怎么办好呢？为那没有肝藏的婴儿奋战穿着茶色的灯笼裤，扎着宽大的皮带的父亲会来这儿争辩吗？

“事务室那边的手续都办完了吗？”护士问道。

“嗯，都办完了。”

“那么，就请自便吧！”护士说。

“不再重新考虑一下吗？”小儿科的医生好像在钻牛角尖。

“不想重新考虑了。”鸟坚定地回答：“您费心了。”

“哪里，我什么也没做呀！”医生谢绝了鸟的感谢。

“那么，再见了。”

“再见，请多保重。”医生眼圈发黑，好像是对自己刚才的发出的大声有些后悔，也和鸟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鸟和火见子抱着婴儿篮出了特儿室，无所事事伫立在走廊上的患者们都朝婴儿这儿望来。鸟用可怕的眼光瞪着他们，支开两只胳膊肘护着婴儿篮，咚咚地走着。火见子小跑似地追着他。被鸟的气势汹汹镇得目瞪口呆的入院患者们觉得有

点奇怪，但看到了他抱着的婴儿便都微笑着闪身躲开了。

“那个医生或护士也许会报告警察的，鸟。”火见子边回头望着边说。

“不会报告吧。”鸟声音粗暴地说。“那帮家伙给婴儿喝稀释的奶粉和白糖水，也是想让婴儿衰弱死。”

来到主楼的正面大门，鸟就感到从聚集在那儿的外来患者们的庞大的好奇心下，用自己的两只胳膊护着婴儿，实在是难以办到的。鸟就像抱着橄榄球，只身朝着敌方成员排得整整齐齐的终点线冲去的运动员一样。他犹豫一下，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把我裤兜里的帽子掏出来，给他盖在脑后好吗？”

鸟看见火见子按他说的取出帽子盖在婴儿头上时，胳膊直发抖。然后，鸟和火见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从那些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靠近他们的患者中突围出去。

“可爱的婴儿，像天使似的！”一个中年妇女象唱歌似地说。鸟有一种被轻蔑的感觉，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低着头脚步不停地一口气从那儿穿了过去。

病院前的广场上，正下着不知是第几场的倾盆大雨。火见子的汽车像水鳖似的在雨中疾速地退到了抱着婴儿篮的鸟的跟前。鸟先把婴儿篮递给车里的火见子，然后自己也钻进车去，把婴儿篮接过来放到膝盖上，为了使它安定，鸟就像埃及王的石像，必须保持上身的垂直。

“行吗？鸟。”

“嗯，行。”鸟说。

小汽车宛如在竞技场上出发一般，猛地往上一窜，鸟的

耳朵撞在车顶篷的支柱上，他屏息忍住疼痛。

“现在几点了？鸟。”

鸟用右手扶着婴儿篮，看了一下手表，表针指着无聊的时间，已经停了。

这几天来，鸟只是习惯性地戴上手表，却一次也没有看时间，不必说他既没有给表上弦，也没有调整时间。鸟生活在那帮没被奇怪的婴儿纠缠，过着平稳的日常生活的家伙的时间圈外。几天来，他总有一种生存着的感觉。而且，现在鸟也没有复归到他们的时间圈里。

“手表已经停了。”鸟说。

火见子打开汽车里的收音机，正是新闻节目时间，男播音员在讲莫斯科又开始核试验后的反响。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声明支持苏联核试验的宗旨。不过，其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动向，下一次的原子弹、氢弹禁止世界大会可能会陷入混乱。对原氢爆协会的声明怀有疑问的广岛被爆者的录音也插了进来。究竟有所谓的纯洁的核武器那种东西吗？苏联人即使在西伯利亚进行核试验，难道能说是对人畜都无害的吗？

火见子又调到另一个台，正播放着大众音乐。探戈舞曲，本来在鸟听来，所有的探戈舞曲都是一个调子。那曲子响了好久，终于被火见子闭掉了。鸟们没能与时间相遇。

“鸟，原氢协会屈服了苏联的核试验哪。”火见子实际上并没有对此感兴趣的语气说。

“好像是那样。”鸟说。

在他人的共通的世界里，只有一般人的时间在进行着，世界中的人们感到同样的坏命运正在逐渐成形。不过，鸟只管

支配他个人的命运的怪物婴儿的小睡篮。

“哎，鸟。在这个世界上，和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与从核武器生产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益处的人们不同，有没有纯粹是希望打一场核战争那样的人呢？大多数的人没什么特殊的原由，但相信这个地球的存续，而且也希望如此，可那些黑心肠的人们，同样也没有原由，却相信人类灭亡，并且寄希望会那样。象老鼠那么小的叫做莱米科的北欧产的小动物，时常集团自杀，可是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像莱米科的人们吧，鸟。”

“你是说怀着黑心肠的莱米科似的人吗 那正是联合国必须尽快拟定逮捕对策的。”鸟接过话碴儿。

然而，他自己不想加入去抓那些黑心肠的莱米科似的人们的十字军。不如说，鸟感到具有那黑心肠的莱米科似的存在掠过自己的内心。

“真热啊，鸟。”火见子好像对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冷淡地转换了话题。

“是啊，确实热。”

从车底颤抖的薄金属板下传来发动机的热气，赛车的顶篷又将鸟们密封着，所以渐渐地他们感到好像被塞到干燥室里似的。可是，如果把车顶篷卸下来一部分的话，很明显风裹挟的雨滴就会从那里飘落下来。鸟无可奈何地调查了一下车顶篷的情况。那是相当旧式的车篷。

“鸟，没办法。常停几次车开开门放放风吧。”火见子看着灰心丧气的鸟说道。

鸟看到车的前方有一只死掉的被雨淋湿的麻雀躺在那

里。火见子也看到了。鸟们的车朝前开去，当那只麻雀在视野里沉没下去的时候，车突然大幅度倾斜地拐了个弯，车轮陷到积存着混浊黄水的柏油路边的深坑里。鸟抱着婴儿篮的两手指猛地被撞了一下。车开到坠胎医主的病院之前，我大概也弄得遍体鳞伤了吧，鸟悲哀地想。

“对不起，鸟，”火见子说。那是忍受着痛苦发出的声音，她的身体哪块儿也一定被撞了吧。鸟和火见子都不想谈及那只死麻雀。

“没什么。”

鸟说着把膝盖上的婴儿睡篮又放回原来的位置，从上车到现在他还是第一次俯身直视孩子。孩子的脸变得越来越红，无法判断是否在呼吸。好像窒息了似的。鸟突然感到恐慌。晃了晃婴儿篮，突然，孩子好像要咬住鸟的手指张大了嘴，用难以相信的大声哭了起来。他紧闭着眼，露出仅有一条一厘米左右象线那么细的缝，没有一滴眼泪，身体震颤着，没完没了地哭了起来。啊，啊，啊……鸟刚从恐怖中摆脱出来，想用手掌盖在孩子那蔷薇色的嘴唇上，可新的恐怖的情感又抑止了他那样做。孩子的脑瘤上盖着的小山羊花样的帽子哆哆嗦嗦直颤，他仍在不停地哭着，啊、啊、啊……。

“孩子的哭声，好像包含了好多的意义呢。”火见子迎着婴儿的哭声，自己也扯开嗓子大声地说。“也许孕育着人的语言的所有意义呢。”

婴儿还在哇哇哇……地哭叫着。“我们听不懂那哭声的意义真是幸运啊。”鸟不安地说。

鸟们的汽车载着婴儿持续的哭声，在马路上跑着。就像

装载着五千只蝉在跑，同时，鸟们也感觉到就像潜一只蝉的身上飞。结果，鸟们不能中止与车里的热气和婴儿的叫唤的对抗。他们把车在路边停好，打开车门。车内潮湿的热气，就像热病患者打嗝时呼出的气，发出一声声呻吟飘了出去，而和雨滴一起冰冷濡湿的外面的空气却闯了进来。浑身冒汗的鸟们立即感到寒气袭人，不禁打了个寒颤，颤抖起来。鸟的膝盖上的小摇篮里也悄悄飘进了一点点雨滴，比眼泪还小的小颗粒牢牢地粘在婴儿通红的闪着光泽的脸颊上。

婴儿仍在哭，断断续续的哭声中还掺杂着咳嗽声，那使全身都发抖的咳嗽很明显是异常的，令人怀疑婴儿是否还患有呼吸系统的疾病。鸟把婴儿篮倾斜了一下，好容易才把雨滴挡在外面。

“在那样被管理的空气里保护着的婴儿，突然接触外面这样的空气，很可能得肺炎呀，鸟。”

“是啊。”鸟说。他感到一种沉重根深蒂固般的疲劳。

“真难办。”

“这种时候，要想不让婴儿哭的话，究竟怎么办才好呢？”鸟感到自己实际上是个无感觉的人，他说。

“常看到给婴儿喂奶。”火见子说完就闭上了嘴，然后急忙又加了一句：“应该准备点奶粉，鸟。”

“稀释的奶粉还是白糖水？”表疲力竭的鸟换成嘲弄的口吻说。

“我去一趟药局。怎么说呢，也许有那种仿照乳头的玩具吧。”

于是火见子冒着雨跑去，鸟没把握地拎着婴儿睡篮，目

送着穿着平底鞋跑去的情人的背影。她是同年龄的日本女子中接受过最好的教育中的一个，不过其教育是空虚的，不起作用的，她连极普通的女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智慧都没有。她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生自己的孩子吧。鸟想起了当年在大学的低年级时，经常聚在一起的一帮活泼的女生中最活跃的火见子，不禁对现在像一条胡乱地蹦跳在泥水中笨拙的狗似地跑去的火见子心升一种怜悯之情。谁能预想到那个年轻好炫耀学问又充满了自信的女大学生的未来呢？留在车里的鸟抱着婴儿篮坐在里边，这时有几台长途运输的大卡车像一群犀牛轰隆隆地疾驰而过。鸟和婴儿坐着的汽车也随之震动起来。鸟在大卡车群的轰隆隆的声响中，感到好像听到了一声意义不堪明了，但又尖锐急迫的呼唤。那自然是幻听，然而，鸟在那幻听过却徒然地倾听了一段时间。

火见子脸上挂着一个人独自坐在黑暗中生闷气时的表情，公然无视他人的目光，顶着夹着雨滴的阵风返了回来。她没有跑。鸟从她魁梧的身上看出和他同样丑陋的疲劳。可是，火见子一返回车里，立刻就抑止住了婴儿的哭声，她高兴地说。

“婴儿含着的玩具的名字叫奶嘴儿，一时想不起来了。嘿，买了两种，鸟。”

奶嘴儿一词从遥远的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出来，似乎又恢复了自信。不过，在火见了摊开的手掌上的黄土色的橡胶制的，像是有着枫叶的翅膀的放大的果实。鸟的婴儿像看一台似乎难以操作的机器似的望着它。

“里面有蓝芯的是矫正牙用的，再大一点的孩子能用。鸟，

这个没有芯的软软的肯定能用。”火见子说完，就把它给贴到哭叫的婴儿的桃色的口腔。

鸟想说，为什么连矫正牙用的都买了呢？

鸟看到婴儿对给他放在嘴里的东西，用舌头轻轻地往外顶了一下。

“好像不行，用这个还太早了吧？”试了一阵，火见子完全束手无策地说。

“那么只能就这样出发了。走吧。”鸟说着把自己一侧的车门关上了。

“刚才我看药店的挂钟是四点，五点钟以前能赶到医院。”火见子发动起汽车，脸色阴沉地说，她也朝着这不吉利的正北方。

“大概不会哭上一个小时吧。”鸟说。

五点三十分，婴儿哭累了，睡着了，可鸟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鸟们的车已经在一个洼地转了五十分了。那是个夹在南北两个高台中的洼地。鸟们的车来回过了好几次那弯曲混浊的湍急的窄河，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在一个死胡同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又跑到相反的高台的另一侧去了。火见子还记得乘车到过那个坠胎医的医院的正门前。登上高台后，她才确定了其大概的位置。可是，一旦乘车来到住宅密集的洼地进入铺设不太好的纵横交错的窄路上时，鸟们就连他们的车现在朝哪个方向跑也无法确定。好容易来到了火见子记得的那条小路，对面开过来一辆绝对不会给他们让路的小型卡车，鸟们的车必须往后退百米左右才能错开车。

等小卡车错过去鸟们的车要返回去时，却转到了一个和刚才不同的胡同拐角，而这条路是单线通行的，车不开到下个拐角前无法倒退回去。

鸟和火见子一直沉默着。他们都过于烦躁了，他们没有自信，说些什么才能使对方不受伤害。这个路口已经过了二次了，就连这样，在他们之间似乎也能成为马上就招来锐利裂痕的危险，特别是鸟们屡屡地在一个小派出所前通过。那是一个颇象有着乡土气息的旧村公所的房子，门前有树干的成长和枝叶繁疏都完全不同的雌雄二棵银杏树。鸟们害怕引起银杏树后面警察的注意，每次提心吊胆地通过派出所前。他们从没想问问警察那个医院在哪儿。鸟们就连和商店待上的佣人们确认一下病院所在的街名也难以做到。拉着脑袋上长着瘤子的婴儿的赛车，上了那个谣传得已经使人感到可疑的病院。如果这谣传传起来的话，一定会惹起麻烦。医生在电话里特意叮嘱过，来病院时，不要在病院附近的小铺那停留。因此，鸟们几乎都没完没了地堂堂正正在那一带兜开了圈子。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前恐怕也到达不了目的地吧？本来那种为杀死婴儿而设立的医院就不存在吧？鸟的脑袋里装满了如此固执的念头。并且执拗的困意使鸟昏昏欲睡。他又害怕睡着了使婴儿篮从膝盖上滑落下去。婴儿脑瘤的表皮如果是包着从头盖骨的孔里露出来的脑质的硬脑膜的话，恐怕立刻就会撞碎吧。然后，婴儿就会在变速器和脚闸之前渗透开来，被弄脏了鸟们鞋的泥水涂抹得面目模糊，呼吸开始困难，渐渐地在痛苦中死去吧。那是最坏的死。鸟拼命地从睡意中挣脱出来，一瞬沉浸在意识的深渊里的鸟被火见子紧张的呼唤惊

醒。“别睡，鸟。”

婴儿睡篮几乎就要从膝盖上滑下去了，颤抖鸟紧紧地把它抱住了。

“我也困了。鸟，真害怕。好像要出事。”

浓重的暮蔼已经阵临在洼地上，风已停歇，可是雨仍占据着洼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车窗的玻璃上蒙上了一层水气，使视线变得模糊。火见子只把一侧的前照灯打开。火见子略带孩子气的情人的埋怨开始发挥作用。鸟们的车来到两棵银杏树前时，有一个年轻的农民模样的警察不紧不慢地从派出所里出来把他们的车叫住了。

鸟们脸色苍白，满脸汗水，更显得可疑。躬着腰的警察从打开的车门玻璃往里探望。

“看一下你的驾驶证！”警察说，那样子显得有些过于娴熟。像鸟补习学校学生般大年龄的小警察，知道自己的确对方构成一种威胁，觉得很愉快。

“这个车只开亮了一个侧灯啊。从你们最开始打这儿通过时，我就发现了。你们好容易逃掉了，怎么又转了回来呢，真没办法。只开一个侧灯，还这么悠然自在的，真拿你们没办法。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警察的威信啊！”

“啊。”火见子用不冷不热的声音应道。

“还拉着婴儿哪？”警察对火见子的态度有些生气，说道：“把汽车放这儿，先把婴儿抱起来吧。”

婴儿睡篮中的婴儿有些异样，脸涨得通红，鼻孔和张开的口腔一起发出急促的呼吸。是不是得了肺炎？那念头使鸟一瞬间竟然忘掉了探头往里看的警察。鸟用手掌战战兢兢地

摸了摸婴儿的额头。从那上面传来和人的体温感觉明显不同的火烧火燎的热。鸟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叫。

“怎么？”警察惊讶地又返回到和他那个年龄相符的声音问道。“孩子病了，所以前照灯坏了也没有觉察到，就那么开出来了。”火见子说，她想乘警察动摇蒙混过去。“而且，又迷了路，正无法可想呢。”

火见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病院的名。警察告诉他们那病院就在他们停车那旁边的小路的尽头，并想显示自己只是有人情，并不是单纯履行警察的职责。

“不过，这么近，下了车走着去也行啊，那不好吗？”

火见子歇斯底里地伸长胳膊，把盖在婴儿瘤子上的毛线帽拽了下来，这一举动给了年轻警察致命一击。

“必须尽量平稳地开车送去。”

火见子的追击击败了警察。警察似乎有些后悔地垂头丧气地把驾驶证还给了火见子。

“把孩子送到医院后，立即去一趟汽车修理工厂吧。”警察的眼睛仍被婴儿的瘤子吸引着，说着傻话。“还挺厉害呢，是脑膜炎吧？”

鸟们按照警察指点的路把车开了进去。在医院前把车停好，火见子又有些轻松，她说：“驾驶证的号码，姓名什么都没记呀，那个呆警察。”

鸟们把婴儿睡篮提到一个木墙壁上涂着灰浆的医院的正门前，火见子也不在乎护士和患者们，朝里喊了一声，马上有一个穿着麻布的晚礼服，外面套着令人讨厌的满是污垢的白大衣的鸡蛋脑袋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完全无视鸟的存在，就

像鱼贩子买鱼时那样，朝婴儿睡篮里探望，边用粘乎乎的声音和蔼地责问道：“这么晚呀，火见子，我正寻思是不是你逗着玩呢。”

鸟觉得医院正门那明显荒废的印象威胁着他的心。

“怎么也找不到这条路。”火见子冷淡地说。

“我还以为你们途中出什么事了呢。一旦下了决心，而又不辨界限，认为衰弱死和绞杀死不是一会事的过激派也有。喂，喂，怪可怜的啊，你怎么还得了肺炎了呢。”医生一边仍然温和地说着，一边缓慢地抱起婴儿睡篮。

十三

鸟和火见子把汽车送到修理工厂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见子认识的那个男性同性恋的小酒吧。他们虽说早已精疲力竭，困倦难当，但那口腔就像着火似的隐约的昂扬情绪，却驱使他们两人避开返回那昏暗的家。

当鸟们看到那拙劣地仿照煤气灯制作的荧光灯玻璃罩上用蓝油漆写着“菊比古”酒吧字样的招牌时，便下了车。他们推开那用并不规格的木方和板材做的，好歹有个形状的门，走了进去。里面只有一个很短的柜台，柜台另一侧并列摆着两套令人奇怪的靠背很高的旧式椅子，是个像牲口棚似的阴

森森的狭小的酒吧。除了他们俩以外，没有其他客人。坐在柜台里面角落的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迎着这两个闯入者。他戒备着，但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打量了一番，并无拒绝的表示。这是个有着象羊一样润湿的眼睛，和少女般娇嫩的嘴唇，整个给人一种奇妙的圆乎乎印象的男人。鸟进了门就站在门边回看着男人。透过男人暧昧的笑脸的薄膜，地方城市的一个年轻友人的面影逐渐浮现了出来。

“啊，火见子，好冷清。”男人照旧注视着鸟，蠕动着小小的嘴唇说：“我认识他，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外号不是叫鸟吗？”

“来，先坐下吧。”火见子对鸟说。

火见子从鸟和菊古比的多年的重逢剧中，好像只能发现结尾的高潮气氛。鸟也还没有从那个菊比古那里特别唤起实在的情感。他只觉得疲劳和困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他实在的兴趣。鸟不知不觉地和火见子多少隔了一点距离坐下来。

“这位的外号现在叫什么？火见子。”

“鸟。”

“啊，没变吧，鸟？已经七年了。”男人说着接近了鸟。
“鸟喝什么？”

“威士忌，不要兑水。”

“火见子呢？”

“我也一样。”

“两位好像都有点累了，不过，离晚上睡觉还早呢。”

“别说和性相关的话，午后一直开着车拼命地跑呢。”

鸟想举起给他们斟满威士忌的玻璃杯，但总觉得胸堵得慌，犹豫了一下。菊比古仅有二十岁，但远比自己显得可象大人，相反十五岁左右的要素大概也在他身上残留下来了。菊比古就像俩个人的年龄之间的两栖类的动物。他自己喝的也是纯威士忌，他很快就给喝完了第一杯的火见子和自己的杯子里又倒满了酒。不知为什么菊比古对注视着自己动作的鸟像发怒的猫全身神经昂扬。然后，下决心重新面对着鸟。

“鸟，想起我来了吗？”菊比古问。

“嗯，当然啦。”鸟应道。鸟还是头一次和同性恋酒吧经营者交谈。奇怪的是，那意识比起和一个多年不见的友人谈话的意识更强烈地盘据在他的脑海里。

“打那以后，鸟，就是我们去邻近城市看到那个没有下半边脸的美国兵从火车窗户往外眺望那天以后。”

“哪个美国兵，你说的什么呀？”

菊比古频频地上下打量着鸟，回答火见子说：

“朝鲜发生战争那年，伤兵都被送回到日本的基地了。火车上装得满满的，我们看到了拉伤兵的列车。鸟，那种列车好像频繁通过我们那地方，对吧？”

“并没有那么频繁吧。”

“那时候谣传特多，什么日本高中生被人贩子抓住带到战场去啦，什么政府要把我们送到朝鲜去啦，吓死人啦。”

鸟想，对啦，这家伙那时吓坏了。半夜吵架分手的时候，还叫喊着我害怕呀。接着，鸟又想起了婴儿的事，那小家伙还不懂得害怕吧。这样一想便觉得有点放心。不过，那种安心也是可疑而且脆弱的。鸟故意地把开始集中在婴儿身上的

意识岔到别的事上去，他说：“那真是无聊的谣传啊。”

“即使是无聊的谣传，被它们所驱使也出了不少事呢！”菊比古说：“鸟，你追的疯子平安无事地抓住了吗？”

“那家伙在城山上吊死了，结果徒劳一场。”鸟的舌尖酸酸的，又唤起以往的遗憾的感情说：“天亮前，我和狗们发现了他。那才是毫无意义的呢。”

“不是那么回事，鸟。一直追到天亮的你和半夜里掉队逃跑的我，那之后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你不再和我们这些不良少年接触了，上了东京的大学。我从那天晚上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现在还潜伏在同性恋者的酒吧呢。鸟那时要是不走的话，我想我也能以不同的生存方式生活下去吧？”

“鸟，那个晚上你不抛弃菊比古的话，菊比古也不会成为同性恋者吧？”火见子插话似地问。

鸟困惑地从菊比古那里移开了视线。

“所说的同性恋者，是选择同性恋行为的人吗？我自身选择了它，因此，别人谁也没有责任。”菊比古平静地说。

“菊比古也知道法国存在主义者的话吧。”

“同性恋酒吧的主人不博学多识也干不了哇。”菊比古用招徕顾客用的朗诵调子说。然后，又恢复了本来的声音，朝着鸟说：“掉队的我一直下降的那段时间里，鸟不断上升，可现在你在干什么呢？”

“补习学校的讲师。暑假过后就要被解雇了。并没有在上升。”鸟回答说。“并且，就那么奇怪地乱糟糟地被追赶到底了。”

“怎么这么说，二十岁的鸟可没有如此意气消沉啊，现在

我感到鸟好像害怕什么，想逃走似的。”菊比古发挥了机敏的观察力说道。他似乎已经不是鸟曾经熟悉的那个单纯的菊比古了。他掉队后走下坡路的生活大概是相当复杂的吧。

“是的，我精疲力尽，恐怖得很，正要逃脱呢。”鸟说。

“二十岁的鸟，是个摆脱了所有恐怖心的自由的男子，我还没有看过鸟被恐怖袭击呢。”菊比古对火见子说。然后又面对着鸟挑逗似地说：“现在你的恐怖心好像很敏感，害怕得夹起尾巴来了。”

“我已经不是二十岁了。”鸟说。

“他不是过去的他了。”菊比古实际上露出了对别人冷冰冰的表情，说完尽量地朝火见子身边靠去。

然后，菊比古和火见子玩起了掷骰子，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端起了自己的威士忌。菊比古和鸟七年间空白之后，只有七分钟的会话，便消耗尽了互相值得好奇的东西。我不是二十岁。但现在我仍没丧失掉的只有二十岁的孩子似的外号“鸟”。于是鸟一口气喝干了那漫长一天里的头一杯威士忌。数秒后，在他身体的深处，突然有种相当坚固巨大的东西蓦的站起来。刚流进胃里的威士忌，毫无抵抗地吐了出来。菊比古动作麻利地擦干净柜台，给鸟递了一杯水，可是，鸟只是茫然地望着空中。我从婴儿怪物那里不知羞耻地逃离，究竟想护卫什么呢？鸟这样想，并且突然有些愕然，回答是零。

鸟从圆椅子上挪下屁股，慢慢地坐到了地板上。于是，鸟因疲劳和突然了醉而迟顿的目光，像是询问般地对注视他的火见子说。

“我想把孩子带回大学病院接受手术。我不再兜圈子逃

了。”

“你也没有兜圈子逃跑呀？怎么了，鸟。事到如今你还要手术。”火见子惊讶地问。

“从那孩子出生的那个早晨到现在，我一直是在兜圈子逃呢。”鸟肯定地回答说。

“现在你自己和我都参与了这桩麻烦事，正在杀死婴儿呢。那也不是逃跑哇？我们还要去非洲呢！”

“不，我把婴儿委托给了那个坠胎医生，自己逃这儿来了。”鸟顽强地说：“然后，就一直在逃，逃到最后的土地，就是想像中的非洲。你自己也在逃，不过就像那个和携带公款潜逃犯一起逃跑的卡巴列酒馆的舞女似的。”

“我自己参与的麻烦事，我是不会回避的，也不会逃跑的。”火见子歇斯底里叫道。

“你还记得今天你开车时不想轧那只死了的麻雀，把车差点掉到坑里去的事吗？那是现在想动手参与杀人的人的态度吗？”

火见子迅速充血肿胀起来的大脸上，充满了愤怒的火花和绝望的预感，她瞪着鸟，想反驳鸟但没有发出声来。

“比起从怪物婴儿那里逃掉，无欺骗地直面的方法，只有两个，或用自己的手亲自杀死，或接受他把他哺养大。开始时我就知道，但却缺少正视它的勇气。”

火见子威吓似地挥着手指，打断了鸟：“鸟，孩子现在已得了肺炎，即使往大学医院送，途中兴许会死在车上，那你就只能被捕了。

“如果那样的话，那正是我用自己的手直接杀死了婴儿。

我应该被逮捕受谴责的，我得承担责任啊。”

鸟冷静地说。他感到自己终于逃脱了自我欺骗的最后一个圈套，恢复了对自身的信赖。火见子眼里饱含着泪水盯着鸟，她在心里琢磨半天，想再寻找一个别的攻击方法，并抓住不放：

“手术即使能救孩子的性命，那又能怎么样？鸟，你不是说过他只能像植物人似的活着吗？你是让自己不幸呢，还是说仅仅让他活着，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个毫无意义的存在呢。那才是为孩子考虑呢！”

“那是为我自己。我想结束绕圈子的逃跑。”鸟说。

可是火见子却不想进一步理解。她怀疑或者说是挑战似地盯着鸟。忍住满眼夺眶欲出的泪水，努力浮现出微笑，嘲笑地说：“让植物人似的婴儿勉强生存下去，是鸟新获得的人道主义吗？”

“我只是不想做一个兜圈子逃避责任的男人。”鸟不屈服地说。

“那么，我们去非洲旅行的约定怎么办呢？”火见子激烈地抽泣着。

“火见子，太不体面了。快别哭了！鸟只顾自己，别人的哭声是听不见的哟。”菊比古说。

鸟看见菊比古象山羊般湿润的眼睛里闪烁着凶猛的憎恶的光芒。不过菊比古的呼唤，却给了火见子恢复平静的机会。她又恢复了几年前的自己。几天前，鸟提着一瓶威士忌陷入最恶状况下来找她，她迎接了他表现出了无限的宽容、亲切和温和。

“行啊，鸟，没有你，我也要卖了房子和土地去非洲。同伴吗，就和那个偷了我的车轮胎的少年一起去。想一想，我也做了很对不起那孩子的事。”

火见子没有让泪流出来，她已经确实地超越了歇斯底里的危机。

“火见子已经不要紧了。”菊比古催促着鸟。

“谢谢！”鸟对火见子，也对菊比古感情真挚地说。

“鸟，你还得忍耐各种各样的困难啊！”火见子鼓励着鸟说：“再见啦，鸟！”

鸟点了点头，走出酒吧。他坐上出租车，以迅猛的速度在被雨水濡湿的柏油路上疾驰。鸟想，如果在我救出婴儿之前出了交通事故死了的话，我至今为止的二十七年的生活都成了无意义的了。一种未曾体味过的深重的恐怖感把鸟攫住了。

※ ※ ※

秋末。鸟从脑外科主任那儿告辞后回来时，在特儿病室前，围在妻子身边的岳父岳母正微笑等着他，妻子抱着婴儿。

“祝贺你，鸟，真像你啊！”岳父说道。

“是啊。”鸟客气地说。婴儿手术后过了一周，有点人样了，又过了一周，看得出长得像鸟。

“我把头部透视的照片借来了，回去之后再给您看。头盖骨的欠损直径只有几厘米长，现在据说正在愈合。脑里的东西并没有出来，并且也不是脑瘤，仅仅是个肉瘤，据说切下来的肉瘤里有两个像乒乓球那么大的又白又硬的东西。”

“手术成功，真不错。”岳父打断了鸟的喋喋不休。

“手术花了很长时间，反复输血时，鸟也输了好几次血，终于就像被吸血鬼咬住了的公主那样脸色苍白了。”岳母心情挺不错用少有的幽默说：“鸟哇，像狮子那样速猛活跃。”

婴儿对突然变化的环境有些害怕、一直畏缩地闭着嘴，用他那按理说几乎还没有视力的眼睛望着大人们的情形。鸟和教授反复地看着婴儿，他们边走边谈，一会就走到那些女人前面去了。

“你敢于面对这个不幸，打赢了这一仗。”教授说。

“哪里，我多次想逃掉，似乎几乎就要逃掉了。”鸟说。然后想不到像是压掉怨气似的说：“可在现实生活中生活，最终只能被正统的生存方式所强制的。即使想落入欺瞒的圈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又只能拒绝它。就是那样吧。”

“并不是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也能生存。鸟，也有从欺骗到欺骗一直作青蛙跳，一直跳到死的人。”教授说。

鸟微微闭上眼睛，几天前，去非洲的桑给巴尔的货船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杀死了婴儿的鸟代替了那个坐在船上火见子身旁的少年男子乘坐在那只船上，用力地眺望着诱惑的地狱。在火见子所说的另一个宇宙上，照理说不定也会有如此的现实展开呢。然后，鸟又回到了他自身所选择的这一宇宙的问题上来。他睁开了眼睛这样说。

“孩子正常成长的可能性也有，可是像智能极低的孩子那样的可能性，同样也存在。我必须为孩子将来的生活而工作。当然，并没有考虑请先生帮助我介绍工作。我想在那次失败之后，先生一方也好，我这方面也好，都超过了可以原谅容许的限度。我打算从此和补习学校和大学的讲师以及高级公

务员合格者绝缘。我想给外国旅客当导游。我还想上非洲旅行，雇当地人导游呢，反过来再为来日本的外国人担当本地的导游。

教授想回答鸟，可这时走廊对面过来一群年轻人，他们必须让过年轻人。年轻人围着一个伙伴搭着肩，完全无视鸟们似地走了过去。他们都穿着旧而脏的、刺绣着龙的图案的衬衫。因此，鸟觉得那些年轻人们就像在婴儿出生的初夏的深夜中和他搏斗的那伙人。

“我认识刚才这帮家伙，为什么呢，他们好像对我完全没有注意。”鸟说。

“你这几个星期好像完全变了，是因为这事吧。”

“也许是吧。”

“你变了。”教授语气中有几分爱惜，像亲戚似地温和亲切地说：“你和你那有点孩子气的外号鸟已经不相称了。”

鸟等着围着婴儿热心地边走边谈的女人们跟上来，他朝妻子怀抱着的儿子的脸望去，鸟想在婴儿的瞳孔里看到映照在上面的自己的面影。婴儿的瞳孔澄清的深灰色镜面上，映现出了鸟的影子。可是婴儿的瞳孔太微细了，鸟无法细微地辨识自己的新面容。回到家后，我要先照照镜子，鸟想。然后，鸟想翻开被遣送回国的戴尔契夫赠送给他的那本扉页上题写着“希望”一词的巴尔干半岛小国的辞典，首先查一查“忍耐”这个词。

新人呵，
醒来吧

天真之歌 经验之歌

去国外旅行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每次做这种旅行时，我都像一棵无根之草，在陌生的国度里设法处理可能出现的困难。为此我都要做一点准备，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实际上，我不过是在旅行时带上出发前一直在读的一系列丛书，不久我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一读到在东京时读的这些书，胆战心惊、急躁、沉靡的我就会得到鼓舞。

今年春天，我去欧洲旅行。说起来那是跟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维也纳到柏林巡回工作。当时，树木还都没有发芽，可花却开了，有金黄的连翘和藏红花，藏红花的蓓蕾刚从地里冒出来，一点绿色也没有。临出发时，我带了四本“企鹅·现代·文库”出版的马尔卡姆·劳里的书。这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劳里，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短篇，为的是把劳里对我的启发对照着写下隐喻，所以我积极计划着在这次旅行中再读一遍劳里，争取在旅行结束时读完，然后赠送给同行者每人

《新人呵，醒来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总计七篇，此处选译出其中的四篇。

一本。年轻时，我无法静下心来持续地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打算从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读几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

旅行期间，我按着繁杂而又陌生的时刻表，在移动的飞机、火车和旅馆里读小说，上面有我在各个时期画上的红线。摄制组的人严格遵守工作规则，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傍晚时分，在火车到达法兰克福之前，我又一次发现劳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我认为《伸向泉边的森林小路》是他最优美的中篇，文中写到寻求创作灵感的祈祷，正是这些地方打动了我。

所谓“又一次”，是说以前我读这本书时曾深受感动，还把那句话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说中，可是这次，先前认为重要的那前半句话的后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环境为主题创作音乐，可是却没有完成，他不断地呼唤：“亲爱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种错误的思虑之中无法解脱。请把这项工作置于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上，请让我当您的奴仆吧。如果我的动机不明或者音乐杂乱无章，多处没有意义的话，请您帮助我使它们恢复秩序吧，or I am lost……。”

当然，这是从整体上阅读文章之后，我特意在文章最后引用原文，因为正是这后半句话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优美的姿势指给我看一位诗人的作品集，“现在，我们抛开劳里的作品，走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且还应该在这里停留几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轻应征入伍士兵返回兵营的时候。士

兵们像学生一样，站在卧铺车厢窗边的过道上，不停地吹着带有压缩阀的小喇叭，向他们的家乡告别，火车就要开了，有的士兵还在月台上，尽心抚慰少女般的恋人们，还有的人要再拥抱一次作为最后的告别。走入这样混乱拥挤的月台，离别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走出站台，摄制组的人正往旅馆搬器材，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威廉·布莱克全集，于是买了下来。那天晚上，时隔几年，不，应该是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开始读布莱克的书。一开始我翻到的那页上写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儿去呀？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对我说话，爸爸，否则，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后一行的原文是：“or else I shall be lost”。

刚才说到时隔几年，我意识到实际上岂止是几年，仔细回顾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译出这段诗。说起来，最近我常常有跟过去一样的体验——身为爸爸的我，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子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我试着在小说里译出这句话。在诗人的世界里，我曾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影响，并又一次被吸引，我将走向布莱克，这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感到转折期的危机来到我和儿子之间。否则，我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感到劳里的 or I am lost（我完了）和布莱克的 or else I shall be lost（或者其他的我将要完蛋了）有直接联系呢？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我好几次关掉床边的灯，可还是不能入睡，又毫无头绪地回想起布莱克。在这本书的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黑色裸体男人。

儿子出生时头盖骨畸型，不久我写小说时引用了布莱克的一行诗。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轻时代我读过的书不多，可为什么布莱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呢？在《出埃及记》中以强烈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上实行保守主义为主题，他也曾谈到自己对版画的理解。“Sooner murder an infant in it's cradle than nurse unacted 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说中把这句话翻译成：“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比起要培养还没萌发出的欲望来.....”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里的那后半句话，后半是：“漆黑之夜，父亲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湿，陷入泥泞，他嚎淘大哭，雾在飘荡。”

三月底，傍晚时分法兰克福就开始起雾了。再过一、二个星期就要到复活节了，对于人们翘首盼望，隆重庆祝的这个欧洲民间节日，以前我只是在观念上有所了解，这次我将理解到死和再生紧密相连的那种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伫立在窗前俯视，街道两旁巨大的橡树还没有发芽，只有街灯映在黑色的树干上，一片朦胧的景象。

回到成田机场，日本的春天已接近尾声。我感受到一种明朗的气氛，连身体也不由得轻松起来。来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要是在平时，我们就乘机场的巴士去箱崎，可这回电视台为我们准备了车，上车后他们疲弱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还是不想说话，似乎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斗争。女儿已经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级班，忙于应付作业和准备考试，他们不提也罢，可是他们也闭口不谈

大儿子没来接我的原因。

一开始，我没有去寻找花的踪迹，而是凝视着夕阳下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不久我就回忆起自己的担心，在旅行的后半时间里，在读布莱克的诗，或者是在诗中沉思时，有好几次我似乎感到儿子和我之间，或者说和家人之间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正在到来。于是当疲惫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说出现征兆的两、三件事时，我依然凝视着树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对儿子的这种突然冲动，还是想办法采取些防御措施吧，可是心里却不得不自问：“义么怎么办？”（就像在小说中那样，在这里我还想叫他“义么”）。

然而，从成田到世田谷区的路程太漫长了。连妻子也终于忍不住，只要一开口，势必要把闷在心里的忧虑吐露出来。接着，她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用低沉而忧郁的口气说：“义么不好，太坏了！”她担心下面的话被司机听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离开日本去欧洲的第五天，儿子像是有了某种想法似的，发起疯来。——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妻子担心别人听到这些后会感到惊奇，所以没有说。回家之后一直到给儿子铺完床，她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从福利学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个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学校附近的砧家庭乐园，开同学告别会。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玩捉鬼游戏，玩法是孩子们装鬼追自己的妈妈。当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一起跑开时，老远就看出儿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惧地停下来。这时儿子冲过去，来个在体育课上学的柔道动作——扫蹠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上渗出血来，摔成了脑震荡，半天

爬不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别的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儿子叉着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盯着地面，顽固地默不作声。

那天回到家后，妻子还在担心，她开始观察义么，看见他走进弟弟的房间，从背后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脑袋。弟弟自尊心很强，既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向妈妈告状。当妻子在车上给我讲这件事时，他拘谨地低着头，非常害羞的样子，可他没有否定妻子的话。妹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铺床什么的，都照顾有缺陷的哥哥，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哥哥的攻击，妻子亲眼看见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门上。因为屡次发生这种事，大家又气又怕，可是义么却不在乎，福利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开着录音机，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儿子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嘴巴塞得满满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义么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厅的一角继续吃晚饭，儿子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双手紧握举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对面的窗帘旁边，盯着昏暗的后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身高和体重都跟你一样，我们可对付不了……”妻子说完就不吱声了。小儿子一直没有说话，我们三个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网中，畏缩着，挨着漫漫长路。在还没开始讲述菜刀事件的时候，甚至在她还没讲到儿子脑子里奇特的想法时，欧洲的长途旅行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这种事情，我首先采用保守的处理方法，没有直接反驳妻子的话，而是采取迂回方式，我想起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小儿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但我终于没有从妻子膝前的

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布莱克全集……

在《经验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这首诗广为人知，诗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词的，与《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词的少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独立，与父亲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别人，而且，根据这种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以，爸爸，您为什么让我比自己更爱您和兄弟们呢？在门口撒上面包屑，连小鸟都快喜欢上您了……”

神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气坏了，他把少年带走，说他是恶魔。“后来，孩子被烧死了，神圣的地方曾经烧死过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泪，可就是现在，白岛上不是还在进行着这种勾当吗？”

忧郁的三个人终于到家了，我们往阴暗的门口里搬行李箱时女儿走出来。跟母亲和弟弟一样，她也是满面愁容。在车上时，我不便问妻子：“既然义么和大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为什么还只留他们俩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儿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可是为了表现出旅途归来的高兴，我们寒暄后，走进客厅，儿子在聚精会神地看相扑杂志，他穿了一条上学时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旧衬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双膝跪在沙发上，样子很难看。那是一本专集杂志，介绍刚结束的春季赛会，义么正出神地看二流选手的得分表。浑身上下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是旅行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另一个我，一个是顽固抗拒我的儿子。身高和体重跟我一样，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连姿势都像我，平时他躺在沙发上读书，我也是

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像我读书时的姿态很自然。同时我也感到现在儿子公开拒绝我（和另一个儿子，即我的一个分身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行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扭曲之后，从内心深处排斥我。所以，尽管我对他喊：“义么，爸爸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局势对朝夕有利吗？”可还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种忧虑和沉重。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儿子的眼睛。回国当天晚上，好像真的要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正是儿子的眼睛使我面对问题的核心。我在柏林给义么买了一只口琴，在瑞士给小儿子买了一把军刀。义么在沙发上，我们叫他，他不过来，于是弟弟就把口琴拿过去，可他连看都不看。吃饭时，我叫了他几次，他才把口琴从纸盒里拿出来，平时不管是什么乐器他都很喜欢，还试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几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宝贝似的，像见到一位稀奇而胆小的人，可是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两边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里，像在摆弄一个怪物。不一会儿，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对着一个孔吹，一阵单音划过，像刮风一样。如果吹两个以上的孔，将发出可怕的不协和音，而不是和弦，让人感到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从免税店买来的威士忌，儿子像一把斜插过来的刀子，冲到沙发前，两只手紧握口琴的一端，像举着笏一样，从口琴两边看着我。这时我慢慢地站起来，妻子他们非常紧张，那种眼神让我发抖，他两眼充血，几乎让人怀疑他在发烧。眼里闪烁着金黄色树脂一般的光泽。发情的野兽在冲动中极尽荒淫，余韵还没散尽。很快那种凶猛的发情期就

要过渡到沉滞期，可体内还存有兴奋。可以说，在儿子的体内，发情的野兽正在侵蚀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么也不想干，乌黑的浓眉，高挺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松弛下来，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我俯视那双眼睛，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妻子站起来对儿子说：“该睡觉去了。”于是他温顺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楼去了。口琴叭嗒一声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经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似的。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无人的地方极乐之后，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儿子去睡觉后，妻子给我讲述了前面提到过的菜刀事件。“就像刚才握口琴那样，义么举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儿，伸着头，盯着后院。当时我们正在吃饭，连声也不敢出，一动不动。”

妻子讲述了儿子的奇怪言谈。现在，我旅行回来后，儿子可以不跟妻子对抗，在他们去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儿子开始发疯的时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来了，我就向他告状。”想以此来牵制他。可是儿子依旧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非常大，听着布鲁克纳交响曲的FM广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对，不对，爸爸已经死了！”

妻子一阵茫然，可还是重打精神，想改变儿子的误解。“不，你爸爸没死，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那是去国外了，并没有死，跟过去一样，旅行一结束，他就回来，这次也回来。”妻子对听广播的义么大声喊，她想或许有必要提高声音说服

他。——妻子沮丧地打开放在饭桌上的FM广播节目杂志，想知道那是第几交响曲，原来是C小调第八交响曲。可是儿子显示出顽固的信心，继续争辩道：“不，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在跟妻子的对话中，儿子的话一定很奇怪，却呈现出相应的条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个星期天就回来。”

“是吗？是下个星期天回来吗？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爸爸已经死了呀！”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还在不停地放，和儿子大声争吵的妻子已经精疲力尽，她好像又有一种在砧家庭乐园被赐倒在地的感觉，仿佛后脑勺又渗出血来。妻子联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态，如果丈夫先死了，为了把残疾儿子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骗他说父亲还没有死，那么……似乎掉进无力的深处。

回国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儿子沟通之路，从此大家和他重归于好。黎明将近，我还没有睡着，在孩子们起床吃早饭之前，我坐到饭桌旁，（儿子和家里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歪坐在饭桌旁，手腕上像挂了铅锤，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饭。可能是因为吃了“飞弹融”抗癫痫剂，早晨动作缓慢。在这段时间，我和妻子说话，他好像一点也没听到）吃完饭后，孩子们都呆在自己屋里，春假还没有结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即到昨天为止由大儿子霸占着的那个，睡着了。

不久，我回忆起儿童时代，某时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现在眼前，在那种真切浓厚的怀念中，我颤抖着醒来。我已经

热泪盈眶了。儿子靠近沙发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弯着、轻柔地抚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脚。就好像在摸柔软而易破的精工制品。凝聚着怀念之情，像飞动的蚕一样，我颤动着。在梦醒时分，我听到低而温和的声音，

“脚，没事吧？好脚，好脚！脚，没事吗？痛风，还疼吗？好脚，好脚！”

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么，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

我一说完，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

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么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么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么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么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

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

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即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么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

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么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么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么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么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

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么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么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么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么，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

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

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 H 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 H 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 H 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 H 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 H 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 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 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 H 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

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

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

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

H 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 H 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 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 E . p . 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 . p . 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 H 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 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 H 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

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

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

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 H 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 H 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 H 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 O 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 H 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 O 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 H 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 H 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 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 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 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

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

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 译

沉落中的呼号

两年前,为了让我那在中学特殊班学习的儿子练好游泳,从秋到冬,历经数月,每周三次左右,都要带着孩子到体育俱乐部去。起因是妻子在夏末的保护者协会上听体育老师谈过孩子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是如何如何地费力。

老师说儿子在水中欠缺一种漂浮起来的意识,甚至连在水中本能地浮起的意识也没有。教这样的孩子游泳,那不是和训练玻璃杯一样嘛?.....对此,妻的心情好像也不大平静,仅仅听她这么一说,我就很理解了。当我真带着儿子到俱乐部一看之后,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对老师的为难产生了谅解之情。那完全是比训练玻璃杯还要困难得多的呢?.....

也可以这么说,你把玻璃杯横放在水面上,当然就会立即沉下去,可以说如果杯子有耳朵的话,也总得想个办法试试不要下沉吧!儿子确实浮不起来,但也很难确切地说沉下去了。而且,我向游泳池中的儿子发出指令时,他顺从地答应着,好像也在很努力地去做。而有时又好像全不放在心上。我对那位非特殊班的专职体育教师的焦急心情,也逐渐感到同情和谅解了。

“再来一遍!义么!把你的头贴近到水面上来!向前伸出

胳膊，试着用你的脚啪答啪答地拍水吧！”

儿子并不怕水，他按照我的话做着动作，丝毫未表现出犹疑不决的神色。只是同我漠然期待的那种标准速度还相距甚远。他以惊人的缓慢速度做着动作。就像浓稠的液体一样；就像那脚上沾满泥砂的贝类一样；他向前缓缓地行进着。

他安祥地任水拍打着头部，两臂前伸，从游泳池底抬起脚来，这样做，义么不仅浮于水面，好像还做出了模拟自由泳式的腕部动作。他那彻底舒缓地挥动着的两臂，好象丝毫也未受到水的阻力。其间，也有时身躯渐渐地向深处下沉，然而就在这一过程的瞬间，他却很自然地在池底站立起来。当然也就未出现一边下沉，一边拚命挣扎、呛水，一边痛苦慌张的表现。不仅如此，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中，他还前进了一米。如此连续反复下去，是很慢、很慢的，但却能从池子的这端游到那一端。说实在的，他似乎从内心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真正在游泳池中的游泳了。

“义么！用胳膊使劲地划水！那个！腿要像走路那样地动起来，前进呵！”我不断地大声喊。于是，这时儿子向我发出了亲昵的、美好的回声：“好呀！我就照您说的去做！”

但是，他的头一旦贴近水面，就像梦中的游泳者或者超慢动作的摄影画面一样动作着，而没有改善的趋向。只要连续发出抢先进进的指令时，他也会戴着防水眼镜在池边潜水。水中，儿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发出静静的吁叹，可以看到从他的鼻子和嘴角边冒出气泡，亮晶晶地一个个升上去，他安稳平静地转动着身躯。这情景甚至让我感到这正是在水中表现出一个“人”所应采取的自然姿态吧！……

如前所述：我每周两次或更多一些时间带着儿子到游泳池去，但他的游泳姿势没有什么长进和变化。不过，由于没有什么不便，那一阵子我倒是很喜欢去游泳池，但在管理不严，秩序有些混乱时，就会有些困难问题。这个俱乐部内设有供游泳比赛的两个池、一个跳台和为了供长时间潜泳训练的深水游泳池。做为中心的二十五米游泳池，除非是池内不设竞赛泳道时，是不能让儿子这号人使用的。从而在游泳学校和竞赛训练的人员们占用这个二十五米游泳池时，就只有唯一的一个二十米的正式会员专用的游泳池可供义么游泳。

然而，从中秋时节起，那个隔开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玻璃门却经常出现被上了锁的情况。听说有个团体把这里包租下来了，但不超过两个小时，所以在二十五米泳池竞赛泳道空闲下来的时候，就让儿子去游泳。在这一办法行不通时，就等租场时间过去再说。也就是说：一旦让他换上游泳衣到游泳池去，就无法说服他当天不能游泳。另外，只要他往池旁一侧的长椅上一坐，就能默默地持续等待下去。

租用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那个团体和我说：他们这个团体在俱乐部里是绝无先例的，简直可以说是一帮独特方式的行动者们。这个团体是由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的十五名青年组成的。我之所以能很明确地说他们有十五名，是因为在游泳训练的前后，在这边总能听到他们在关闭起来的玻璃门隔扇那边点名，同时，也可从以下这些西班牙语来说明问题：“uno ,dos ,tres ,cuatro ,……而且，不论何时，总是以 Quince 这句话来宣告活动的结束。

当然，他们都是日本人。从体型、面容一直到作风等方面都是根据日本旧军队式的训练方法来上课的。现在这种用西班牙语点名作法的本身很明显的就是日本军队式的。我曾一度在墨西哥的城市里居留过数月时间，每逢星期日的清晨起床时，就时常听到在公寓住宅外边的孩子们用西班牙语呼喊的欢声笑语，它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自己在故乡四国农村幼年时期的由衷怀念。由于是无音中心的缕缕乡音，它使我油然回忆起那片初次萌生后曾被干扰过的依稀梦境。但眼前这西班牙语的“点名声却不是那勾起我悠悠乡思的，由西班牙语和日语把我那怀乡之根深深扎入内心深处的那种话语，而是纯粹的地地道道的日本旧军队式的粗暴的发音和腔调。

我之所以说这些青年们具有军队式的特点，还在于：他们排着队列，剪着平头，穿着半截的咖啡色短裤的泳装下游泳池；他们身穿浓浓的草黄色花纹的迷彩服，乘着好像押送车似的中巴来到俱乐部；他们的身材和体态一般都很相近。

在游泳池和三楼训练室，大学游泳部的学员们用健身器械来强化划水力和踢水力，从他们的身体上，显现出那种要控制皮肤和肌肉的营养过剩，而趋于安逸、懒散的素质，这是些几乎有些散漫、丰满、软绵绵的一种“特权”式的肉体。而且他们的脸色比实际年龄要显得稚嫩一些。在不练习时，他们的身上显露出一种松弛、愚钝的表情。……

与此相反，军队式的青年们排着队列，有的比游泳选手还年长十岁左右，一般来说，他们同上面提到的游泳选手的体格毫无相似之处。他们也经受过锻炼，但他们的体型使人怀疑那是酷似从事过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工种劳动的结果。给

人一种贫弱的、衣衫不整的印象。在训练中，他们显示出仅有很强的臂力，但很外行地臂腿乱蹬一气的游泳姿势。而他们的领队人却并未为矫正他们的姿势和动作而下水进行示范。

特别是那位做为领队的朱牟田先生，据说还是我国体育界知名的训练专家。青年们乘着车窗上装有木栅的封闭式的中巴来到时，列队从工作人员入口进入俱乐部，在游泳学校学生们的更衣室更衣，在此时间内，就由他们独自包揽占用起来了。并且他们在用玻璃门严密间隔起来的游泳池里游泳，仅仅在淋浴喷头下冲洗一下，也没去干燥室和桑拿浴室。然后就登上中巴回去。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范围和那些到俱乐部来的会员们是完全隔离开来的。对他们，常来这里的女性会员特别表现出露骨的反感，听她们念叨：“这些人好像是从监狱出来到这儿游泳的呢，他们之间也互不交谈，脸色阴沉沉的，好像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团体呢！……”

确实，我也有同感，所以还记得这句话。我深感游泳选手同这个团体的青年们之间有着一种类似正好与战后高度成长的最盛时期有一定隔膜的那种“时间差”。然而，他们的领队朱牟田先生则确实是一位豁达爽朗的新派人物，当青年们在游泳池内活动时，他往往独自一人到桑拿浴室和浴场坐上一坐，是一位和谁都能不分彼此地谈得上来的人物。相对地说，朱牟田先生和他所统率的青年们之间却保持着一种似乎有些变态的怪异的关系。

我所知并不很详，但尽管如此，对这位五十岁上下的领队的往昔历史，在俱乐部常来常往的人们中间似乎是类似常

识性的。敢说打听这一情况的本身就有一种故作姿态的假惺惺的味道。无论怎样说，他倒的确是一位陆上的奥林匹克运动选手。然而就在他服役之际，由于出了一次事故。几只脚趾被折断了。那粉红色的伤痕至今历历可见，每当朱牟田先生将浸泡在冷水槽里硬梆梆的大脚无所顾忌地伸出来的时候，那伤口真是令人目不忍睹。于是，他后来也就打消了参加竞赛的念头，转移到强化训练选手基础体力的指导老师的岗位上来，并取得了成功。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据说做为选手团总部的人员曾奉派出国。前不久，又当上了K大学的体育讲师。这个俱乐部的理事长在大学时是他特别青睐的学生，基于这层关系，原本朱牟田先生好像也担任过这个俱乐部建立以来的顾问。由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现在好多方面他们都是那么随便，对于临时占用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这件事，好像也是被默默地认可了。

朱牟田先生长着高高的、圆圆的、秃顶的额头，这额头和两颊有如三座对称的红色小山丘，淡眉之下一双嵌有深深纹理的眼睛无时不在笑着。他那酷似大婴儿儿似的大脸盘儿；他那高大的身躯；常常在桑拿浴室出现和停留着；他那持续不断的开怀大笑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你真的与他接触，哪怕只是交谈一下之后，你大概立刻就会明白他可并不是那种单纯的、天真的人。从他那双细细的眼睛、洋溢着幸福光泽的大婴儿儿般的脸盘儿上面，你大约会怀疑方才他是否曾经笑过哪怕一次呢！？

“老师！”有一天，我任儿子在低温水中就那么浸泡着很长时间，我正往桑拿浴室走去之时，传来了朱牟田先生好像

等候已久似的打招呼声。这“老师”二字，并不是在大学同事之间通常的称谓方式和发音声调，倒是有点像一个心怀叵测的体力劳动者到书斋里来干活时那种蹑手蹑脚的心态和表现。当时，朱牟田先生说：“老师：关于你的情况，我是从墨西哥城市的朋友那里听到的。我们参加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和那边儿的人们有些频繁的交往，那位朋友是日籍人士，是个拥有宽广的国艺植物庄园的强者，我将带领那些年轻人们到那里去。关于墨西哥的劳动力进口这件事，还相当麻烦呢，但是，只要在庄园里接受一系列的训练，能直接进入荒原中去的话，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呵！我想着请老师您，对这些年轻人教一教墨西哥语，实际上也就是说说西班牙语呵！”

“那可不行呵！说实在的，我对西班牙语什么的只不过是略知一二而已呵！”

“不！不！像老师这样的人，又在当地呆过半年，对那儿的语言会很流畅的啦！”

“我在墨西哥的城市住是住过，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西班牙语！”

“不！不！老师不是去过当地吗？那您的语言一定是很棒的。我们那些年轻人可不行呵！前不久，我们进行过西班牙语的特别训练，集训中间，在集体宿舍里只准用西班牙语讲话，整整一年时间不准外出，把日本语的书籍全部从宿舍里清除出去，连日语的电视、报纸什么的都不许可看，到现在有的人竟在睡眠中用西班牙语说起梦话来了。但一睁眼，就不行了。哈哈！他们对日本语的铅字产生了一种饥饿感，这

一阵子游泳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些日语的漫画周刊杂志，当然也会流入到他们手中，全体青年立刻你争我夺，把书页撕扯得七零八落，站在游泳池旁就贪婪地读了起来。我见到这一情况，把他们全部叫到更衣室，叫他们互相反复地抽了一顿耳光。当然严格地注意了不让孩子们看见，不！因为这里的理事长教育起人来很是罗嗦的呵！哈哈！不过我倒认为反复地抽顿耳光是很好的教育方法呢！哈哈！正因如此，我想请老师对我们教一教西班牙语。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有半数是过多的左倾过激派，半数是过多的右倾的过激派。不知为什么，他们中的任何一派都希望同老师议论一下。在他们当中，有受过M老师（朱牟田先生突然提出了这个早年自杀的知名作家的名字）熏陶的人们热心地……”

“说老实话，我确实不大会西班牙语。即使英语，如果不做相当的准备，长一点的对话也很感困难呢！所以……”

“不！不！您尽可不必要这样存有戒心，我们那些人，说到底只是过去是过激派，现在早已弃旧图新，准备到墨西哥去谋求生路，奔向一方新天地。因此，决不会对他人施加暴力，只是议论，仅仅议论议论而已。哈哈！请您多多考虑一下。老师！至于时间嘛！可以在M老师自杀的十周年前后，您看怎么样呢？哈哈！我可拜托您了！”

谈话中间，我瞥见了在隔热玻璃门那边，义么由于朱牟田先生的大笑声所引起的困惑不安的目光。我就这样站了一会儿，走出桑拿浴室。大汗淋漓的朱牟田先生的笑声引起了我的一些猜想，那响亮的笑声中是不是含有一些挑拨性呢？与此同时，我的心中也涌起一股“于心有愧”的想法，实际上，

我虽然懂得西班牙语，但由于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似乎是在回避那些据说是对我感兴趣的三十出头的曾经是右倾、左倾的青年们……

因此，和朱牟田先生谈话以后，我从内心里，对于他所领导的青年们觉得似乎有些不得不去直接地加以关注了。在这一段时间，街头各处已可看到朱牟田先生所说的以纪念那个 M 老师自杀十周年在他的祭日举办集会为宗旨的几种由主办团体散发的宣传品。

同时，由于朱牟田先生所表白的与他的品性不大一致，这对他所领导的青年们也有影响，这样就有些会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指责。由于他（朱牟田先生），M 自杀十周年这一事件，也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那些批评不外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某些团体独占了正式会员专用的游泳池，不准别人进入，这当然会遭到反对，甚至还形成相当严厉的批评和风言风语。在朱牟田先生曾任讲师的 K 大学，有一位从事着由体力独特标准到心理学标准统一进行研究的体育医学的助教南老师，就是说，有证据表明：做为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接受了这里的任务。这里常来常往的人们都是一些残留着学生气质的心直口快的人，即使有些恶意，也微不足道，因此有时也互相开开玩笑。南老师在浴场（往往是朱牟田先生不在场时），在灰暗污浊的角落，闪烁其词地（或“心口不一”）谈论着人们期待了解的话题，在眼眸中闪现着少女般的微笑，不断地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据南老师的看法：朱牟田先生所说的在青年们中间有些

人受过 M 老师的熏陶的说法，并未反映出事实的本来面目。倒不如说：在青年们的全体人员中确实分别存在着极左、极右的思想，而将这两者联结在一起的则是 M 老师的思想和行动。由于 M 老师之死，他们……说他们都是属于 M 老师所创建的私人军队，好像也不尽然。他们中多数人是受 M 老师所学的东西抱有一种“孤独”的关心，由于 M 老师的自杀，他们自己就有了一种“剩余人”之感。他们倒是在 M 老师死后开始集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将研究 M 思想、M 行动进行下去的团体。不久，朱牟田先生经过原在体育部时学生的介绍，与这个团体结合起来。那位进行全身肌肉锻炼的 M 老师与朱牟田先生曾有过亲密的友谊。

于是，十年来，青年们以朱牟田先生为顾问，把这个团体维持下来，不过人员有所减缩，从前年底以来才加入完整的集体组织系统。面对 M 老师的自杀十周年，明确地表明暂告一段落的呼声曾占多数，在清除脱离分子的基础上，朱牟田先生由一位同样是亲密战友的右翼系统大人物那里提供了资金进行领导，据说在小田急沿线的森林中建立了训练农场。在墨西哥也确实拥有土地，做为迁徙到那里垦荒去的筹备阶段，现在的训练内容是以学习西班牙语为主的。目前，南老师的年轻同事也正在教西班牙语。在集体生活中，只准许使用西班牙语，好像也是确有其事的。据说青年们热衷于用登山用小刀改制而成的武器、器械等等进行的战斗训练。朱牟田先生的策划以此为主，在青年们来说，如果经过十年的努力，事业仍一成不变，则将宣告失败，绝对没有重整旗鼓、第二次再去墨西哥的打算。这难道不就只能是从现在起“十年

磨一剑”锻冶凶器的谋略吗？你从M老师生前那时，不是就说过那个家伙的政治思想是令人反对的吗？M死后，你不是也曾对他死的方式大加批判的吗？你不是也曾自由自在地去讲演，为蹶起的前哨战操办血祭的仪式的吗？至于学习西班牙语吗？那不也是为了历经十年后的告慰亡灵而进行悼念的会战中，集体闯入市谷中去时，做为大声呼喊的暗号口令之用的吗？

最近，街上关于悼念M老师十周年忌日的宣传品日益增多。有一天，在体育俱乐部（当时我未在场）发生了朱牟田先生的弟子——青年们中间数人逃脱的事件。这该是唤醒他们这个团体，并促使他们去思索一些新问题的当头一棒吧。在一个偶然的状况下，我在一边听到了南先生和朱牟田先生的对话，藉此，使我对这一脱逃事件的详情有所了解。

那是刚刚进入十一月的某日下午，我和义么去俱乐部游泳池，在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中，没有人在游泳，淋浴之后，我们向游泳池走过去时，看到在这里兼职劳动的游泳部员的学生们跑了过来，告诉我们说那边暂停使用。说是上午发生了事故，还说正面的柏油路边的玻璃墙已被毁坏。透过这边的玻璃门看，宽广的玻璃墙壁的那边一角和隧道设备等都被破坏。有三个穿工作服的人，站在玻璃墙洞穴的旁边，可能是建筑公司正在那里评估价格的人吧。还有朱牟田先生有如坚硬的雕像一般，板着面孔，膨胀的身躯有如绷紧的弹簧一样跑来跑去地往返着，同时劲头十足地在那里夸夸其谈。看到这些情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估摸着游泳学校的换班时

间，我让义么先在那里忽沉忽浮地练习，然后让他坐在池边的长凳上。我为了节省时间，用力蹬水游了几个来回。上来后准备去桑拿浴室，看见在浴场的开关前边，朱牟田先生正在和南老师愉快地谈着话。我也未对他们进行寒暄，就离开他们那里坐下来，故意给儿子的混身抹上许多肥皂，开始为他擦洗。……

朱牟田先生浑身流淌着比热水或冷水更显亮晶晶的汗水，摇晃着他那大大的猪似的头，滔滔不绝地在那里大发议论：“玻璃板的价格便宜了。我想有一百万元也就够了。几分之一的事嘛，又不要工钱，莫如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哈哈！”

“比起这些来，他们未受什么伤。这就比什么都好呵！”南老师同朱牟田先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声附和地说。

“因为他们是经受过锻炼的呵！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大会受伤的。虽然未受什么伤，但最小、最轻的伤可也难免呵！总归还是那么锻炼出来的体格嘛！老师！我不也是这样的吗？要是一般人的话，一只脚不是就报废了吗？！”

“他们两人举起长椅，第三个人从后面校正方向，冲着玻璃‘噹’地一下子撞了过去，打开了突破口，又用长椅搭在撒满玻璃碎片的地方，就从那上边走了出去。因此可以说事情干得真像职业老手一样地无懈可击呵！”

“即使说他们是逃亡的职业老手，也没用了。”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能向警察报告吗？”

“警察什么的，和这个没什么关系呵！老师！想逃走的让他逃走就是了。把那些人带回来也没有什么用呵！过去我这

里呵，生活纪律等等还是很严格的，但是，可也未做过什么防备他们逃亡的监视工作。

“那么，为什么故意地从游泳池逃走呢？朱牟田先生，他们用长椅撞碎大玻璃墙，身穿泳衣逃跑，这件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呢，这不是和走钢丝一样的危险吗！”

“由于平时的锻练，是不会出现那样的差错的。哈哈！你说他们这一伙人难道连穿着衣服逃出去的脑筋还没有休息，就值得他们那样害怕吗？我在二楼的近旁守候，就是恐怕他们有这一手的。另外，是不是在游泳池，也会出现什么突然的诱惑之类的因素，使他们的心情紧张而狂热地行动起来了呢？……”

“恐怕这两方面都有可能的吧！”平时总是保持着少女般羞涩（腼腆）眼神的南老师，这一回却迥然不同，改用断然的口气回答着。

“但是，现在我不在这里的时候，玻璃墙的洞穴大开着，还有剩下来的这些人，他们未逃走，在这里……呢？”南老师对朱牟田先生所说的话，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迳自向更衣室走去。

朱牟田先生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像深嵌的皱纹；那红涨的额头和两颊；那时常使人感到在无聊地笑着的大脸盘儿向我这边望着，我可不想继承南老师继续当他听众的任务，依然不动声色地给儿子认真地洗着头发。

“不行！不行！你那样过分地保护他，对他可没有好处。不是还没治好他的夜尿症嘛？你不赋予他自力更生的精神，不首先让他锻炼，那是不行的呵！”

朱牟田先生紧锁着淡眉对我说。但他爽朗的、大婴孩儿似的、巨人般的神情并未消失，给人一种严酷而怪异的印象。这时他向到那边洗濯台去取偶然忘在那里的泳装和防水眼镜的南老师打招呼。乘此机会，我催促着儿子向更衣室走去，同时，在内心里泛起一股对朱牟田先生的些许同情。

朱牟田先生呵！眼前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抓紧时间回到你的弟子们那里去。逃亡的那伙人恐怕正在处心积虑地从旁策划，捷足先登地去争取剩余这部份人也未可知呢，M 那最后时刻的“人头”像也会做为宣传内容拿到大会上去进行宣传呢？在市谷召开的蹶起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不少人一定准备有所行动呢！这在大学里不是早有一些风声了吗？或者你这里的一伙人与外边信息阻隔，可现在，眼前充塞着宣传品，全体人员岂不是都要目不转睛地、激情难奈地，连坐也坐不住了吗？！

一周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是吉田松阴的忌日，而自 M 老师自杀以来，也已经有十年了。从早晨，就可以看到和听到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电视和电台广播节目。发生事件的当时，我虽不在日本，通过影片和录音，却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可是，不必说电视，就连报纸都把 M 老师“头像”片排除在外；做为南老师说过的学生运动，那些宣传品的说明书上也未把这一内容表达出来。

下午，义么很早就从特殊班放学回家。我让他复述一下体操课上游泳练习怎么样时，他却茫然地回答说：“不！我不知道，忘记了！”于是，再一次在家中进行了安排和考虑，并

记在联络簿上。然后，我对儿子说：“咱们今天还到游泳池去吧！”儿子很高兴。

于是，我们就到俱乐部去，这且不说。可我总觉得这一天到街上俱乐部游泳池来的，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使朱牟田先生必须得对付一场挑战似的。那些青年的一伙人（比以前减少三名，点名时也以 *doce* 做为解散时的口令）占着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起劲儿地在水中溅起了浪花。而且，游泳学校门庭若市，盛况空前，没有可供我和义么游泳的泳道。时值隆冬，人们身穿厚厚的外衣在街上匆匆而行，而这里却是一片赤裸世界，未下水的人在上边呆立，实在感到不合时宜。穿过淋浴的门口处有一条长凳，我和儿子暂坐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耐心地等待着游泳学校的换班时间。长椅放在高出水面几级台阶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左前方伸展开来的二十五米游泳池和右前方锁着的用玻璃门隔开的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并且，在长椅正面有一溜儿狭窄的通道朝向这里的跳台和可供潜泳训练的深水游泳池。

那边一头有一个用圆形操作方向盘调节跳板的跳台。现在，在那里，一位游泳界知名的大学老师正在为这个俱乐部培训做为选手的小学女生（我曾根据这位老师写的书，调整过自己的自由泳的手臂划水动作）。这位大学教师在长方形的游泳池的一侧，也即背对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玻璃门伫立着，教那些女孩子一次次地跳水，跳板与水面相距很近，这位指导老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地进行着评判，至于评判的根据不是外行人所能看出来的。那些小学生们的身体像干燥的植物一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收缩，一会儿爆发，最终

松弛的那一过程，真使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时，朱牟田先生出现在大学指导老师的身旁。他身穿运动选手上衣的那圆滚滚的巨大身躯，背对着自己带领的青年们和指导老师一样注目观看着跳水练习。对于朱牟田先生来说，在这事故丛生的日子里，竟敢把青年们带到俱乐部来，可见其胆量之大。尽管如此，他大约也没有了像往常那样在练习中间到桑拿浴室和浴场慢悠悠地走走看看的心情了吧。这对他来说是有个“面子”问题，在青年们中间的三人逃走时破坏了玻璃墙修理之后，他们连正式会员专用的游泳池也不能再下去了，青年们也就不过只能在玻璃隔扇的这一侧，背转身子看看跳水练习了。

突然，从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玻璃隔扇的紧对面，发生了无声的巨大骚动。身穿咖啡色短裤的青年们蜂拥而至，冲到玻璃门边，紧张而激动的身影向这里扑来。我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同时，朱牟田先生也以同样激奋的气势回头向隔着玻璃的那边望过去。出了什么事情？当时，控制我大脑的那极为紧张的想法，像断了线的风筝——前因接不上后果。但我被一股顽强的思想支配着：如果是那个M的“人头像”的力量驱使着青年们这样干的话，做为我来说，在“人头像”面前，我也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我不能躲避，也不能逃出去。我也不能不对他们站出来进行对抗！即使我抵挡不住这帮身强力壮私家军队的话；即使在义么面前，我被他们打倒在地上的话……

紧接着的一刹那间，玻璃隔扇对面拥挤的人群中有个人毅然地行动起来，挥拳打碎一块玻璃门的木框，从那里刚一

伸过来的手臂就染上了鲜红，涔涔滴血的手直指这方。从被打碎的玻璃空隙之间，传来了青年们嘶哑的喊声；传来了他们发自胸臆的呼喊；这声音此起彼伏地互相唱和着。

—El niño ,el muehacho ,la piscina ,difícil ,enfermo.....
Perigroso , anegarse !

他们喊出的只不过就是刚刚学过不久的，诸如“孩子、少年、游泳池、困难、有病、于是、危险、淹着了”等一些西班牙语的单词。此时，我像背负着一种自惭形秽的卑怯感似的以迟缓的动作回过头来，这才发现义么没有在长椅上坐着。那我自己的身旁……开始我……呵！一时之间，我惊愕得变成一尊凝固的雕像。刚想起要弄清这个疑团时，突见混身肌肉发达的朱牟田先生以非同寻常的敏捷状态跑过去了。

在淋浴室对面的柱子后面，每隔两米有一个深十五米的水槽。平时，用网覆盖着，这会儿一眼才瞥见它是打开着的。我紧紧跟随在朱牟田先生的身后，他像一尊塑像似的伫立在训练池旁，一面注视着水面，一面以极其迅捷的动作脱下运动衣，先把脚缓缓地放进水中。这时我忽然发现在那水波还没有翻腾到整片水面的当儿，义么正在张着大嘴像宇宙行走似地在往下沉。我用两腕扶着深池的边缘，思想极不连贯地想起了“Down ,down thro' the immense ,with outcry ,fury & despair”这段诗句。这时，朱牟田先生那双缺了足趾的红色大脚从我鼻尖旁伸过来，就这样，他像垂直攀登似地跳进水中。

那天，像两个溺水未死的孩子那样，我和义么坐在拥挤不堪的电车里回到了家。对我来说，朱牟田先生熟练地给儿

子控出了水之后，并未像以前那样说什么“精神脆弱的孩子，不要过分地保护”等等那样一些生硬的话语。

“彼此照料一下孩子，是个既麻烦又辛苦的事呢！哈哈！但是，已经起步的事情，可要有始有终，绝不能虎头蛇尾呵！”朱牟田先生这一席话对我真是起了一针见血的作用。在那个紧要关头，如果说我得到了一些什么的话，应该说，我只是想起了布莱克的诗句：“落下去，落下去，在无限的空间。呼号声扬，我愤怒，我绝望。”

但是，在这种气氛中，做为对我唯一起到有效的鼓舞作用的人，就是平时在我身旁朝夕相处的义么。现在，如果让他首先向我打招呼好不好呢？他从他自己的角度像“察言观色”似的仰起头来偷偷地瞅着我。我觉察到了这一情况，感到还是缓和一下气氛为好。这时，我甚至在自己的耳边也能听到了我那忧心忡忡的嘶哑的声音：

“义么！怎么样呵？还感到难受吗！”我这样一问，他就用尽气力地回答道：

“不！我完全好了。我沉下去了，可今后我还要游泳。我已经很想游泳了！”

史国瑞 译

灵魂如星而降

我常常感到布莱克自然流露出的构思非常奇特，但同时又有一种与之不相矛盾的亲切感。我有时拿自己和儿子之间的生活琐事与布莱克的思想相对照，在形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中之一体现在弥尔顿伟大事业的出发点上。预言诗《弥尔顿》中已仙逝的诗人弥尔顿降临到堕落的世界上，经历艰苦修行，从而实现拯救妻子、女儿及所有的人类的伟大事业。

“人在做梦的时候，不会想到肉体在睡眠/否则，他就是醒了——觉得似乎跳进自己影子里似的”，从这句诗开始，第一次谈到弥尔顿来到世上。弥尔顿的灵魂进入现实世界中布莱克的肉体里，两者合为一体，历尽千辛万苦，布莱克首先吟到，灵魂像火焰一样到来。今年春天，我在汉堡开始重读布莱克全集，终于明白了在平装本的封皮上，即《弥尔顿》第三十号插图上所画着的快要倒下去的男人和他脚下的流星的含义。

“接下来，我开始看到弥尔顿的灵魂像星星一样，从天上直落下来；像燕子或者雨燕一样，倏地/落到我的附骨处，然后从那里钻进去/可是从我的左脚涌荡出乌云，笼罩了欧洲。”

我不由得拿弥尔顿的灵魂从跗骨进入布莱克肉体的这种构思和儿子对我脚的偏爱——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关心，加以比较。因为当义么发觉和爸爸的关系不融洽时，总是想通过我的脚努力恢复沟通。

弥尔顿的灵魂像星星一样落下来，接近布莱克，又从跗骨进入布莱克的内心。同样，义么想通过我的脚与我进行沟通。我苦于每天开始发作的痛风，也许这就是我和年幼的儿子的力量对比好像发生逆转的原因。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义么来说，我想把脚归结为形成痛风的根源。

可是，我果真能准确地感受到义么的内心活动吗？我站在他旁边，能给他的内心活动下一个定义吗？我和义么之间产生了隔阂。对义么来说，他不愿意看我的脸，特别是直视我的眼睛。为了摆脱窘境，义么尽量侧着脸，好像没注意到我的脸似的。看来，这很让义么生气。他没有勇气试图对他所看到的父亲的“中心”进行正面突破，甚至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念头。相反，义么想要从爸爸的脚步入手，从人体边缘部分的部分入手达到与我的沟通。人伸开脚平躺的时候，脚似乎被其拥有者——躯体抛弃了。头、脸、胸等这些部分好像构成人体的中心部分，直接与人的感觉相连，与此相反，脚却在远处，感觉不能迅速到达。正因为如此，脚反应迟钝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观看，脚是独立的可供把玩的东西。于是，义么就缠住具有这种特征的部分。然而，脚毕竟是连着爸爸的内心，所以，通过触摸脚，便可以达到和爸爸——脚的主人之间的沟通……

人类文化学者 Y 先生曾经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过“中心”

和“边缘”的理论，作为我的朋友，他也是一位跟义么保持亲近感情的人。义么也敏感地察觉到这些。像上面提到的那样，Y先生的理论能适用于我和义么的关系，这是一个愉快的发现。由此，我想通过“边缘”——脚，更进一步丰富跟义么沟通的含义，总结出儿子的思维方式的普遍性问题。

一旦这么想，接下来就要面对想象力这个问题。很明显，这也是和布莱克有关的问题。接下来，我将要阐述这一主题。首先，我想回顾一下自己曾经描写儿子的旧作和我理解布莱克思想的过程。

刚刚步入青年时代，我偶然被布莱克的长诗《四个动物》中的几行诗深深地打动。不管是在学生时代，还是毕业以后，我都不知道那几行诗就是布莱克写的，只是从布莱克的短诗里挑出具有强烈感召力的诗句，并以此为中心，写出了小说。在没有全面读过布莱克的情况下，可以说我是恣意地把其中的一篇作品——或者是一部分引入小说里。现在回过头来，发现有些地方应该说是错误的理解而又错误地引用了。即便是现在，我也是作为外行的自学者，走进预言诗错综复杂的象征之林，甚至还会犯新的错误。当然，在重读布莱克的时候，每次明白那些曾深深打动我、被我理解错误的地方，我就会对当时的自己有新的认识。现在，我感觉自己是一位毕生都在读布莱克作品的诗人。也许由布莱克联想到自己死前的情形。

我重读自己小说中引用的布莱克的诗句，认识到翻译上的错误，并因此而又一次被打动，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年轻

时代想象力的作用，正是自己作品中的布莱克使我产生把年轻时代的我和现在的我进行比较的想法。

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引用布莱克是在先天残疾的义么出生之后不久，实际上《个人的体验》是基于自己的体验而创作的。我从《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即《地狱的格言》中引入原文“*Sooner murder an infant in it's cradle than nurse unacteddesires*”引文最后没有打标点，让人觉的后面好像省略了一段似的，因为我想说明我没有直接读过《天堂与地狱的婚姻》。而且，我还在文中写道，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所译，试图推卸责任，同时又译得适用于自己的小说，“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好，与其培养不切实际的欲望来”。

现在，我全面地重读布莱克，发现不切实际的欲望是布莱克极力反对的人类应有状态，所以这句话的重心在后一半，很显然，布莱克强烈呼吁：与其培养不切实际的欲望，还不如把婴儿杀死在摇篮里。这的确是我的误译，可是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为了自己小说中主题的成立，通过文中的女性适当地歪曲翻译布莱克的诗呢？还是因为受残疾儿出生的体验所影响自然而然读成那样的呢？

因残疾儿的出生而受到打击的男青年做出了逆天之事，作品中的女性给予他包括性欲方面无私宽厚的鼓励。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之后，布莱克在《自由之歌》最后的赞美诗中写到“淫荡苍白的宗教，怀有欲望却不实行的人，不要再叫她处女了”，与此相反，我创造了一个过着开放生活的姑娘形象。同时，我把这节诗和我引用的“欲望”一词联系起来，没想过布莱克本人的“欲望”观，而且也可能是按《个

人的体验》中所翻译的那样，理解《地狱的格言》。可是，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理解的话，我可能会失掉创作《个人的体验》的动机。奇妙的是到了现在，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误解，才把我造就成一名作家。

义么五、六岁时，我把他放到自行车前面的椅子上，每天带他到中华烧麦馆去。我写了一个以布莱克的诗为基调的中篇《爸爸，你要去哪里》。从下面的这段对话中，我开始在小说里把儿子的名字叫作义么。

“风吹着他那因吃热汤面而涨红了的脸，我蹬着自行车回家，反复问他：

——义么，热汤面和百事可乐好吃吗？

——义么，热汤面和百事可乐好吃。儿子这么一答，我就为感到现在我们父子之间已经达到充分的沟通而满足。”

在这部小说里，年轻的我和小说中的我是一位想写父亲传记的作家。“我”决定采用录音的方式打草稿。其中引用了布莱克的诗。

“Father !father !where are you going ?O do not walk so fast /Speak ,father ,Speak to your littel boy /Or else I shall be lost .爸爸！爸爸！你要去哪里？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开口对我说话，爸爸，要不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我译的这首诗就是众所周知的《天真之歌》中的一节。

另外，我还从《皮克林手稿》的《理想之国》中引用了最后一节。“Father ,O father !what do we here /In this land of unbelief & fear ? /The land of

Dreams is better far, /Above the light, of the Morning Star. 爸爸，啊，爸爸！我们在这干什么呢？在这恐怖而又没有信仰的土地上？理想之国那么遥远，在晨星的光辉里。”我这么译布莱克之后，将草稿录进录音机里，可以说在诗中“我”采用了与原诗同样的文体。“爸爸，啊，爸爸，我们在这干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在这恐怖而又没有信仰的土地上，深夜里，吃着朝鲜料理——抹了辣椒的猪蹄，喝着威士忌，录音机就像能给你送来消息的机器，你认真地面对着它，在诉说什么？理想之国那么遥远，在晨星的光辉里？”

现在我读自己30岁时写的这个中篇，再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中的“我”和布莱克诗中所描写的孩子一样。“我”是义么的爸爸，而他是一个孩子，我和义么一起，像雏鸟一样，肩并肩地啼鸣，呼唤着失去的父亲。

不但在小说中，而且在评论里——我在自己的引文中写上引用布莱克这样的结构——有些东西是建立在布莱克的思想之上的。的确可以说是没有生活经验而成为作家的人迫不得已的探索。早期我就开始研究想象力，不但把它置于小说语言作用的中心地位，而且还把它引进观察现状的动机、手法中。

因此，我必须学习前辈们的想象力理论。从萨特开始，经过了几个过程，我发现了加斯顿·巴彻勒德的想象力论，我在写《小说的方法》时，我从字佐见英治译的《天空与梦想》中引用下面一段：

“现在，人们还是认为想象力是构成表象的能力。然而，

不必说想象力是歪曲由知觉提供的表象的能力。特别是想象力和把我们从基本的表象中解放出来,是改变表象的能力。如果没有表象的变化,没有意想不到的表象的结合,就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想象行为。如果不让你考虑眼前有或眼前没有的表象,如果不认定大量的表象出现或消失,或表象的爆发,就没有想象力。存在知觉,也存在某种知觉的回忆,熟悉的记忆、色彩和形体的习惯。对于想象力 Imagination 这个词,不是表象 Image,而是想象的事物 imaginative 这个词。某个表象的价值可以由所想象的事物光晕的范围来衡量。借助于想象到的事物,想象力本来就是敞开的、易失的事物。在人们的印象里,想象力是将要得到的经验,而且只是新的经验。跟其他一切能力想比,想象力最能代表人的心理现象。像布莱克明确说出的那样‘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存在’。

我第一次读巴彻勒德这段话的时候,我就不想读布莱克的引文了。在布莱克的神话世界里,不知道想象力这个词有多么重要,我曾经长时间分析过想象力这个问题,甚至傲慢地认为不必通过布莱克就可以直接领会巴彻勒德的思想。可是今年春天,我系统、集中地读了布莱克之后,发现扎根于我内心深处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这个词被彻底的重洗了一遍。

巴彻勒德引用的话,在最初提到的《弥尔顿》里就有。因为在文中分别用大写字母开头写的 Imagination, State, Form 这些词都含有布莱克特指的涵义,如果照这样理解,会给人留下神秘的或暧昧的印象。首先我想按自己的理解将它译成日语,从中可以具体、明确地理解布莱克的主要思想。

“那么，判断你自己吧，研究你永远的相貌吧/什么是永远，什么是会变化的事物，什么是会灭亡的事物呢？/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存在/爱情或恋情，离开想象力之后变成状态。/记忆常常是状态，理性也是/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毁灭，然后又构成新的比例关系。/一切能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能毁灭的，形式上没有差别，/橡树被斧头砍倒，羊羔被刀子屠杀，然而/这些形式永远存在。阿门，哈利路亚！”

从布莱克的原文中可能会很容易找出想象力这个词。“人类永存的肉体是想象力。也就是神，神是肉体，是耶稣，我们构成四肢。”“人类就是一切想象力。神是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神当中。”“一切事物，都在人的想象力中。”

布莱克认为神的实体是由想象力构成的。人类最终也是如此。人通过想象力变成神。当人类都变成一个神的肉体时，就从堕落的错误的今世中解放出来，达到这种状态的过程、手段就在想象力中，终于，所有的人类变成一个永存的肉体，即合成为神，这正是想象力的成就。

基于上述想象力的考虑，引用了上面一段。“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存在。”不但可以认为人的最终理想是成为神，是由想象力合成的，而且还可认为把想象力看作实体，想象力是人的存在。另外，在错误的今世中人类的现有状态，面对最终的人类本质是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这个词，或许能说明布莱克的难题……

想象力就是人的存在，根据布莱克这一定义分析——我也必须要这么做——义么的想象力是怎样活动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为了找到问题的关键，我是绕了弯路谈到

这里的。义么，你有想象力吗？要是有的话，它是怎么活动的？在我痛苦的记忆中，曾屡次这样发问。我甚至觉得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用说是对义么本人，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人生中最困难的问题。

我读着布莱克在最后的预言诗《耶路撒冷》中所描写的优美的语言，我当真能心平气和地承认我的儿子缺乏活在这个世界上本应具有的能力——想象力吗？“你心理拥抱着天空、大地和一切你所看到的東西。看起来像是在外表，然而却正是在内心，在你的想象力里。人类面临死亡的今世，只不过是它的影子。”

这十年来，义么青春期的心里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实际上主要是由于音乐的作用。虽然这么说，可是紧接着，我必须得说：“我不能将由音乐引起的内心变化引向想象力的发生和展开上去。”

在进入小学特殊年级之前，义么对鸟声的研究达到鼎盛时期。跟取义么这个名时一样，在《洪水冲击我的灵魂》中，也是以儿子为原型创作人物，在这里我叫他迅儿。我是这样描写，“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各种鸟的声音，迅儿的生活就是这样构成的，声音是爸爸把许多唱片转录到磁带上的。鸟鸣最初也唤起幼儿自发的语言。在迅儿坐卧的简易床上，枕边的录音机在轻轻地放着野鸟的叫声。迅儿紧绷嘴唇，张开一条窄缝，能发出比录音机更细腻的声音。

——这是黑斑鹑呀……或者

——这是树鹦呀，这是琉璃翁呀，这是仙台老黄莺呀……

就这样，这个反应迟钝的孩子至少能辨别 50 种野鸟的叫

声，每次听到它们的声音时，迅儿都显得快乐同时有了旺盛的食欲。”

我发现义么听野鸟鸣时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于是就想培养这幼芽，或许这也是白费劲。进入小学特殊年级之后，义么在班里交了朋友，而且还将兴趣转移到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上，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对鸟鸣的兴趣。对孩子来说，这种兴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儿子听到由强逐渐变弱的“啾——”的鸟鸣时，就说：“这是红翡翠”。一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开录音机，放出声音，让义么来回答，因此我认为我们达到了沟通。尽管如此，可是，对义么来说，这就是想象力的行为吗？

从磁带里发出的鸟鸣声中，义么不会想到鸟的姿态。义么的眼睛有残疾，只能靠三菱镜和凹凸镜的复杂组合来矫正。当时，义么还没戴眼镜，但也不是不能识别鸟的姿态。于是，我就让儿子看录音机外壳上印的野鸟的照片，反复指给他看，这是蓝鹊，这是白头翁等等。可是义么在听录音机放出的鸟鸣时，从没有想过要主动看鸟的照片。

归根结底，只不过是鸟的鸣叫这一信号让他想起鸟的名称，而不是鸟的姿态。相反，如果告诉义么的名字，他是不会发出鸟的叫声的。应该说实际上，在磁带里放出的鸟鸣声和儿子嘟囔的鸟名之间，描绘着鸟的实际姿态的只不过是在旁边的我的想象。

通过跟残疾孩子交往，义么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创作的音乐比对鸟鸣更感兴趣，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对我们父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我无法向第三者充分地说出其

中的含义。

经过很长时间,我和义么之间形成了特殊的交流程序。外人肯定会感到奇妙,现在我试图说明一下,可一开始就好像丧失了信心。全部程序都是通过发声来进行的,所以妻子、义么的弟妹天天听,已习惯了。程序有两种,都是从做游戏开始。第一个程序带有快乐的“认领”性质,而第二个程序却是暗含着“惩罚”或威吓,所以不太情愿写出来,可是……

回想七、八年前一个秋天的傍晚,受韩国一位文学家的委托,我要接待一位途经日本去纽约的韩国姑娘。我们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可是下一位约定来接她的人直到深夜还没来。虽然我知道那位旅日朝鲜人的名字,却没想过要知道他的地址,我无法将姑娘送到他家去。渐渐地我发现这位姑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义么就做能想起来的的游戏,终于让姑娘高兴起来。姑娘不会说日语,唱了几首朝鲜歌曲,义么钢琴伴奏,做合奏游戏。在跟我谈话时和谈完话之后,姑娘显得很拘谨,一副冷峻的面孔,可不一会儿,就玩得入了迷。义么很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乐器是小鼓,义么给小鼓调好音,姑娘就打着朝鲜歌曲的节奏和义么合奏起来。

姑娘去了美国之后,在儿子的音乐作品中,有几首朝鲜民谣和似乎是来源于朝鲜歌曲的曲调。其中有一首是他最喜欢弹奏的曲子,我在曲子的开头写了下面一句话。因为这首歌完全是歌谣的形式,所以后来在战后娱乐杂志上可以经常看到,填流行歌曲的歌词时,我想把词头前打的记号印下来。

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么!我在第一次重复时填进歌词,可是不久,义么就把歌词给忘了,我也忘了调子,结

果只能唱出最后一段。这首歌作为我和义么的“认领”标志发挥了作用。拉长第一个音节开始唱“我——什——么——都不需要，”到“因——为——有了义么！”拉长音节一唱完，不管我在家中的哪个角落，义么就会抓空儿适时地来到我面前，然后就跟相扑比赛替换选手时一样拍手确认，伸出手拍我一下，说“谢谢”！

可以说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开始时没抱任何目的。

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么！我随意地唱着，不在我身边的义么一听到我唱，就会来到我身边。

——谢谢！义么使劲晃着身子回答，游戏就这样形成了。可是，回想起来，义么平时呆在我身边——我工作的时候，他就钻在桌子底下，我外出的时候，他就竖着耳朵在门口等我——当然有时也一个人呆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里打发时光。后来，我叫不动义么时，作为叫他过来的手段，有时也唱这首歌——可并不总是这么做。

书房隔壁是义么的卧室，妻子为义么铺好床，等他上楼。可是义么要么在听FM音乐连续广播，要么翻看相扑杂志，怎么叫也不从起居室出来。于是我就站在楼梯口上，唱：

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么！这种僵局马上就打破了，义么大踏步跑上来，兴高采烈“啪”地拍我的手掌一下。

——谢谢！然后顺利地钻进被窝里，过程就是这样。

这个程序效果很好，所以我离开家人在墨西哥生活的时候，竟然脱口而出：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么！然后捂住口。我一唱完，义么也不管四分之一地球周长的距离，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来找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旅程，终于

来到我面前，茫茫然极度疲劳的样子。“啪”地拍一下我的手，似乎在说——谢谢！

另一个程序就是从表面上也可明显地看出“惩罚”的意味。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音乐对儿子产生强烈的诱惑，他响应意识对他的召唤，可另一方面，他又行动迟缓。不必说让他做什么，就是不让他做什么，他也厌烦似的磨磨蹭蹭，实在拿他没办法。看来他明白话里包含的命令含义，将之付诸行动需要花时间，可并不仅仅是这样。

所以，就跟每天早上妈妈让他洗脸、穿衣一样，他就是不动，我便对他数1, 2, 3, 4.....过程就是这样，我数到6时，他才起来。

数数方法，是以做游戏的方式进行的。可是，过于轻松地数的话，数是数下去了，义么慢吞吞地，显得被数数追得惊慌的样子，这时候虽然达到了预想的“惩罚”，可是事态变得奇怪。比如数到12, 13, 14, 15时，义么还没按我说的做，我也从未打过他。可是数数声中流露出焦急，自然而然流露出吓唬义么的语气。

如果义么的睡眠时间不足的话，特别是在早晨有一、两分钟出现失明，我和妻子就猜想这是不是癫痫的症状呢？得必须让他八点半上床。可是义么老是要听八点50分开始的NHK“名曲荟萃”。虽然八点半之前就铺好了床，可是妈妈被福利学校里孩子的母亲们打来的电话缠住脱不开身，八点半都过了还没叫义么到卧室去时，义么就设法在起居室里多呆15、20分钟。睡前必须要服抗癫痫剂“飞弹融”，于是他就慢悠悠地去厨房弄水，或者故意把睡衣的扣子扣错，然后又认

真地重扣。妈妈在楼梯上喊了几声，即使义么一时想上楼去，也只上到一半就返回，又去一趟厕所，回来时故意从电视机前走过。这时如果“名曲荟萃”开始的话，他就会像磐石一样一动不动，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只能喊具有“惩罚”语气的1, 2, 3, 4.....

有一个星期天，有三、四个跟义么弟弟同一年级的学生来玩。他们身上都带有中产阶级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气质。他们发觉义么跟他们不同，却不知何故。义么很自然地避开他们。义么不明白弟弟和朋友们因为什么事那么高兴，所以有些焦急，可是他没去跟他们玩游戏，而是呆在自己经常随便躺着的起居室角落里，认真看相扑杂志和巴赫作品集。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在书房做了点事，等我再下楼时，妻子和女儿正在准备点心，没注意到屋里发生了小变化。

义么的弟弟和同学们占用屋里一半地盘架起了“梅尔克林”电动火车轨道。因为轨道已经旧了，连接处破损并且翘了起来，所以孩子们可能费了好大劲儿才连上。这时候，电动火车正拖着货车跑在椭圆形轨道上，可孩子们围着轨道，面带困惑。因为义么叉开双腿毫无顾忌地扑哧一声把大屁股坐在椭圆形轨道里，而且还像打牌似的，头往前伸，手举在空中，盯着变压器盒。朋友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奔跑的火车上。他们的身体只有义么的三分之一大小，却也跟对峙似地往前伸着头，弟弟坐在变压器的另一面，正面对哥哥的压迫。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打破僵局，动手打架.....

我立刻明白了造成这种奇怪的僵持状态的原因。如果把变压器指针往增压方向一拨，火车就会加速，往减压方向一

拨,就会减速,一直到速度为零,要是还把指针往下拨到S点的话,电流方向就会改变,火车就会反向跑起来。在把指针拨到S点的一瞬间,会发出吱的一声。对某种声音过于敏感的义么好像忍受不了这种声音。所以我们就把跑得畅通的“梅尔克林”火车轨道暂时放进柜子里去了。可是今天,弟弟的朋友们在柜子里发现了“梅尔克林”,央求弟弟给连接上,在火车还没有跑之前,义么没想到听觉和变压器声音之间的关系。孩子们聚在一起高兴的氛围——刚才在书房,我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和笑声——“让火车快跑!”眼看就要到转换方向发出吱的声音的一瞬间,跟平时的动作完全不同,义么敏捷地冲进去。然后坐在轨道中,盯着变压器喊,不许碰它。

我对义么喊,想去客厅里听新的格林·古尔德吗?只要我把扩音器一拿去,那边的喇叭就能放音。可义么还是盯着变压器不动,只抬了一下头马上又把视线转回到变压器上,雷打不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义么最近刚刚养成的脾气。因为他无法控制这时候的自己,所以我已不再要求他说服自己别这样。我认为做也是白做。义么像一座顽固而封闭的小山,坐在椭圆形轨道里,不知如何回答围在椭圆形四周的弟弟和朋友们的话。这时,坐在变压器对面跟义么对峙的弟弟说:“爸爸,对他喊1,2,3,4……”。

可是,声音里已明显含有羞愧意味。还没等我说话,弟弟因对我喊了“惩罚”哥哥的话而面红耳赤。看得出,他在自责,内疚地环视一下大家后,独自站起来,退回到自己屋里。虽然比赛输了,弟弟的朋友们,却一点也没有责怪队友的意思,也没有舍不得好不容易连接起来的轨道火车,跟弟

弟走了。

义么还在盯着变压器，举起一只手跟像要抓跳起来的老鼠似的。只留下我和义么在望着匀速奔跑的火车。我按做游戏的方式数 1, 2, 3, 4……，现在，不仅仅是义么，包括义么的弟弟及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含有“惩罚”意思的命令。我觉得自己就像不通人情的暴君——虚伪地压制着弱智儿子的反抗。

如果能从义么自发的行为中发现想象力活动的话，我就能鼓励他，或许能使他的想象力发挥出来。义么还在听鸟鸣录音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直到现在我也这么想。说起义么现在引以为乐的活动，就是语言游戏和作曲。

义么有两种语言游戏。一个就是把商业广告词改成俏皮话，另一个就是模仿电视里播放的“大嘉利”节目中的具体人物，做诙谐比喻。我给义么侧腹上的脓包涂药膏时，义么说“脓包感激”，表示非常感谢的意思。这是从大家所熟悉的即食咖喱广告中爱称叫“秀树”的歌手发出快乐声中模仿而来的。

前面已写过有天晚上美国女学生来吃饭，我用英语解释妻子做的过油素菜的蔬菜名，正在考虑怎么说扁豆这个词时，义么说 Ingen, Sinborder，发音好像可以写成英语式的 Sinborder。

过于认真的女学生们说：“我们没听过这个词，因为从印度传来很多植物名词，所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从这件事里我们看到了义么的幽默感。这是义么从喜爱的相扑大力士在广告中说的“人类是辛苦的”这句话改成的。

义么作曲的时候，先在五线谱纸的右上角写上“飞弹融”作曲，然后开始创作。这个笔名是由下面两个名字拼合成的，即一个是对他非常关心的音乐家 T 老师的名字叫“融”，另一个是义么每天必须服用的抗癫痫剂名称的读音。

义么喜欢看的节目是落语。家们幽默地回答喜剧演员司仪的提问。如果他们的回答被认为是幽默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坐垫。每次一开始司仪都用奇特的而又具有跳跃性的诙谐比喻介绍运垫者——长着满脸胡子的红脸大汉。热衷于此道的义么管担当 NHK 体育新闻的解说员——一位长着娃娃脸、大眼睛而又秃顶的人叫作“熟悉体育的丘比君”。只有认真观看相扑比赛实况的人才能明白义么的意思。另外义么还给一个叫魄龙的相扑力士起名叫“荷包饭碗”，有必要解释一下，他凭感觉把荷包蛋的颜色与饭碗的形状结合起来。

当然，需要经过复杂思考的俏皮话，义么是说不出来的。在中学特殊年级的联络本上曾写着：“希望改掉乱用俏皮话、开玩笑的习惯”。尽管如此，义么把习惯用语的含义和发音分开并加以改造，搞引人发笑的创造。不正是这些细微小事使他发挥出想象力的吗？而且由播音员和相扑力士的电视形象中得来的表象，用自己的话给他们加了隐喻。我想说这是想象力的活跃发挥。俏皮话和诙谐的隐喻都只是当场引人发笑的没结果的东西。在义么的实际生活中确实没留下什么……

义么从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春天开始学习钢琴。起因是我了解到我的老朋友一位编辑的夫人教授钢琴。高中时代，我

就知道在一些很重要的新版书和丛书的编者话中，作者经常对这位编辑表示感谢。当他给我的书担任编辑的时候，我很高兴。他在无教会派的基督教徒家庭长大，青少年时期遭受过战时的灾难吃了不少苦，他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严格遵守道德的规范。他的夫人T老师也对音乐教育具有独特的见解。手指又长又漂亮。义么对指法不娴熟，可T老师从来没要求他熟练掌握弹钢琴的技巧。T老师通过音乐跟义么之间打开理解之路，有时我甚至觉得比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更深。这就是T老师的课。

不久，义么开始边听T老师的课边作曲。刚上中学的时候，T老师就用跟乐谱不同的调子弹练习曲。义么在一旁听，充满信心地说：“这个好！”

后来，义么每次碰到喜欢的曲调，都想让T老师用各种调子弹奏。T老师把这些引入课堂中，想办法进行换调和曲调连奏练习。如果说换调是就调性训练的话，曲调连奏就是进行曲目练习，由T老师弹二、三小段曲子，义么接着弹，然后T老师又接下去弹。不久，义么就学会一个人创作全部曲子并调音。而且当T老师给作出的曲子按四声调音规则讲授调音的时候，义么也改编曲子。然后T老师弹右手，义么弹左手，按这种方式进行下去，T老师听到从义么的指尖中弹出相当优美的曲调。

义么擅长的技艺在记忆里。布莱克认为记忆与想象力是相对立的，记忆是反作用，如果照这样理解的话，义么就会因缺乏记忆而受困扰。就不能自由发挥想象力。姑且不论这些，义么从未忘记过一瞬间涌现的曲调和调子。上完钢琴课

后，义么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在五线谱纸上写下豆芽似的长音符。连妹妹和弟弟在旁边听电视音乐节目他都不介意。

在义么 18 岁生日那天，我把义么的 20 部作品装订成册。并且又复印了义么写得拿手的乐谱，再把刻在橡皮上的曲名和插图印在封皮上。作为义么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分发给义么的朋友们。根据义么的名字，写上《光·组曲 第二号》D 大调。包括序曲和六个变奏曲，然后是阿勒曼德舞曲、库兰特舞曲、二个撒拉本舞曲，最后是由快步舞曲构成的西西里舞曲。不用说曲子的结构是义么从反复听的巴赫那里学来的，我认为曲子和调子都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义么独特的思想。T 老师也看到义么平日创作的音乐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且在弹琴技巧上取得了突破。虽然义么还不能熟练地弹奏组曲，从他自己的演奏水平来看，不但完全遵守乐谱上钢琴的指法规则，而且……

作为创造音乐的义么和身为作家的我，中秋时节接受共同劳作的邀请。跟我们消夏的群马县的山中小屋中间隔着一条能钓到真鱒的小河，那里有一个残疾儿童们共同农耕和生活的福利院。十年前，我、妻子和义么应邀参观过。义么从前未曾表现出胆怯，可那天却缠住我不愿离开，当时义么的个头到我的腰。最近我和妻子都认为将义么一个人留在福利院是件可怕的事。

在圣诞节，福利院将要举行 15 周年纪念会。福利院向我提出请求说：“希望您能为我们创作适于残疾儿童上演的音乐剧。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必苟于形式。孩子们不能演结构过于复杂和动作激烈的音乐剧。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弱

小者齐心协力，希望创作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我立即接受请求，决定尝试创作音乐剧。

去年，有人向我提出残疾人问题，我想从为了躲避战争灾难，弱小者同心协力这一主题出发，重新考虑这个遗留问题。在义么入福利学校高中部不久，日本各地的福利学校的家长和老师们在东京召开全国大会，我作为残疾孩子的父亲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往电车站走的时候，有两位女老师追上了我，她们结实的棉布工作裤里显出健美的身材。她们问我，前年她们福利学校高年级学生毕业旅行去了松岛，去年去了广岛。在原子弹资料馆里孩子们因看到各种悲惨场面而受到震动。我们觉得孩子们都发生了变化。今年我们还想去广岛，可是孩子的家长反对，我们没法说服他们。要是换您的话，您怎么说服他们呢？

一开始，我就决定赞成她们带残疾儿一起去广岛旅行，可是当我想象着义么和同学们排着队走在阴暗的原子弹资料馆里的样子就感到畏惧。所以我回答说，我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如果家长中反对者占多数的话，不去广岛也没错。如果在广岛受到的冲击果真能给残疾儿带来好的影响的话，那么去年的旅行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对病轻的孩子们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对病情重的孩子们，如何对他们解释核武器造成的悲剧呢？又怎样理解曾经给他们带来好的影响呢？

残疾儿童没有站在制造核武器行列的一边。他们的手肯定不会沾染上核武器。而且，当他们住的城市遭到核武器袭击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最容易受害至死的人。他们反对核武

器的权利是正当的。眼下，我看到坐轮椅去广岛参加反核集会的残疾人及为他们义务服务的学生们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又想到义么，对死亡敏感的义么可能会理解一枚核弹头所造成的悲剧，城市一片废墟，一瞬间，几个月里死去十几万人，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死者和受伤者的照片会给他带来震动。义么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对死亡的恐怖和死亡对自己的影响，发现自己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然后，义么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可能是连父亲都不能使他恢复的创伤，就如肉体的一部分坏死了似的，也许会让义么有这样的体验。

——啊，14万人，被一颗炸弹炸死了。后来又有人死了。有的人消失了，横倒在台阶上的尸体！啊，多么可怕呀！那么多人死了！

如果义么老是这么说的话，怎么能把他的心境引向开朗呢？难道身为爸爸的我，就不能被当今核武器的发展所打垮吗？我曾说过这些话。于是我试图说服女老师们，“如果让残疾儿童看悲惨的现实的话，要充分考虑把他们从中受到的冲击引向预期希望的能力，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是头脑正常的孩子，可以认为他们能独自找到这种能力，——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期望重残疾儿能做到这一点，不正是给他们压上过于沉重的担子吗？”

失望的女老师们没说什么就走了，可她们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把从核武器等战争灾难中得到的悲惨感受变成预期的认识，难道说凭我一个人就能创造出这种能力

吗？同理，将义么所受到的冲击转向开朗方面，我恐怕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这些想法激发我去创作以为了躲避战争灾难，弱小者齐心协力为主题的音乐剧。

这星期里，我写了一个剧本《格列佛的脚和小人国》，舞台设在福利院的体育馆里，预先在舞台的上半部分拉上幕。在余下的半个空间中央，放着一只巨大的纸糊的脚道具，踝骨以上被幕遮盖着。坐着轮椅的孩子们围在脚的周围，组成一个残疾儿童合唱团。巨脚的主人就是高高耸立的格列佛，他的声音是从挂在幕后的音箱里放出来的。

1. 在海边，小人们手里都拿着镐和木棒，在格列佛的巨脚旁叹息，好像是邻国的战船攻来了。天上传来格列佛的声音，以前就有这种危难吗？那时候是怎么办的？人们答道，我们用这些武器保护自己，团结一致，等待侵略者滚蛋。可是每一个回合，双方都会有死亡和伤者。最近的和平时期持续的时间最长。看来侵略者明白占领这样的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现在为什么又来攻打我们呢？他们也苦于战争，可是……

2. 国王和大臣们从都城赶来。国王命令在格列佛的脚上架梯子，然后顺着梯子爬上去，消失在幕中。这时候，大臣们对人们说：“国王去请求格列佛，让他向敌人的战船扔石块，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岸边，或者是结网，把战船全部拿下。”

3. 传来格列佛劝说国王的聲音，不要想这种战术了。即便是战争一时胜利了，不也是加深邻国人民的憎恨吗？而且我也不会将邻国的人们杀绝。也许以后还会发动战争，那时我可能不在了，还是采取以前那种逃进山里的计策吧。我很

高兴能为你们搬运东西。

4. 国王气势汹汹地从梯子上下来，对人们说，格列佛不讲情义。因为他的食量大，国家才变得贫困，可到了危难时刻，他却不动。你们这些跟格列佛亲近的人，攻打格列佛去！国王说完后，和大臣们一起走了。

5. 小人们没有办法，呼喊：“向格列佛进攻！”这比跟国王会谈更让格列佛为难。

6. 邻国人民的使者来了。因为邻国的国王担心将格列佛和国王齐心协力攻打邻国，所以他向人民呼吁，还是我们先停止进攻吧！

7. 格列佛明确说自己不参与战争。为了把邻国使节作为间谍抓起来，国王和大臣们又返回来，可是人们齐心协力赶走了国王和大臣。

8. 邻国的使节答应回国后放弃战争。小人们和格列佛送他们回到海那边。

我把剧本交给义么，一边画舞台布置图，一边讲解。关于演戏，义么在中学特殊年级就演过《大蔓菁》，因此，我就根据上次的经验，给他解释纸糊的巨脚道具。

“啊，大脚呀！漂亮的脚呀！这是爸爸脚吗？我可不能给这么长的故事作曲呀。这可是长篇大作呀！太难啦！我好像作不了！因为我什么都忘了！”我最感到难办的事就是，义么虽然这么说了，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能真正理解故事的含义。

妹妹和T老师鼓励义么作曲。妹妹的工作是把音乐剧梗概分成许多画面并画出连环画。义么把格列佛的脚看成爸爸

的脚，妹妹把格列佛的脸画得跟义么一模一样，很明显，这是想要义么真正产生兴趣。

T老师从义么作品中找出清楚的曲调加以分类，做成像库存目录一样的东西。而且，每次音乐课时，选出适合剧本内容的曲调，创作出音乐剧。具体做法是两个人一起边弹钢琴边作曲，还包括定音调，到下次上课前，由义么把准备好的音乐剧写到五线谱上。跟自己曾就读的蓝鸟福利院院名有关，义么为第一届体育节作了一个进行曲《蓝鸟进行曲》，曲子缓慢开始，在分段处用了三连音的急调子形成紧迫感。为了配合这段曲子，我给国王的演讲作词。我对作曲只有一个要求，为了配合演说词，把进行曲改编成短调。按着这种想法，顺利地创作出了国王威严、强硬，而又充满激情的独特曲调。义么开始创作不久，我就常常听见妻子在厨房唱国王的演说词，

格列佛太能吃了，

所以我们的国家贫穷了……

为了音乐剧的完成，全家都参加了。义么的弟弟给我冗长的台词提出了意见，只留下逻辑的框架，其余全部删掉。他又从书库找出关于舞台美术方面的书，花十天左右做完道具模型。就这样《格列佛的脚和小人国》完成了，送到群马县的福利院后，还剩下孩子们的表演能力和上演时间的问题，后来福利院要求说，希望在整体上简单化，所以又重新烦请T老师定稿。虽然可以让义么理解改稿的必要性，可是他怎么也不想改编曲子。因此我们明白对义么来说音乐剧的作曲是音乐创作，从创作中得到创作的乐趣使义么集中精力搞创作。

音乐剧在圣诞夜上演，义么和妻子提前两天去了山中小屋。来上今年最后一次课的T老师对兴致勃勃正待出发的义么叮嘱道，演音乐剧的孩子都是残疾儿童，他们没有专门学过音乐，所以即使没合上拍子、音程错位、和声不齐也千万不要生气。义么不仅喜欢电视转播的管弦乐演奏，还爱看指挥在练习时的风度。在中学的特殊年级里，义么指挥自编的合唱曲时，使劲用指挥棒敲台子，命令重来，结果同学的母亲们提出抗议。T老师反复对义么说：这次身为作曲者是配合练习而不是指挥。为了表示理解他的话，义么把指挥棒从背包中拿出来。义么可能非常喜欢单独跟母亲旅行。

东京的家里只剩下义么的弟弟、妹妹和我，我又感到义么和妻子离开家的时间还不短。早早就吃完了晚饭，女儿留在饭桌上做作业，弟弟回屋里悄悄地玩游戏机，发出噼—噼—的声音。家里还是老样子。义么的大块身体像婴儿一样无拘无束伸开四肢，我不能不承认他平时在家里多威风呀。义么没有躺在那儿，我不由得感到空荡、冷清。

那天，我看完从“一位读者”那收到的信后，没把它扔掉，作为线索放在一边，继续读前面提到过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写的布莱克评传。好像某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留在家里的人。因为我的言论受到舆论的批判，最近还有人给我写匿名信。信中流露出受害者式的冲动和强者的理论。信封上印有山口县三隅的邮戳，信中批驳我那天在反对核问题的学生集会和残疾儿童家长会上的讲演。

来信人说，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人，必须固守在巨大核防空洞里，延续核战争，重

建苏维埃解体后的世界。在平常时期娱乐也是必要的，可是到了危难时刻，作家是寄生在社会中的无用东西，残疾人更是如此。实际上，凭作家和残疾儿能重建核战争后的世界吗？可能连一个家都建不起来。持软弱态度的人陷入失败主义。这种人能对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即不得不整日跟苏维埃法西斯独裁主义进行核对抗的人说坏话吗？请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传播流毒啦！在我还没说要你们自杀之前，请您跟您的残疾儿子一起保持沉默吧！

我想我不是不能以正当的理由反驳这位来信人的观点。当然，这封信缺乏逻辑分析，如果说核战争还延续的话，我和义么两人当然要建暂住的小房以躲避落下来的黑雨，那天晚上，留在家里的三个人没有多余的问候就睡觉了。本来，我们一开始没打算去观看音乐剧，可是我们三个人约定，在第二天，星期六学校开完结业式后到车站见面，打算去找义么和妻子。

在群马县山中小屋的周围，桦树和白桦都已经落叶了，今年初夏，台风经过高原，将长在薄薄的熔岩砾上的松树全都吹倒了，山中小屋露了出来。傍晚我们到达山中小屋，夕阳照耀着撒满落叶的山坡，散发着橘红色的微光，中间是深谷，我们向对面山坡福利院方向走去，弯弯曲曲的登山小路从云雾濛濛的溪流处延伸过来，异常地晴朗，距离我们500米左右，我们看到义么和妻子低着头沿小路往回走。

义么的妹妹说，“咱们喊他们吧。”

弟弟制止说：“他们可能会以为是出了什么不测，我们才来的。”

孩子们常常抱有这种潜在的危机感。我认为这是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肩负的责任，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改变了想法，弟弟就像加入越野识途部做练习时那样，平时就像小马撒欢儿似的妹妹轻捷地跑着，两个人跑下山去了。终于四个人一起大步朝这边走来，我又感到前几天的忧闷心情——我想象着，如果我不在，他们就这么围着最大块头的义么，保护他，设法活下去吗？可是妻子他们快乐地一边唱着歌，一边登山，我马上就听到，

格列佛太能吃了，
我们的国家太贫穷了……

听妻子说，他们返回山中小屋后，那天很早就开始舞台练习，序幕一开始，孩子们因担心战争面面带忧郁的表情，义么听着他们的合唱，他高高抬起两只胳膊，抱着头，深深地躬着腰，说：“啊，奇怪，这不好办。妈妈，怎么办呀？！”

义么没像过去当指挥时那样发火，却显得很为难。看来他是害怕自己出错。身材矮小敏捷的音乐老师拿着乐谱从舞台上走下来给义么解释说，在练习的时候，为了适合孩子们的合唱能力，决定把曲子简单化，并把原来的几个独唱部分改成朗诵来练习。妻子在旁边听着，非常担心，没想到义么却痛快地答应了。

“我明白了！有时候演奏家在演奏时省略重复，那么到格林·古尔德和独唱时就这样改吧！”

接下来，他们重新练习，义么也跟着一起唱——当然，唱得很好，特别是换声前少年们那种清脆、宏亮没颤音的歌声——音乐老师钢琴伴奏，舞台上的练习稍微没跟上钢琴，歌

手一换，开始的音程就变得不清楚了，这时义么不停摇头，暂停。老师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点似的，而且上演那天必须在舞台一侧弹钢琴，似乎更担心这是和义么共有的问题。

所以妻子建议从下午的练习开始，要义么当提词员，实际效果很好。义么在什么地方当提词员呢？妻子说，等明天正式演出时，你们自己看吧。弟弟做过舞台道具模型，知道是做正式舞台的参考，他说：“我好像知道在什么位置。”

我好不容易才点燃初夏被台风吹倒的还未干透的松材，刮台风时我和义么两人去了伊豆，现在却抱着与那时不同的满足感升起了火，和家人呈半圆形围坐在火边，吃着横川车站的砂锅饭。渐渐地谈得入港时，义么就像他高兴时那样，睁大那双眼睛，机敏地站起来，敞开面向山谷的窗户。从对面山坡的雪地上，刮进来一股冷气。可是义么做出演出的姿势说：“来，大家听着！”

听他这么说，我直打哆嗦，想说把窗子关上，却又咽了回去。

战船靠近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怎么办？格列佛

我们怎么办呀？

穿过寂静无人的别墅村，从对面山坡的福利院里隐隐约约传来歌声。决定参加音乐剧的创作之后，我马上就写了歌词，这是义么最初写的合唱曲。我想把乐谱原原本本印出来。

关于福利院在圣诞节那天上演《格列佛的脚和小人国》的情况，我就不再赘述了。因为M老师从委托我和义么创作开

始，就参与策划音乐剧，让残疾儿童排练，一直忙到公演结束，所以他会发表记录。我只是想写下演出时福利院的人所表现出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及那天义么的表现。

M 老师决定让残疾儿童们直接扮演小人国的人们，他们穿着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服装，并将各自的缺陷暴露给观众——坐轮椅的孩子、拄拐杖的孩子和只能坐在地上动不了的孩子，就这么上了舞台——好他就是在平常的形象上加入演技，所以当然会给人留下观看例年福利院纪念会的印象。残疾儿童克服了自身的缺陷乐观地面对现实生活，如果是团体更具有像人类的英勇气势。即使在这里，身患残疾的孩子们凭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的能力——活动在舞台上，或是在静止合唱，都具有一股气势。

因为孩子们表现出跟自己的残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音乐剧得以顺利进行。通过国王这个配角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国王是由一位患先天性神经衰弱症的孩子扮演的，他长着招人喜爱的胖胖圆脸。在周围干枯的灌木丛中好像可以找到很多野玫瑰和蒺藜红果实，从王冠、肩到胸脯满是灿烂华美的红果实。对这个孩子来说爬梯子这一动作好像是好不容易才能完成的大事似的。在国王爬靠在格列佛脚上的梯子这一片段中，舞台上的人都大声为他加油，圆脸儿也在小心谨慎地爬，终于消失在暮中，演出暂停，掌声响起。接下来，在送别邻国使节的最后一章中，一时被人们赶走的国王和大臣们也加入集体中来，以挥手告别作为结局。

终于，在要谢幕的时候，在舞台一侧新近砍的大冷杉树即圣诞树下弹钢琴的 M 老师站起来对格列佛的脚大声喊

——介绍一下作曲者，请登场。

体育馆的前半部分并排放满的椅子上，坐满了来接低年级残疾儿童度新年假的家长们、附近开垦农田的大人们和孩子们，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着。在纸糊的道具里，义么完成提词任务，人们在期待他上场。我的旁边并列坐着妻子、义么的弟弟和妹妹，都在等待着久违的表现开朗的义么登场。因为道具的后侧是开着的，绕到前面来，一点也不显得造作。M老师又喊了一次：“那么，请快点上场。”

可是，义么在格列佛的脚里充满自信地大声回答道：“我想呆在脚里，谢谢！”

爆发出充满善意的大笑声。我、妻子、义么的弟弟和妹妹也一起笑了。M老师也笑了，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回到钢琴上，笑声停下来，义么抓住这个时机，又大声说——开始是面向台上的残疾孩子们，后来面向会场全体——“以开始的悲伤合唱来谢幕！然后，精神饱满地开始最后的合唱吧！最后，家长们也一起跟着唱《今晚多宁静》！”

然后，为了配合开始的合唱，对格列佛的脚道具的照明关了，舞台后摇动着燃着的火把，竹竿做的木框四周糊着纸，能看到大脚里边的情况。义么的身体占满了整个道具，跟演员们一样，高高举起右手，慢慢地挥动着，唱歌。对义么的影子又爆发出更强烈的掌声，舞台上的小人们送邻国的使节回海那边——观众席。

当我为在巨脚里挥手的影子——义么鼓掌时，我感觉到：以前，我打算为义么给事物和人下结论，可现在义么却将布莱克的《弥尔顿》的一节作为理想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义么

为我下的结论。“接下来，我开始看到，像天上坠落的星星一样，直落下来，像燕子一样，或者像雨燕一样，倏地降到我的跗骨处，然后从那里进去了”。可是我的左脚涌荡出乌云，笼罩了欧洲即同时代的世界，在这个理想里，我感觉到紧迫和不祥，可是我却有要战胜它的勇气，开始放声歌唱。

虞欣 译

被禁锢的灵魂

世田谷区有一个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义么将去那里接受职业训练。他的关系仍然留在育儿学校，只是去那里实地工作两星期。为了让学生先在家里练习，工厂在他们去之前留了家庭作业，即把方便筷子放进纸袋里。义么放学回来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堆白木片和很多捆纸袋，好像把不干净令人忌讳的东西带到家里来。在两个音箱的正前方，义么撇开两条腿把大屁股坐在花席子上，从后边看就像横卧的海狗似的。他把膝盖旁边的木筷小心翼翼地放进纸袋里。在放进去之前，仔细检查一下筷子，如果有破损的话，就无限感慨地说：“啊，真遗憾，这双筷子头缺了一块！”然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它“安葬”在厨房的废纸篓里。

装完一百根之后，义么再重新数一遍。由妻子从每个角度都能看见纸袋上的印刷标志之后，义么把筷子捆起来，卷上商标，再用聚乙烯塑料包上。最后的工序很难，如果是大人的话，似乎很快就能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一次，全家一起去超级市场，在平时不看的货架间，妻子突然停下来，那里有一个纸包，也同样地包了一百双方便筷子。妻子用专业人员的眼光看表面的包装，然后又慢慢走出来……

儿子去职业训练中心，也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入社会生活。对此，妻子的想法好像跟我的这种想法相似。深夜，妻子为中心的入厂典礼作好了准备后，对一直在旁边看书的我说：“把F先生给的宪法小册子放到义么的工作服里吧。因为F先生曾经那么交待过。”

我上楼去，用战后文学家的话来说，F先生是身边的前辈，是朋友中受人尊敬的先驱。在楼上的书房里，书架上放着跟这位先驱有关的物品，我取出二十多年前美军管治下冲绳县教职员工工会发行的小册子后，回到楼下。

像上面写的那样，“与先驱有关的物品”，赠给我这本小册子的F先生出生在冲绳，他已经死了。今年年初，在他的故乡伊江岛举行意义重大的第十三届冲绳民俗庆典。F先生是收复行政权运动的活动家，最终也是因为参与这个运动，死在旅馆的火灾中。F先生很爱喝酒，就连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也是烂醉如泥、睡得僵死，哪还能谈得上逃走呢？可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从未见过F先生喝酒。所以，在F先生死后，当我听到他爱喝酒，而且一醉就缠住别人的传闻时，觉得很意外。在我和F先生的会面中，只有一次让我了解到F先生和酒的关系，当时义么也在场。有一时期，我和幼小的义么特别爱吃猪蹄，义么点猪蹄抹辣椒时那种铃铛般清脆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边。我喜欢带义么去各处的朝鲜饭馆，让他品尝稍有不同的猪蹄蒸法和味道。一只猪蹄被分成两块盛在盘子里，端来后，义么按顺序先吃厚厚的皮，然后吃肉，最后是凝胶状的腱，每啃完一块骨头后，就把它摆在桌子上，可是有一天，义么的表情充满疑惑，不知该把一块小骨头放在

何处。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义么的一颗乳牙掉了。那时义么还小，可是他严格地按着顺序啃猪蹄，然后把所有的骨头整齐地摆出来。

一个冬天的傍晚，义么也是这样吃着猪蹄和冷面——除了夏天，其它季节也卖冷面的朝鲜饭馆还很少，所以我记得走了很远才在三轩茶馆的饮食街上找到一个店。当我们正要往回走的时候，从一个叫作泡盛馆的冲绳饭馆里，走出来一位长着大脑袋、大身子，腿极短的矮个子男人，疲惫不堪的娃娃脸正在往这边看。我和义么两人本来身体就肥胖，又穿得鼓鼓的，旁人看到会觉得奇怪，他肯定看到我们了。

“F 先生”，我正要大声喊，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哭丧着脸，又钻进刚出来的门帘里……

F 先生死了以后，他的朋友掀起一场运动——在美军管制下的冲绳，把宪法小册子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妻子平时从来不故意显示，这是因为她回想起 F 先生，即使看到领着残疾儿走路的熟人都怕伤害他们的那份善良和他的一生，所以要我把那本小册子放入刚刚步入社会生活的义么的胸前口袋里。

妻子回到和女儿同住的卧室后，我把封皮已褪色的小册子放到饭桌上，一边喝着睡前酒，一边计划着写一部面向残疾儿童的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同时为了义么，我想在书中把宪法解释一遍。可又一想，那是不会实现的。实现那种愿望，并不是很困难，可还是没有实现。对作家来说，写这样一本书也不是没有乐趣。可我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计划。用残疾儿能理解的语言写一系列短篇，

现在先不考虑这一条件，我想写一系列短篇，然后再把它们改编成定义集，可这还是不符合我一开始的想法。

目前，我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在凯恩斯以后，戴维·阿德曼是具有代表性的布莱克原本的编者。我曾给他写的《布莱克用语索引》加过注释，而且一直在使用它。最近，我读了戴维·阿德曼的《布莱克，帝国的预言者》。他对布莱克及同时代的报纸和小册子之类作了彻底的研究之后，将布莱克预言诗中的每一句话同英法战争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直接联系起来，并作了解释，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震撼，在文章一开始，阿德曼就指出布莱克在预言诗《亚美利加》中是怎样把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变成自己诗的语言，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阿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照着历史把文章翻译出来。在十八张对折的彩绘版画上画着《亚美利加》，在第六张有这样在该页的下方，阿德曼对照着独立宣言的思想写出自己的分析。

《生命》

“天亮了，黑夜消失了，哨兵离开了哨所。/坟墓被打开，奠仪散乱，绵布被洗劫一空。/死人的骨头，盖在上面的土，干缩的肌肉/一切又都复活了，蠕动，喘息，呼吸，睁开眼睛、/就像挣脱枷锁、逃出牢笼的囚犯一样跳起来。”

《自由》

“推磨的奴隶，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开胸怀大

笑吧。/被关在阴暗和叹息中，三十年了，疲倦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

《追求幸福的权利》

“——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然后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人们反复地唱着：“推翻统治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义务。”

“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读这句诗，可能有的人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而有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把过多修饰《独立宣言》思想体系的韵文连缀起来。我们的生活远离布莱克那一时代的气氛和圣书神话中的隐喻。在这两者之中，或许后者更自然。可是我却属于被这首诗深深打动的一类人。

我认为紧接着战后的动荡时期（或者不如说从战时到战后更确切些）和新宪法推出的时期，曾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最强烈的震动和影响。我以评论、随笔的形式写下了当时的感受。这些都受到了所谓怀疑“战后”的评论家批评。从新宪法的公布到实施这一期间，会给十一、二岁的人带来疑问，为什么宪法中抽象的条文会让人铭记在心呢？

我决定以宪法为出发点，为义么写一本定义集，当然另

一方面也是想回答那些批判和嘲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着手做这件事，也许我得承认我有一种担心，我果真能把少年时代的兴奋充分表达出来吗？这件事不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作为文学创作也是会有乐趣的。可是，因为我预感到将会出现这种困难，所以我没有轻率地开始……

深夜，我望着饭桌上放着的冲绳宪法小册子，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喝着酒，已经超过了平时为了睡眠而喝的酒量了。不久我就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以前从我的记忆表层中消失的片段。才明白妻子为什么突然说出那句話来。偶遇 F 先生之后，又过了两、三个月，他来请求人们援助美军统辖下的冲绳第一次主席选举。F 先生好像完全不知在三轩茶馆的那件事，于是我又想那也许是我看错了，我们在客厅里谈话时，义么每次进来，F 先生都为之一惊，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他神色紧张的原因。

那天，请 F 先生吃了简单的晚饭，他坚决不接受我请他喝威士忌，我记得他只喝了些啤酒。F 先生曾经当过教师，他突然对伺候我们吃饭的妻子说：“我看你们家的孩子病不重，如果在冲绳的话，可以进普通班级。”妻子常常感到消沉，她说：“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长会上，平常我们就想，作为残疾儿的父母，哪怕是能比他多活一天来照顾他，那该多好啊。”F 先生有一张黑软无力、像老头阴茎般的娃娃脸，他把脸凑过去说：“夫人，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呀。是失败主义，所以不行呀。（F 先生好像说的是‘系失败主义，学以不行呀。’现在，我觉得那是 F 先生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冲绳人讲普通话时带的口音。）让残疾儿把宪法小册子放在胸前口袋里，遇

到麻烦时，只要他说“是”，然后把它拿出来，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不实现这样的社会是不行的呀。对此不抱希望的人全都是失败主义呀。”

在收复冲绳行政权运动还没成功的时候。F先生就在活动根据地——日本青年馆的火灾中死了。在义幺第一次参加社会工作训练的日子里，妻子想到让我把那天晚上F先生留下来的宪法小册子放在他工作服的胸前口袋里。本来，就连妻子也深深感到。F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可是当残疾儿遇到困难时，只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宪法小册子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那种社会还没有到来。恐怕仅仅是因为想起了那个肥胖矮小、走路摇摇晃晃、终日疲惫不堪嗜酒如命，皮肤细纹里沾着黑油，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F先生吧……

我在前面引用过布莱克的诗，他的政治思想和基督教的教义没有相同之处。预言诗《亚美利加》直接道出了布莱克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跟其它的预言诗不同。美国革命波及到法国，之后在英国也取得了成功。“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帝国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可是这种理想社会没有到来，却进入了反动时期，布莱克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被说成是反动政治。

当时，在政治上与布莱克对立的最主要敌人就是乔治三世。那个时期，布莱克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然而，乔治三世的性格却因此恢复开朗了吗？目前，我正在为世界史的高考作准备，通过阅读英国史，使我想起了大彼得、小彼得和纳尔逊提督，再次把布莱克的诗和他们的光荣与失败对照起

来。可是，在小说中引用英国史恐怕不妥当吧。由于引用了布莱克，我不得不立刻返回来谈自己的儿子。首先，我想写一段历史插曲。因失掉了美国殖民地，乔治三世受到了刺激，据说是发了疯，一八一一年二月十三日，再次表现出疯狂的征兆。阿德曼起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目《美国最后的国王》，他在文中写到，“在作礼拜的时候，乔治三世突然站起来，用近似疯狂的语言大声叫喊着第九十五号诗，使整个教堂里的人感到震惊。‘吾拼命奔波政治四十载，被错误蒙蔽之民全然不知吾之苦心哉’。那年，正好是乔治三世在位四十年。要注意国王把自己当成耶和华了！”接着，国王跪下来，久久地做祈祷，冰冷的地砖和冬天刺骨的寒气使他发抖，可他仍然在不停地祈祷……

布莱克多次修改《四个动物》，从这一时期的删改中可以看出这件事也传到他的耳朵里。国王尤莱根是布莱克神话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他想通过理性来统治天下，发疯的乔治三世潜入尤莱根的影子里。“王冠的废墟像冰石一样，他躺在上面/颤抖的四肢剧烈地摇晃着，尤莱根使坚固的洞穴震颤了”。

另外，我被布莱克所吸引的主要原因是这位诗人立足于从基督教到秘教的传统上，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世界，同时他还引进那一时代的变化，作为展开神话世界的契机——当然，他也必须这么做。

布莱克采用超现实的手法，通过独特的神话世界，把那个时代的政治、国际关系等问题表现出来。通过这两条线索，描写一件事情，我发现了布莱克魅力之所在。

我开始读布莱克预言诗的时候，最先呈现在面前的是壮

观而又丰富的神话世界，可我也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使他每天能写出如此大量的诗句呢？书店发行的《法兰西革命》，本来要出七卷，可实际上只出了第一卷。正因为如此，由布莱克自己刻版印刷，带有精美插图的无以类比的诗稿成为传世之作。

也就是说，既没有书店的劝说，也没有读者的反映，布莱克经过反复修改，写完了这部长篇巨诗。因为担心被检查，被读出真正含义，布莱克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将神话式的构思极尽错综复杂。他每天都在预言诗之林中推敲，幻想着批判乔治三世，这些直接避免了乔治三世政府的镇压。阿德曼在阅读那一时期的资料之后，把布莱克的真实意图解释出来。

通过这些，我多次想到，布莱克在与终生相伴的妻子凯瑟琳的私人生活中，不正是对乔治三世的治国之道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吗？在此，我还想写一段有关布莱克被推上审判席的很有名的真实故事。

一八〇〇年，布莱克离开伦敦，在海滨的寓所里，度过了他自称为“在太平洋岸边的三年睡眠”的时光。得到一位富有的实业家、诗人威廉·亨利的资助，那三年，布莱克在创作与自己的神话世界无关的插图和细腻肖像画。费尔潘寓所的仆人越来越感到不满，终于告发了布莱克。根据审判的结果，很难以叛逆罪判处死刑。我根据费尔潘的证言记录，写下了故事梗概，有一天，布莱克发现陌生的士兵走进自家庭院。布莱克认为庭院是神圣的场所，幻想着妖怪在草阴下举行葬礼，士兵是这个堕落世界里野蛮、残酷、兽性的象征。布莱克用尽全力将士兵推出去，怀恨的士兵发出叫喊，说布莱

克诅咒国王、人民和士兵，告发他扰乱朝纲。四季法院最后宣布布莱克无罪。在下面的一部分证言记录中，我仿佛看到了当时的场面。

在和士兵的斗争中，布莱克的妻子也站出来鼓励丈夫。而且凯瑟琳还说：“只要自己的身体里还有一滴血，就要战斗到底。”布莱克问她：“亲爱的，你不是跟法兰西作斗争吧？”“当然不是，我要为波拿巴贡献一切……”

从布莱克的几部短篇作品中，可以知道凯瑟琳是一位身材高大、体态丰满、面容温和的女性，跟布莱克结婚的时候，只能在证书上画一个“×”来代替签名，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女性。可是到了晚年，她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帮助布莱克给版画上色、印刷。布莱克和凯瑟琳都没有使用士兵的证词中那种粗野的语言。可是这和赶走士兵的那些语言，两者的含义有不可思议的一致性。当布莱克看到证言记录时，可能会惊讶的，他偷偷地写批判乔治三世的预言诗，充满谜一般的隐喻，可能还感觉有必要警惕某处有盯梢的密探。这件事使得布莱克一直到晚年都保持着沉默。

我想，可能是布莱克和妻子说话的内容被原原本本揭发出来，只不过是经过士兵的耳朵后变成粗野、下流的语言。当时，拿破伦还没有登基，布莱克认为他是拯救法国革命的英雄。法国革命之火波及英国，布莱克希望革命也能给英国带来解放。不久布莱克就对拿破伦感到幻灭，把他视为可恶的暴君……

对于士兵的告发，四季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宣布布莱克无罪，可是布莱克受到诗才平庸的乡绅资助，必须不停地干

与理想相悖的工作，他写预言诗，批判那个时代，这比画画更难找到知音——甚至被亨利嘲笑是发疯的创作。布莱克四十五、六岁时还保持着赶走士兵的体力，而且正像士兵曾经说过的那样，妻子鼓励布莱克，说出过激的语言。这些都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感受。实际上，即使推出士兵的布莱克和担心丈夫的凯瑟琳都保持沉默，但他们的灵魂会在沉默中同士兵的传言交谈。被推出的士兵听到了他们沉默的声音。

阅读布莱克用暴力推出士兵的故事，引起我无限遐想。这时，我回忆起儿童时代的一个片段。在回忆中，布莱克惯用的字眼又发挥了作用。事情是有关战时死去的父亲。关于父亲的死，以前我也写过多次——虽然不是直接地，但也把当时的印象清楚地写下来。可是这回，我第一次清楚地回忆起已忘掉的情景，从年幼无知的我对战时强权的理解到父亲的死，特别是到听到战败的消息，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好像是有生以来的新发现。通过阅读布莱克，我感到自己好像得到了很多体验，真是不可思议呀……

从农家买来黄瑞香树皮后，开始进行被称为“削皮”的工艺，即将黄瑞香重新浸到水里使其柔软，然后刮掉表皮和黄色嫩皮，最后，将韧皮晒成白色。把简陋的工具作为“削皮”机器租出去，由农家来帮助做这道工序。父亲把收购来的韧皮弄成小捆，压成一个大长方体之后，交给内阁印刷厂作纸币的原料。从战前到战时，我们家就是以此为生计。

少年时代的我，看到四十五、六岁的父亲总是保持沉默，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活儿，从不同侧面感受到父亲的内心，当

然这只不过是我天真无知的想法。跟农家作交易时，父亲给我留下统领、族长的印象。拿一把透着冷光的黑色小尖刀，仔细地削掉留在韧皮上的表皮，然后捆成一捆，父亲端坐在地板上，俨然是个工匠，我觉得这同我现在以写文章为工作的日常生活最接近。县道两旁的仓库阴暗，而且地面是土的，父亲在那里做最后一道工序，即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这时的父亲给我留下工厂里工人的形象。机器内部产生出强大力量，父亲很好地控制力量把握方向，我似乎从中最能感受到父亲那成人健壮的身体。

成型机器，就是在捆成橧状的橡树材料两端，钉入两根直径为十厘米的带螺旋的铁棒，然后安上带齿轮的把手，使模具从上往下移动。机器两边各站一人，顺时针方向推把手，黄瑞香韧皮被压得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把模具压到下边时，齿轮间便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拉回把手，继续压。在长方体状的格子中，在看不见的部分里，黄瑞香的高度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用结实的黄瑞香绳固定之后，咣当一声，恰好落到事先做好的那块坚实的木板上……

成型机器就被放在像我的狗下崽一样阴暗的地方。我每次读到布莱克文中的齿轮或碾机、榨葡萄汁机和石磨等这些负重的字眼时，都不由得想起成型机器发出的各种声音。布莱克把尤莱根给人类带来最大错误的理性体系称作齿轮和碾机。而且就像刚才引用《亚美利加》中所描写的那样，把榨汁机和石磨作为劳动的象征，与乐园中的人们不相称。我读布莱克的诗，每次碰到这些词时都会想起第二年死去的父亲

和与黄瑞香成型机器相关的事情。我还发现这同布莱克使用暴力的故事有相同之处。

县知事从来没有视察过山谷里的村庄。这次可能是为了宣传国家提倡的战时“后方增产运动”，鼓励地方产业而做出的一种姿态。我觉得在他们到来之前，乡政府似乎跟父亲打过招呼，因为那天父亲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新厚司，像木板一样支棱着，像个怪人。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年龄跟我的差不多，作坊里已成型的黄瑞香上撒满了柔和的金光，父亲就是这身打扮，坐在黄瑞香旁边的木椅上，背对着阴影里的成型机器，忧愁的样子，低着头等待着。我从路边窥视微光中的父亲，已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县知事和随从人员依次视察了下游的木材厂、酱油厂，然后由村长和邻镇的警察署长陪同沿着县道走上来。终于，一群人来到父亲的作坊前，以县知事为中心围了一圈，由村长向他们介绍村里加工黄瑞香的历史。我和母亲被挤出人群，我们退到房檐下，母亲透过缝隙往里看，我注意到她全身在发抖，显出不安。村长讲完话之后，就该演示成型机器了。成型机器的模具中已堆积了黄瑞香捆儿。机器两侧必须要有两个人推把手，可是父亲的搭档十天前已经应征入伍了。这时，还没找来代替他的人。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县知事他们骄傲地挺着胸脯，看着下腭对面作坊的阴影里，父亲将头埋在硬梆梆的厚司领子里……

——喂，起来！警察署长对父亲喊。我觉得警察署长那种盛气凌人的口气，别说对父亲，就是对任何人，对家畜，也不能喊出口。父亲抬起头向警察署长看了一眼，又埋下了头。

我和旁边的母亲都吓得发抖。警察署长走上前一步，呵斥道：“喂，起来！还不快点干？！”父亲慢慢地站起来，抓住成型机器一侧的把手，“吱，吱”地压，接着齿轮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父亲拉回把手，旁若无人的样子，盯着把手的前方，反复压。成型机器向下倾斜，整个成型机器好像眼看就要倒了。只要铁棒从橡树做的模具上掉下来，把手就会反向空转，会把父亲弹出来的。我吓坏了。接着，父亲转回齿轮，放开把手，绕过成型机器前面（即县知事和警察署长们的前方），静静地步到对面把手处。这时，旁边的母亲——比我现在的妻子还小十岁左右，强忍着没有发出惊叫声，喉咙里却发出一声悲鸣。可以说父亲的厚司像怪人的军装，腰里别着一把柴刀，那是用来切断捆已成型黄瑞香硬绳的。父亲慢慢地走着，似乎在沉思，紧握柴刀的手都僵硬了。可是父亲一只手扶住把手，开始很艰难，形势渐渐缓和下来，“吱、吱”地压，“咯噔、咯噔、咯噔”然后拉回把手，连续操作。不久，县知事一群人呼呼拉拉地朝着上游的栗子集市方向走了。他们走后，父亲渐渐缩短单侧操作，轮换着推把手，终于做完了成型工序……

一年后，也就是战败前的初春，母亲从二楼下来，告诉我们说，半夜里父亲狂怒地大叫一声后死了。这就是那天早晨一开始的记忆。中间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狂怒地大叫一声死去的那个夜晚好像就是在县知事等人前受侮辱的第二天。父亲去世那天的事情我只记得一点儿。其中有一件事是邻组的组长来商量丧事的程序。他在劝慰时说了句“因为这一年成天沉浸在酒里”，母亲突然挺起脊背，

有气无力的呜咽声变得粗犷起来，说：“虽说我丈夫每晚都喝很多酒，可是早晨大家还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书了，白天工作。这能和每天沉浸在酒中一样吗？”

另一件事曾给我留下可怕的回忆，那漫长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现在，我在反复读布莱克的诗之后，试着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被警察署长像呵斥狗一样催促后，父亲走上碾机，开始操作。机器受到不平衡的压力，好像快要爆炸似的，不用说，正是在父亲的身体里，处于眼看就要爆炸的关头。为了减缓压力，必须把能量从身体里释放出来。那天，母亲完全理解父亲的动作和表情，他不正是大有斗争到底的意味吗？不管对方是警察署长、村长，还是县知事——就算是“天皇陛下”（后面将谈到我之所以这么想的根据），大声臭骂这些不讲道理的东西，甚至要挥起成型时使用的柴刀。所以，当身穿厚司的父亲腰间挂着柴刀走到机器前面时，母亲不正是在发抖吗？

可是，像对狗一样被警察署长呵斥后，父亲屈服了，一个人面对机器进行艰难的成型工作。机器本身没有爆炸，可是一年后，父亲肉体的机器却因此失去了控制，被爆破力摧毁了。父亲愤怒地大喊一声后死了。年幼的我认为，一年前，如果拿着短刀对县知事那群人大声呵斥的话，父亲会被警察署长当场打死，否则也得在监狱里被拷打死。父亲死的那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幻想，如果父亲对警察署长、村长和县知事进行恐吓的话，敌人会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最后出来的肯定是“天皇陛下”，所以……，我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最后，我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父亲死了以后，母亲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她说社会上没有什么好消息。可战败那天，一听到天皇宣布停战的迟到的消息时，母亲的脸颊兴奋得变红了，热流吹进我的耳朵，说：“跟你父亲说的一样！上面的变成下面的，下面的变成上面的。确实如此！”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我躲在河里，不知是什么原因，除我以外，甭说水里没有一个人，就是岸上，远处的桥上，也不见一个孩子影。（我又回忆起那奇特的情景，也许那是一场梦。）一个奇怪的想法缠住了我。县知事来视察民情的那天，就在警察署长呵斥父亲，要父亲给他们演示工作的一瞬间，如果整个山谷里响起天皇宣布停战宣言的广播的话……父亲身穿厚司，一股英雄气概，右手高高举着柴刀，警察署长和县知事不正是按着柴刀的指示“吱、吱”地推成型机器，“咯噔、咯噔、咯噔”地拉回把手吗？宣布停战宣言的天皇，脱掉了白手套，排着队等着轮到自己劳动……

那之后又过了十天左右，播放《告少年国民书》，经母亲允许，把收音机搬进餐厅，于是我感到以“天皇陛下”为最高地位的国家秩序，即命令父亲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K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和我是同年代的人，他在战后教育史记载过这段广播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

“我们懂得天皇陛下的可贵，听从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指示去做。像这次这种停战方式，别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到昨天为止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地同敌人战斗，可是只要天皇陛下的一个命令——‘结束战争吧’，大家就毫无怨言听从圣旨，

结束战争呢？这是日本国民性优秀之所在。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国民能这样一心一意听从天皇陛下的召唤，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无往而不胜。而且，如果我们如此拥戴天皇陛下，那么同外国交往时，不必折磨他国，也不必与之相争，各国应该是互相协力，达到共同繁荣。”

通过这些体验，爆发力这个东西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定义。现在，通过阅读布莱克，我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个类似储存爆发力的装置。如果它负载过多的话，作为这种装置的肉体就越来越歪曲，终于被从内部爆发出来的力量所摧毁。要想控制歪曲的扩大，有时必须找到将爆发力释放出体外的办法。年轻时，我曾把一种现象叫作“跳跃”，现在我还是这么叫，所以“跳跃”，就是在负荷低的时候将能量释放出来。以前，我、或许父亲也做过，身穿厚司的父亲从腰间抽出柴刀，呵斥县知事们，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如果事情轮到我的头上，我也会发出愤怒的呼喊，从内部打破身体这一装置吗？我的年龄已经比当年死去的父亲还小一岁，在此之前，有过轻度的发作，义么因疲劳和发烧躺在沙发上，我从他黑里透红的脸上，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面影。想到这里，我也照起了镜子。在兄弟当中，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不像父亲，可是在镜子中，我找到父亲生前最后那张照片的特征，那是父亲在县知事来视察后不久照的。

然而，既不是爆发力从内部爆发出来，也不是粗暴地强加于外部而得到解脱，而是可以采用第三种办法，或许这是梦境。在战败的那个夏天，在见不到一个孩子的河里，我不

正是被这种幻想缠绕着吗？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感受，前面翻译的布莱克的诗最贴切。“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然后是“——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义么每天去福利工厂，他的工作是把由新宿中村屋提供的装“月饼”用的纸箱组装起来。指导老师和成年残疾人们一喊义么，他就慢条斯理地、准确认真地回答。休息的时候，跟他一样带有残疾的女学生在游戏室弹钢琴唱歌，他就热心聆听并鼓掌。还把错误的指法跟和弦改正过来，以便于理解，不久他就得到了大家的信赖。班主任老师看到这些后，向妻子提出疑问，“我从几个方面注意观察了义么，虽说他热情、努力，可是，下课后扫除的时候，义么急忙拿起扫帚和墩布，——这还不错，可他却站着不动。结果是什么也没干，是懒呢？还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干这些呢？”

妻子很惊讶，让义么屋里屋外地打扫，进行实地训练。我也在旁边看着，儿子身高体壮，堪称巨人了，他歪着脑袋，“为什么落叶落在庭院踏脚石上？”一旦角落堆积了落叶，他就非要用扫帚把落叶撒满一院子。我们在自己家里对儿子进行能力训练，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所以受到外界指责。

有一天，妻子因感冒和牙痛直哼哼，我就代替她到工厂前的车站去接义么。可是到得太早了，傍晚路上寒风凛冽，我无法站在路上等，只好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不便在车站标志牌下等，那就是有一位比我小十五、六岁，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妇女已经先站在那儿了，她把下巴缩在厚厚的大衣领子里，大衣鼓得像个枣核，一看就知道她也是来福利工厂接孩子的母亲，她显得冷漠而忧郁，我很难跟她打招呼。

前不久，义么的福利学校死了两个残疾儿。有一个孩子是在运动会之后，跟父亲去看太子堂的祭祀活动，即神轿游行。吃完了烤肉，挨着父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还在静静地睡觉，父亲在快要上学之前，叫他的时候，他早已凉了。我读完福利学校的校长先生写的文章后，深受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孩子跟父亲高高兴兴地团聚，我甚至想说他像风一样飘走了。另一个孩子留着莫希干族的头型，曾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所以我还记得他，他精神抖擞地一个人去洗澡，因癫痫发作，淹死在水里。

其中一个孩子的死讯从福利学校传来的时候，妻子去为义卖市场作准备。当谈到以何种形式去吊唁时，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轻母亲说：“谁想去谁去吧，因为这是好事呀。”

这位母亲也积极参加义卖市场的准备活动，她不但尽心尽力培养自己的残疾儿，还关心残疾朋友们。她可能把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绝望念头说出来，她和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妻子没有批评这位年轻的母亲，这是他们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总在想着这句话。于是我说，如果可能的

话，还是把这种话忘掉的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轻靠在汽车站标志牌下穿着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亲。

也不知是第几次走过福利工厂前面的时候，碰到三个女子。她们年龄比那位忧郁的母亲还小一轮，正在从工厂的大门往里看，那是一条直通房屋的路。她们穿着一样的仿鹿皮大衣，一样的红褐色长筒靴，一样地将头发染红，挽在头顶，满精神的女子。我经过她们身边的时候，她们正在说悄悄话，却显出故意要让过路的行人听到以造成舆论的样子，热烈地说：“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

我没停下步子，从福利工厂前面路过，来到十字路口，穿过人行横道，走到对面的便道，一边走，一边想，刚才的事儿真奇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一会儿，我就明白她们的明显意图。我误以为她们也想让自己的残疾儿进工厂才来参观的，所以她们说“太美了”，她们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可是她们都抱着对都城、市区福利政策的批判态度，作为她们行动的开端，先来看福利工厂，所以，她们故意大声评判的谈话明显说明她们的意图。实际上，不但义么自己，连妻子也认为世田谷区的福利工厂是漂亮宜人的建筑，……

我走在工厂对面的便道上，看到义么走到工厂门口，被刚才的三个女子围住，从举止上，可看出他正在非常客气地回答问题。走过福利工厂前，穿过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我一直都没有加快脚步，只是注视着前方的动向。不一会儿，义么慢慢地摇着头，刚才说话的客气劲儿没有了。突然，他一下子张开肩膀，挺起胸，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耷拉个脑袋不说话，可是围在旁边的三个女子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使

义么无法脱身。其他的残疾儿也从工厂里出来了，可是她们只抓住义么进行提问。

我加快脚步，可是刚才站在车站标志牌旁边那位忧郁的母亲比我还快，吧哒吧哒地跑到义么和三个女子那儿。匆匆地吵了几句之后，她就像一只臃肿的大鸟，抱住义么的肩膀，想要把他从她们中救出来。三个女子看到我急冲冲地奔过去，就像遇到乱子一样，小步跑走了。那位母亲黝黑的脸上因兴奋而透着红晕，一只手揽着义么，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一位从工厂里出来的女孩子肩上了，她盯着我问：“你怎么光站在那儿看呢？你要是学生的家长，我们可就不饶你啦。”

义么也回过头来，谨慎地看着我，好像他从心底赞成这位救他出来的朋友母亲的话。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后，她这才把儿子还给我。

乘上汽车，我问义么，那些女人问你了什么？可他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刚才那位母亲跟我们同乘一辆车，她用别人都能听到的声调对我解释说：“她们说，因为反对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筑福利工厂，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来啦。她们要向报界投诉说：‘施工会一直影响我们，不要夺走孩子们的娱乐场所。’甚至还说，‘只要不把工厂建在住宅附近，她们将拿出一千万元搞残疾人义务活动。’真是一派胡言。把我们的孩子看得跟脏东西似的。”

回家以后，我和妻子都问：“今天，那三个人问你什么了？”可义么坚决不说。最终，我们也不知道那三个是不是参加反对福利工厂运动的人。四、五天后的傍晚，义么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建设福利工厂的情况。一听说要重

新开始建筑，住宅的警钟敲响了，向反对建设福利工厂的运动员报急，主妇们从紧急楼梯上跑下来，孩子们也参加进去，每到一处金属丝网前，她们都向市工作人员提出抗议，从姿态、举止、神情上看，她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不由得让人想起，在福利工厂前跟义么说话的女子们所穿的仿鹿皮大衣和高筒皮靴就是她们的日常装束。听完广播员的解说后，义么就说：“啊，是反对建设福利工厂吗？这可是难办呀！”于是我又一次问义么，“那次在工厂前面，三人女人问你什么了？或者她们对你说什么了？是生气呢，还是为难呢？你不是一直低着头吗？”我这么一问，义么硬梆梆地说：“行了！别再问了！”说完就把脸转向一边。

妻子也看了刚才的新闻，她微妙地避开我的视线说：“虽然年轻的母亲说，把我们的孩子看成脏东西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些人感觉像受到什么可怕的攻击似的。用Y先生的话来说，住宅区的人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侵犯，既然家长们这么说，孩子们也自然而然会那么想。刚才电视上好像就是这样的吧？事态如果发展到受惊的孩子扔石块的地步，义么脑袋里的塑料板可就危险了。或许还会像十年前那样戴着帽盔去工厂。因为义么毕业后要去正在建的那个工厂……”

我写长篇小说《替补跑垒员记录》的时候，以小学特殊班级的意外事故为契机，主张对主人公即残疾儿童进行自卫训练。这是一部以喜剧性的，或者说是奇异现实主义的意识体系为基调的小说，简直是一篇充满夸张的演说词。

“我认为对于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你们教师能做的、对他们有真正帮助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生存的当今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这可能吗?教师能对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吗?现在,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们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亲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亲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 !father !where are you going ? do not walk so fast ./Speak , father , Speak to your litter

boy . /Or else I shall be lost . 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么10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么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诱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么，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

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

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么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么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么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

生是W 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么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么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么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么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么，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么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 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 老师。几年来，W 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 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屐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 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 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

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关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用英语说就是 Laughing 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1、2、3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2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么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

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
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
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 Laughing matter——这是
事实，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
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
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
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
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
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
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
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
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
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
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
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
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
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
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
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
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
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
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
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
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

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2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

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

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么，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么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么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 522 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么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么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

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么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么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坡。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么，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么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么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么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么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么，可是不见他走上坡。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么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么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么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么还没回来。接着，

妻子便承担起找义么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么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么,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么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么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

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塞进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点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吸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嫩、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按常规进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种解脱感，这也是最后一次……

春天还很遥远，六点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子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么，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感，他用忧郁的口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子的过程，并进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子。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体制的文化界人士，靠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子，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子作为条件，对

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子，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交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

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么，妻子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点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么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头发上、肩上披满雪花，透发着一股矿物质的冷气，我强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出的乌黑的瘴气一起吐出来。

“以前来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学生把义么带走了！为了要把我推向进行运动的境地，‘是处置义么呢……是处置义么呢？还是附加一些交换条件还回去呢？’也就是拐骗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腻烦了……半路上又腻烦了，于是就乘新干线回去了！把义么扔在车站里！半道上腻烦了，他是这么说的。”到对面与我们交往不深的人家，请年轻主妇照顾义么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东京车站。妻子担心如果是宇波君把义么还回来，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会出手伤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东京站台里到处找义么。我的内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补跑垒员记录》的那段描写一样。十点之后，在人影稀少的新干线“精灵”号站台上，我们发现了义么。他

整个身体躲在卖店旁边的洼坑儿里，靠在柜台边上，平静地望着不停降落在轨道上的雪。裤子湿湿的，一双长筒靴积满了尿。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义么依然是没有什么感慨，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身上的紧张和担心消散了，变成平时那个软体动物，红光从眼睛扩散开。我们坐上出租车，夜里，雪开始堆积起来，义么穿上新买的裤子和长筒靴，我对着被尿湿的旧靴子呕吐，发出愤怒的叫声。像上面写到的那样，在我们找义么的时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对我们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说，他们的行为能够“蹲监狱”了，我像往常贫血时那样，已吐得软弱无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个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区的私塾教师和市政府的官员被人用铁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广岛旅行，那天我在关西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记中的那件事有关吧，可我没说话，妻子在看东京版的消息，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据报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属于学生运动的一派，都是三十岁。读完这则消息后过了三天，下午六点以后，我到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妻子对我说：“有一个长途从京都打来。说是叫宇波，十年前曾来我们家拜访。打电话的人用绝对不会错的口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道，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子的人得到了‘天

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儿子还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子做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出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子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出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子当然不能进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物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子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浪。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点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子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

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点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道，所以十点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

傍晚，我在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点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点时我就该醉倒了。义么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做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子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么、义么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点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体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进攻性。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么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么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么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子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

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头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来了’，一边……”大地呈现出自由解放，让人感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 and 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进永远的沉默。

妻子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钟十点，她像被触动了神经，来到起居室，我正这么想，可抬头一看，却是义么，从头到脚包着睡衣，活像一个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画卷中走出来的下级士兵。

“忘吃药了吗？要是没吃，快点吃完睡觉去。”我这么一喊，义么乖乖地往厨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时间，我刚明白他的意图时，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正要去取听筒，义么已冲到电话前，“唔”地一声，拿身子顶开我的肩膀。

游完泳后，身体应该变得灵活，可我却被撞倒饭桌上。这时，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我注意到她正胆怯地望着我被义么粗暴推翻在地的模样……

义么把听筒紧紧贴住耳朵，避开我和妻子的视线，头对着墙，对电话应着：“对，对！……是的，是我。……对，对！”过了一会儿，义么用比平时大得多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你笑什么？我不会再同你说话！绝对不会！”

接着，义么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放下听筒。头依然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等待体内涌出的愤怒发泄出来，饭桌还倒在那儿，我坐在椅子上，妻子穿着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边，强忍着没有发出悲鸣，安慰义么。这使我想起母亲看到腰间挂着柴刀的父亲那一瞬间发出的叫声和深夜里看到我

走到大门时妻子的叫声。

我似乎听到：“生这么大的气，病会发作的，义么还记得那件事呀？还为十年前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呀？”

“竟能发那么大的火？因记忆中的事情发火，你具备这种能力吗？”妻子用更胆怯的声音对我说：

“我真担心呀，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会发病的，或者会伤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呀？……记住那件事，以后就不会被人带走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那个人对他都做了些什么，却还记在心里，发火……”

义么靠着墙，猛然转过头来，回头看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穿着睡衣下来的时候，似乎从什么地方透露出异样的紧张，他对妻子说话的声音里，显出一种充满自信的喜悦。

“我一直都记得！那个人不是好人！可是，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坏人已经再也没有了！”

如果是幻想，人们既有抱有幻想的权利，也有强烈表现出来的权利吧。“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虞欣 译

附 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

■大江健三郎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

本文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

19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国被译为《骑鹅旅行记》。

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

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

种呼喊：“Mamam, Papa! 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cria-t-il。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时间和地点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

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 Light 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

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 *vague*，即相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此处意译应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因文章中多处将其与《暧昧的日本的》作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特直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

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

坦率地说，与 26 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 71 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 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 —— 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

威·勃·叶芝 (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威廉·布莱克 (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狱的结婚》(1790) 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创作了一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书名为《熊熊燃烧的绿树》。

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

凯·雷恩（1908— ），英国女诗人，著有《坑坑洼洼的土丘》、《失去的国土》、《在荒凉的海滨》等诗集。

只能用“暧昧的日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 120 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

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 50 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家”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

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灌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

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

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 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语）。

威·休·奥登（1907—1973），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1941）和《不安的时代》（1948）等诗作。

弗·奥康纳（1925—1964）美国女小说家。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 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暧昧的日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乔·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年》（1949）等讽刺性作品。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它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

渡边一夫(1901—1975)，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弗·拉伯雷(1494—1553)，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师、人文学者。

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treprise inouï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

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米·巴赫金（1895—1975）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

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

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

德·伊拉斯谟（1466/67—1536），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1500）、《痴愚神礼赞》（1511）和《对话集》（1518）等文学作品。

塞·卡斯泰利勇（1515—1563），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玛尔戈王后（1553—1615），1572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 in 和 nocea 组合而成，即没有瑕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

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 20 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

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许金龙 译)

颁 奖 辞

■ 歇尔·耶思普玛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倾力描写光。讲述人蜜（蜜三郎）因为长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就与渴望成为激进派活动家而壮烈捐躯的弟弟鹰（鹰四）一起回到故乡四国，来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偏僻荒凉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见弟弟在性兴奋的刺激下赤身裸体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转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转滚动。此时此刻，鹰就是一个世纪前农民起义领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

有人认为，从这个场景可以窥见大江叙述的精采，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还有人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场，情节展开变化。大江的作品中，这种为数众多的来自过去的挑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回答。我们真切地回想着逃避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僻远的深山、一个世纪前的农民起义、龃龉不睦的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孩子的残疾造成的精神打击。

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即应该认识难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现实，这就需要“模特儿”。

这种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其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读一读《个人的体验》、《万延

元年的足球队》、《M/T 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长短篇小说以及去年译成法语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确这部作品的位置关系。为了创作幻想式的自传，大江采用了日本第一人称小说的写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百分之八十的情节是虚构的。对于讲述人的人生绝对必需的人物吉哥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以与实现留在祖先的森林里耽读但丁这个梦想的讲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场。于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着新颖的文脉的新光，获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不仅改变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变更了祖先生活的有关资料。

我们处理大江作品中连续出场的作品主题以外的东西。作品群在一个伟大而精巧的构思中互相感应、变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位作家不仅仅在写书，而是在“构筑”作品。如果再补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烧的绿树》中，

将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从而把他先前的整个题材颠倒过来。他以反论语言“Rejoice！（高兴吧！）”结束全书。

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严谨缜密的构思，其实并非如此，莫如说这种固执的尝试似乎产生于富有诗意的迷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中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祝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

我们全体关注的感人形象。

大江先生：

您主张如果要以我们的感觉把握现实就必需“模特儿”，实际上您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接连变化和持续不断的神话的“模特儿”。通过这些模特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可以区别作品中人物的微妙处境。

我高兴地代表瑞典文学院对您荣膺 1994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并邀请您前来接受国王陛下的颁奖。

（郑民钦 译）

答 谢 辞

■大江健三郎

我是一个在幼少年时代全面接受尼尔斯·霍格逊影响的奇怪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甚至能够详细地说出瑞典美丽的国土的地名，比自己国家的地名更加熟悉。

我先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比起紫式部女士，我更对S.O.L.拉格洛芙感到亲近、怀有敬意。但是，我必须再次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

这是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编注

S.O.L.拉格洛芙，1858—1940，瑞典女作家。曾任教师，作品宣扬母爱和人性的善良。著有童话《尼尔斯历险记》、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等。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女作家首次获得该奖。尼尔斯·霍格逊是《尼尔斯历险记》的主人公。——译注

发现了《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呼唤天空飞翔的大雁，要它寻找梦中都无法相逢的亡魂的去向。

我在尼尔斯的引导下追求西欧文学也是灵魂的去向。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希望我对文学、文化的探索对西欧能多少有所报答。

这次获奖不正是给予了我报答的机会吗？给予我的还很多，而报答才刚刚开始。这盛大的晚宴也是一个给予。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年表简编

■王中忱

1953年

1月31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间排行第三。大濑为一森林峡谷间的村庄，这里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颇有影响。

1941年

6岁

4月，入大濑国民学校读书。是年12月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4年

9岁

祖母和父亲相继故去，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

家里男人只有健三郎一人。

1945年 10岁

国民学校小学五年级。是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7年 12岁

3月，大濑小学毕业，4月，入大濑中学。是年，日本学校制度改革。5月，战后日本新宪法公布、实施。新制中学把原来的修身课改为新宪法学习，这对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0年 15岁

3月，初中毕业；4月，入爱媛县县立内子高中。

1951年 16岁

4月，转学至爱媛县立松山东高中。編集学生文艺杂志《掌上》。自是年起，开始了以后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

1953年 17岁

3月，高中毕业；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准备大学考试。

1954年 19岁

4月，考入东京大学文科。

1955年 20岁

9月，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基础教育部）学生杂志《学园》上发表作品《火山》，后获银杏并木奖。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索尔·贝索、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6年 21岁

4月，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于本年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创作剧本《死人无口》、《野兽之声》。

1957年 22岁

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小说《奇妙的工作》，获该报五月祭奖，并获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8月，小说《死者的奢华》发表于《文学界》杂志，成为日本文学界

最为推重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由此正式登上文坛。

1958年 23岁

1月，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并于当年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同年，早期作品集《死者的奢华》由文艺春秋新社出版。发表《感化院的少年》等作品。因突然进入作家生活，写作过度紧张，服用安眠药过度，几至中毒。

1959年 24岁

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毕业后，专注于文学创作；是年，发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

1960年 25岁

2月，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创作

电视歌剧《昏暗的镜子》；参加“安保批判之会”、“青年日本之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5月，作为第三次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成员，与野间宏等访问中国。9月，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

1961年

26岁

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杀事件为题材，创作并发表《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因此遭到右派势力威胁。本年8月起，赴欧洲旅行，曾在巴黎访问萨特。

1963年

28岁

5月，发表中篇小说《性的人》；6月，长子大江光诞生，头骨先天残疾。夏，访问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后的种种情况。

1964年

29岁

8月，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出版，获新潮文学奖。10月，长篇随笔《广岛札记》开始在《世界》杂志连载，至翌

年三月载完。

1965年 30岁

夏至秋，赴美国旅行，参加哈佛大学的研讨班。

1966年 31岁

4月，新潮社开始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翌年二月全六卷出齐。本年，为创作新的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

1967年 32岁

1月，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始在《群像》杂志连载，7月刊完，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同年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长女菜采子于同年7月诞生。赴冲绳旅行并发表《为与冲绳共叹共怒》等文章。

1968年 33岁

3月，赴澳大利亚旅行。4月，发表《参院选举反映了民意吗——当投票意味着放弃权利的时候》等文。5月，《个人

的体验》英译本出版，应译者与出版社邀请赴美旅行。8月，发表《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文。

1969年 34岁

8月，长篇随笔《冲绳札记》开始在《世界》杂志连载，翌年6月刊完。

1970年 35岁

7月，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由新潮社出版。是年，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大江健三郎曾就此事件多次发表意见。

1971年 36岁

夏，参与创办并编辑季刊《冲绳经验》；7月，出版与重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本年起，“启示录”“末世”“末日”等词汇频频出现于大江的作品和谈话里。

1973年 38岁

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上、下）由新潮社出版，

同年 12 月获野间文艺奖。

1974 年

39 岁

2 月，在日本作家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署名。11 月，出版《文学笔记》（新潮社），其中详细记录了《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推敲修改过程。

1975 年

40 岁

5 月，为抗议韩国当时的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而参加有关活动。大学时代的恩师、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一夫去世；本年，山口昌男著《文化的两义性》由岩波书店出版。大江后来曾把这称为“两个重大事件”，并说，这两个事件在他的内心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把渡边一夫视为终生之师，而他开始关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则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响。

1976 年

41 岁

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思想史”。

1977年 42岁

9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二辑，全六卷，翌年2月出齐。10月，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东西文化在文学里的相遇”研讨会，做了“关于边缘性文化”的报告。

1978年 43岁

5月，《小说的方法》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小说论著里，可以明显看到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

1979年 44岁

11月，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由新潮社出版。

1980年 45岁

1月，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发表于《文学界》杂志。6月，《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全十卷，翌年8月出齐。

1981年 46岁

先后参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冈子规纪念馆开馆等活动并发表讲演。

1982年 47岁

7月，系列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由新潮社出版，翌年获第34届读卖文学奖；系列短篇《新人呵，醒来吧》第一篇《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发表于《群像》杂志。

1983年 48岁

系列短篇小说集《新人呵，醒来吧》由讲谈社出版。系列随笔《小说的图谋·理性的愉悦》开始在《波》杂志连载（4月），翌年12月刊完。

1984年 49岁

1月，与作家堀田善卫的通信，以《核时代的乌托邦》为题发表于《朝日新闻》；5月，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做了题为《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演。9月，

辞去芥川文学奖评委职务。

1985年 50岁

长篇小说《M/T》序章发表。

1986年 51岁

《M/T 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由岩波书店出版。

1988年 53岁

理论著作《为了新的文学》由岩波书店出版；该书结尾部分，大江提到了自己“最后的小说”；他说，关于广岛，关于核笼罩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将构成这部作品的核心。

1989年 54岁

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认为，大江对欧洲文学也给予了相当的影响，他创造了能够表现个人体验与普遍性经验相结合的文体。同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瑞典文版出版。

1992年 57岁

4月，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持续至1994年3月；所撰评论，表示出对中国“文革”后文学的关注，认为从中国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说日译本，可以看出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

1993年 58岁

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1994年 59岁

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2月，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本月7日发表受奖纪念讲演《我在暧昧的日本》。同年，表示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拟议颁发的文化勋章。《小说的经验》由朝日新闻社出版。